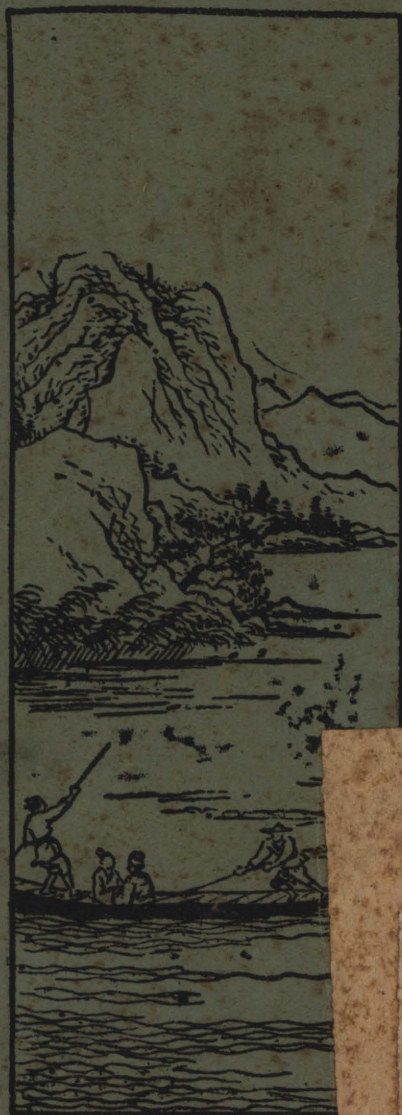


徐霞客遊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403B

徐霞客遊記

江陰徐宏祖霞客著

滇遊日記 (一)

季會明曰：乙酉七月，余宗人季楊之避難於舅氏徐虞卿處，願余於館，見霞客遊記，攜「滇遊」一冊去。不兩日，虞卿爲盜所殺，火其廬，記付祖龍，是書遭其殘缺，亦劫數也。今全集惟義興曹駿甫有之。初，駿甫亦好遊，慕霞客之高，聞其死，詣弔，兼求遺書校錄，子依以原稿付去，逾一年而還。今其全集必存，訪而得之，其易也。又詩稿一冊，仲昭付梓人陳仲鄰，仲鄰遇難，稿亦散失。然其詩另爲一冊，與記不相屬，缺之猶可。記缺其一，便非完璧；當急求之。

陳體靜曰：余嘗考介翁於宜興史氏，購得曹氏底本。而此冊中，亦僅載游太華顏洞數小記而已；其間自五月初九，至八月初六，凡八十七日日記，仍不可得。豈駿甫所錄，先已非全文耶？文章缺陷，信乎有數存焉！爲之浩歎。



莫釐樵子標點

徐鎮按：「滇」日記。已爲燼簡；介翁叢殘補治，定知非輯綴假合也。或者一并汰之，直將太華數節，別作記外贅筆，而「滇」則仍闕如，豈復成令丙耶？茲從陳本編正。

遊太華山記

出省城，西南二里，下舟，兩岸平曠夾水。十里，田盡，菑葦滿澤，舟行深綠間，不復知爲滇池。巨流：是爲草海。草間舟道甚狹。遙望西山繞臂東出，削崖排空，則羅漢寺也。又西十五里，抵高曉，乃捨舟登陸。高曉者，西山中遜處也。南北山皆環而東出，中獨西遜，水亦西逼之，有數百家倚山臨水，爲迤西大道。北上有博園。園西上五里，爲碧雞關，即大道達安寧州者。由高曉南上爲楊太史祠。祠南至華亭太華，盡於羅漢，即碧雞山南突爲重崖者。蓋碧雞山自西北亘東南，進耳諸峯由西南亘東北，兩山相接，即西山中遜處，故大道從之。上置關，高曉實當水埠焉。余南一里，飯太史祠。又南過一邨，乃西南上山。共三里，山半得華亭寺；寺東向，後倚危峯，草海臨其前。由寺南側門出，循寺南西上，南踰支隴入腋，共二里，東南升嶺。——嶺界華亭太華兩寺中而東突者。南踰嶺，西折入腋湊間，上爲危峯，下盤深谷，太華則高峙谷東，與行處平對，然路必窮極西腋，後乃東轉出；腋中懸流兩派。

墜石窟，幽峭險仄，不行此徑不見也。轉峽，又東盤山嘴，共一里，俯瞰一寺在下壑，乃太平寺也。又南一里，抵太華寺；寺亦東向。殿前夾壩皆山茶，南一株尤巨異。前廊南穿廡入閣，東向瞰海；然此處所望猶止及草海，若滌滌浩蕩觀，當更在羅漢寺南也。遂出南側門稍南下，循塢西入，又東轉一里半，南踰嶺。嶺自西峯最高處東垂下，有大道直上，爲登頂道。截之東南下，復南轉，遇石峯嶺南擁，輒從其北，東向墜土坑下。共一里，又西行石叢中。一里，復上躡崖端。盤崖而南，見南崖上下，如蜂房燕窩，累累欲墮者，皆羅漢寺北菴也。披石隙稍下，一里，抵北菴，已出文殊巖上，始得正道。由此南下，爲羅漢寺正殿。由此南上，爲朝天橋。橋架斷崖間，上下皆嵌崖，此復嶄崖中墜。橋度而南，即爲靈官殿。殿門北向臨橋。由殿東側門下，攀崖躡峻，愈上愈奇，而樓（供純陽），而殿（供元帝），而閣（供玉皇），而宮（名抱一），皆東向臨海嵌懸崖間。每上數十丈，得斗大平崖，輒杙空架隙成之，故諸殿俱不巨，而點雲綴石，互爲披映，至此始擴然全收水海之勝。南崖有亭前突；北崖橫倚樓，樓前高柏一株，浮空藻翠，並樓而坐，如倚危檣上，不復知有崖石下藉也。抱一宮南削崖上，杙木棧，穿石穴，棧懸崖樹，穴透崖隙，皆極險峭。度隙，有小樓粘石端

寢竈炊灶皆具。北菴景至此而極。返下朝天橋，謁羅漢正殿。殿後崖高百仞。崖南轉折間，泉一方淳崖麓，乃朝天橋迸縫而下者，曰勺冷泉。南踰泉，即東南折。其上崖更崇列。中止澱坪一縷若腰帶，下悉隕阪崩崖，直插海底。坪間梵宇仙宮——雷神廟，三佛殿，壽佛殿，關帝殿，張仙祠，真武宮——次第連綴。真武宮之上，崖愈傑竦；昔梁王避暑於此，又名避暑臺；爲南菴盡處，上即穴石小樓也。更南，則菴盡而崖不盡，穹壁覆雲，重崖拓而更合；南絕壁下，有猗蘭閣址。還至正殿，東向出山門，凡八折，下二里，抵山麓。有邨氓數十家，俱網罟爲業。邨南即龍王堂，前臨水海，由其後南循南崖麓，邨盡波連，崖勢愈出，上已過猗蘭舊址，南壁愈拓削，一去五里，黃石痕掛壁下，土人名爲掛榜山。再南，則崖廻嘴突，巨石壘空嵌水折成壘，南復分接屏壁，雄峭不若前，而兀突離奇，又開異境。三里，下瞰海涯，舟出沒石隙中。有結茅南涯側者，亟懸仄徑下，得金線泉。泉自西山透腹出，外分三門，大僅如盎，中醜媿，悉巨石欹側，不可入。水由盎門出，分注海。海中細魚，溯流入洞，是名「金線魚」；魚大不踰四寸，中腴脂，首尾金一縷如線，爲溟池珍珠。泉北半里，有大石洞，洞門東瞰大海，即在大道下，崖傾莫可陞，必迂其南，始得透迤入，即前所望石

中小舟出沒處也。門內石質玲透，裂隙森柱，俱當明處。南入數丈，輒暗。覓炬更南，洞愈崇拓。共一里，始轉而分東西向，東上三丈止，西入空窅極；懼火炬不給，乃出。上山返抱一宮，問山頂黑龍池道，須北向太華，中乃南轉。然池實在山南金線泉絕頂，以此地崖崇石峻，非攀援可至耳。余輒從危崖歷隙上，壁雖峭，石縫多稜，懸躍無不如意。壁紋瓊葩瑤莖，千容萬變，皆目所未收，素習者惟牡丹，枝葉離披，布滿石隙，爲此地絕遷，乃結子垂垂，外綠中紅。又余地所未見；士人以高遠莫知採鑿，第曰山間野藥，不辨何物也。攀躋里餘，遂躡巔，則石萼鱗鱗，若出水青蓮，平散竟地。峯端踐側鏗而南，惟西南一峯最高。行峯頂四里，凌其上，爲碧雞絕頂。頂南石萼駢叢，南墜又起一突兀峯，高少遜之，乃南盡海口山也。絕頂東下二里，已臨金線泉之上。乃於聳崖間觀黑龍池而下。

滇中花木記

滇中花木皆奇，而山茶山鵝爲最。山茶花大逾碗，攢合成球，有分心卷邊，軟枝者爲第一。省城推重者，城外大華寺。城中張石夫所居朵紅樓樓前，一株挺立三丈餘，一株盤垂幾及半畝，垂者叢枝密幹，下覆及地。所謂柔枝也，又爲分心夫紅，遂爲滇城冠。山鵝一花具五色

，花大如山茶。聞一路迤西。莫盛於大理永昌境。花紅形與吾地同，但家食時。疑色不稱名，至此則花紅之實，紅豔果不減花也。

遊顏洞記

臨安府顏洞凡三，爲典史顏姓者所開，名最著；余一至滇省，每飯未嘗忘鉅鹿也。遂由省中南過通海縣，遊縣南之秀山。上一里半，爲顏穹宮。宮前巨山茶二株，曰紅雲殿。宮建自萬歷初，距今纔六十年，山茶樹遂冠南土。又南抵臨安府；城南臨瀘江。此江西自石屏州異龍湖來，東北穿出顏洞；而合郡衆水，亦以此洞爲洩水穴也。於是覓一導遊者於城東接待寺。顏洞大道，當循城而南，渡瀘江橋，導者從寺前隔江東北小路行，遂不得渡瀘江，東觀三溪會合處。由寺北循塘岸東行。塘東皆紅蓮覆池。密不見水。東北十五里，渡養公橋，水自西北來，東南入瀘。又五里，上山，爲金雞哨。哨南瀘江會諸水，由此東入峽，峽甚逼，水傾其中，東抵洞口尙里餘。望洞頂石崖雙劈，如門對峙，洞正透其下，重岡夾之，不可得見。求土人導入，皆曰：「水漲流急，此非遊時。若兩月前水涸，可不橋而入；今即有橋，亦不能進，況無橋耶？」橋非一處，每中水深處，懸架木以渡。往例按君來遊，架橋費且百金，

他費亦百金，土人苦之，乘普會兵變，託言洞東即阿迷境，叛人嘗出沒此。遂絕官長遊洞者。余必欲一至洞門，土人曰：『須渡江南岸，隨峽入，所謂瀘江橋大道也。』始悔爲導者誤。乃捨水洞，覓南明萬象二陸洞。從峭東下坡，復上山登頂，東瞰峽江環峽東入，洞門即在東峽下，余所登山處，正與其上雙崖平對，門猶爲曲掩，但見峭崖西向，湧水東傾，搗穴吞流之勢，已無隱形矣。東北三里，踰嶺脊下山。二里，則極東石壁迴聳，如環半城，下開洞門北向，余望之有異，從之直下。一里，抵峽中。又一里半，抵東壁下，稍南下，洞門廓然，上大書「雲津洞」，蓋水洞中門也。遊顏洞以雲津爲奇：從前門架橋入，出後門約四五里，暗中傍水行，中忽關門延景，其上又絕壁迴環，故自奇絕。余不能入其前洞，而得之重嶮絕巖間，且但知萬象南明，不復知有雲津也。誠出余意外。遂激洞而下。洞底水從西南穴中來，盤門內而東，復入東南穴去。余下臨水湄，徑之，水闊三丈，洞高五六丈，而東西當門透明處，徑可二十丈，但水所出入，直逼外壁，故非橋莫能行。出水西穴，漸暗不可遠窺。東爲水入穴處，稍旁拓，隔水眺之，中垂列乳柱，繽紛窈窕。復上出洞外，上眺東南北三面，俱環壁無可上。仍西出舊道，北上山，東一里，踰嶺，已陟東壁迴環上。嶺塢中東向。一

里，其地南北各起層峯，石崖時突，萬象洞即在北崖上，乃導者妄謂在南崖下。直下者一里，抵南崖。一洞東向，高四丈，水從中湧出，兩崖角起，前對爲峽，水出洞破峽，勢極雄壯，蓋水洞後門也。又東二里，抵老鼠邨，執途人問之，萬象洞在西北嶺上，即前所從下山處，洞甚深，歷降而下，底與水洞通。余欲更至洞門，晚色已合，去宿館尙十里。念此三洞，慕之數十年，趨走萬里，乃至而叛彝阻之，陽侯隔之，太陽促之，導人又誤之，生平遊屐，斯爲最阨矣！

隨筆二則

黔國公沐昌祚卒，子啓元嗣爵。邑諸生往祭其父，中門啓，一生翹首內望，門吏杖箠之。多士怒，亦箠其人，反爲衆桀奴所傷，遂懇於直指金公。公——諱瑛——將逮諸奴，奴聳啓元先疏誣多士。事下御史，金遂奴如故。啓元益嘖，徵兵祭讎，環直指門，發巨炮恐之，金不爲動。沐遂掠多士數十人，毒痛之，囊其首於木。金戒多士毋與爭，急疏聞，下黔督張鳴鶴勸。張奏以實。時魏檔專政，下調停旨，而啓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懼斬世緒，泣三日，以毒進，啓元隕，事乃解。宋夫人疏請孫釋未勝爵服，乞權署名，俟長賜襲；會今上登極

憐之，輒賜勅實授，即今嗣公沐天波，時僅歲一周支也。

普名勝者，阿迷州土寇也。祖者輅，父子爲亂三鄉維摩間。萬歷四十二年，廣西郡守蕭以裕，調寧州祿土司兵合剿，一鼓破之，輅父子俱就戮，始復維摩州，開三鄉縣。時名勝走阿迷，寧州祿洪欲除之，臨安守梁貴夢，郡紳王中丞撫民，畏寧州強，留普樹之敵，曲庇名勝。初猶屯阿迷境，後十餘年，兵頓強，殘破諸土司，遂駐州城，盡奪州守權。崇禎四年，撫臣王伉憂之，褫毡笠，同二騎潛至州，悉得其叛狀，疏請剿，上命川貴四省合剿之。石屏龍土司兵，先薄漾田，爲所殲。三月初八日，王中丞親駐臨安，布政周世昌，統十三參將，將本省兵萬七千人，逼沈家墳，賊命黎亞選扼之，不得進，相持者二月，五月初二日，亞選自營中潛往爲名勝壽，醉返營，一童子洩其事於龍，龍與王土司夜劫之，遂斬黎。進薄州城，環圍四月，卒不下。時州人廖大亨任職方郎，賊恃爲奧援，潛使使入京縱反間，謂普實不叛，王撫起覺微功，百姓悉糜爛。于是部郎疏論普地不百里，兵不千人，而叛，可傳檄定，何騷動大兵爲？而王宮諭錫袞，楊庶常繩武，各上疏言宜剿。事下樞部議。先是，王撫疏名勝包藏禍心已久，前有司養疽莫發奸，致成難圖蔓草，上因切責前撫按。而前撫閔洪學，已擢家

宰，懼勿能自解，即以飛語慫恿大司馬。大司馬已先入部郎言，遂謂名勝地不當一縣，撫按比周，張大其事勢，又延引日月，徒虛糜縣官餉。疏上，嚴旨遂伉，及按臣趙世龍。十月十五，撫按俱臨安就逮。十二月十八，周世昌中銃死，十三參將悉戰沒。五年正月朔，賊悉兵攻臨安，詐郡括萬金犒之，受金，攻愈急。迨十六，城垂破，賊忽退師，以何天衢襲其穴也。天衢，江右人，居名勝十三頭目之一，見名勝有異志，心不安，妻陳氏力勸歸中朝，天衢因乞降，當道以三鄉城處之，今遂得其解圍力。後普屢以兵攻三鄉，各相拒，無所勝，乃退兵，先修祖父怨于寧州。方攻寧時，洪已奉調中原，其母集衆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賊不得入。後洪返，謂所予太重，責之金，諸族目悉解體。賊諜知，乘之入，洪走避撫仙湖孤山，州爲殘破。歲餘，洪復故土，鬱鬱死。賊次攻石屏州，及沙土司等十三長官，悉服屬之。志欲克維摩州南魯白城，即大舉。魯白城在廣南西南七日程，臨安東南九日程，與交趾界，城天險，爲白彝所踞。名勝常曰：『進圖中原，退守魯白，吾無憂矣。』攻之三年，不能克。七年九月，忽病死。子福遠。方九歲，妻萬氏，多權略，威行遠近，當事者始以撫了局，釀禍至今，自臨安以東，廣西以南，不復知有明官矣！至今臨安不敢一字指斥

旅人詢及者，輒拚口相戒，府州文移，不過虛文。予過安莊，見爲水西殘破者，各各有同仇志，不惜爲致命，而此方人人沒齒無怨言，不意一婦人威略乃爾！南包沙土司，抵蒙自縣；北包彌勒州，抵廣西府；東包維摩州，抵三鄉縣；西抵臨安府；皆其橫壓之區。古語三鄉何天帶，惟龍鵬龍在田，猶與抗鬪，餘皆聞風潛伏。有司爲之籠絡，仕紳受其羈絆者，十八九。王仇以啓釁被遠，後人苟且撫局，舉動如此，朝廷可謂有人乎？夫抗之罪，在誤用周世昌，不諳兵機，彌連數月，兵久變生耳；當時止宜責其遲，留策其後效；臨敵易帥且不可，遽就軍中遠之，亦太甚矣！嗟乎！朝廷於東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獨西南彝也！

戊寅八月初七日——余作書投署府何別駕。求廣西府志。是日，其誕辰，不出堂，書不得達。入堂，閱其四境圖，見盤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東北從東界之北而去，不標地名，無從知其何界也。

初八日——何收書欲相見，以雨不往。

初九日——余令顧僕辭何，不見，促其志，彼言即送至，而終不來。是日，復大雨不止。

初十日——何言覓志無印就者，已復命殺青矣。是日，午霽，始見黃菊大開。（菊惟黃色，

不大·又有西番菊·)

廣西府——西界大山，高列如屏，直互南去，曰草子山·西界即大麻子嶺，從大龜來者·東界峻逼，而西界層疊，北有一石山，森羅於中，連絡兩界，曰發果山·東支南下者結爲郡治；西支橫屬西界者，有水從穴湧出，甚巨，是爲瀘源，經西門大橋而爲矣邦池之源者也·（通海從穴湧出，此海亦從穴湧出，然此海南山復橫截，仍入大守塘山穴中，尤爲異也·廣福僧言此水入穴，既從竹園邨北龍潭出，未知果否？恐龍潭自是錫岡北塢水，此未必合出也·矣邦池，俗名海子·又曰龍甸·——此瀘江，非廣中瀘江也·瀘江在南，而此水亦竊其名，不知何故·）矣邦池之南，復有遠山東西橫屬，則此中亦一南北中窪之坑·而水則去來皆透於穴矣·此郡山之最遠者也·

發果山——圓若貫珠，橫列郡後·東下一支，曰奇鶴峯，則學宮所托；西下一支，曰鐵龍峯，則萬壽寺所倚；而郡城當其中環處·城之東北，亦有一小石峯在其中，曰秀山，上多突石，前可瞰湖，後可攬翠·城南瀕湖，復突三峯，東即廣福，曰靈龜山；中峯最小，曰文筆峯，建塔於上；而西峯橫若翠焉——即名翠屏·此郡山之近者也·秀山前有伏波將軍

廟，後殿爲伏波像，前殿爲郡守張繼孟祠。（張，扶風人，以甲科守此。壬申，爲普舍困，城岌岌矣，張奮不顧身，固保城隍，普莫能破，城得僅存。先是，張夢馬伏波示以方略，後遂退賊。二月終，親蒞息宰河招撫焉，州人服其膽略，賊稱爲捨命王云。）

新寺（即萬壽寺）——當發果西垂之南。其後山石嶙峋，爲滇中所無。其寺南向，後倚峭峯，前臨遙海，亦此中勝處。前有玉皇閣，東爲城隍廟，俱在城外。

瀘源洞——在城西北四里，新寺後山西盡，環塢而北，其中亂峯雜沓，綴以小石岫，皆削瓣駢枝，標青點翠，北環西轉，而瀘源之水，湧於下穴，瀘源之洞，闢於層崖，有三洞焉：上洞東南向，前有亭；下洞南向，在上洞西五十步；皆在前山之南崖。後洞在山之北岡，其上如智井；從井北墜穴而下，二十步，底界而成脊，一穴東北而小，一穴東南下而廓。此三洞之分向也。其中所入皆甚深，秉炬穿隘，屢起屢伏，乳柱紛錯，不可窮詰焉。

十一日——大霧。上午，出西門，過城隍廟玉皇閣前。西一里，轉新寺西峯之嘴而北。又北一里，見西壑漲水盈盈，而上洞在其西北矣。由岐路一里，抵山下，歷級遊上洞，望洞西有寺殿兩重，入憩而淪水爲餐。余因由寺西觀水洞，還寺中索炬，始知爲洞有三，洞皆須火深

入。下午，強索得炬，而火爲顧僕所滅，遍覓不可得；遙望一邨，在隔水之南，漲莫能達；遂不得爲深入計。聊一趨後洞之內，披其外肩；還入下洞之底，探其中門而已。仍從舊路歸，北入新寺，抵暮而返。

十二日——早促何君志，猶曰即送至，坐寓待之，擬一至即行；已而竟日復不可得。晚謂顧僕曰：「志現裝釘，俟釘成帙，即來候也。」

余初以爲廣西郡人，必悉盤江所出，遍徵之，終無諳者。其不知者，反謂西轉彌勒，旣屬顛倒；其知者，第謂東北注羅平，經黃草壩下，即莫解所從矣。間有謂東南下廣南，出田州，亦似揣摩之言，靡有確據也。此地至黃草壩，又東北四五日程，余欲從之，以此中途留日久，迤西之行不可遲，姑留爲歸途之便。

廣西府鸚鵡最多，皆三鄉縣所出，然止翠毛丹喙，無五色之異。

三鄉縣，乃甲寅蕭守所城。

維摩州——州有流官，祇居郡城，不往州治，二處皆藉何天衢守之，以與普拒。

廣福寺在郡城東二里；吉雙鄉在矣邦池之東南，與之對。而彌勒州在郡西九十里。一統志

乃注寺在彌勒東九十里，鄉爲彌勒屬，何耶？豈當時郡無附郭，三州各抵其前爲界，故以屬之彌勒耶？然今大麻子哨西，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

十三日——中夜，聞雷聲，達旦而雨。初余欲行屢矣，而日復一日，待之若河清焉！

自省至臨安，皆南行。自臨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臨安抵阿迷，皆東北。自阿迷抵彌勒，皆北行。自彌勒抵廣西府，皆東北。

十四日——再令顧僕往促志，余束裝寓中以待。乍雨乍霽。上午得回音，仍欲留至明晨云。乃攜行李出西門，入玉皇閣。閣頗宏麗，中乃銅像，而兩廡塑羣仙像，極有生氣；正殿四壁，畫亦精工。遂過萬壽寺，停行李於其右廡。飯後登寺左鐵龍峯之脊，石骨稜稜，皆龍鱗象角也。（志又稱爲天馬峯，以其形似也。）既下，還寺中，見右廡之北，有停柩焉，詢之，乃吾鄉徽郡游公柩也。游諱大勳，任廣西三府。征普時，游率兵屯郡南海梢，以防寇之衝突；四年四月，普兵忽乘之，游竟沒於陣。今其子現居其地不得歸，故停柩寺中。余爲慨然。是晚，馮李如玉楊善居諸君，作醮寺中，屢承齋餉。僧千松，亦少解人意。是晚，月頗朗。十五日——余入城探游君之子，令顧僕往促何君。上午，出西門，遊城隍廟。既返寺，寺中

男婦進香者接踵；有吳錫爾者，亦以進香至，同楊善居索余文，各攜之去，約抵暮馳還。抵午，顧僕回言，何君以吏釘志久遲，撲數板，限下午即備，料不過期矣。下午，何命堂書送志及程儀至，余作書謝之。是晚爲中秋，而晚雲密布，既暮而大風忽吼。僧設茶於正殿，遂備飯而臥。

十六日——雨意霏霏，不能阻余行色，而吳楊文未至，令顧僕往索之。既飯，楊君攜酒一樽，侑以油餅熏臛，乃酌酒而攜臚餅以行。從玉皇閣後循鐵龍東麓而北，一里，登北山而上。一里，逾其嶺，即發果山之脊也。志又謂之九華山。蓋東峯之南下者爲奇鶴，爲學宮所倚；西峯之南下者爲鐵龍，爲萬壽寺之脉；中環而南突於城中者，爲鍾秀山；其實一山也。從嶺上平行，又北三里，始見瀘源洞在西；而山脊則自東界大山，橫度而西，屬於西界，爲郡城後倚。然瀘源之水，穿其西穴而出，亦不得爲過脉也。從嶺北行，又五里而稍下，有峭在塢之南岡，曰平沙峭，郡城北之鎖鑰也。其東即紫微之後脉，猶屏列未盡；其西則連峯蜿蜒，北自師宗南下爲阿盧山，界塢中之水，而中透瀘源者也。由峭前北行塢中，六里，有溪自北而南，水石梁跨之，是爲矣各橋。溪水發源於東西界分支處，由梁下西注南轉。塢窮而南入

入穴，出於瀘源之上流也。又北六里，有邨在西山之半，溪峽自東北來，路由西北上山。一里，躡嶺而上，二里，遂逾西界之脊，於是瞰西塢行。塢中水浸成壑，有邨在其下，其西復有連山，自北而南，與此界又相持成峽焉。從嶺上又北四里，乃西北下西峽中。一里，抵麓。復循東麓北行十五里，復有連岡屬兩界之間，有數家倚其上，是爲中火鋪，有公館焉。（按志，師宗南四十里，有額勒哨，當即此矣。）飯。仍北行峽中，其內石峯四五，離立崢嶸。峽西似有溪北下。路從峽東行，兩界山復相持而北，塢中皆荒茅沮洳，直抵師宗，寂無片椽矣。聞昔亦有邨落，自普與諸彝出沒莫禁，民皆避去，遂成荒徑。廣西李翁爲余言：師宗南四十里，寂無一人，皆因普亂，民不安居。龜山督府，今亦有普兵出沒，路南之道，亦梗不通，一城之外，皆危境云。（龜山爲秦土官寨，其山最高，爲彌勒東西山分脈處。其西即北屬陸涼，西屬路南，爲兩州間道，向設督捕城，今漸廢弛。秦土官爲昂土官所殺，昂復爲普所擄。今普兵不時出沒其地，人不敢行，往路南激江者，反南迂彌勒，從北而向革泥關焉。蓋自廣西郡城外，皆普氏所懾服，即城北諸邨。小民稍溫飽，輒坐派其貲以供，如違，即全家擄掠而去，故小民甯流離四方，不敢一鳴之有司，以有司不能保其命，而普之殺生立見。

也。北行二十里，經塢而西，從塢中度一橋，有小水自南而北，涉之，轉而西北行。暝色已合，陸僕後，余從一老人，一童子，前行躑躅昏黑中，余高聲呼顧僕，老人輒搖手禁止，蓋恐匪人聞聲而出也。循坡陟嶠十里，有一尖峯當嶠中，穿其腋，復西北行。其處路甚瀟，溪水交流，路幾不辨。後不知顧僕趨何所，前不知師宗在何處，莽然隨老人行，而老人究不識師宗之遠近也。（老人初言不能抵城，隨路有邨可止，余不信。至是不得邨，并不得師宗，余還叩之，老人曰：『余昔過此，已經十四年，前此隨處有邨，不意竟滄桑莫辨！』）久之，漸聞犬吠聲隱隱，真如空谷之音，知去人境不遠。過尖山，共五里，下涉一小溪，登坡，遂得師宗城焉。抵東門，門已閉，而外無人家。循城東北隅，有草茅數家，俱已熟寢。老人仍同童子去，余止而謀宿，莫啓戶者。心惶惶念顧僕負囊，山荒路寂，泥濘天黑，不知如何行？且不知從何行？久之，見暗中一影，亟呼而得之，而後喜可知也！既而見前一家有火，趨叩其門，始固辭，余候久之，乃啟戶入。淪湯煮楊君所貽粉糕啖之，甘如飴也。濯足藉草而臥，中夜復聞雨聲。（主人爲余言：『今早有人自府來，言平沙有沙人截道。君何以行？』）余曰：『無之。』曰：『可徵君之福也。土人與之相識，猶被索肥始放，君之不遇，豈偶然哉！』

？卽此地外五里，尖山之下，時有賊出沒，土人未晚卽不敢行，何幸昏夜過之？
師宗在兩山峽間，東北與西南，俱有山環夾，其塢縱橫而開洋，不整亦不大；水從東南環其北而西去，亦不大也。城雖磚甃而甚卑，城外民居寥寥，皆草廬而不見一瓦。其地哨守之兵，亦俱何天衢所轄。

城西有通元洞，去城二里；又有透石靈泉：俱不及遊。

十七日——晨起，雨色霏霏。飯而行，泥深及膝，出門卽仆。北行一里，有水自東南塢來，西向注峽而去，石橋跨之，爲綠生橋。過橋，行塢中一里，北上坡。遵坡行八里，東山始北斷城峽，水自峽中西出，有寨當峽而峙，不知何名。余從西坡北下，則峽水西流所經也。坡下亦有茅數家，爲往來居停之所，是曰大河口。河不甚巨，而兩旁沮洳特甚；有石梁跨之，與綠生同；其水勢亦與綠生相仿。過橋北行，度塢，塢北復有山自東北橫亘西南。一里，陟其坡，循之東向行。三里，越坡東下。塢中沮洳，有小水自北而南入大河。溪上流有四五人索哨錢於此，因架木爲小橋以渡，見余不索哨而乞造橋之牘，余畀以二文，各交口稱謝。旣渡，半里，余隨車路東行，諸人哄然大呼，余還顧，則以羅平大道，宜向東北，余東行爲誤。

故也。亟還從東北，半里，復上東坡行，於是皆荒坡遙隴，風霧遠迷，重茅四塞。十五里，東逾岡，始望見東北岡上有寨一屯，其前即環山成窪，中有盤壑，水遠其底，而成田迴歷，四顧皆高，不知水所從出。從岡東下，一里，越塢中細流；其塢與流，皆自南而北，即東通盤壑者。又東上一里，循壑之南脊行，與所望北岡之寨，正隔塢相對矣。又逾東岡稍下，一里，則盤壑之東，有峽穿隴中而至，其峽自東南大山破壁而至者，峽兩岸皆巨壁，其上或中剖而成峽，或上覆而成梁，一塢之中，倏斷倏續，水亦自東南流穿盤壑，但壑中不知何洩。時余從石梁而度，水流其下，不知其爲梁也。望南北峽中水，一從梁洞出，一從梁洞入。乃從梁東選石踞勝，瞰峽而坐，睇其下，如連環夾壁，明暗不一，曲折透空，但峽峭壁削，無從下穿其穴耳。於是又東，愈岡塢相錯，再上再下，八里，盤嶺再下，至是風霧盡開，北有削崖近峙，南有崇嶺遙穹。取道其間，橫陟嶺脊，始逼北崖，旋向南嶺，二里，復逾高脊，北轉東下，二里，有茅當兩峯峽間，前植哨竿，空而無人，是曰張飛哨，山中之最幽險處也。又東下三里，懸壑深闊，草木蒙密，泥濘及膝，是名偏頭哨。哨不見居廬，路口止有一人，懸乃植槍而索錢，余不之與而過。此哨之南，即南穹崇嶺，羅平賊首阿吉所窟處，爲中道

最險，故何兵哨守焉。又名新哨。而師宗界止此矣。過哨，又東上嶺，頂更峻，石骨稜厲。二里，躋其嶺，是爲羅平師宗之分界，亦東西二山之分界也。（嶺重山複，上下六十里，險峻爲迤東之冠。）其山蓋南自額勒度脈，分支北下，結成崇嶺，北度此脊，而爲白蠟，東龍而東，盡於河底盤江交會處者也。從嶺上東向平行，其間多墜壑成窾，小者爲智井，大者爲盤窪，皆叢木其中，密不可窺，而峯頭亦多樹多石，不若師宗皆土山茅脊也。平行嶺上，五里，路左有場，宿火樹間，是爲中火鋪，乃羅平師宗適中之地。當午，有土人擔具攜炊，賣飯於此，而既過時輒去；余不及矣，乃冷餐所攜飯。又東一里，漸下。又一里，南向下叢中，其路在箐石間，泥濘彌甚。一里，遂架木爲棧，嵌石隙中，非懸崖沿壁，而或斷或續，每平鋪當道，想其下皆石孔智井，故用木補填之也。又東下一里，始出峽口。迴顧西壑，崇嶺高懸，皆叢箐密翳，中有人聲，想有彝人之居，而外不能見；東眺則南界山岡平亘，北界則崇峯屏立，相持而東。於是循北坡東行，三里，復北上坡，直抵北界峯腰。緣之，三里，峯盡東下，有塢縱橫，一塢從北峽來，一塢從東峽來，一塢從西峽來，一塢向東南去。時雨色復來，路復泥濘，計至羅平尙四十里，行不能及，聞此中有營房一所可宿，欲投之，四顧

茫無所見，祇從大道北轉入峽，遂緣峽東小嶺而上。一里，忽遇五六人持矛挾刃而至，顧余曰：『行不及州矣。』予問營房何在？曰：『已過。』『可宿乎？』曰：『可。』遂挾余還。蓋此輩即營兵，乃送地方巡官過嶺而返者。舊一里，下山抵塢中。乃向東塢入，半里，抵小峯之下，南向攀峯而上，峻滑不可著足。半里，登其嶺，則營房在焉。營中茅舍如蝸，上漏下溼，人畜雜處，其人猶沾沾謂予：『公貴人，使不遇余輩，而前無可託宿，奈何？雖營房卑隘，猶勝彝居十倍也！』〔彝謂「黑白彝」與「羅羅」。〕余領之。索水炊粥。峯頭水甚艱，以一掬濯足而已。

十八日——平明，雨色霏霏。余謂自初一漾田晴後，半月無雨，恰中秋之夕，在萬壽寺，狂風釀雨，當復有半月之陰。營兵曰：『不然。予羅平自月初即雨，並無一日之晴。蓋與師宗隔一山，而山之西今始雨，山之東雨已久甚，乃此地之常，非偶然也。』余不信。飯後下山，（飯以筍爲菜。筍出山箐深處，八月正其時也。）溼滑更甚於昨，而濃霧充塞，較昨亦更甚。一里，抵昨所入塢中；東北上一里，過昨所返轅處。又一里，逾山之岡，於是或東或北，盤旋嶺上。八里，稍下，有泉一縷，出路左右穴中，其石高四尺，形如虎頭，下層若舌之吐

，而上有一孔如喉，水從喉中溢出，垂石端而下壁，喉孔員而平，僅容一拳，盡臂探之，大小如一，亦石穴之最奇者。余時右足爲污泥所染，以足向舌下，就下墜水濯之。行未幾，右足忽痛不止，余思其故而不得，曰：『此靈泉而以濯足，山靈罪我矣？請以佛氏懺法解之。』如果神之所爲，祈十步內痛止。』及十步而忽痛止。余行山中，不喜語怪，此事余所親驗而識之者，不敢自諱，以沒山靈也。從此漸東下，五里，抵一盤壑中，有小水自北而南，四圍山如環堵，此中窪之底也，豈南流亦透穴而去者耶？又上東岡，二里，逾岡。又東下一里，行塢中者三里，有小水自西北向東南，至是始遇明流之澗，有小橋跨之。旣度，澗從東南去，路復東上岡。三里，逾岡之東，始見東塢大關，自南而北，東界則遙峯森峭，（志稱羅莊山）駢立東南；西界則崇巘巍峨，（志稱白蠟山）屏峙西北；東北又有一山，（土人稱爲東龍山）橫排於兩界缺處，而猶遠不睹羅平城，近莫見與哆囉也。（與哆囉即在山下，以嶺峻不能下瞰耳。）又東，稍下者二里，峻下者一里，遂抵塢中，則與哆囉茅舍數間，倚西山東麓焉。從此遂轉而北行塢中，其塢西傍白蠟，東瞻羅莊，南去甚遙，則羅莊自西界老脊，分枝而東環處也。塢中時有土岡，自西界東走；又有石峯，自東界西突。路依西界北行，遙望

東界遙峯下，峭峯離立，分行競穎，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立之峯，西南始于此，東北盡于道州，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而此又其西南之極云。過興修囉北，一重土岡東走，即有一重小水隨之，想土岡之東，有溪北注，以受此諸水。數涉水逾岡，北五里，望西山高處有寨，聚居頗衆，此囉囉寨也。又北二里，有池在東岡之下；又北二里，有池在西岡之下；皆岡塢環轉，中窪而成者。又北三里，有水成溪，自西而東向注，甚急，一石梁跨之，是爲魯彝橋，橋下水東南數里入穴中。越橋北，始有夾路之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而東注，其水不及魯彝之半，即從上流分來，亦東里餘而滅，亦一石梁跨之；二水同出於西門外白蠟山麓龍潭中，分流城東南而各墜地穴，亦一奇也。橋之南，始有盈禾之塍。又北半里，入羅平南門。半里，轉東。一里，出東門，停憩於楊店。是日爲東門之市，旣至而日影中露，市猶未散，因飯於肆。觀於市，市新榛子，薰雞菱，還楊店，而雨濛濛復至。時有楊壻姜渭濱者，荊州人，贅此三載矣，頗讀書，知青鳥術，詢以盤江曲折，能隨口而對，似有可據者。先是，余過南門橋，有老者巾服而踞橋坐，見余過，拉之俱坐，予知其爲土人，因訊以盤江，彼茫然也。彼又執一人代訊，其人謂由激江返天上，可笑也！渭濱言盤江南自廣西府，流東北

師宗界，入羅平之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八達彝寨，會江底河，經巴澤，河格，巴吉，興龍，那貢，至壩樓，爲壩樓江。遂東南下田州；不北至黃土壩，亦不至普安州；第壩樓諸處，與普安界亦相交錯，是南盤亦經普安之東南界，特未嘗與東北之北盤合耳。

羅平在曲靖府東南二百餘里，舊名羅雄，亦土州也。萬曆十三年，土酋者繼榮作亂，都御史劉世曾奉命征討，臨元道文作，率萬人由師宗進，夾攻平之，改爲羅平，明年，繼榮目把董仲文等復叛，羈知州何倭，文作以計出之，復率兵由師宗進，平之。今爲迤東要地。羅平州城西倚白蠟山下，東南六十里爲羅莊山，東北四十里爲東龍山。有水自白蠟麓龍潭出，名魯彝河，東環城，南出魯彝橋，而東入地穴；其北有分流小水亦如之；此內界之水也，其西有蛇場河，自州西南環州東北，抵江底河，俱在白蠟東龍二山外；其東南有盤江，自師宗東北入境，東南抵八達，俱在羅莊山外；此外界之水也。

州城磚甃頗整。州治在東門內，俱民，惟東門外頗成闌闐。西南二門，爲賊首官霸（仲家巢，在正南八十里烏魯河師宗界。）阿吉（獯獯巢，在州西南七十里偏頭南大山下。）二寇，時劫掠，民不能居。

白蠟山在城西南十餘里，頂高十餘里，其麓即在西門外二里，上有尖峯，南自偏頭寨，北抵州西北，爲磨盤山過脈，而東又起爲東龍山者也。此山雖晴霽之極，亦有白雲一縷，橫亘其腰，如帶圍，爲州中一景。

東龍山在城東北四十里。者繼榮叛此，結營其上，爲巢窟，官兵攻圍久之，內潰而破。今其上尙有二隘門。

羅莊山在城東南六十里。其山參差森列，下多卓錫拔笋之岫，粵西石山之發軔也。

羅平州東至廣南八達界二百里，西南至師宗州偏頭哨六十里，南至師宗州烏魯河界八十五里，西南至陸涼蛇場河界一百里，西北至舊越州界發郎九十里，北至亦佐縣桃源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亦佐縣黃草壩二百里。

羅平州正西與滇省對，正東與廣西思恩府對，正北與平彝衛對，正南與廣西府永安哨對。

十九日——坐雨逆旅，閱廣西府志。下午，有伍左李三生來拜。

二十日——雨阻逆旅。

二十一日——亦雨阻逆旅。

二十二日——早猶雨霏霏，將午乃霽，澆濯汚衣，且補紉之。下午，入東門，仍出南門，登門外二橋，觀魯彝河。詢之土人，始知其西出白蠟山麓龍潭，仍東入地穴者也。還入南門，上城行，抵西門，望白蠟山麓，相去僅三里，外有土岡一層迴之，魯彝發源，即從其麓透穴而出者也。稍北，即東轉，經北門；其西北則磨盤山峙焉，爲州城來脈。城東北隅匯水一塘，其下始有禾畦，即東門接壤矣。其城乃東西長而南北狹者也。

二十三日——晨起，陰雲四布，飯而後行。其街從北去，居民頗盛。一里，出北隘門，有岐直北過嶺者，爲發郎道；其嶺即自西界磨盤山轉而東行者，板橋大道。從嶺南東轉東北向行，十里，有邨在北山之下，曰發近德。其處南開大塢，西南即白蠟，東南即大堡營山。大堡營之南，一支西轉，卓起一峯，特立於是邨之南，爲正案。其南則石峯參差遙列，即昨與哆囉所望東南界山也。又東，屢有小水南去。渡之東，五里，有石峯突兀當關，北界即磨盤東轉之山，南界即大堡山諸石峯，相湊成峽，而石峯當其中，若蹲虎然。由其東南腋行，南界石山，森森成隊南去，而路漸東北上。五里，出當關峯之東，其東垂有石特立，上有斜竊之勢，是曰金雞山，所謂「金雞獨立」也。又東一里，一洞在南小峯下，時雨陣復來，避入其中。

，飯。又東三里，東上峽脊，其脊即磨盤山東走脈，至此又度而南，爲大堡營東山者也。一里，逾脊之東，其上有岐南去，不知往何彝寨。脊東環窪成塢，有小水北下，注東南塢中，稻禾盈廛。有數家倚北峯下，曰沒奈德。東峯下有古殿二重，時雨勢大至，趨避久之。乃隨水下東南峽，峽逼路下，兩旁山勢，仍覺當人面而起。東行峽中二重，有水自峽南洞穴出，與峽水同東注。又一里，有小石梁跨溪，逾之，從溪南東行。一里，溪北注峽，路東逾岡，一里餘，有塢自西北來，環而南，其中田禾芄莠，邨落高下。東二里，有數十家夾路，曰山馬彝，亦重山中一聚落也。於是又東北一里，石峯高亘。逾其南坡，抵峯下，又東南一里，有塘在山塢，五六家傍塢而棲，曰挨澤邨。又東北二里，爲三板橋，數家踞山之岡，其橋尙在岡下。時雷雨大至，遂止於岡頭上寨。

二十四日——主人炊飯甚早，平明即行，雨色霏霏，路滑殊甚。下坡，即有小石梁，其下水亦不大，自西而東注，乃出於西北石穴，而復入東北穴中者；其橋非板而石，而猶仍其舊名。橋南復過一寨，乃東向行坡間，二里，有岐當峽，從東北者，乃入寨道；從直東者，爲大道，從之。直東一里，登岡上，其北有塢在北大山下，即寨聚所託，中有禾芄芄焉。岡南小

石峯排立岡頭，自東而西，遂與北山環峙爲峽。入峽，東行四里，逾脊北上，半里，入其塢。其北四峯環合，中有平塢，經之而北，西峯尤突兀焉。北半里，又穿嶠半里，復由峽中上一里，直抵北巨峯下，其峯聳亘危削，如屏北障；其西有塢下墜北去，其中管密霧黑，望之杳然。路從峯南東轉，遂與南峯湊峽甚逼。披隙而東，半里，其東四山攢沓，峯高峽逼，叢木蒙密，亦幽險之境也。遂循南峯之東，南向入塢，半里，乃東南上。半里，逾岡脊而東，其東有塢東下。路從岡頭南向行，一里，復出南嶺。其嶺東西兩峯，從岡脊起，路出其側。復東向行，三里，始稍降而復上。於是升降曲折，多循北嶺行，與南山相持成塢。六里，路從塢而東。又五里，稍上逾嶺，南北峽始開。再東盤北嶺之南，三里，始見路旁餘薪爨灰，知爲中火之地。從其東一里，下峽，始得石路。迤邐南向平行下，二里，俯見南塢甚杳。循北嶺東向行，一里，忽聞溪聲沸然，又南下抵塢中，一溪自東而西，有石梁跨之，溪中水頗大而甚急，四顧山迴谷密，毫無片隙，不知東北之從何來，不知西南之從何洩，當亦是出入於竅穴中者。欲候行人問之，因坐飯橋上。久之，不得過者。乃南越橋行，仰見橋南有岐巖峯直下，有大道，則溯溪而東。時溪漲路淪，攀南峯之麓行。念自金雞山東上，一路所上者

多，而下者無幾，此溪雖流塢中，猶是山嶺之水也。東一里，循南峯東麓，轉而南，隔塢東望，溪自東北峽中破崖而出，其內甚逼。路捨之南，半里，復循南峯南麓，轉而西向入塢。一里，塢窮，遂西上嶺。一里，逾嶺頭，始見有路自北來，合并由嶺上南去；此即橋南直上之岐，逾高嶺而下者，較此爲逕直云。由嶺南行，西瞰塢甚深，而管密泉沸，亦不辨其從何流也。又南二里，轉而東，循北嶺南崖東向行，亦與南山下來成塢，下瞰深密，與西塢同。東五里，其塢漸與西塢並，始知山從東環，塢乃西下者。又東向逾岡，東北一里，度一脊，其脊東西度。從其東復上嶺，一里，則嶺東有塢南北關。乃北轉循西山行塢上，一里，塢窮。從塢北平轉，逾東嶺之東，共二里，有數家在路北坡間，是曰界頭寨，以羅平邨落東止於此也。又東行岡上二里，再上嶺一里，逾而東，則有深峽下嵌，惟聞水聲涵湧，而不見水。從嶺上轉而南行，東瞰東界山麓，石崖懸削，時突於松梢管影中，而不知西界所行之下，其崖更聳也。南行一里，始沿崖南下。又一里，仰見路西之峯，亦變而爲穹崖峭壁，極危峻之勢焉。從此瞰東崖之下，江流轉曲，西南破壁去。隔江有茅二三點，倚崖而居。乃東向拾級直下，一里，瞰江甚近，而猶未至也。轉而北，始見西崖矗立插天，與東崖隔江對峙，其崖

乃上下二層，向行其上，止見上崖，而不得下見，亦不得下達，故必迂而南，乃得拾級云。北經巖崖下半里，下瀨江流，則破崖急湧，勢若萬馬之奔馳，蓋當暴漲時也。其水發源於師宗西南龍擴北，合陸涼諸水，爲蛇場河，由龍甸及羅平舊州，乃東北至伊澤，過束龍山後，轉東南抵此，即西南入峽，又二百里，而會八達盤江者也。羅平，普安，以此江爲界，亦遂爲滇東黔西分界焉。有舟在江東，頻呼之，莫爲出渡者。薄暮雨止，始有一人出曰：『江漲難渡，須多人操舟乃可。』不過乘急爲索錢計耳。又久之，始以五人划舟來，復不近涯，以一人涉水而上，索錢盈壑，乃以舟受，已昏黑矣，雨復淋漓。截流東渡，登涯入旅店。店主入他出，其妻黠而惡，見渡舟者乘急取盈，亦尤而效之，先索錢而後授餐，餐又惡而臭，且媢褻余，蓋與諸少狎而笑余之老也。此婦奸腸毒手，必是馮文所所記地羊寨中一流人，幸余老不爲所中耳！

江底寨乃羅羅；止此一家歇客，爲漢人。其人皆不良，如羅羅之要渡，漢婦之索客，俱南中諸彝境所無者。其地爲步雄屬，乃普安十二營長官所轄也。土酋龍姓。據土人曰：『今爲農姓者所奪。』步雄之界，東抵黃草壩二十里，西抵此江六十里，南抵河格爲廣南界一

百餘里，北至本司十二營界亦不下三四十里，乃平原中一小邑也。

二十五日——其婦平明始覓炊，遲遲得餐。雨時作時止，出門，即東上嶺。蓋其江自北而南，兩崖夾壁，惟此西崖有一線可下，東崖有片隙可廬，其南有山橫列，江折而西向入峽，有小水自東峽來注，故西崖之南，江勒而無餘地，東崖之南，曲轉而存小厓。乃知步雄之地，西南隨此江，其界更遠，南抵廣南，其界即盤江，此統志所云東入普安州境也。（步雄屬貴州普安州。）盤旋東北，共三里，逾嶺頭，遂與南山成南北兩界，峽中深逼，自東而西；路循北山嶺南行，自西而東。又五里，則北山忽斷如中剖者，下陷如深坑，底有細流，沿石底自北而瀉於南峽。路乃轉北而下，歷懸石，披仄磔，下抵石底，踐流稍南，復攀石隙，上躋東崖。由石底北望，斷崖中剖，對夾如一綫，並起各千仞，叢翠披雲，飛流濺沫，真幽險之極觀，逼仄之異境也！既上，復循北嶺東行，五里，稍降，行塢中。二里，於是路南復有峯突起，不沿南塢，忽穿北嶺矣。時零雨間作，路無行人。既而風馳雨驟，山深路僻，兩人者勃然其間，覺樹影溪聲，俱有靈幻之氣。又二里，度東脊，稍轉而南，復逾岡而上，二里，一岐東南，一岐直北。顧奴前馳從東南者，突山腋間二里，忽見數十家倚北塢間，余覺有異。

趨問之，則大路尙在北大山後，此乃山中別聚，皆獼猴也。見人佹佹，間有解語者，問其名，曰坡頭甸。問去黃草壩，曰尙五十里。問北出大路若干里？曰不一里。蓋其後有大山，北列最高，抱此甸而南，若隔絕人境者。隨其指，逾嶺之西北腋，果一里而得大道，遂從之，緣大山之北而上。直躋者一里，望北塢甚深而闊，羃開樹杪，每竚視之，惟見其中叢茅盤谷，閔無片藤半椽也。盤大山之東，又上半里，忽見有峽東墜，稍東南降，半里，平行大山東西支。又見其西，復有峽西墜，已與大山東西隔隴矣。於是降陟嶺塢，十里，有兩三家居北岡之上，是曰柳樹。止而炊湯以飯，而雨勢不止。訊去黃草壩不及，遂留止焉。其人皆漢語，非獼猴。居停之老陳姓，甚貧而能重客，一見輒煨棗柑以燎溼衣。余浣污而炙之，雖食無鹽，臥無草，甚樂也。

二十六日——平明，起炊飯，風羃飄雨，余仍就火，久之乃行。降坡循塢——其塢猶西下者——東三里，塢窮，有小水自北塢來，橫渡之。復東上坡，宛轉嶺嶺，五里，有場在北坡下。由其東又五里，逾岡而下，塢忽東西大開。其西南岡脊甚平，而東北若深墜。南北皆巨山，而南山勢尤崇，黑霧間時露巖巖氣色。塢中無巨流，亦無田廛居人，一望皆深茅充塞。路

本正東去，有岐南向崇山之腋，顧奴前馳，從之，一里，南竟塢，將陟山坡上，余覺其誤，復返轍而北，從大路東行。披茅履溼，三里，東竟塢，有峯中峙塢東，塢從東北墜而下，路從東南陟而上。二里，南穿山腋。又東半里，逾其東嶺，俯見東山南向列，下界爲峽，其中泉聲轟轟，想爲南流者。從嶺上轉南半里，逾其南嶺，又俯見西山南向列，下界爲峽，其中泉聲轟轟，想亦南流者。蓋其東北皆有層巒夾谷，而是山中懸其間。遂從其西沿嶺南下，二里，有小水自東崖橫注西谷，遂踞其上，濯足而飯。既飯，從塢上南行，隔塢見西峯高柯叢蔓，豪密無纖隙。南二里，塢將盡，聞伐木聲，則掄材取薪者，從其南漸北焉。又南一里，下至塢中，則塢中度脊，雖不甚中高，而北面反下，脊南峽，南下甚逼，中滿田禾。透峽而出，遂盤一壑，豐禾成塍，有小水自東北峽下注，南有尖峯中突，水從其西南下墜，路從其東北逾嶺。一里半，涉壑。一里半，登嶺，又東俯，有峽南下，其中水聲甚急。拾級直下，一里，抵塢底，東峽水西南注，遂橫涉之。稍南，又東峽一水，自東而西注，復橫涉之，二水遂合流南行。路隨澗東而南，二里，出峽，有巨石峯突立東南，水從塢中直南去，塢中田塍鱗次，黃雲被隴，西瞻步雄，止隔一嶺。路從塢東上嶺，轉突峯之南，一里，有數家倚北

岡上，是曰沙澗邨，始知前所出塢之爲沙澗也。由其前東下而復上，又東南逾一岡而下，共一里餘，有溪自北而南，較前諸流爲大，其上有石梁跨之。過梁，復東上坡，一里，岡頭石齒繁泥，滑瀆廉利，備諸艱楚。一里，東下，又東南轉逾一岡。一里，透峽出，始見東小山南懸塢中，其上室廬纍纍，是爲黃草壩。乃東行田塍間一里，遂經塢而東，有水自北塢來，石坡橫截之，坡東隙則壘石齊坡，水冒其上，南瀉而下；其水小於西石梁之水，然皆自北而南，抵巴吉而入盤江者也。自沙澗至此，諸水俱清徹可愛，非復潢污渾濁之比；豈滇黔分界，而水即殊狀耶？此處有石瀨，而復整堰以補其缺；東上即爲黃草壩營聚。壩之得名，豈以此耶！是樵者俱浣濯壩上，亦就濯之，污衣垢膝，爲之頓易。乃東上坡，循堵垣而東，有街橫築岡南，然皆草房卑舍，不甚整闢。（土人言前年爲步雄龍土司挾其戚沙土司兵攻毀，故非復舊觀。然龍氏又爲儂氏所攻而代之矣。）其北峯頂即土司黃氏之居在焉。乃入息於吳氏。吳，漢人，男婦俱重客，蔬醴俱備云。

江寧七日——晨起，雨猶不止；旣而霽，泥濘猶甚，姑少憩一日，詢盤江曲折，爲明日行計。乃匡坐作記，薄暮，復雨，中夜彌甚，衣被俱沾透焉。

二十八日——晨雨不止，衣溼難行，俟炙衣而起，終日雨濛濛也。是日，此處馬場，人集頗盛。市中無他異物，惟黃蠟與細笋爲多。乃煨筍煮肉，竟日守雨。

黃草壩土司黃姓，（加都司衙）乃普安十二營長官司之屬。十二營以歸順爲首，而錢賦之數，則推黃草壩，土地之遠，則推步雄焉。

黃草壩東十五里，爲馬鼻河；又東五十里，抵龍光，乃廣西右江分界。西二十里，爲步雄；又西五十里抵江底，乃雲南羅平州分界。南三十里，爲安障；又南四十里，抵巴吉，乃雲南廣南府分界。北三十里，爲豐塘；又北二十里，抵碧洞，乃雲南亦佐縣分界。——東西南三面與兩省錯壤。北去普安二百二十里。其地田墜中關，道路四達，人民頗集，可建一縣，而土司恐奪其權，州官恐分其利，故莫爲舉者。

黃草壩東南，由龍光，箐口，者恐，板屯，壩樓，（以上俱安隆土司地。其土官自天啓初，爲部人所殺，泗城以孫代署之。）八蠟，者香，（俱泗城州地）下田下，乃昔年大道。自安隆無土官，泗城代署，廣南以兵爭之，據其大半，道路不通，實由於此。

按盤江自八達，（與羅平分界）巴澤，河格，巴吉，興隆，那貢，（以上俱安隆土司地，

今俱爲廣南有。抵壩樓，遂上八蠟，者香。又有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以爲即安南衛北盤江，恐非是。安南北盤，合膽寒，羅運，白水河之流，已東南下都泥，由泗城東北界，經那地，永順，出羅木渡，下遷江；則此東北來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界山箐所出，其非北盤可知也。於是遂爲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者格，（亦安隆土司屬，今爲廣南據者）。葛閩，歷裏。（俱泗城州地）來合而下田州，此水卽志所稱南旺諸溪也。二水一出泗城西北，一出廣南之東，皆右江之支，而非右江之源；其源惟南盤足以當之。膽寒，羅運，出於白水河，乃都泥江之支，而非都泥江之源；其源惟北盤足以當之。各不相紊也。

按雲南抵廣西間道有三：一在臨安府之東。由阿迷州，維摩州，（本州昔置乾溝，倒馬坡，石天井，阿九，抹甲等哨。東通廣南；每哨撥陸涼衛百戶一員，軍兵十五名，民兵十五名把守。後州治湮沒，哨悉廢弛。今有府志可考。）抵廣南富州，入廣西歸順下雷，而出馱伏，下南甯，此余初從左江取道至歸順，而卒阻於交彝者也；是爲南路；一在平越府之南；由獨山州豐甯上下司，入廣西南丹河池州，出慶遠，此余後從羅木渡取道而入黔滇者

也：是爲北路；一在普安之南，羅平之東，由黃草壩，即此安隆壩樓之下田州，出南甯者——余初徘徊於田州界上，人皆以爲不可行，而久候無同侶，竟不得行者也——是爲中路。中路爲南盤入粵出黔之交；南路爲南盤縈滇之始，與下粵之末；北路爲北盤經黔環粵之會。然此三路，今皆阻塞：南阻於阿迷之普，田州之李沈，（見廣西小紀）歸順之交彝；中阻於廣南之蠶食，田州之狂猜；北阻於下司之草竊，入寨之伏莽：旣官轍之不敢入，亦商旅之莫能從。惟東路由沅靖而越沙泥，口口口口恐州，爲今人所趨，然懷遠沙泥，亦多黎人之恐，且迂陟湖南，又多歷一省矣。

黃草壩東一百五十里，爲安籠所，又東爲新城所，皆南與粵西之安隆泗接壤。然在黔曰「籠」，在粵曰「隆」，一音而各異字，一處而各異名，何也？豈兩名本同，一字傳寫之異耶？接安莊之東，大路所經，亦有安籠箐山，與安籠所相距四百里；乃遠者同而近者異，又何耶？大抵黔中多用「籠」字，粵中多用「隆」字，（如隆安縣之類）故各從其地，而不知其地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也。

黃草壩著名黔西，而居聚闐闐，俱不及羅平州；羅平著名迤東，而居聚闐闐，又不及廣西

府：此府州營堡之異也。聞激江府湖山最勝，而居聚閭閻，亦讓廣西府。臨安府爲滇中首郡，而今爲普氏所殘，凋敝未復，人民雖多，居聚雖遠，而光景止與廣西府同也。迤東之縣，通海爲最盛；迤東之州，石屏爲最盛；迤東之堡聚，寶秀爲最盛；皆以免於普禍也。縣以江川爲最凋，州以師宗爲最敝，堡聚以南莊諸處爲最慘；皆爲普所蹂躪也。若步雄之龍儂爭代，黃草壩之被圍於龍沙，（沙乃步雄龍氏之婦翁）安隆土司之紛爭於岑儂，（岑爲廣西泗城，儂爲廣南府，今廣南勢大，安隆之地，爲古去八九矣。）土司糜爛人民，乃其本性，而秦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長也！

諸彝種之苦於土司糜爛，真是痛心疾首，第勢爲所壓，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戀主思舊之心，牢不可破也。其所以樂於反側者，不過是遺孽煽動。其人不習漢語，而素昵彝風，故勾引爲易。而遺孽亦非果有殷之頑，田橫之勢也，第跳梁伏莽之奸，藉口愚衆，以行狡猾耳。余所度諸山之險，遠以羅平，師宗界，偏頭哨爲最；其次則通海之建通關，其險峻雖同，而無此荒寂；再次則阿迷之中道嶺（沈家墳處），其深杳雖同，而無此崇隘；又次則步雄

之江底東嶺，其曲折雖同，而無此逼削。若溪渡之險，莫如江底，崖削九天，塹嵌九地，盤江朋圃之渡，皆莫及焉。

粵西之山，有純石者，有間石者，各自分行獨挺，不相混雜。滇南之山，皆土峯練繞，間有綴石，亦十不一二，故環窪爲步。黔南之山，則界于二者之間，獨以逼聳見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渾濁；（惟撫仙湖最清）粵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而黔流亦界於二者之間。

二十九日——晨雨霏霏。既飯，辭主人行。從街東南出，半里，遶東峯之南，南入其塢，竚而迴眺，始見其前大塢開於南，羣山叢突，小石峯或朝或拱，參立前塢中，而遙望塢外，南山橫互最雄，猶半與雲氣相氤氳；此即巴吉之東，障盤江而南趨者也。塢中復四面開塢：西則沙澗所從來之道，東則馬鼻河所從出之峽，而南則東西諸水所下巴吉之區，北則今所入豐塘之路也。計其地，北與口口口爲對，南與富州爲對，西與楊林爲對，東與安籠所爲對。其遙對者，直東則粵西之慶遠，直北則四川之重慶矣。入北塢，又半里，其西峯盤崖削石，巖巖獨異；其中有小水南來。溯之北，又二里，循東峯北上，逾脊稍降，陟塢復上，始見東塢

焉。共二里，再上北坳，轉而西，坳中有水自西來，出坳下墜東塢，坳上豐禾被隴。透之而西，沿北嶺上西向行，二里，稍降。陟北塢，一里，復西北上。二里，逾北坳，從嶺脊西北行，途中忽雨忽霽。大抵雨多于日也。稍降，復盤陟其西北坡岡，左右時有大窪旋峽。共五里，逾西坳而下。又三里，抵塢中。聞水聲淙淙，然四山迴合，方疑水從何出。又西北一里，忽見塢中有坑，中墜如井，蓋此水之所入者矣。從塢右半里，又西北陟嶺半里，透脊夾而出，於是稍降，從長峽中行，西北三里，復稍上，始知此峽亦中窪而無下洩之道者也。飯於路旁石上。出嶺之西，始見西塢中盤，內皆嘉禾芄芄；北有小山縮塢口，廬舍懸其上，是曰豐塘，東西南皆迴峯環之，水從西南二塢交注其間，北向墜峽。由塢東南降嶺，循塢南盤南山北麓，共二里，北與縮口廬舍，隔塢相對。見路旁有岐，南向入山，疑爲分岐之處，過而復還，始登，見其內道頗大，以爲是；再上，路分爲二，西者旣漸小，南者又盤南山，又疑爲非；往復數四，莫可從問。而塢北居廬，相距二里餘，往返旣遙；見南山於牧者，急趨就之，而隔峯面壑，不能即至。忽有負木三人，從前嶺下，問之，乃知其非。隨之二里，北出大路，其人言分岐之處，尙在嶺西，此處南岐，乃南塢小路之入山者，大路在西塢入也；然

此去已不及黃泥河，正可從碧峒託宿矣。乃西向入塢，有小水自西來，路逾坡西上，下而復陟，三里逾坳；坳不高，而接兩山之間，爲南山過北之脊；東水下豐塘，西水復西北流，俱入馬鼻者。脊西遙開塢直去。循北嶺又西，二里，岐始兩分。沿北嶺西向出塢，爲普安州道；橫度塢南，陟嶺南上，爲亦佐道。遂南度塢，路漸微，深茅覆水，曲磴欹坡，無非行潦。緣之南上坡，一里，西南盤嶺角，始望見北界遙山橫互，蜿蜒天末；此即亦字孔西南東轉之脊，從丹霞山東南，迤邐環狗場歸順二營，以走安籠所，北界普安南北板橋諸水入北盤，南界黃草壩馬鼻河諸水入南盤者也。又西南入峽，一里餘，復南躋嶺巔。一里，得石磴，由脊南轉，其脊茅深路曲，非此石道，復疑其誤矣。循磴四下，復轉而南，曲折一里，抵山麓。其麓復開大塢西去，塢雖大，皆荒茅盤錯，絕無禾黍人烟。於是隨山麓西行，三里，塢直西去，路西南截塢行。塢南北界，巨嶺森削，中環一壑，圓匝合沓，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惟曠色欲合，山雨復來，而路絕茅深，不知人煙何處，不勝惴惴。又西南一里，穿峽脊而過，其脊中平而夾甚逼。出其西，長峽西去，南北兩界夾之甚遙，其中一望荒茅，而路復若斷若續，上則重茅偃雨，下則停潦盈蹊，時昏黑逼人，惟向暗中躑躅。三里，忽聞犬聲，繼聞人

語在路南，計已出峽口，然已不辨爲峽爲坡，亦不辨南向從何入。又半里，大道似從西北，而人聲在南。從莽中橫赴之，遂陷棘刺中。久之，又半里，乃得石徑，入寨門，則門閉久矣。聽其春聲，甚遙：號呼之，有應者；久之，有詢者；又久之，見有火影出；又久之，聞啟內隘門聲，始得啟外門入。即隨火入春者家，炊粥浣足，雖擁青茅而臥，猶幸得其所矣。既定，問其地名，即碧峒也，爲亦佐東北界。問紅板橋何在？即在此北峯之麓，爲黃草壩西界，與此蓋南北隔一場云。

戊寅九月初一日——雨達旦不休。起觀兩界山，已出峽口，（碧峒在西南山下；其北山岡上，即紅板橋，爲黃州界。）復去黔而入滇，高枕一宵矣。就火炊飯欲行，主人言：「此去黃泥河二十里，水漲舟莫能渡，須少需之。」蓋是河東岸無居廬，先有去者，亦俱反候於此。余見雨勢不止，憚于往返，乃掃剔片地，拭木板爲几，匡坐斝茅中，冷則與彝婦同就溼燂，（蓋一茅之中，東半畜馬，西半則主人之榻，榻前就地煨溼薪以爲爨，爨北即所置几地也，與其榻相隔止一火。）夜則鋪茅以臥，日則傍火隱几。雨雖時止，簷低外瀉，不能一舉首辨羣山也。

初二日——夜雨仍達旦。主人言：「今日漲愈甚，舟益難渡。明日爲「街子」，（貴州爲「場」，雲南爲「街子」，廣西爲「墟」。）候渡者多，彼舟不得不至，即余亦同行也。」余不得已，復從之。匡坐如昨日，就火煨粥，日三啜焉，枯腸爲潤。是日，當午，雨稍止。忽聞西嶺喊聲，寨中長幼，俱遙應而馳，詢之，則豺狼來負羊也，幸救者，傷而未死。夫日中而兇獸當道，余夜行叢薄中，而僥倖無恐，能忘高天厚地之靈祐哉？

碧峒在亦佐縣東百里，蓋滇南勝境之界山，南走東轉，包明月所之南橫過爲火燒鋪南山。

（按滇南勝境，乃分界山也。而老脊尙在其東，火燒鋪西嶺。余前過明月所，即至彝所詢

土人，言其水南下亦佐，則明月所東，火燒鋪西，乃爲分水之脊，即轉爲火燒亦資孔之南

山，東走而北轉，經樂民所，北遶歸順狗場之間，而東南下安籠所，入廣西泗城州境，又

東過思恩府北，東峙爲大明山，而盡于潯州，爲黔鬱二江之界。其滇南勝境之南所度火燒

鋪南山者，其峽中尙有明月水出焉。界從其口東度兩分而已。）老脊從此分爲兩支：正支

東由亦資孔南，東北遶樂民所北，而轉安籠所，下泗城州。旁一支南下東轉，而黔滇之界

因之，南抵此峒，又南至於江底，又南盡於南盤之北焉。是黔界越老脊之西南，不以老脊

爲界，而以南支爲界也。（若以老脊，財樂民所，狗場營，黃草壩，俱當屬滇；以老脊東行，而黔隘小，故哀滇益小，以補不足。）

碧峒北與新興城遙對，南與柳樹遙對；此地又滇凸而東者。

碧峒寨有民哨，有羅羅，共居一寨門之內。其西爲民寨，即余所棲者；其東爲羅羅寨。

自黃草壩至此，米價最賤，一升止三四文而已。

初三日——子夜寒甚。昧爽起，雨仍霏霏。既飯，出寨門，路當從小岐南上山，誤西從大石徑行，初有塢西北去，以爲狗場道，隨石徑西南轉二里，東界石山南去，塢轉而西，隨之二里，峽中禾遂盈隴，望北山崖畔有四五家懸坡上，相去尙一里，而隴南遂絕。乃莽蒼橫陟其塢而西北，一里，抵北山邨麓，有兩人耕於其下，亟趨而問之，尙隔一小溪，其人輒牽牛避去。余爲停趾，遂告以問道意，其人始指曰：『往黃泥河應從來處，此誤矣！』再問以誤在何處，其人不告去。乃返，行泥厓間，路條斷條續。二里餘，至前轉塢處，猶疑以爲當從南峽入，方惆悵無路，忽見塢邊一牧馬者，呼之，即碧峒居停主人也，問何以至此？蓋黃泥河之道，即從碧峒後東南逾嶺，乃轉西峽，正與此東界石山，南北相隔，但茅塞無路，故必由

碧峒始得通行。遂復二里餘，返至碧峒西南，傍其寨門，東南逾嶺而下，一里，東南徑塢，半里復上。又半里，又東南逾一嶺，有峽自南西墜，而路則直西出塢，半里始下。又半里，抵西峽中，遂由峽西行。屢陟岡窪。三里，有石峯踞峽之中，爲當關之標；由其北逾脊而下。時密雲釀雨，見細簷縈崖，深杳叵測，真豺虎之窟也。惴惴西下，一里度壑。又二里，忽有水自北峽出，下嵌壑中，遠東南而注，是爲黃泥河，其河僅比瀘江水，不闊而深，不渾而急；其源發於樂民所明月所，經狗場至此，東南與蛇場河同下江底，而入盤江者也。時有小舟艤西，稍待之，得渡。遂西上坡，一里半，逾嶺，有岐自東南峽底來，爲入小寨而抵板橋者，乃知板橋亦四達之區也。又西出峽，見羣峯中圍一壑，而北峯獨稍開，即黃泥河所環。共一里餘，抵聚落中，是日爲市，時已散將盡。入肆覓飯，主人婦以地溥天雨，勸留莫前。問馬場尙四十里，度不能前，遂停杖焉。

黃泥河聚廬甚盛，但皆草房。其地四而環山，而北即河繞其後，復東南帶之；西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北注黃泥；其中多盤塢環流，土膏豐沃，爲一方之冠。亦佐之米，俱自此。馬駝肩負而去。前擬移縣於此，至今稱爲新縣，而名亦佐爲舊縣云。

初四日——晨起雨止，四山雲氣勃發，飯而行，西半里，度一木橋，其下溪流自南而北，即西小溪也。又西上坡，轉而南，溯流半里，入西峽。又半里，轉而北；其處又其北峽西峽二流之交焉。於是隨北峽溪，又溯流半里，乃西上山。時東峯雲氣稍開，乃賈勇上躋，仰見西嶺最高，其上皆夾坡削箐，雲氣罩其頂，不能悉。上躋二里，漸入濃霧中，遂從峯頭穿峽上，於是箐深霾黑，咫尺俱不可見。又一里，陟其頂，平行嶺上；又二里，乃下。下一里，及西塢。涉塢而西，一里，度一小橋；橋下水北流。乃南向西轉，一里，有岐交其南北，南乃入牛場邨道，有小峯駢立，邨隱其下焉；北乃其處趨狗場營者。又西半里，乃西上山；其坡峻且滑，無石級可循，有泥坎陷足，升躋極難。二里，陟峯頭。又平行峯頭，一里，越其巔。時濃霧成雨，深茅交道，四顧皆瀾淪如銀海，得峯頭一樹如擎蓋，下有列石如錯屏，乃就樹踞石而憩，止聞颼颼滴瀝之聲，而目睫茫如也。又西北平行者一里，下眺嶺西深墜而下，而杳不可見；嶺東屏峙而上，而出沒無常。已從北下。始有石磴陡墜，箐木叢水，共一里半，涉塢而西，亦中窪之岩也。半里，又逾西坳出，其壑大開，路乃稍平，尖峯旁立，若爲讓道者。西向平行塢中，一里半，有水橫澗於前，以爲溪也，涉之不流，乃壑底中窪之坑，畜

而成溪者。又西二里，復有一溪，北流甚急，波漲水深，涉之沒股焉。又西二里，乃飯於峽坡之下，既飯，遂西入竹峽，崇峯迴合，紆夾高下，深篁密箐，蒙密不容旁入，祇中通一路，石徑透迤，如披重雲而穿密幄也。其竹大可爲管，瀾漫山谷，杳不可窮，從來所入竹徑，無此深密者，（其處名竹園箐。自黃泥河西抵馬場，人人捆負，家家獻客，皆此物也，客但出鹽淪之耳。）其中坡陀屢更。三里，逾峽南下，其壑中開，又爲霧障，止聞隔坡人語聲，然不辨其山形谷勢矣。南行壑中一里，轉而西，半里，又越一坳。又半里，經峽而西，抵危坡下，復西向躋礧上，於是密箐仍縈夾壁懸崖間，其陡峭雖殊，而深杳一如前也。攀陟三里，西逾嶺頭，竹箐既盡，循山南轉，皆從嶺上行，路東則屏峙而上，路西則深墜而下，然皆沉霧所翳，不能窮晰也。南向平陟嶺上共三里，轉而西行嶺脊者一里，其脊南北，俱深墜而下，第霧漫莫悉端倪。既而傍北嶺行，北屏峙而南深墜。又二里，雨復大至，適得羊場堡四五家當嶺頭，遂入宿焉。其家竹牀竹戶，煨糗餉筓，竟忘風雨之苦也。

初五日——夜雨達旦不休。飯而行，遂南向稍下，已漸轉西，兩旁多中窪下陷之穴，或深墜無底，或滿水或塘，或枯底叢菁，不一而足；然路猶時時涉闊逾嶺，下少上多也。十里，見

路北有深窖，有岐從善中升，合併西去，有聚落當嶺頭，是曰水槽。其處聚落頗盛，夾道成衢，乃狗場營安籠所桃花大道所出；但岡頭無田，其上皆耕厓鋤隴，祇堪種菜，想稻畦在深坑中，霧翳不見也。升陟嶺頭，又西五里，是曰水井，其聚落與水槽同。由其西一里半，始歷磴下，遙望西塢甚深。下窖中一里，由峽底西行二里，復逾坡而上。一里，稍下坡西塢中，其中不深，而迴峯四關，霧條關合，日色山光，遠近迭換，亦山中幻景也。既復西向逾嶺，三里，見嶺西窪中，有水底塘。乃循峯西北行，稍下一里，而入亦佐縣東門。縣城磚甃；而城外草舍三四家，城中亦皆草舍，求瓦房寥寥也。一里，炊於縣前。飯後，半里，出西門，乃西北行，計其地猶在羣峯之頂，但四山霧塞，上下莫辨耳。從嶺頭西行北，二里。乃西向歷峻級而下。其時霧影亦開，遂見西塢中懸，東界所下之山，與西界崇峯並夾，南北中關深壑，而拐澤河自北而南，經其中焉。其形勢雖見，而河流猶深嵌不可窺。西山崇列如屏，南額尤高，雲氣尙平抹其頂，不令盡露。西山之南，復起一山，斜障而東，此則障拐澤而東南合蛇場者也。於是盤折西下，三里，抵坡而磴盡。復西北行坡蛇間，一里，逾岡再下，數家茅舍在焉，然猶未瀕河流也。又西半里，涉一東來小水，乃抵河岸。湖之北，又涉一東北

來小水，約半里，有渡舟當崩崖下，渡之。是河發源於平彝衛，及白水舖以東，滇南勝境以西，皆注焉。其勢半於江底，而雨倍於黃泥河；急流傾洞，南奔東轉，與蛇場合而東南會黃泥河水而爲江底河者也。亦佐羅平南北東西二處，俱以此爲界。西登崖，崖岸崩頽，蹙躐而上，遂西向陟嶺。時暮色將至，始以爲既渡即有託宿處，而荒崖峻坂，絕無一人，登陟不已，暮雨復來。五里，遇一人趨渡甚急，執而問之，曰：『此無托宿處；雞場雖遙，亟趨雞場可也。』乃冒雨踈蹶，轉向西南上，五里，逾坳而西，乃西轉北行峽中。稍降，二里，得數家之聚焉，亟投煨燠，暮色已合；而雨復徹夜。

初六日——晨起，雨止，四山猶氤氳不出。既飯，稍西下，渡窪，復西北上，漸露昨所望屏列崇峯在西南，而路盤其東北。三里，逾一岡，坪間有墟地一方，則雞場是也。從坳北稍下，又得數家之聚焉，問之，亦雞場也。蓋昨所宿者，爲雞場東邨，此則雞場西邨矣。從邨北行，其峽西墜處，有石峯屹立，路從其北逾脊，稍東轉而北涉塢，共三里，遂西北躋嶺，盤折石磴西北上，二里而涉其巔，則夙霧頓開，日影煥發，東瞻羣峯吐穎，衆壑盤空，皆昨所從冥漠中度之者。越嶺西下，一里，抵盤壑中，見秋花懸隙，細流濛濛，遂成一幽異之境。

西一里，有山橫坡壑西，透其西北腋，似有耕雲糖石之樓，在兩峯後；循其東南塢，則大路所從去也。乃隨塢南轉。塢東西山分兩界。余以爲塢中水將南流，而不意亦俱中窪之穴也。南行三里，復逾脊而上，遂西轉，盤橫城之南脊焉。一里，循橫城南崖而西，其處山脊湊合，岡峽縱橫，而森石尤多娟麗。又西一里，有岐自東南峽來合。又西一里，乃轉北下。於是西向山遙谿，而路則循山西北向行矣。四里，復北向逾岡，轉而西下，望西北塢中。有石壁下嵌，不辨其底。已而降行塢中，一里餘，又直造其下，則亦中窪之峽也。由其南又西行，兩陟岡塢，其三里，始涉一南流小水。（自渡拐澤河至此，俱行嶺上，未見勺水）又西愈一岡，一里，南望岡南，一峯西闢，洞門高懸，門有木橫列，而下隔一峽，遙睇無路，遂不及迂入。又半里，又涉一南流小水。西逾一岡，共二里而抵桃源邨。其邨百家之聚，與水槽相似，倚北山而居，前有深塢，羅平之道自塢中東南來，北東西三面，俱會其水南墜入崖洞，而南洩於蛇場江，故知拐澤西岸崇山，猶非南脊大脊也。邨多木皮覆屋，以代茅。時日已午，就邨舍淪湯餐飯，而木溼難燃。久之，乃西向行，渡西北峽石中小水。一里，陟西塢而上。又一里，逾岡而西，見西塢自西而東，其南有小山蜿蜒，亦自西而東界之，其山時露石骨。

崢嶸，然猶未見豁流也。塢中雖旋窪成塘，或匯澄流，或瀦濁水，皆似止而不行者。又西一里，逾岡西下，有邨當場，倚南崖而居。於是繞邨而行，始見塢中溪形曲折，且聞溪聲潺湲矣。由其北溯之西行，又一里，見塢中又有一邨，當場而居；始見溪水自西來，從其邨西，環其邨北，又遶其東，其邨中懸其北曲中，一溪而三面環之，南倚南山之崖，北置木橋以渡溪水；其水不甚大，而清徹不汨：是爲清水溝云。蓋發源於西山之迴坎坡，經此而東出於桃源，始南去者也。又西一里，復過一邨，其邨始在塢北。又西一里，又經一邨，曰小板邨，有稅司在焉；蓋羅平北境，爲桃花駝鹽之間道也。又西二里，始逾坡涉澗，屢有小水自北峽來，南注於清水溝，路截而逾之也。北峽中男婦二十餘人，各捆負竹筍而出；蓋土人羣入簞採歸，淡熏爲乾，以待鬻人者。又西二里，直逼西山之麓，有邨倚之，是爲迴窰坡；清水溝中，民居峽塢，至此而止，以塢中有水可耕也。由此西南半里，過一小橋，其水自西北沿山而來，即清水溝上流之源矣。度之，即西上嶺，嶺頭有索哨者，不之與而過。躡嶺一里半，西陟嶺脊，是脊始爲分水之處，乃北自白水鋪西，直南度此，迴環西南，而峙爲大龜，以分十八寨，永安哨，江底河諸派者也；而羅平之界，亦至是而止焉。逾脊西，漸西北平下，一

里，漸轉而西，行塢中。其塢東西直亘，而南北兩界遙夾之，南山卑伏，而北山高聳；暮霧復勃勃籠北峯上；流泉亦屢屢自北注南；第南山之麓，似有墜澗橫其北，然不辨其爲東爲西，以意度之，以爲必西流矣，然不可見也。塢中皆荒茅斷隴，寂無人煙。西行六里，其西有山橫列塢口，塢始墜而西下，茅舍二三家，依塢而棲。路乃逾塢循北山而西，半里，而茅亭一龕當路旁，南與茅舍對，想亦哨守之處也。又西一里，稍下，有小水成溪，自北峽來，小石梁跨之，其水南注塢口而去。旣底梁，即隨西山南向，隨流半里，轉而西上嶺，暮色合矣。又上一里，而馬場之聚當嶺頭。所投宿者，乃新至之家，百無一具。時日已暮，不暇他徃，煨溼薪，臥溼草，暗中就枕而已。

初七日——晨起，雲尙氤氳。飯而行，有索哨者，還宿處，解囊示批而去。於是西北隨坡平下，其路甚坦，而種麻滿坡南；蓋其下亦有塢西通者。西馳四里，始與溪近。隨流稍南，半里，復循坡西轉。又一里，下坡，西望西南塢中，有數家之聚，田禾四遠，此溪經塢環之。其塢自北山隨坡南下，中有一水，亦自北而南，與此水同會於邨北，合而西南破峽去。乃西截北來塢，半里，抵北來之溪，有新建石梁跨之，是爲獨木橋；想昔乃獨木，今雖石，而猶

仍舊名也。橋下溪流，三倍於西來之水，固知北塢之源遠於東矣。逾橋西，即上嶺，西南直躋其峻，一里半，逾其脊，又西向平下者一里，有岐隨岡南去者，陸涼道也。岡西塢中，復有數家焉，亦陸涼屬也。其塢亦自北而南，雖有邨而無流。路西下截塢，半里，經邨北，又半里，抵西界崇山下，遂躡峽而上；而陸涼之界，又西盡於此矣。蓋因其水南下陸涼，故西自此塢東抵迴窞西山，皆屬之陸涼。其處南抵陸涼衛，路經尖山天生橋，相距尙八十里也。由西嶺而上，又爲海崖屬，乃亦佐縣石縣丞土司龍姓者所轄（亦佐縣有左右二丞，皆土司。左丞姓沙，亦本縣，即與步雄攻黃草壩者；右丞姓龍，或曰即姓海，在此，而居近越州。）其地東自此嶺而西抵箐口焉。東與亦佐西界中隔，羅平陸涼二州之地，間錯其間，不接壤也。從東麓西上，屢峻屢平：峻者削崖盤磴；平者曲磽逶迤。三峻而三逾嶺頭，共七里，望見南坪有數十家之聚，北峯則危聳獨懸。蓋自馬場而西，即望見遙峯尖削，特出衆峯之上，而不意直逼其下也。又一里，梯石懸磴，西北抵危峯前，其時麗日轉耀，碧天如洗，路峯盡出，而是山最高，不特獨木西峯，下伏如砥，即遠而迴窞老脊，亦不能上與之抗；惟拐澤雞場西嶺，遙相頡頏。其中翡翠層層，皆南環西轉，而接於西南巨峯，此東顧之極觀也。其西則

亂峯迴響，叢管盤錯，遠雖莫抗，而近多自障焉。其南則支條直走，近界既豁，遠矚前環，此獨木諸所，遙帶而下洩者。西南有二峯遙湊，如盾中分，此盤江之所由南注者耶？其西即越州所倚，而東峯之外，復有一峯高懸，其南浮青上聳，區若團蓋，此即大龜山之特峙於陸涼，路南，師宗，彌勒四州之交者耶？天南諸峯，悉其支庶，而此峯又其伯仲行矣。由峯西逾脊稍下，即有石坡斜懸，平度砥峙，古木婆娑其上，亦高崖所僅見者。由此歷級西下，一里，有壑迴環，中窪四合，復有中懸之臺，平瞰其中，夾坑之岡，橫互其外，石痕蔭木，映彩流霞，令人神骨俱醒。由橫岡西南轉，二里，復逾一脊，又西度一中懸之岡，有索哨者，不顧而去。度岡而西，一里，復上坡。又一里，西逾其隘，復有索哨者，亦不顧而去。想皆所云海崖土司者。逾脊，又不能西見盤江。又西半里，西障始盡，下界遙開，瞥然見盤江之流，自西北注東南而去，來猶不能盡矚焉。於是西向拾級直下，一里，抵塢中。又西半里，循西山南轉，半里，復稍上逾岡西，復平行嶺上。半里，有岐，一直西下坑，一西南盤嶺；見西南路稍大，從之。一里，得數家當嶺頭，其茅舍低隘，牛畜雜處其中，皆所謂羅羅也。男子皆出，女人莽不解語，索炊具無有應者，是即所謂箐口也；海崖之界，於是止焉。由岡

頭西南去，爲越州道；從此西北下，即越州屬，爲曲靖道。遂西北下嶺，始甚峻，一里，轉西漸夷，於是皆車道平拓，無齟齬之慮矣。又西一里，飯於樹下，又西馳七里，始見塢北來。遂盤東山北轉，一里，始橫截北來之塢。余始意塢中當有流南注，而不知其塢亦中窪也。塢中橫亘一岡，南北俱成盤壑，而壑南復有岡焉。從中亘者馳而西，一里，復西上坡。又一里，陟坡之脊，亦有獼猴數家，問之道，不能對也。從脊西下，三里，連越兩坡，又見塢自北來南向去，其中皆員窪貯水，有岡中間，不通流焉。從坡上西北望，則龍潭之山，自北分突，屏列而西；此近山也。西南望，則越州南嶺，隔山遙障，所謂西峯也。而東峯之外，浮青直對，則大龜之峯，正與此南北相準焉。西下坡，又有一塢自北而南，南環爲大塢，與東界連窪之塢合，此塢始有細流中貫，夾塢成畦。流上橫小橋西度，有一老人持筐賣梨其側，一錢得三枚，其大如甌，味鬆脆而核甚小，乃種之絕勝者；聞此中有木瓜梨，豈即此耶？西上一岡，平行岡上四里，直抵西峯下，則有塢隨其麓，而深澗濼之，所謂龍塘河也；然但見澗形，而不能見水。乃西下坡，約半里，隨塢出西南，先與一小水遇，隨之；旣乃截塢而西，又半里，始與龍塘河遇，有大石梁跨其上。橋右邨廡纍纍，倚西山而居，始皆瓦房，非復

茅舍矣。龍塘河之水，發源於東北山峽中，其處環潭甚深，爲蛟龍之窟，即所謂曲靖東山之東峽也。其山北自白水鋪西分水嶺，分支南下，亘曲靖之東，故曰東山；而由此視之，則爲西嶺焉。南至此，瀕河而止。其西腋之中，爲閬木山；東腋之中，爲龍潭，即此水之所出矣。自箐口西下塢中，即爲越州屬，州境至此西止，而田疇悉環聚焉。由邨西上披，即東山之南盡處也。二里，逾岡頭，方踞石少憩，忽一人自西嶺馳來，謂余曰：『可亟還上山宿，前嶺方有盜劫人，毋往也！』已而其婦後至，所語亦然。而仰視日方下午，前終日馳無人之境，曾豺狼魍魎之窟，即深夜幸免，豈此晝行，東西夾山而居者甚衆，又有賊當道耶？因詰之曰：『既有賊，汝何得至？』其人曰：『彼方剝行者衣，余夫婦得迂道來耳。』余疑此人欲誑余還宿，故託爲此言，又思果有之，今日日返宿，將明日又孰保其不至耶？況既劫人，彼必無復待之理，不若即馳而去也。遂叱顧僕行，即從岡上盤北山而西。蓋北即東山南下之頂，南即其山下墜之峽，而盤江自橋頭南下，爲越州後橫亘山所勒，轉而東流，遂截此山南麓而斷之，故下皆砮礮路橫駕嶺上。四里，抵其中，旁囑北嶺，石參差而岫旣嶮，覺雲影風枝，無非喘人之具，令人錯顧不定，投趾莫擇。又西四里，又西南下片石中，其處土傾峽墜，

崩嵌交錯，而石骨露其中，如裂瓣綴行；其墜處皆流土，不可著足，必從石瓣中宛轉取道；其石質幻而色異，片片皆英山絕品，惟是風鶴驚心，不能狎憇而徐賞之。亡何，已下見西塢南流之江，知去橋頭不遠，可免虎口，乃倚石隙少憩，竟作青蓮瓣中人矣。從石中下者一里，既及西麓，復行支隴，遂多聚廬之居。又一里，路北江迴堰曲，中涵大塘一圍，四面豐禾環之；東有精廬，高倚東山之麓；西則江流所洩，而石梁橫跨之。又行畦間半里，始及石梁，其梁不高而長；時爲南盤之源，北自炎方交水曲靖之東，直南至此。是橋爲曲靖鎖鑰，江出此即東南流，遠越州之東而南入峽焉。逾梁而西，約半里，上坡北，而宿于逆旅，即昔之所過石保邨也。適夜色已暄，明月在地，過畏途，就安廬，樂甚。問主人：『嶺上有禦人者，果有之乎？』主人曰：『即余隣人，下午樵于山，數賊自山後躍出，剝三人衣，而碎一人首，與君來時相後先也。』予於是始感前止宿者之情，而自媿以私衷臆度之也。蓋是嶺東爲越州，西爲石堡，乃曲靖衛屯軍之界；互相推諉，盜遂得而乘之耳。

初八日——味爽，飯，索酒而酌，爲浴泉計。遂由邨後越坡西下，則溫泉在望矣。塢中蒸氣氤氳，隨流東下，田畦間鬱然四起也。半里，入圍垣之戶，則一泓中貯，有亭覆其上，兩旁

復磚甃兩池夾之，此有樹三楹，水從其下來，中開一孔，方徑尺，可掬而盥也。遂解衣就中池浴。初下，其熱燦膚，較之前浴時覺甚烈。既而溫調適體，殊勝彌勒之太涼，而清冽亦過之。浴罷，由垣後東向半里，出大道。是日碧天如濯，明旭晶然，騰翠微而出，浩波映其下，對之覺塵襟盪滌，如在冰壺玉鑑中。北行十里，過南城。又二十里，入曲靖南門。時有戈參戎者，奉按君命，巡諸城堡，高幢大纛，擁騎如雲，南馳而去，余避道旁視之，如赫電，亦如浮雲，不知兩界青山見慣，袒當誰左也？飯於麵肆中，出東門半里，入東山寺。是名青龍山，而實無山，郭東嵒巖，高僅丈餘，大不及五丈，上建大殿，前列層樓配之，置宏鐘焉；鐘之大，余所未見也。殿左有藏經閣；其右樓三層，皆翼於巉岬之旁，而齊其末者。徙倚久之。出寺右，循城而北，五里，出演武場大道。又三里，過白石江。又二里，過一坡。又十里，抵新橋，殷雷轟然，大雨忽至，避茅簷下，冰雹交作，迴風湧之，撲人衣面，莫可掩蔽；久之乃霽，仍北行，溝滑不可著趾。十里，抵交水，入南門。由霑益州署前抵東門，投舊邸襲起潛家，見其門閉，異之，叩而知方演劇於內也。余以足泥衣垢，不樂觀，亟入其後樓而憩焉。（霑益惟土司居州治，而知州之署，則在交水。）

初九日——余倦於行役，憩其樓不出，作數日遊紀，是日爲重九，高風鼓寒，以登高之候，而獨作袁安僵臥之態，以日日躋攀崇峻不少也。下午，主人攜菊具酌，不覺陶然而臥。

初十日——寒甚，終日陰翳。止寓中。下午復雨，徹夜不休。

十一日——余欲行，主人以雨留，復爲強駐，厭其酒脯焉。初余欲從霑益并窮北盤源委，至交水，龔起潛爲余談之甚晰，皆鑿鑿可據，遂圖返轅，由尋甸趨省城焉。

十二日——主人情篤，候飯而行，已下午矣。十里，仍抵新橋，遂由岐湖流西南行。二里，抵西南大山下，石幢之水，乃從西北峽中來，路乃從西南峽中入。一里，登嶺。一里，陟其巔。西行嶺上者又一里，乃下。初從嶺頭下瞰西塢，有廬有疇，有水滌之，以爲必自西而東注石幢者；迤邐西下者又一里，抵塢中，則其水返西南流，當由南谷中轉東而出於白石幢者。詢是卽爲戈家沖。由是而西，併翠峯諸澗之河，皆爲白石幢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濛濛不過數里之內，而沐西平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渡而夾攻之，著之青史，爲不世勳，而不與輿坳堂無異也！徵事考實，書之不足盡信如此！於是盤折坂谷四里，越劉家坡，則翠峯山在望矣。蓋此山即兩旁中界之脊，南自宜良分支，北度木容箐，又北而度火燒箐嶺。

，又北度響水西嶺，又北而結爲此山；又西夾峙爲迴龍山，繞交水之西北，經炎方，又北抵霑益州南，轉東，復折而南下，峙爲黑山，分爲兩支；正支由火燒鋪明月所之間，南走東折，下安籠所，入泗城州，而東峙爲大明山，遂盡於潯州；旁支西南由白水而分水嶺，又分兩介：直南者由迴窰坡西嶺，西南峙爲大龜山，而盡於盤江南曲；西南分支者，盡於曲靖東山，其東南之水，下爲白石江，東北之水，下爲石幢河，而西則洩於馬龍之口江，而出尋甸，爲北盤江焉。然則一山而東出爲南盤，西出爲北盤，惟此山及炎方足以當之；若曲靖東山，則旁支錯出，而志之所稱悉誤也。由劉家坡西南從坡上行，一里，追及一嫗，乃翠峯山下橫山屯人也，隨之。又西一里，乃下坡。徑塢一里，有小水自西北，小石梁跨之。從此西南上坡，爲三車道；從此直西湖小水，自西南岸入，爲翠峯間道；其路若續若斷，橫截塢隴。三里，有大道自東南來，則自曲靖登山之徑也。於是東南望見三車市矣。遂從大道西行，二里，將抵翠峯下，復從小徑西南度隴；風雨忽至，頃刻而過。一里，下坡涉深澗，又西上坡半里，抵橫山屯。其屯皆徐姓。老嫗命其子從郵後送余入山，半里，抵其麓，即有兩小澗合流。涉其北來者，溯其西來者，遂躡峻西上，一里半，盤嶺頭而北，轉入西峽中，則山之半矣。

。其山自絕頂垂兩支，如環臂東下，北支長則繚繞而前，爲新橋西岡之脈；南支短，卽所踞以上者。兩臂之內，又中懸一支，當塢若臺之時，則朝陽菴踞其上。菴東北向。其南腋又與南臂環阿或峽，自峯頂逼削而下，則護國舊寺倚共間。自西峽入半里，先達舊寺，然後東轉上朝陽，以舊寺前墜峽下塹也。舊寺兩崖壁夾而陰森，其病在旁無餘地；朝陽孤臺中綴而軒朗，所短在前少迴環。余先入舊寺，見正殿亦整，其後遂危崖逼峭，藤木倒垂於其上，而殿前兩柏甚巨，夾立參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錫殿中者，一見卽爲余爇火炊飯。余乃更衣叩佛，卽乘間東登朝陽。一頭陀方曳杖出菴門。余入其菴，亦別無一僧，止有讀書者數人在東樓，余閒步前庭，庭中有西番菊兩株，其花大如盤，簇瓣無心，赤光燦爛。黃菊爲之奪豔，乃子種而非苗分，此其異於諸菊者。前樓亦幽適。庭前有桂花一樹，幽香飄泛，遠襲山谷，余前隔峽盤嶺，卽聞而異之，以爲天香遙墜，而不意乃敷蓐所成也，桂芬菊豔，念此幽境，恨無一僧可托。還飯舊寺，卽欲登頂爲行計，見炊飯僧殷勤整餉，雖瓶無餘粟，豆無餘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異之。及飯，則己箸不沾蔬，而止以蔬奉客，始知卽爲淡齋師也。先是，橫山屯老漚爲余言，山中有一僧，損口苦體，以供大衆；有予衣者，輒復予人；有飮食者

已不鹽不油，惟恐衆口弗適。余初至此訊之，師不對，余肉眼不知即師也。師號大乘，年甫四十，幼爲川人，長於姚安，寄錫於此，已期年矣。發願淡齋供衆，欲於此靜修三年，百日始一下山。其形短小，而目有瘋癢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見之，方不忍去。而飯未畢，大雨如注，其勢不已，師留止宿，余遂停憩焉。是夜，寒甚。余宿前楹，師獨留正殿，無具無竈，徹夜禪那不休。

十三日——達旦雨不止，大乘師復留憩。余見其瓶粟將盡，爲炊粥爲晨餐，師復卽另爨爲飯。上午雨止，恐余行，復強余餐。忽有一頭陀入視，即昨朝陽入菴時曳杖而出者，見余曰：『君尙在此，何不過我？我猶可爲君一日供，不必瞰此也。』遂挾余過朝陽，共煨火具餐。師號總持，馬龍人，爲曲靖東山寺往持，避囂於此，亦非此菴主僧也。此菴主僧曰瑞空，昨與舊寺主僧俱入郡，瑞空歸而舊寺僧并不知返，蓋皆蠢蠢，世法佛法，一無少解者。大乘精進而無餘貲，總持靜修而能撙節，亦空山中兩勝侶也！己而自言其先世爲姑蘇吳縣籍，與余同姓，昔年朝海過吳門，山塘徐氏欲留之放生池，師不果而歸，今年已六十三矣。是夜，宿其西樓，寒更甚，而夜雨復潺湲。

十四日——雨竟日不霽，峭寒砭骨，惟閉戶向火，不能移一步也。

翠峯山在曲靖西北，交水西南，各三十里，在馬龍西四十里，秀拔爲此中之冠。朝陽菴則劉九菴大師所開建者。碑言師名明元。本河南太康人，曾中甲科，爲侍御。嘉靖甲子，駐錫翠峯。萬歷庚子，有征播之役，軍門陳用賓過此，感師德行，爲建此菴。後師入涅槃，陳軍門命以儒禮葬於菴之東原。（土人言劉侍御出巡，案置二桃，爲鼠所竊，劉窺見之，佯試門子曰：『汝何竊桃？』門子不承。嚇之曰：『此處豈復有他人，而汝不承？吾將刑之！』門子懼刑，遂妄承之。問：『核何在？』門之復取他核以自誣。劉曰：『天下事枉者多矣！』乃棄官薙髮于此。）

曲靖者，本唐之曲靖州也，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

霑益州土知州安邊，舊土官安遠之弟，兄終而弟及者也。與四川烏撒府土官安孝良接壤，而復同宗。水西安邦彥之叛，孝良與之同逆。未幾死，其長子安奇爵襲烏撒之職；次子安奇祿，則土舍也。軍門謝，命霑益安邊往諭水西，邦彥拘之，當事者即命奇祿代署州事，并以上聞。後水西出安邊，奉旨仍掌霑益，奇祿不得已，還其位；而奇祿有烏撒之援，安

邊勢孤莫助，擁虛名而已。然邊實忠順；而奇祿狡猾，能結常道歡。今年三月，何天衢命把總羅彩，以兵助守霑益，彩竟乘機殺邊，并挈其貲二千金去。或曰彩受常道意指，皆爲奇祿地也。奇祿遂復專州事，當道俱翕然從之。獨總府沐曰：『邊雖土司，亦世臣也，況受特命，豈可殺之而不問？』故至今九月間，霑益復杌攄不安，爲未定之局云。

下午飯後，伺雨稍息，遂從朝陽右登頂，西上半里，右瞰峽中護國寺下嵌窄口；左瞻岡上八角菴上踞朝陽後脇；西眺絕頂之下，護國後簷之上，又有一菴，前臨危簷，後倚峭峯，有護國之幽，而無其逼，有朝陽之燦，而無其孤，爲此中正地，是爲金龍菴。時霏雨復來，俱當岐而過，先上絕頂，又西半里，逾北嶺，望見後數里外，復一峯高峙，上亦有菴，曰盤龍菴，與翠峯東西駢峙；夾北塢而下，卽新橋石幢河之源也。於是南回攀嶺脊而登，過一虛堂，額曰「恍入九天」。又南上，共半里，而入翠和宮，則此山之絕頂也。

翠峯爲曲靖名峯，而不著於統志，如閩木之在東山，與此隔海子遙對；然東山雖大，而非正脈，而此峯則爲兩江鼻祖。余初見西塢與迴龍夾北之水，猶東下新橋，而朝陽護國，及是峯東麓之水，又俱注白石，疑是峯猶非正脊，及登頂而後知正南下墜之峽，則南由響水

嶠西，獨西下馬龍，出尋甸矣；始信是頂爲三面水分之界。（東北二面，俱入南盤；南面入北盤。）其脈南自響水嶠西，平度而峙爲此峯，即西度盤龍，其水遂南北異流：南者從西轉北；北者從東轉南。兩盤之交錯，其源實分於此云。

翠和頂高風峭，兩老僧閉門煨火，四顧霧幕峯瀾，略瞰大略。由南塢西下，爲尋甸問道，余擬明日從之而去者。遂東南下，由靈官廟東轉半里，入金龍菴。菴頗整潔，庭中菊數十本，披霜含雨，幽景淒絕。是菴爲山東老僧天則所建，今天則入省主地藏寺，而其徒允哲主之。肅客具齋，暝雨漸合。遂復半里，東還朝陽。欲下護國看大乘師，雨滑不能，瞰之而過。

十五日——達旦雨止，而雲氣變黤，余復止不行。日當午獻影，余遂乘輿往看大乘，大乘復固留。時天色忽霽，余欲行而度不及，姑期之晚過，爲明日蚤行計。乃復上頂，環眺四圍，遠峯俱出，始斷是山之脈，但東西橫列，而脈從中度，屢伏屢起，非直亘之脊也。惟翠峯與盤龍二峯，乃東西並夾。而翠峯之南，響水嶠之支，橫列東下，而結爲曲靖。盤龍之西，又南曲一支，始東下而結爲交水，又橫亘而北，始東匯炎方之水，又北始轉度霑益之南塢焉。從峯東下，又還過八角菴，仍返餐於朝陽，爲總持所留，不得入護國。是日以麗江嵩明二處

，求兆於翠和靈籤，麗江得「貴人按引喜更新」，嵩明得「枯木逢春欲放花」，皆吉兆也。午晴後，竊計明日可早行，既暮而雨復合。

十六日——阻雨。

十七日——雨復達旦。念自駐朝陽者數日，飯後欲別而行。總持謂雨且復至，已而果然。已復中霽，既乃大注，傾盆倒峽，更甚於昨。

十八日——徹夜徹旦，點不少輟。前二日俱午刻朗然，而今即閃爍之影，一併無之，而寒且更甚，惟就榻拙作生涯，不復問前程矣。

十九日——晦雨仍如昨，復阻不行。榻檠閒談，總持昔以周郡尊事遠繫枿楊甚苦，因筆記之。
·（東山寺智有藏經，乃唐巡撫所請歸者。那守周之相，石阡人，由鄉薦擢守曲靖，以清直聞。慕總持師道行，請之檢藏，延候甚密，迨東巡守以下諸僚，皆有「獨清」之恨，而周復不免揚其波，于是悉側目之。中傷于撫臺王伉，羅織無跡，遂誣師往還，爲交通賄賂，以經籠筐籠，坐以重贓。周復代爲完之而去云。）

二十日——夜不聞簷溜，以爲可行矣；晨起而霧，復以爲霽可待也；既飯而霧復成雨。及午

過大霧，以爲此霧必有久晴，迨暮而雨聲復瑟瑟，達夜而更甚焉。

二十一日——晦冥終日，迨夜復雨。是日下午，散步朝陽東數十步。東峽中一菴當峽，是曰太平菴，舊與護國東西夾朝陽者。太平老僧養竿煨粟以餉。

二十二日——晨起晦冥，然決去之念，已不可止矣。上午乃行，總持復贈之以米，恐中途雨後，一時無宿者耳。旣別，仍上護國後夾箐中觀龍潭，潭小而流不竭，蓋金龍菴下夾壁縫中之液，雖不竭而非涵澍之窟也。遂西上逾嶺，循翠和宮之後，一里餘，又逾嶺而南下，雨猶霏霏不已。半里，及塢中。又一里，有岐北轉，誤從之，漸入山夾，則盤龍所登之道也。仍出從大道西南行，二里，有邨當塢中，溪流自塢直南去。路由邨西轉北行半里，涉塢而西，一里，又有邨在坡間，是曰高坡邨。由邨後下岡，有岐：從塢中西南去，爲小徑，可南達雞頭邨；從岡上西北轉，爲大徑，乃駝馬所行者。初，交水主人謂余：『有問道自尋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徑多錯，乃近日東川駝銅之騎所出，無同行之旅，不可獨去，須從響水走雞頭邨大道。』乃余不趨響水，而登翠峯，問道於山僧，俱云山後雖即駝銅道，然路錯難行，須仍出雞頭爲便。至是余質之途人，亦多主其說。然見所云徑路反大，而所云往雞頭大路者反小。

甚，心惑之，擬以邨人爲卜，然已過邨。見有邨人自山中負薪來，呼而問之，則指從北不從南。余乃從駝馬路轉西北，循岡三里，西北過一脊，其脊乃自盤龍南度者，余初以爲分支南下，而不意乃正脉之曲。出西峒，見脊東所上者甚平，而脊西則下墜深曲，脊南北又從嶺頭駢峯高聳，各極崖岬；意是山之脊，又直折而南。蓋前自翠峯度其北去者，此又度其南，一脊而半日間兩度之矣。從勸西隨南峯之上，盤腰曲屈，其坑皆深墜。北向一里，躋一坡。一里，又北度一脊；其脊平亘於南北之中者。於是又一里，再躋北嶺，始西北下。其時天已漸霽，無復晦冥之色，遠峯近峽，環矚在望。二里，下西塢，其塢自南而北，其中橫雲盤隴，邨落連錯，一溪中貫之。問水所從出，則仍從新橋石幢河也；問其所從來，則堰口也；問其地何名，則兔街子也。始信所過之脊，果又曲而南；過堰口，當又曲而北。余前登翠峯，第見其西過盤龍；不至此，又安知其南由堰口耶？前之爲指南者，不曰雞頭，即曰桃源，余乃漫隨馬跡，再歷龍脊，逢原之異，直左之右之矣！下塢，南行二里，遂橫涉其溪，中流渴湯，猶倍於白石江源也。南上坡一里，是爲堰口，聚落數十家，在溪北岡上，乃入炊。久之，飯而行，陰雲復合。其處有岐北入山，爲麥冲道。余乃西向行，其溪亦分岐來：一自北峽，

一自西峽。余度其北來者，遂西入峽，漸上漸峻，天色亦漸霽。四里，從嶺上北轉，則北峽之窮墜處。又一里，復逾嶺而西；是嶺自木容箐楊金山北走翠峯，復自盤龍南走高坡，又南至此，始轉而北，其東西相距，數里之內，凡三曲焉。余一日三過之，何遇之勤而委曲不遺耶？從嶺西涉塢，其水遂南流。一里，於是又北轉逾嶺。一里，西北下山。二里，抵塢中，隨小水北向出峽，始有塢成畦。路當從畦隨流西去；而塢北有邨聚當北岡上，是爲灑家。（想亦土酋之性。或曰：亦屬平彝。）乃一里，經塢登岡，由灑家西向行。一里，越隴西下，有峽自北來，小水從之，是亦麥沖南來之道。遂循其塢轉而西南行，二里，抵新屯，廬舍夾道，豐禾被塢。其處爲平彝之屯。據土人言，自堰口之北兔街子，屯屬平彝，而糧則寄於南寧；自灑家之西，抵三車，屯屬平彝，而糧則寄於馬龍，自一碗沖之西抵魯石，屯屬平彝，而界則屬於尋甸。蓋尋甸曲靖，以堰口老龍南分之脊爲界，馬龍南寧，以堰口老龍爲界，而平彝則中錯于兩府之交而爲屯者也。自屯西逾坡，共一里餘，過一塢，有二三家在西嶺；其塢復自北而南。由邨南轉而逾岡西南下，二里，復有一塢，溪疇南環，聚落北倚，是爲保官兒莊，夾路成衢，爲邨聚之最盛者；此亦平彝屯官之莊也。

二十三日——中夜聞隔戶夜起者，言明星娘娘；雞鳴起飯，仍濃陰也，然四山無霧。味爽即行，始由西南涉塢，一里，漸轉西行入峽，平涉而上。三里，逾一嶺脊，遂西下。兩上兩下，兩度南去之塢，兩逾南行坡脊而西，共五里，有邨在西坡上，是曰三車。由其邨後，復逾南行一坡，度南行一塢，一里半，披西峽而入，於是峽中水自西而東。溯之行，半里，漸盤崖而上。崖南峽中，箐木森鬱，微霜乍染，標黃疊紫，錯翠鋪丹，令人恍然置身丹碧中。一里餘，漸盤而北折，下度盤壑，更覺深窈。二里，又循西峽上。一里，又逾一脊；是爲南行分脊之最遠者，東西皆其旁錯也。由脊西下，涉塢再西，共二里，有峽甚逼。隨峽西折而南行，半里，復西逾嶺。半里，出嶺西，始見嶺北有塢，居廬環踞岡上，是爲一碗沖。於是西行嶺脊之上，其嶺頗平，南北皆塢，而脊橫其中。一里，陟脊西，又南轉逾岡西下，共一里，度一峽，想即一碗沖西向洩流之峽也。又西北上坡；其坡頗長。一里，陟其巔，於是東望所度諸嶺，如屏層透，而相東一峯，浮青遠出，恐尙在翠峯之外，豈東山閭木之最高處耶？北望乃其峯之分脊處，至是乃見廻支環壑；而南望則東南最豁，此正老脊分支，環於板橋諸處者，不知此處何以反伏其脊？其外亦有浮青特出，遠甚，當是路南市邑之間；惟西則本支

尙高，不容外矚也。由巔南循坡西轉，半里，又西度脊。從脊西，向西北下塢，約一里，有溪始西向流，橫二松渡之。其溪從西峽去，路循西北坡上，一里，復西逾脊，環坡南下，遂循之行。一里，轉而西下，有塢自北來，頗巨，橫涉其西，墜泥污溝。半里，有大聚落在西坡下，是爲魯石哨；其處已屬尋甸，而屯者猶平彝軍人也。由邨南西上逾坡，一里，復逾岡頭，轉而西南。二里；又西向逾脊，從脊西下峽中。半里，峽北忽下鑿成坑，路從南崖上行，南聳危巖，北陷崩坑，坑中有石幢，則崩墮之餘也。循坑西下，又半里，有北來之塢，橫度之。又半里，涉溪西上，復西南上坡，橫行坡上。一里，又西向入峽。其南有峯尖聳，北有峯駢立。二里，從南峯之北，逾腋而西，又一里，始行北峯之南岡，與北峯峽塢相對。有邨居倚北峯而懸塢北，是爲郭擴，始非平彝屯，而爲尋甸編戶。由其西南下坡，半里，涉小澗，西登坡，循坡北行，又與駢峯東西隔塢。共二里，北上，瞰駢峯之陰。遂西半里，逾岡，從岡上平行。有中窪之坑。當岡之南，橫墜而西，其西有尖峯，純石而中突，兩腋屬於南北，若當關之標。路行坑上，一里，出尖石峯之北腋，遂西向而下。一里，抵西壑，則尖石峯之西麓矣。於是南界擴然，直望一峯最高，遠插天表，余疑以爲堯林山，而無可徵也。

迤東諸山，惟堯林山最高聳特出，在嵩明東二十里，與河口隔河相對。登楊林老脊，猶東望而見之；今則南望而見之：皆在七八十里之外。按志無堯林之名，惟有秀嵩山在嵩明州東二十里，聳秀插霄漢，環州之山，惟此爲最耳。度壑西轉，二里，越小溪橋，有邨在化隴，是曰壁假。由其西攀嶺北上，旋逾吻而西，一里，復下涉壑，又南見天表高峯。時已追及一老人，執而問之，果堯林也。又西一里，復入西峽，躡峽而上，半里，逾嶺西，西界遙山始大開，望見南龍老脊，自西南橫列而東北，則東川尋甸，倚之爲界者也。其脊平時天際，而西南與東北，兩頭各起崇峯，其勢最雄，亦最遠；從屏峙中，又分列一支，自西北走東南，若「八」字然，其交分之處，山勢獨伏，而尋甸郡城，正折其吻中。由伏處入，爲東川道；西逾分列之脊，爲嵩明并入省道；循分列東麓而南，爲馬龍道，楊林之水，遶堯林之東，馬龍水由中和北轉，同趨而北，皆隨此分列之山，而合於其東者也，但溪流猶不可見，而郡南海子則汪然可挹。從此西下，坡峻嶺豁。二里，抵其峽中，有小水亦南行，隨之西南。又半里，北塢迴環，中有邨廬當坡，曰海桐。由其南，西度塢，復上岡，一里，抵岡頭。隨岡南下，轉而西，共二里，塢自北來，溪流隨之，內有邨當塢，曰果壁，外有石堰截流。路由堰

上，涉水而西，從平坡上行，二里，稍下，有郵倚坡之西，曰柳塘。於是披蓋畦連，北抵迴峯，西逾江而及郡，南接海子，皆禾稻之區，而郵落相望矣。從畦塍西行，二里，則馬龍之溪自東南峽出，楊林之溪自西南峽出，夾流而北，至此而合，石梁七洞，橫架其上，曰七星橋。其自南而北，爲北盤上流，正與石堡橋之流，自北而南，爲南盤上流，勢正相等，但未能及曲江橋之大也。過橋，有廟三楹，東向臨之。中有舊碑，或言去郡城十五里，或言二十里；或名爲江外河；或名爲三岔河；無定里，亦無定名。而一統志又名其溪爲阿交合溪，又注舊名爲些邱溢派江，名其橋爲通靖橋，然注其橋曰城東二十里，跨交合溪；注其溪曰府東南十五里合流；又自異焉。按舊城在今城東五里；今城築於嘉靖丁亥，安銓亂後，則今以十五里之說爲是。乃屢訊土人，皆謂其流出東川，下馬湖，無有知其自霑益下盤江者。然一統志曰入霑益；後考之府志，其注與一統同；參之龔起潛之說，確而有據，不若土人之臆度也。或有謂自車洪江下馬湖，其說益訛。亦可見此水之必下車洪，車洪之必非馬湖矣。蓋車洪之去麥水不遠，紀潛之譜霑益甚真，若車洪之上，不折而西趨馬湖，則車洪之下，不折而北出三板橋，則起潛之指示可行也。由江西岸北行，半里，隨江折而西循江南岸，依山陟嶺，

又二里餘，江折而北，路逾嶺頭折而南下。半里，由塢中西行，於是循鳳梧南山之麓矣。按鳳梧山者，在郡城東北十里，山脈由郡西外界老脊，排列東突爲是山；西北一峯圓聳，東南一峯斜巖，爲郡中主山；阿交合溪，自東來逼其麓，轉而東北入峽去，若避此山者，是老龍東北行之脊也。一統志無其名，止標月狐山在城東北八里，環亘五十餘里，以舊城計之，當卽此山。第府志則月狐鳳梧並列，似分兩山。然以山形求之，實無兩山分受也。豈舊名月狐，後訛「狐」爲「梧」，因訛「月」爲「鳳」耶；豈員聳者爲月狐，而後人又分斜巖者爲鳳梧耶？共西三里，南望壑中海子，水不甚大，而零匯連珠，蓋郡城之流東南下，楊林之川南來，相距於壑口而不相下，遂瀦而成浸者。坡南下處，石漸稜稜竒。又一里，行石片中，下忽有清泉一泓，自石底溢而南出，其底中空，泉混混平吐，清冽鑑人眉宇。又西數步，又有泉連瀦成潭，乃石隙迴環中，下溢而起，汎汎不竭，亦溢而南去。此潭員若鏡而無中空之隙，不知水從何出？然其清冽，不若東泉之碧瑩無纖翳也。按郡志八景中有「龍泉雙月」，謂郡城東十里有雙泉，相去十餘步，月夜中立其間，東西各見月影中逗。以余觀之，泉上石環樹罨，雖各涵明月，恐不移步，而左右望中，未必能兼得也。又，西半里有聚落倚山面壑，是爲

鳳梧所，土人謂之馬石窩；想未置所時，其舊名然耳。於是西北隨田墜行，坡隴間時有聚藩，而不甚盛。按郡志，舊郡址在今城東五里；不知何邨足以當之？其西三里，有溪流自北塢來，中貫田間，有石梁跨之，越之西行。又三里，復有溪自北塢來，亦貫田間，而石梁跨之。此卽所謂北溪也。水在郡城之北，爲最近，乃城西坡與鳳梧夾腋中出者。越梁，又西行一里，入尋甸東門，停屐於府治東之旅肆。

尋甸昔爲土府，安氏世長之。成化間，始改流。至嘉靖丁亥，安之裔孫安銓者，作亂，構武定鳳廷文，攻毀楊林馬龍諸州所，當道奏發大兵殲之，并武定改流。乃移尋甸郡於舊治之西五里，直逼西山下，始築城甃磚爲雄鎮云。（按鳳廷文或又稱爲鳳繼祖，又稱爲阿鳳，或又稱爲鳳顯祖，自改名鳳廷文。或又云本江西人，贅武定土官婦，遂專恣作亂，以兵直逼省。後獲而磔之。

尋甸四門俱不正，蓋因山勢所就也：東門偏于北，南門偏于東，西門偏于南，惟北門差正，而又非經行之所。城中惟街二重，前重乃府與所所蒞，後重爲文廟城隍察院所倚，其向俱東南。

尋甸之城，直東與馬龍對，直西與元謀對，直南與河口對，直北與東川對，其西北皆山，其東南大豁。

二十四日——余初欲行，偶入府治觀境圖，出門，左有肆，中二儒冠者，問圖志，以有版可刷對，余辭以不能待。已而曰：「有一刷而未釘者，在城外家中，索錢四百。」余予之過半，既又曰：「須候明晨乃得。」余不得已，姑俟之。聞八景中有「北溪寒洞」，在東門外北山之下，北溪水所從出也。因獨步往探之，遍詢土人，莫有識者，遂遠步城內後街，入儒學城隍諸廟，下午，還寓作記。是日，晴而有風。（城中市肆，與廣西府相似。賣粟者，以火爇而賣之。）

二十五日——晨起，往索志，其人初謂二本，既而以未釘者來，止得上冊，而仍少其半；余略觀之，知其不全，考所謂阿交合溪之下流。所載亦正與一統志同，惟新增所謂鳳梧山雙龍潭之類而已。乃畀還之，索其原價。遂飯而行，出西門，卽上西山，峻甚。五里，逶迤躡其頂，則猶非大龍之脊也。其脊尚隔一塢，西南自果馬山環界而北，乃東度而爲月狐，從其北度之坳，又南走一支，橫障於東，卽此山也。志稱爲隱毒山，謂山下有泉爲隱毒泉。蓋是山

之西，與老龍夾而中窪，內成海子，較南海子頗是而深。是山之東，有泉二派：一出於北，今名爲北溪；一出於南……（脫數字）而是山實南北俱屬於大脊焉，由其西向西南下，二里，抵塢中，有小坑滯污流，不甚大也。西涉塢，一里半，草房數間，倚南坡上，爲黑土坡。前有岐，西北由塢中行，爲潘金魏所道；西南上坡爲正道。余乃陟坡一里，復南逾其岡，岡頭多智井中陷，草莽翳之，或有聞水聲潺潺者。越岡南行，二里餘，乃下坡，遂與西海子遇；其水澄碧深泓，直漱東山之麓。路旣南臨水湄，遂東折而循山麓行，南向二里，見其水汪汪北轉，環所逾智井之岡，南抵南岡，東逼山麓，而西瀕所聚焉。蓋惟西北二面，大脊環抱，可因泉爲田，而三所屯托之，所謂潘所金所魏所也。（乃土官三姓）三所在海子西，與余所循山麓，隔水相望。是水一名清海子，一謂之車湖，水瀕山麓，清澈可愛，然涸時中有淺處，可徑而南也。今諸山岡支瞰其間，湖水紆折迴抱，不啻數十里。一統志謂四圍皆山者是；謂周廣四里，則不止焉。——想從其涸時言也？又南一里，東逾一瞰水之岡，又陟漱水之坡，南向一里，海子南盡，遂西南逾岡而行。岡不甚峻，而橫界於東西南界之間，皆廣坡漫衍。由其上南行四里，稍南下，忽聞水聲，已有細流自岡西峽，墜溝而南矣。有數家在西

山下。曰花箐峭。始知其岡自西界老脊度脈，而東峙爲東界，北走而連屬於鳳梧之西嶺，是爲隱毒山；中環大窪，而清海子瀦焉。南走綿聳於河口之北崖，是爲堯林山，前交挾溪。而果馬水入焉。不陟此岡，不知此脈乃由此也。於是隨水南行，皆兩界中之坂隴，或涉西委之水，或逾西垂之坡，升降俱不甚高深，而土衍不能受水，皆不成畦；然東山逶迤而不峻，西山崇列而最雄，路稍近東山，而水悉溯西山而南焉，則花箐諸流之下洩于果馬溪者，又楊林之源矣。南行二十五里，始有聚落曰羊街子；其西界山，至是始開峽，重巒兩疊，湊列中有懸箐焉。由此而入，是爲果渡木朗，乃尋甸走武定之間道。蓋西界大山，北向一支，自西南橫列東北，起嶂最高，如重蓋上擁；南向一支，亦自西南橫列東北，排巒稍殺，如外幔斜竄，雖北高南下，而其脈實自南而北疊，而中懸一箐，爲叢薄，爲中通之隙焉；是曰果馬山，而南北之水，由此分矣。羊街子居廬頗聚，又有牛街子，在果馬溪西大山下，與羊街子皆來水之市，皆木密所分屯於此者。蓋花箐而南，至此始旁水爲脛耳。時方下午，問前途宿所，必狗街子，去此尙三十里，恐行不能及，途人皆勸止，遂停憩逆旅，草記數則。薄暮，雨聲忽動。中夜聞潺潺聲。

二十六日——晨起，飯後，雨勢不止，北風釀寒殊甚。待久之，不得已而行。但平坡漫隴，界東西兩界中，路從中而南，雲氣充塞，兩山漫不可見，而寒風從後擁雨而來，繳不能支，寒砭風刺，兩臂僵凍，痛不可忍。十里，稍南下，有流自東注於西，始得夾路田畦，蓋羊街雖有田畦，以溪傍西北，田與路猶東西各別耳。渡溪南，復上坡，二里，有聚落頗盛，在路右，曰間易屯。又北一里半，南岡東自堯林山直界而西，西抵果馬南山下，與果馬夾溪相對，中止留一隙，縱果馬溪南去；溪岸之東山，阻溪不能前，遂北轉溯流作環臂狀。又有邨落倚所環臂中，東與行路相向；詢之土人，曰果馬邨。從此遂上南岡，平行岡嶺，二里，是爲尋甸雲南之界。蓋其嶺雖不甚崇，自南界橫亙直湊西峯，約十餘里，橫若門闕，平若堵牆，北屬尋甸，南屬嵩明，由此脊分焉。稍南，路左峯頂有菴二重，在松影中，時雨急風寒，急趨就之。前門南向，閉莫可入，從東側門入，一老僧從東廡下煨煑，見客殊不爲禮，禮佛出，將去之，一爨下僧（號德聞）出留就火，薪不能然，遍覓枯槎焙之，就爨濕衣，體始復蘇；煨栗淪茶，腸始回溫。余更以所攜飯乘沸茶食之，已午過矣。零雨漸收，遂向南坡降，三里，抵坡下，卽楊林海子之西塢也。其處遙山大開，西界卽嵩明後諸老龍之脊，東界卽馬峯

公館後分支爲翠峯祖脊，相對夾成大壑，海子中匯焉。其南楊林所城當鎖鑰，其北堯林山扼河口；海東爲大道所經，海西爲嵩明所履；但其處竹樹漸密，反不遑遠眺。大道東南去，乃狗街子道；岐路直南去，爲入州道。余時聞有南京僧，在狗街子州城大道之中，地名大一半邨者，欲往參之，然後入州。乃從岐道下竹坑間行，一里，有大溪自西北環而東注，卽果馬溪之循西山出峽，至是放而東轉者。橫木梁跨石淤上，淤凡三砥，木三跨而達涯之西；其水蓋與新橋石幢河相伯仲者也。旣度，卽平疇遙達，邨落環錯，西南直行，六里而抵州。由騰中東南向遵小徑行，二里，過小一半邨，又一里，有大路自東北走西南，是爲狗街子入州之道。道之北，卽爲大一半邨；道之南，卽爲玉皇閣。入訪南京師，已暫棲州城某寺。（其徒初與余言，後遂忘之。南京僧號金山。）余遂出從大道，西南入州，二里，又有溪自西而東向注，其水小於果馬之半，而頗急，石卷橋跨之。越而西南行，溜陷殊甚。自翠峯小路來，雖久雨之後，而免陷淖之苦，以山徑行人少也；一入大路，遂舉步甚艱；所稱蜀道，不在重崖，而在康莊如此！又三里，直抵西山下，轉而西南，又一里，而入嵩明之北門。稍轉東，而南停於州前旅舍。問南京僧，忘其寺名，無從覓也。

二十七日——密雲重布，雖不雨不霧，而街濕猶不可行。余抱膝不下樓，作書與署印州同張，拒不收；又以一刺投州目管，雖收而不即答。初，是州使君爲吾郡鈕國藩（武進鄉薦），余初入滇，已遷饒州別駕；至是東其轅及月矣。二倅皆南都人，余故以書爲庚癸呼，乃張之扞戾乃爾，始悔彈鋏操竿之拙也！是日，買得一野鳧，烹以爲供。

二十八日——晨起，濃雲絢鬱勃，惟東方已開。余令肆婦具炊；顧僕候管倅回書。余乃由州署西，踐濕徑，北抵城隍廟；其東爲察院。其中北向登山數級，右爲文廟，左爲明倫堂，尊經閣。登閣，天色大霽，四山盡出，始全見海子之水當其前；是海子與楊林共之，卽統志所云嘉和澤也。以果馬巨龍江及白馬廟溪之水爲源，而東北出河口，爲北盤江之源者也。由中路再上，抵文廟後夾衢西入，與文廟前後並峙者，是爲宗錦寺。（寺建于唐天祐中。）寺古而宏寂，踞蛇山之巔——今謂之黃龍山。山小而石骨稜稜，乃彌雄山東下之脈，起而中峙如錐，州城環之，卽爲州治之後山者也。（昔多小黃蛇，故今以黃龍名之。）登此，則一州之形勢，盡在目中矣。

嵩明舊名嵩盟。一統志言州治南有盟蠻臺故址，昔漢人與烏白蠻會盟之處，而今改爲嵩明

焉。州城亦因山斜繞，門俱不正，其向與尋甸相似。

嵩明正北由大山峽口入，竟日而通普岸嚴章，爲尋甸西境；正南隔嘉利澤，與羅峯公館對，爲楊林北境；正東爲堯林山，踞河口之北，爲下流之砥柱；正西逾嶺爲舊邵甸縣，其北之梁王山，爲老龍分支之處，領挈衆山，爲本州西境，與尋甸、富民、昆明分界者也。

嵩明中環海子，田澤沃美，其西之邵甸，南之楊林，皆與壤也。昔皆爲縣，而今省去。楊林當大道，今猶存所焉。

出寺，下山，還飯於店，而管倅回音不至。余遂曳杖出南門，轉而西，半里，抵塔下，大道東南由楊林去。余時欲由兔兒關，乃西南行，一里，有追呼於後者，則管倅以回東其程，命役追至，而程猶置旅寓中。因令顧僕返取，余從間道北向法界寺待之。法界寺者，在城西北五里，亦彌雄山東出之支，突爲崇峯者也，路當從西門出。余時截岡逾隴，下度一竹塢，二里而北上。臨坡盤級而上，二里，逾一東下之脊，見北塢有山一支，自頂下垂，而殿宇重疊，直自峯頂，與峯俱下。路有中盤拗中者，有直躡峯頂者，余乃竟躡其頂，一里及之。西望峯後，下有重壑，壑西北有遙巘最高，如負屨挈領，擁列迴環，瞻之甚近；余初以爲嵩明

之冠，而不知其卽梁王之東面也。轉而東，峯頭有元帝殿冠其頂，門東向。余入叩畢，問所謂南京師者，仍不得也。先是，從城中寺觀覓之，不得；有謂在法界者，故余復迂途至，而豈意終莫可蹤跡乎？由殿前東向下，歷級甚峻。半里，得玉虛殿，亦東向，仍道宮也。兩傍危箐迴合，其境甚幽。再下，出天王殿。又下，半里，有一菴，當懸岡之中，深竹菴門，重泉夾谷，幽寂窈窕，惜皆閉戶，無一僧在，又下，始爲法界正殿。先入殿後懸臺之上，其殿頗整，有讀書其中者，而主僧仍不在。乃下，禮佛正殿。甫畢，而顧僕亦從塢中上。東廡有僧出迎，詢知南京師未嘗至。而仰觀日色，尙可行三十餘里，遂詢道於僧，更從北徑，爲邵甸行。蓋楊林爲大道，最南而迂；兔兒爲中道，最捷而坦；邵甸爲北道，則近依梁王，最僻而險。余時欲觀其挈領之勢，遂取道焉。由寺前西南轉竹箐中，隨嶺而南，一里，逾東南岡，出向所來道，遂南下山。一里，抵山下，有塢自西北來，卽前嶺頭下瞰重壑之第一層也。由其南橫度而西南，二里，過一邨，邨南皆畦塍相屬。隨塍南下，西行畦中約一里餘，望見北岡垂盡處，石崖駢沓，其東邨廬倚岡上，爲靈雲山；西有神宇臨壑，是爲白馬廟。神宇之西有塢，自北山迴環而成峽，有大溪自峽中東注而出，卽前嶺頭遙瞰之第二層也。其壑西南

始遙逼梁王最崇峯之下。蓋梁王東突，聳懸中霄，北分一支，東下爲靈雲峯，卽白馬所倚，再北分一支，東峙爲法界寺；法界北壑，雖與梁王對夾，而靈雲實中界焉。故梁王東麓之溪澗注，俱從此出也。其流與東山之巨龍江相似，東西距州城遠近亦相似也。溪無橋，涉之，卽西上城。始余屢訊途人，言渡溪而西，必宿大大邨；邨之東，皆層岡絕嶺，漫無邨居。問去邨若干里？曰三十。余仰視日色，當已不及，而土人言不妨，速行可至，再問皆然。遂急趨登坡，一里，有負載者來者，再問之，曰無及矣，不如返宿爲明晨計。余隨之還，仍渡溪，入白馬廟；廟敞甚，不堪託宿。乃東過駢沓石崖，從邨廬之後，問宿於靈雲山僧。是菴名梵虛。僧雖不知禪誦，而接客有禮，得安寢焉。

二十九日——晨起，碧天如洗。亟飯。仍半里渡溪，躡西坡而上，迤邐五里。逾岡脊，東望嘉利澤，猶在足下；西瞻梁王絕頂，反爲近支所隱不可見。計其處，正當絕巘之東，此卽其支岡也。岡頭多中陷之坎，枯者成智井，澗者成大池。稍西北，盤岡一里，復西南下。一里，度中窪之底，復西北上，行山南嶺坡間。二里，復西南下塢中。其塢自西北崇峯夾中來。中有流泉頗急，循塢西崖東墜；此梁王山東南之流也。有歧路，直自塢外東南來，直西北向

梁王山東腋去；此楊林往普岸嚴章徑，余交截之而西。半里，渡西涯急流，復西北躡岡上，頗峻。一里，躡峯頭，已正當梁王山之南矣。西向平行嶺頭，一里，又西下半里，塢有小水，猶東南流也。一里，徑塢，又西上淪嶺。半里，復下。其嶺南北俱起，崇峯夾之，水已西南行。余以爲過脊矣，隨之下，一里，行峽中，轉而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來，同墜壑東注而下嘉利澤，始知前所過夾峯之脊，猶梁王南走之餘支也。越水，復西北躡峻而上，一里半，抵峯頭，則當梁王山之西南矣。是峯西南與南來老脊，又夾坑東北下嘉利澤；是峯東北與梁王主峯，亦盤谷東下嘉利澤。從脊上平行而西，一里餘，出西坳。半里，始見其脈自南山來者，從此脊之西北下，伏而再起，遂矗峙梁王焉。梁王山者，按志無其名，余向自楊林西登老脊，已問而知之，云在邵甸東北，故余取道再出於此，正欲晰其分支界水之源也。然志雖不名梁王，其注盤龍江，則曰源自故邵甸縣之東山西山，則指此爲東山矣。其注東葛勒山，則曰在邵甸縣西北，高三十里，爲南中名山，遠近諸峯，高無踰此；則所謂三十里者，又指此爲東葛勒山矣。但土人莫諳舊名，因梁王結寨其頂，遂以梁王名之。志無梁王名，未嘗無東葛勒名也。其脈自澱江府羅藏山，東北至宜良，分支東北走者出爲翠峯之支；正支

西北走者，由楊林西嶺，而北度兔兒關，又北度此而高聳梁王山，橫亙於邵甸之北；其東西兩角並聳：東垂下臨白馬溪之西，西垂下臨牧養澗之東，由西垂環而西南爲分支，則文殊商山之脈所由衍也；由東垂走而東北，爲正支，則果馬月狐之脊所自發也。西垂曲抱，而盤龍之源，遂濬渾海；東垂橫夾，而西利之派，遂匯北盤。——宜其與羅藏雄對南北，而共稱梁王云。過脊，漸西降，西瞰夾塢盤窩，皆豐禾芄芄，不若東脊皆重岡荒磧也。一坡西垂夾塢中，上皆側石斜臥。從其上行，二里，始隨坡卜墜。一里，及塢，有小溪自東南塢中出，越之西行。又半里，有邨聚南山下，皆瓦房竹扉，山居中之最幽而整者，是曰大大邨，始東西開塢，梁王山西南之水，由塢北西注，余所越南塢之水，截塢而從之。半里，越邨之西，又開爲南北之塢。有小水自南來，經西岡下，北合於東塢之水，同破西北峽而下墜，當西出於邵甸之北者也。路越南來小水，遂西南上坡，盤坡而上，約里許，越其巔。又西下半里，西南涉溪；其溪似南流者，一里，又西逾坡脊，平行坡上，又一里餘，始見西塢大開。其塢自北而南，闢夾甚遙，而環峯亦甚密，塢中豐禾雲麗，邨落星羅，而溪流猶僅如帶，若續若斷焉。於是陡降西麓，半里，抵塢，有西倚麓西而廬，是曰甸頭邨，卽邵甸縣之故址也。是邨

猶偏於塢東。塢北有峯中垂，亦有聚廬其上。其地去嵩明州四十里，重巒中間，另闢函蓋：正北則梁王正脊，互列於後；東界卽老脊之北走者；西界卽分支之南環者。其西北度處，有嶺頗平，是通牧漾；東北循梁王山東垂而北，是通普岸巖章；西逾嶺，通富民縣；東逾嶺，卽所從來者；惟南塢最遠，北自甸頭，十里至甸尾。塢中之水，南至甸尾，折而西南去，路亦逾山而西，遂爲嵩明昆明之界焉。余旣至甸頭頓，卽隨東麓南行，一里，有二潭瀦東涯下，南北相並，中止有岸尺許橫隔之。岸中開一隙，水由北潭注南潭間，潭大不及二丈，而深不可測，東倚石崖，西瀕大道，而潭之南則龍神廟在焉。（潭中大魚三四尺，汎汎其中，潭小而魚大，且不敢捕，以爲神物也。）甸頭之水，自北來流於大道之西，潭中水自潭南溢，流大道之東，已而俱注於西界之麓，合而南去；路則由東界之麓，相望而南，塢中屢過邨聚。八里，有小水自東峽出，西入於西麓大溪。踰之南，二里，則甸尾邨橫踞甸南之坡，有岐。直南十里，通兔兒關；正路則由邨西向行。一里餘，直抵西界之麓，有石梁跨大溪上。逾梁，始隨西麓南行，半里，溪水由西南盤谷而入，路西北向逾嶺。一里，登嶺頭，一里，下嶺西塢中，路復轉西南行，大溪尙出東南峽中，不相見也。蓋其東老脊，南自宜良，經楊林

西嶺，度而北，一經兔兒關，其西出之峯，突爲五龍山，則挾匯流塘之水，而出松花壩者也。再北經甸尾東，其峯突爲祭鬼山，則挾邵甸之水。而西出匯流塘者也。於是又西越塢脊，四里，隨塢西下。一里，又有水自北峽來，有梁跨之，其勢少殺於甸尾楸下水。有邨在梁之西，是爲小河口，卽牧漾之流南經此，而與邵甸之水合而出匯流塘者也。過邨，又西南上嶺，盤折山坡者七里，中有下窪之窖。旣而陡下峽中，有小水自西北峽來，渡之，邨聚頗盛。邨之南，則邵甸之水，已與小河口之流，合而西向出峽，至此復折而南入峽中，是爲匯流塘。其濼迴之勢可想也。從此路由西岸隨流入峽，其峽甚逼，夾翠駢崖，中通一水，略亦隨之，落照西傾，窈不見影。曲折四里，有數家倚溪北岸，是爲三家邨，投宿不納；蓋是時新聞阿迷不順，省中戒嚴，故昆明各邨，俱以小路不便居停爲辭。余強主一家，久之，乃爲篝火炊粥，啓戶就榻焉。

盤江考〔附〕

南北兩盤江，余於粵西已睹其下流；其發源俱在雲南東境。余過貴州亦資孔驛，輒窮之。驛西十里，過火燒鋪；又西南五里，抵小洞嶺；嶺北二十里，有黑山，高峻爲衆山冠，此嶺乃

其南下脊·嶺東水，卽東向行，經火燒鋪，亦資孔，乃東西入黑山東峽，北出合於北盤江；嶺西水，自北峽南流，經明月所西塢，東南出亦佐縣，南下南盤江；小洞一嶺，遂爲南北盤分水脊。一統志謂南北二盤，俱發源霑益州東南二百里，北流者爲北盤，南流者爲南盤，皆指此黑山南小洞嶺，一東出火燒鋪，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後西至交水城東，中平開巨塢，北自霑益州炎方驛南踰此，經曲靖郡，塢互南北，不下百里，中皆平曠，三流縱橫其間，匯爲海子，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東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峽中，懸絕不能上下，乃登陸。十五里，復下舟，南達陸涼州。越州東一水，又自白石崖龍潭來與交水海子合，出石峽，乃滇東第一巨溪也，爲南盤江流云。余憩尼交水，聞曲靖東南有石堡溫泉，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來自西北，轉東南去，入交海，橋跨之，爲白石江，涓細僅闊數丈，名獨著；以沐西平首破達里麻於此，遂以入滇也。按達里麻以師十萬來拒，與我師夾江陣，是日大霧，沐分兵從上流潛濟，繞出其後，遂破之。今觀線大山溪，何險足據？且白石上流，爲戈家沖，源短流微，濛帶不過數里內，沐公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出奇夾攻之，爲不世勳，不知乃與勦堂無異也！度橋南六里，抵曲靖郡。出郡南門，東南二

十五里，海子汪洋漲溢，至是爲東西山所束，南下伏峽間，橋橫架交溪上，曰上橋。橋西開一塢，東向。卽由上橋西折入塢，半里。至溫泉；泉可浴，泡珠時發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對以六角亭，曰噴玉。東踰坡，半里，抵橋頭邨。邨西行田疇間，忽一石高懸，四面蒼叢，樓楹上出，卽石崖堡也。與溫泉北隔一塢。徑平畦里許，抵堡東麓，南向攀級，上凌絕頂，則海子東界山南繞於前，西界山自北來，中突爲此崖，又西峙而南爲水口山。交溪南出上橋，前爲東界山南繞所扼，輒西南匯爲海子，正當石堡南；其東北白石崖龍潭，與東南亦佐之水，合交溪下流於越州，乃西南破峽去，而石堡正懸立衆峯中，諸水又匯而濺之，危崖古松，倍見幽勝。北下山，西一里，抵石堡邨，迴眺石堡西北兩面，嵌空奇峭，步步不能去。由邨南下坡，東半里，逾一石梁，——南走梁下者，卽交溪，——溪遂折東南去。又東一里半，抵東山麓，東北上山，從石片中行，土傾峽墜，崩嵌紛錯，石骨競露如裂瓣；從之傾折取道。石多幻質，色正黑如著墨，片片英山絕品，石中上者一里，至嶺坳，下見西塢南流之江，下墜嶺南之峽，乃交溪由橋頭南下，橫截此山南麓以東去者也。余已躬睹南盤源。聞有西源更遠，直西南至石屏州，隨流考之，其水源發自石屏西四十里之關口，流爲寶秀山巨塘

，又東南下石屏，匯爲異龍湖。湖有九曲三島，周一百五十里。島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頂有海潮寺。稍東島曰小水城。舟經大水城南隅，有芰荷百畝，皆巨朵錦邊；湖中植蓮，此爲最盛。水又東經臨安郡南，爲瀘江，穿顏洞出，又東至阿迷州，東北入盤江。盤江者，卽交水海子，南經越州，陸涼，路南，甯州，至州東六十里婆兮甸，合撫仙湖水，又南至播箕街河甸，合曲江，又東至阿迷州，稍東，合瀘江，二江合爲南盤江，遂東北流廣西府東山外。余時徵諸廣西土人，竟不知江所向。乃北過師宗州，又東北去羅平州十五里，抵一塢，曰興哆囉。其塢西傍白蠟，東瞻羅莊，南去甚遙，而羅莊山森峭東界，皆石峯離立，分行競奮，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蟲怪峯，西南始此，而東北盡于道州，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此又其西南之極也。已而至羅平，詢土人盤江曲折，始知江自廣西府流入師宗界，卽出羅平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巴旦彝寨，會江底河。寨去羅平東南二百里，江東卽廣南府境，又東北經巴澤，河格，巴吉，興隆，那貢，至霸樓。爲霸樓江；（六處地名，俱粵西安隆長官司地。今安隆無土官，俱爲廣南泗城所占。）遂入泗城境之八蠟者香，於是爲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者格經泗城之葛閩歷裏來合，而下田州云。後余至雲南省城，過楊林

見北一海子特大，古稱嘉利澤，北成大溪，出河口。溪北有山甚峻，曰堯林山。又東北十里，出峽，經果子園，北至尋甸府，合郡城西北水，匯爲南海子。又東北與馬龍水，合于郡東二十里七星橋，爲阿交合溪。余因究水所出，知其下霑益州爲可渡河，乃北盤江上流也，按此則南北二盤，但名稱之同耳，發源非一山之水。北盤自可渡河而東，始南合亦資孔火燒鋪之水，則火燒鋪非北盤之源也。南盤自交水發源，南度越州，始合明月所之水，則明月所非南盤之源也。乃一統志北盤捨楊林，南盤捨交水，而取東南支分者爲源，則南北源一山之誤，宜訂正者一。又以南盤至八蠟者香，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指以爲北盤江，遂謂南北盤皆出於田州；夫北盤過安南，已東南下都泥，由泗城東北界，經那地永順，出羅木渡，下遷江，則此東北合南盤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謂兩江合於普安州泗城州之誤，宜訂正者二。至統志最誤處，又謂南北二盤分流千里，會於合江鎮；惟南甯府西左右江合流處爲合江鎮；是直以太平府左江爲南盤，田州右江反爲北盤矣。今以余所身歷綜校之，南盤自霑益州炎方驛南下，經交水曲靖，南過橋頭，由越州，陸涼，路南，南抵阿迷州境北，合曲江，瀘江，始東轉，漸北合彌勒巴甸江，是爲額羅江；又東北經大柏坵，小柏塢，又北經廣西

府東八十里永安渡，又東北過師宗州東七十里黑如渡，又東北過羅平州東南巴旦寨，合江底水，經巴澤，巴吉，合黃草壩水，東南抵霸樓，合者坪水，始下舊安隆，出白隘，爲右江。北盤自楊林海子，北出嵩明州果子園，東北經熱水塘，合馬龍州中和山水，抵尋甸城東，北去彝地爲車洪江；下可渡橋，轉東南，經普安州北境，合三板橋諸水，南下安南衛東鐵橋，又東南合平州諸水，入泗城州東北境，又東注那地州永順司，經羅木渡，出遷江來賓，爲都泥江，東入武宣之柳江。是南盤出南甯，北盤出象州，相去不下千里。而南甯合江鎮，乃南盤與交趾麗江合，非北盤與南盤合也；其兩盤江相合處，直至潯州府黔鬱二江會流時始合，但此地南北盤已各隱名爲鬱江黔江矣。則謂南盤北盤，卽爲南甯左右江之誤，宜訂正者三，若夫田州右江源，明屬南盤，志書又謂源自富州，是棄大源而取支水，猶之志南盤者。源明月所，志北盤者，源火燒鋪也。彼不辨端末巨細，悍然秉筆，類一坵之貉也夫！

戊寅十月初一日——凌晨起，晴爽殊甚。從三家峽啜粥啓行，卽西出峽中，已乃與溪別。復西逾嶺，共三里，入報恩寺。仍轉東，二里，過松花壩橋。又循五龍山而南，三十里，循省城東北隅南行。已乃轉西，度大橋，則大溪之水自橋而南，經演武場，而西火燒鋪橋，下南

壩矣。從橋西入省城東門，飯於肆。出南門，抵向所居停處，則吳方生方出遊歸化寺未返，余坐待之。抵暮握手，喜可知也。（見有晉甯歌童王可程，以就醫隨吳來，始知方生在唐守處過中秋，甚洽也。）

初二日——余欲西行，往期阮仁吾所倩擔夫，遇其姪阮玉灣阮穆聲，詢候甚篤。下午，阮仁吾至寓，以擔夫楊秀雇約至，余期以五日後再往晉甯，還即啓行。仁吾曠以番稅香扇。

初三日——余欲往晉甯，與唐元鶴州守大來隱居作別。方生言二君日日念君，今日按省還省，二君必至省謁見，毋中途相左也，盍少待之。乃入叩玉灣，并叩楊勝寰，知麗江守相望已久。既而玉灣來顧寓中，知按君調兵欲征阿迷，然兵未發而路人皆知之，賊黨益猖獗於江川。激江之境矣。玉灣謂余，海口有石城妙高，相近有別墅，已買山欲營構爲勝地，請備車馬，同行一觀，余辭以晉甯之行不容遲，因迤西之期久也。又云緬甸不可不一遊，請以騰越莊人爲導，余領之。

初四日——余束裝欲蚤往晉甯，主人言薄暮舟乃發，不若再飯而行。已而阮玉灣餽榼酒，與吳君共酌之。下午，由羊市直南六里，抵南壩下，渡舟，既暮乃行，是晚西南颯風，舟行三

十里，至海夾口泊。三鼓乃發棹，昧爽抵湖南涯北圩口，乃觀音山之東南瀕海處。其涯有温泉焉，舟人有登浴者，余畏風寒，不及沐也。於是掛帆向東南行，二十里，至安江邨，梳櫛於飯肆。仍南四里，過一小橋，即西邨四通橋分注之水，爲歸化晉甯分界處。又南四里，入晉甯州北門，皆昔來暗中所行道也，至是始見田疇廣闊，城樓雄壯焉，入門，門禁過往者不得入城，蓋防阿迷不靖也。既見大來，各道相思甚急。飯而入叩州尊，如慰饑渴，遂留歡晏。寢於下道，供帳極鮮整。

初五至初七日，日日手談內署，候張調治，黃從月，黃沂水，禹甸，與唐君大來，更次相倍，夜宴必盡醉乃已。

初八日——飲後，與黃沂水出西門，稍北過陽城堡，即所謂古土城也。其西北爲明惠夫人廟。廟祀晉甯州刺史李毅女。夫人功見一統志，有元碑，首句云，「夫人姓楊氏，名秀娘，李毅之女也。」既曰李女，又曰姓楊，何謬之甚耶？豈夫人之夫，乃姓楊耶？然辭不達甚矣；人傳其內猶存肉身，外加髹焉，故大倍於人；余不信。沂水云：「昔年鼠傷其足，露骨焉，不安也。」是日，州幕傅良友來拜，且餽醴。傅，江西德化人。

初九日——余病嗽，欲發汗，遂臥下道。

初十日——嗽不止，仍臥下道，唐君晨夕至榻前，邀諸友來看，極殷繇。

十一日——余起，復入內署。蓋州治無事，自清晨邀以入，深暮而出，復如前焉。是日，傳幕復送禮，余受其雞肉，轉寄大來處。下午，傳幕之親姜廷材來拜。（姜，金谿人）

十二日——唐州尊餽新製長褶棉被，余入謝。并往拜姜於傳署，遇學師趙，相見藹藹。及往拜趙於學齋，遇楊學師，交相拜焉。詢趙師：「陸涼有何君巢阿否？」（趙，陸涼人，故詢之。）趙言陸涼無之，當是浪穹人，然同宦於浙中，相善。趙君陸任於此，過池州，問六安何州君，已丁艱去矣。四月初至鎮遠，其所主之家，卽何所先主者，是其歸已的，但余前聞一僧言，貴州水發時，城中被難者，有一浙江鹽官，積二十餘，俱遭漂沒，但不知其姓，以趙君先主鎮遠期計之，似當其時，心甚惴惴，無可質問也。（從陳木叔集中，轉得二知己，爲吳太史淡人，及何六安巢阿，俱不及面。豈淡人爲火斃於長安，今又有此水厄？若果爾，何遇之奇也！）

十三日——州尊赴楊貢生酌。張調治以騎遊游金沙寺，以有莊田在其西麓也。出西門，見門

內有新潤之房，頗麓，問之，卽調治之兄也。名口口，以鄉薦任常州判，甫自今春抵家，以讒與調治不睦。出西門，直西行田塍中，路甚坦。其塢卽南自河洞鋪直北而出者，至此乃大開洋，北極於滇池焉。西界山東突瀕塢者爲牧羊山；北突而最高者爲望鶴山；其北走之餘脈爲天城；又西爲金沙，則散而瀕海者也。東界山西突而屏城南者爲玉案山；北峙而最高者爲盤龍山；其環北之正脊爲羅藏山，則結頂而中峙者也。州治倚東界之麓。大堡河澗合流於西界之麓，北出四通橋，分爲兩流：一直北下滇海；一東遶州北入歸化界，由安江邨入滇海。經塢西行三里，上溪堤，有大石梁跨溪上，是爲四通橋。由橋西直上坡，爲昆陽道。西北由岐一里半，爲天女城，上有天城門遺址，古石兩壘，如雕刻亭簷狀。昔李毅之女秀，代父領鎮時，築城於此，故名。城阜斷而復起，西北瀕湖者，其山長遶爲黃洞山；西南並天城而圓聳夾峙者，爲金沙江山；此皆土山斷續，南附於大山者也。金沙之西，則滇海南漱而入，直逼大山；金沙之南，則望鶴山高擁而北瞰，爲西界大山北隅之最。其西則將軍山聳崖突立，與望鶴駢峙而出，第望鶴則北臨金沙，天城將軍則北臨滇海耳。黃洞山之西有洲，西橫海中，居廬環集其上，是爲河泊所，乃海子中之蝸居也。今已無河泊官，而海子中渡船猶泊

焉。其處正西與昆陽對，截湖西渡，步二十里；陸從將軍山遶湖之南，其路倍之。由天女城盤金沙江北夾，又一里半而入金沙寺。寺門北向，盤龍蓮峯師所建也。寺頗寂寞。由寺後拾級而上，爲玉皇閣，又上爲真武殿，俱軒敞，而北向瞻湖，得海天空闊之勢。山之西麓，則連邨倚曲，民居聚焉。入調治山樓，飯而登山，凭眺寺中，下步田畦水曲，觀調治家人築場收穀。戴月入城，皎潔如畫，而寒悄逼人。還飯下道，不候唐君而臥。（唐君夜半乃歸，使人相問，余已在夢魂中矣。）

十四日——在署中。

十五日——在州署，夜酌而散，復出訪黃沂水，其家寂然，花陰歷亂，惟聞犬聲。還步街中，恰遇黃，黃乃呼酒踞下道門，當月而酌，中夜乃散。

十六日——余欲別而行，唐君謂連日因歌童就醫未歸，不能暢飲，使人往省召之，爲君送別，必少待之，余不能却。

十七十八日——皆在州署。

十九日——在州署，夜月皎而早陰霾。

二十日二十一日——在州署·兩日皆條霽·

二十二日——唐君爲余作瘞靜聞骨記，三易稿而後成·已乃具酌演優，并候楊趙二學師，及唐大來黃沂水昆仲，爲同宴以餞·

二十三日——唐君又餽棉襖夾褲，具厚贖焉·唐大來爲余作書文甚多，且寄閃次公書，亦以青蚨贖·乃入謝唐君，爲明早行計·

晉甯乃滇池南一塢稍開，其界西至金沙江山，沿將軍山，抵三尖邨，與昆陽界，不過二十里；東至盤龍山頂，與激江界，不過十里；北至分水河橋，與歸化界，不過五里；北入山塢，與激江界，不過十里；總計南北不過十五里，東西不過三十里，不及諸蠻酋山徼一曲也·

晉甯之水，惟四通橋爲大·其內有二溪，俱會於牧羊山下石壁邨，一爲大壩河，卽河澗鋪之流，出自關安嶺者，余昔往江川由之；一爲大甫河，出自鐵爐關者，與新興分水之嶺界·二本合而出四通橋，又分其半，東灌州北之田·至州東北，又有盤龍山澗之水，自州城東南隅，循城北流，引爲城濠，而下合於四通東灌之水，遂北爲歸化縣分界，而出安江邨

·其河乃唐公新濬者。

晉寧二屬邑，俱在州東北境，亦滇海東南之餘塢也。歸化在州北二十里，呈貢又在歸化北四十里。呈貢北卽昆明縣界，東北卽板橋路，東卽宜良界，東南卽羅藏山陽宗界。歸化北五里，有蓮花洞山，一名龍洞，有水出其間。羅藏山在歸化東十里，盤龍山東北之峯也，東南距潞江府四十里，其山高聳，總挈衆山，與邵甸之梁王山對；亦謂之梁王山，以元梁王結寨其上也。西北麓爲滇池，東麓爲明湖撫仙湖。水之兩分其歸者，以此山爲界；水之三匯其壑者，亦以此山爲環。然則比邵甸梁王，此更磅礴矣。其脈自鐵爐關東度爲關索嶺，又東爲江川北屈額巔山，遂北走爲此山；又東至宜良縣西境，又北度楊林西嶺，又北過兔兒關，又北結爲邵甸梁王山，而爲果馬月狐之脊焉。晉甯四門，昔皆傾圮；唐元鶴蒞任，卽修城建樓，極其壯麗。

晉甯東至潞江六十里，西至昆陽四十里，南至江川七十里，北至省會一百里，東南至路南州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宜良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新興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安寧州一百二十里。

唐晉甯初授陝西三水令，以禦流寇功，卽陞本州知州，以憂歸，補任於此。乃郎年十五歲，文學甚優，落筆有驚人語。餘三子俱幼。

唐大來（名泰）選貢，以養母繳引，詩畫書俱得董元宰三昧。余在家時，陳眉公卽先寄以書云：「良友徐霞客，足跡遍天下。今來訪雞足，并大來先生。此無求於平原君者，幸善視之。」比至滇，余囊已罄，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來可告語也。忽一日，遇張石夫，謂余曰：「此間名士唐大來，不可不一晤。」余游高曉時，聞其在傅元獻別墅，往覓之，不值，還省。忽有揖余者曰：「君豈徐霞客耶？唐君待先生久矣。」其人卽周恭先也。周與張石夫善，與張先晤唐。唐卽以眉公書誦之，周又爲余詢之；始知眉公用情周摯，非世誼所及矣。大來雖貧，能不負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窮而濟獲，出於望外如此。

唐大來，其先浙之淳安籍。國初從戎於此。曾祖金，嘉靖戊子鄉薦，任邵武同知，從祀名宦。祖堯官，嘉靖辛酉解元。父懋聽，辛卯鄉薦，臨洮同知。皆有集。唐君合刻之，名紹箕堂集，季本寧先生爲作序，甚佳。

大來言歷數先世，皆一仕一隱，數傳不更，故其祖雖發解，竟不仕而年甚長，今大來雖未

發解，而詩翰爲滇南一人，真不忝厥祖也。但其胤嗣未耀，二女俱寡，而父旁無昆季，後之顯者，將何待乎？

大來之岳爲黃麟趾，字伯仁，以鄉薦任山東嘉祥令，轉四川順慶府□□縣令，卒於任，卽黃沂水禹甸之父，從月之兄也。其祖名明良，嘉靖乙酉鄉薦，仕至畢節兵憲，有牧羊山人集。

大來昔從廣南出粵西，抵吾地，亦以粵西山水之勝也。爲余言廣南府東半日多程，有寶月關，甚奇。從廣南東望崇山橫障，翠截遙空，忽山間一孔高懸，直透中扃，光明如滿月綴雲端，真是天門中開。路由其下盤躋而入，大若三四城門，其下旁一竅，潛通滇粵之水。予按黃麟趾昭陽關詩注云：「關口天成一石虎頭，耽耽可畏。」詩曰：何待鑿鴻濛？巒山窳篠通。五丁輸地力，一竅自天工。域畛華彝界，關當虎豹雄。棄繻愁日暮，驅策亂流中。

· 按昭陽，卽此洞也；唐君謂之寶月者，又其別名耳。此路東去卽歸順，余去冬爲交彝所梗，不能從此。

盤龍山蓮峯祖師名崇照，元至正間，以八月十八日涅槃。作偈曰：「三界與三塗，何佛祖

不由，不破則便有，能破則便無。老僧有吞吐不下，門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師索不立文字，臨去乃爲此，與遺蛻俱存，至今以此日爲「盤龍會」云。

郡真人以正，初名璇，晉寧人。其父名仁，叔名忠，俱由蘇州徙此。聞老劉口挽忠詩，有曰：「三郎足下風雲達，（忠子圮，傾鄉薦）小阮壺中日月長。」（卽真人）末句又曰：「悵望蘇州是故鄉。」（見州志）

晉時，晉寧之地曰晉州，南蠻校衛李毅，持節鎮此，討平叛酋五十八部。惠帝時，李雄亂，毅死之，女秀，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竟破賊保境。比卒，羣酋爲之立廟。是時，寧州所轄之境，雖廣，而駐節之地，實在於此，至唐武德中，以其爲晉時寧州統會之地，置晉甯縣。此州名之所由始也。州名宦，向有李毅，及王遜，姚岳等。迨萬歷間，吳郡許伯衡修州志，謂今晉甯州地，已非昔時五十八部之廣，以一隅而僭通部之祀，非諸侯祭封內山川義，遂一併撤去之，并志傳亦削去，祇自我朝始，遂令千載英靈，空存於蠶，一方故實，竟作塵灰，可歎也！然毅雖削，而其女有廟在古城；岳雖去，而岳亦有廟在州西；有功斯土，非豎儒所能以意滅者也。許伯衡謂昔時甯州地廣，今地狹，李毅雖嫡祖，晉甯不得

而祀之，猶支子之不得承祧祀大宗也。余謂晉甯乃嫡冢，非支子比；毅所轄五十八部，雖廣，皆統於晉甯，今雖支分五十八部，皆其支庶，而晉寧實承祧之主，若晉寧以地狹不祀，將委之五十八部乎？五十八部復以支分，非所宜祀，是猶嫡冢以支庶號多，互相摧委，而虛大宗之祀也。然則李毅一方宗祖，將無若敖之恫乎？故余謂唐晉寧唐大來首以復祀李毅爲正。

二十四日——街鼓未絕，唐君令人至，言早起觀天色，見陰雲釀雨；風寒襲人，乞再遲一日，候稍霽乃行；余謝之曰：「行不容遲，雖雨不爲阻也。」及起，風雨淒其，令人有黯然魂消意。令庖人速作飯，余出別唐大來。時余欲從海口安寧返省，完省西南隅諸勝，從西北富民觀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雞足。乃以行李之重者，託大來，令人另齋往省，而余得輕具西行焉。方抵大來宅，報晉寧公已至下道，亟同大來及黃氏昆玉還道中。晉寧公復具酌於道，秣馬於門，時天色復朗，遂舉大觥，登騎就道。從西門三里，度四通橋，從大道直西行，半里，上坡，從其西峽，轉而西南上。一里半，直躡望鶴嶺西嶺，又西下涉一澗，稍北，卽瀕滇池之涯。共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聳起峯頭，北向指滇池，有操戈介冑之

狀，是爲石將軍，亦石峯之特爲巉峭者。其西有廟北向，是爲石魚廟。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亞於將軍者，卽石魚山也。又西二里，海水中石突叢叢，是爲牛戀石，涯上卽與鄉，俱以牛戀名。（謂昔有衆牛飲於海子，戀而不去，遂成石云。）於是又循峽而南二里，逾平坡南下，有水一塘，直浸南山之足，是爲三尖塘。塘南山巒高列，塘北度脊平衍。脊之北，卽滇池牛戀塘水，不北洩而東破山腋：始知望鶴之腋自西來，不自南來也。從塘北西向湖塢入，其塢自西而東，卽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塢西盡處，有三峯排列其南，最高者卽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峯，則自南峯之西，遶峽而北，峙爲中峯焉；北峯則瀕滇池，而東度爲石將軍望鶴山之脈矣。中峯之東，有卽落當塢，是爲三尖卽；晉甯卽落止此，西沿中峯而上，一里，與南峯對夾之中，復阻水爲塘，不能如東塘之大，而地則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逾中峯之脊。從脊上西南直行，爲新興道；逾脊西北下，卽滇池南涯，是爲昆陽道；而晉甯昆陽，以是脊爲界焉。於是昆陽新舊州治，俱在一望。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隴半西行，二里餘，有卽在北涯之下，滇池之水環其前，是曰赤峒裏，亦池濱聚落之大者。又西，由卽後逾嶺南上。旣西下，三里，有卽倚南山北麓。盤其嘴而西，於是西峽中開，自南而北，與西界山對

夾成塢，其脊南自新興界分支北下，西一支直走而爲新舊州治，而北盡於舊寨邨；東一支卽赤峒裏之後山，濱池而止；東界短，西界長，中開平塢爲田，一小水貫其中，亦自南而北入滇池，卽志所稱渠濫川也，（按隋書史高歲爲行軍總管，自蜻蛉川至渠濫川，破三十餘部，當卽指此。）由東嘴截塢而西，正與新城相對，而大道必折而南盤東界之嘴以入。三里，始西涉塢。徑塢三里，又隨西界之麓北出，一里半，是爲昆陽新城。又北一里半，爲昆陽舊城，於是當滇池西南轉摺處矣。舊城有街衢闔堵，而無城郭；新城有樓櫓雉堞，而無民廬；乃三四年前，舊治經寇，故卜築新邑，而市舍猶仍舊貫也。舊治街自南而北，西倚山坡，東瞰湖涘。至巳日西昃，亟飯於市。此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無奇，不及停屐。遂北行，四里，稍上，逾一東突之嶺。其山自西界橫突而出，東懸滇海中，路逾其嶺中北下，其北滇海復嵌塢西入，其突出之峯，遠眺若中浮水面，而其西實連綴於西界者也。乃西轉涉一塢，共四里，又北向循滇海西崖山麓行。五里，又有小峯傍麓東突，南北皆湖山環抱之，數十家倚峯而居，是爲舊寨邨。由邨北過一塢，其塢始自西而東；塢北有山一派，亦自西而東，直瞰滇海中。北二里，抵山下。直躡山北上，一里餘，從崩崖始轉東向山半行。又里餘，從東嶺盤

而北，其嶺南北東三面，俱懸滇海中，正東與羅藏隔湖相對。此地杳僻隔絕，行者爲畏途焉。嶺北又有山一支，從水涯之北，亦自西而東，直瞰滇海中，與此嶺南北遙對成峽，滇海驅納其中，似若環窩，中駢東戶，是爲海口南嶺。北下之處，峻削殊甚。余慮日暮，驅馬直下，二里，復循塢西入。二里，西逾一坳，由坳西下，山塢環開，中爲平疇，滇池之流，出海就峽；中貫成河，是爲螳螂川焉。二里，有邨傍塢中南山下，過之。行平疇間，西北四里，直抵川上，有聚落成衢，濱川之南，是曰茶埠墩，卽所謂海口街也，有公館在焉。都察御史案臨，必躬詣其地，爲一省水利所係耳。先是，唐晉甯謂余海口無宿處，可往柴廠莫土官鹽肆中宿；蓋唐以候代巡，常宿其家也。余問其處尙相去六七里，而日色已暮，且所謂海門龍王廟者，已反在其東二里，又聞阮玉灣言，有石城之勝，亦在斯地，將留訪焉，遂不復前，覓逆旅投宿。

二十五日——令二騎返晉甯。余飯而躡屨，北抵川上，望川北石崖轟空，川流直嚙其下。間所謂石城者，土人皆莫之知，惟東指龍王堂在盈盈一水間。乃溯川南岸，東向從之，二里，南岸山亦突而臨川，水反舍北而逼南，南崖崩嵌盤沓，而北崖則開遶而受民舍焉；是爲海門

邨；與南崖相隔一水。不半里，中有洲浮其吭間，東向滇海，極吞吐之勢；峙其上者，爲龍王堂。時渡舟在邨北岸，呼之莫應，余攀南崖水窟，與水石相爲容與，忘其身之所如也。久之，北崖邨人以舟至，遂渡登龍王堂。堂當川流之中，東臨海面（時有賽神者浮舟而至）而中無廟祝；後有重樓，則阮祥吾所構也。廟中碑頗多，皆化治以後，撫按相度水利，開濬海口，免於汎濫，以成瀕海諸良田者，故巡方者以此爲首務云。出廟渡北岸，居廬頗集。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第一重，橫突而西，多石，而西垂最高，卽蠱削而瀕於川之北岸者；第二重，橫突而東，多土，而東遶最遠，卽錯出而盡爲池之北圩者；二重層疊於村後，蓋北自觀音山盤礴而盡於此。邨氓俱阮氏莊佃，余向詢阮玉灣新置石城之勝，土人莫解，謂阮氏有墳在東岸，誤指至此，邨人始有言石城在里仁邨，其邨乃擔羅寨，正與茶埠墩對，從此有小徑，向山後峽中西行三里可至。余乃不東向阮墳，而西覓里仁焉。卽由邨後逾北第一重石峯之脊，北向下，路旁多錯立之石，北亦開塢，而中無細流。一里。隨塢西轉，已在川北岸蠱削石峯之後，蓋峯南漱逼川流，故取道於峯北耳。其內桃樹萬株，被隴連壑，想其蒸霞煥彩時，令人笑武陵天台爲燭火矣。西一里，過桃林，則里塢大開，始見田疇交腴，溪流霍霍，邨

落西懸北山之下，知其卽爲里仁邨矣。蓋其塢正南矗立石山，西盡於此。塢瀕於山，亦有一邨臨之，是爲海口邨。與茶埠墩隔川相對，有渡舟焉。其塢之東北逾坡，塢之西北循峽，皆有路，凡六十里，而抵省會，而里仁邨當塢中北山下。半里，抵邨之東，見流泉交道，山崖間樹木叢蔭，上有神宇，蓋龍泉出其下也。東塢以無泉，故皆成旱地；西塢以有泉，故廣闢良疇。由邨西盤山而北，西塢甚深；其塢自北峽而出，直南而抵海口邨焉。邨西所循之山，其上多蹲突之石，下多崆峒之崖，有一竅二門，西向而出者。余覺其異。詢之土人，石城尙在塢西嶺上，其下亦有龍泉，可遵之而上。其北半里，乃西下截塢而度，有一溪亦自北而南，中乾無流，涉溪西上，共半里，聞水聲瀾灩，則龍泉溢西山樹根下，潞爲小潭，分瀉東南去。由潭西上嶺，半里，則嶺頭峯石湧起，有若卓錫者，有若夾門者，有若芝擊而爲臺，有若雲臥而成郭者。於是循石之隙，盤坡而上，墜壑而下，其頂中窪，石皆環成外郭，東面者巒岼森透；西面者穹覆壁立；南向則余之逾脊而下者；北面則有石窟曲折，若離若合間，一石墜空當關，下覆成門，而出入由之；圍壑之中，底平而無水，可以結廬：是所謂石城也。透北門而出，其石更分枝簇蔕，石皆青質黑章，廉利稜削，與他山迥異。有牧童二人，引余

循崖東轉，復入一石隙中，又得圍崖一區，惟東面容受如門；其中有趺坐之龜，架板之牀，皆天成者。出門，稍南，迴顧門側，有洞呀然，亟轉身披之。其洞透空而入，復出於圍崖之內，始覺由門入，不若由洞入更奇也。計圍崖之後，卽由石城中，望所謂東面巔岼處矣。出洞，仰眺洞上石峯層沓，高聳無比。復有一老獼猴披獸皮前來，引余相與攀躋，其上如衆壘錯立，環中窪而峙其東，東眺海門，明鏡漾空；西俯窪底，翠瓣可數；而隔崖西峯穹覆之上，攢擁尤高。乃下峯，復度南脊，轉造西峯，則穹覆上崖，復有區層分列，其中開峽，東墜危坑而下，其後則土山高擁，負屨於上，聳立之石，或上覆平板，或中剖斜櫺；崖脇有二小穴如鼻孔，羣蜂出入其中，蜜漬淋漓其下，乃崖蜂所巢也。兩牧童言，三月前土人以火熏蜂而取蜜，蜂已久去，今乃復成巢矣。童子競以草塞孔，蜂輒嗡嗡然作銅鼓聲。凭覽久之，乃循墜坑之北，東向懸崖而下，經東石門之外，猶令人一步一回首也。先是，從里仁邨望此山峯頂聳石一叢，不及晉寧將軍峯之偉杰，及抵其處。而闔闕曲折，層脊瓊瓏，幻化莫測，鍾秀獨異，信乎靈境之不可以外象求也！蓋是峯西倚大山，此其一支東竄，峯頂中均，石骨內露，不比他山之以表暴見奇者，第其上無飛流涵瑩之波，中鮮剪棘梯崖之道，不免爲兔狐所

窟耳。老獍羅言，「此石隙土最宜茶，茶味迥出他處。今阮氏已買得之，將造菴結廬，招淨侶以闢勝壤。豈君卽其人耶？」余不應去。信乎買山而居，無過此者！下山，仍過塢東一里，經里仁邨東南，一里，抵螳螂川之北，西望海口，有渡可往茶埠，而東眺瀨川，石崖聳削，先從茶埠隔川北望，於噴峽嵌突中，見白垣一方，若有新茅架其上者，今雖崖石掩映，不露其影，而水石交錯，高深嵌空，其中常有奇勝。遂東向從之，抵崖下，崖根插水，亂石灤洄。遂攀躋水石間，沿崖南再東，忽見石上有痕，躡崖直上，勢甚峻，挂石懸崖之跡，俱倒影水中。方下見爲奇，又忽聞警咳聲落頭上，雖仰望不可見，知新茅所建不遠矣。再穿下覆之石，則白垣正在其上，一道者方鑿崖填路，迎余入坐茅中。其茅僅逾方丈，明窗淨壁，中無供像，亦無鑿具，蓋初落成而猶未棲息其間者。道人吳姓，卽西邨海口人，向以賈游於外，今歸而結淨於此，可謂得所託矣。坐茅中，上下左右，皆危崖綴影，而澄川漾碧於前，遠峯環翠於外，隔川茶埠，邨廬繚繞，烟樹堤花，若獻影鏡中，而川中鳧舫買帆，魚會渡艇，出沒波紋間，棹影耀淨嵐，櫓聲搖半壁。恍然如坐畫屏之上也。旣下，仍西半里，問渡於海口邨，南度茶埠街，入飯於主家，已過午矣。茶埠有舟，隨流十里，往柴廠載鹽，渡滇池。

余不能待，遂從邨西遵川堤而行。其堤自茶埠西達平定，隨川南涯而築之。蓋川水北依北岸大山而西，其南岸山勢層疊，中多小塢，故築堤障川堤之南，屢有小水自南峽出，亦隨堤下注。從堤上西行，川形漸狹，川流漸迅。七里，有邨廬倚堤，北下臨川，堤間有亭有碑，卽所謂柴廠也。按舊碑謂之漢廠，莫土官鹽肆在焉。至此川迅石多，漸不容舟，川漸隨山西北轉矣。堤隨之。又西北七里，水北向逼山入峽，路西向度塢登坡。又二里，數家踞坡上，曰平定哨。時日色尙高，以土人言前途無宿店，遂止。

二十六日——雞再鳴，北向循西山行，三里，曙色漸啓。見有岐自西南來者，有岐自東北來者，而中道則直北逾坳。蓋西界老山而此度脈而東，特起一峯，當關中突，障扼川流，東曲而盤之，流爲所扼，稍東遜之，遂破峽北西向，墜級爭趨，所謂石龍壩也。此山名爲九子山，實海口下流當關之鍵；平定哨在其南，大營莊在其東，石龍壩在其北。山不甚高大，員阜特立，正當水口，故自爲雄耳。山巔有石九枚，其高逾於人，駢立峯頭，土人爲建九子母廟：以石爲九子，故以山爲九子母也。余時心知正道在中，疑東北之岐爲便道，且可一瞰川流，遂從之，一里，抵大營莊，則川流轟轟在下，舟不能從水，陸不能從峽，必仍還大路逾坳

乃得。於是返轍，從峯西逾嶺北下，共二里，有小水自西南峽來，渡之。復西上逾坡，則坡北峽中，螳川之水，自九子母山之東，破峽北出，轉而西，遶山北而墜峽，峽中石又橫岨而層閼之，水橫衝直搗，或跨石之頂，或竄石之脇，湧過一層，復騰躍一層，半里之間，連墜五六級，此石龍壩也。此水之不能通舟，皆以此石爲梗。昔治水者，多燔石鑿級，不能成功，土人言鑿而輒長，未必然也。石級旣盡，峽亦北轉，路從峽西山上，隨之北行，下瞰級盡處，峽中有水一方，獨清潄。土人指爲青魚塘，言塘中青魚大且多。按志，昆陽平定鄉小山下，有三洞，泉出匯而爲潭，中有青魚白魚，俗呼「隨龍魚」；豈卽此耶？北二里，峽稍開，有邨在其下，爲青魚塘邨。北二里，西北躡一嶺，此嶺最高，始東見觀音山與羅漢寺碧雞山，兩峯東峙；又北見遙山一重，橫亘衆山之北，西盡處特聳一峯最高，爲筆架山；其西又另起一峯，與之駢立，則老龍之龍山也；東盡處分峙雙岫，亦最高，爲進耳山；其南坳稍伏而豁，則大道之碧雞關也；而最高之間，有尖峯獨銳，透穎於橫脊之南，是爲龍馬山，其下則沙河之水所自來也。惟西向諸山，稍伏而豁，大道之往迤西者從之，而老脊反自伏處南度。·（老龍之脊，西北自麗江鶴慶東，南下至楚雄府北，又東北至祿豐羅次北境，又東至安甯

州西北境，東突爲龍山；遂南從安甯州之西，又南度三泊縣之東，又南向遶昆陽州之西南，乃折而東經新興州北，爲鐵爐關；又東經江川縣；北爲關索嶺；又東峙爲屈類巔山；乃折而東北，爲雞藏山，則滇池撫仙湖之界脊也。始西一里，逾其巔。又西北下，一里，則螳川之水，自嶺之北麓環而西，又轉而南。嶺西有邨，瀕川而居，置渡川上，是曰武趣河；昆陽西界止此；過渡，卽爲安甯州界。武趣之河，繞邨南曲，復轉西峽去。路渡河卽西北上坡，連越土壟二重，共五里，北下，有水一塘在東塢中。又北二里，有水一塘在西塢中，又北一里半，有邨在路東。又北一里半，坡乃北盡，坡北始開東西大塢。乃下坡西向行塢中，二里，有水東北自北界橫亘中尖峯下來，是爲沙河，其流頗大，石梁東西跨之，河從梁下南去；螳川之水，自武趣西峽轉而北來；二水合於梁南，半里，遂西北至安甯州城之南，於是北向經城東而北下焉。過沙河橋，又西北一里，則省中大道自東北來，螳川水自城南來，俱會於城東，有巨石梁東西跨川上，勢甚雄壯。過梁，卽爲安甯城。入其東門，闔閭頗集。乃沽飲於市，爲溫泉浴計。食畢，忽風雨交至，始持繖從南街西行，已而知道祿袞大道。乃返而至東門內，從東街北行，半里，過州前。從其東復轉北，半里，有廟門東向，額曰靈泉，今以

爲三潮聖水也。入之，有巨井在門左，其上累木橫架爲梁，欄上置轆轤以汲，乃鹽井也；其水鹹苦，而渾濁殊甚，有監者，一日兩汲而煎焉。（安寧一州，每日夜煎鹽千五百觔。城內鹽井四，城外鹽井二十四，每井大者煎六十觔，小者煎四十觔，皆以桶擔汲而煎於家。）又西轉過城隍廟而北，半里，出北門，風雨淒淒，路無行人。余興不爲止，冒雨直前，隨螳川西岸而北，三里半，有邨在西山麓，其後廟宇東向臨之，余不入。又北，二里半，大路盤山而北轉，有歧下坡，隨川直北行。余乃下從歧，一里半，有舟子艤舟渡，上川西岸，乃止。

· 復循東麓而北，抵北嶺下，川爲嶺扼，西向盤壑去，路乃北向陟嶺，嶺頗峻。一里，逾嶺北，又一里，下其北塢，有小水自東北來，西注於川，橫木橋度之。共一里，又西北上坡，有邨當坡之北。路從其側，一里，逾坡而北，再下再上，共三里，西瞰螳川之流，已在崖下。

· 崖端有亭，忽從足底湧起，俯瞰而異之。亟捨路西向下，入亭中，見亭後石骨片片，如青芙蓉湧出。其北復有一亭，下乃架木而成者；瞰其下，則中空如井，有懸級在井中，可以宛轉下墜。余時心知溫泉道尙當從上北行，而此奇不可失，遂從級墜井下。其級或鑿石，或嵌木，或累梯，共三轉，每轉約二十級，共六十級，而至井底。井孔中僅圍四尺，其深下垂及

底，約四五丈。井底平拓，旁裂多門，西向臨螳川者爲正門，南向者爲旁門。旁門有屏斜障，屏間裂竅四五丈，若窗櫺戶牖，交透疊映，土人因號之曰「七竅通天」。七竅者，謂其下南裂之多門；「通天」者，謂其上之獨貫也。旁門之南，崖壁巉削，屏列川上；其下洞門，另開駢開，凡三四處，皆不甚深透，然川漱於前。崖屏於上，而洞門累累，益助北洞之勝。再南，崖石轉突處，有一巨石，下墜崖側，迎流界道，有題其爲「醒石」者，爲冷然筆。（冷然，學道楊師孔號。楊係貴州人。）石北危崖之上，有大書「虛明洞」三大字者，高不能踞其爲何人筆。其上南崖，有石傾斜作垂手狀，其下亦有洞西向，頗大而中拓，然無嵌空透漏之妙。「虛明」二字，非此洞不足以當之。「虛明」大書之下，又有刻「聽泉」二字者，字甚古拙，爲燕泉筆。（燕泉，都憲何孟春號。何，郴州人。又自叙爲吾邑。）又其側，有「此處不可不飲」，爲升菴筆，（升菴，楊太史慎號。）而刻不佳，不若中洞。門右有「此處不可不醉」，爲冷然筆，刻法精妙，遂覺後來者居上。又「聽泉」二字上，刻醒石詩一絕，標曰：「姜思睿；」而醒石上亦刻之，標曰「譜明」；譜明不知何人；一詩二標，豈譜明卽姜之字耶？此處泉石幽情，洞壑玲瓏，眞考槃之勝地，惜無一人棲止！大洞之左，穹崖兩盡，

復有一洞，見烟自中出，亟入之，其洞狹而深，洞門一柱中懸，界爲二竅，有櫓羅囚髮赤身，織草履於中，烟卽其所炊也。洞南崖盡，卽前南來之塢，下而再上處也。時顧僕留待北洞，余復循崖沿眺而北，北洞之右，崖復北盡，遂躡坡東上，仍出崖端南來大道。半里，有菴當路左，下瞰西崖下，廬舍駢集，卽溫泉在是矣，菴北又有一亭，高綴東峯之半，其額曰冷然，當溫泉之上，標以御風之名；楊君可謂冷暖自知矣。由亭前躡石四下，石骨稜厲，余愛其石，攀之下墜，卽溫池在焉。池匯於石崖下，東倚崖石，西去螻川數十步。池之南，有室三楹，北臨池上。池分內外，外固清瑩，內更澄澈，而浴者多就外池。內池中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其色如綠玉，映水光艷燁然。余所見溫泉，滇南最多，此水實爲第一。池室後，常東岸之上，有佛閣三楹，額曰「暖照」；南坡之上，有官宇三楹，額曰「振衣千仞」；皆爲土人鎖鑰，不得入。余浴旣，散步西街，見賣漿及柿者，以浴執買柿啖之。因問知虛明之南，尙有雲濤洞：川之西岸，曹溪寺旁，有聖水，相去三里，皆反在其南，可溯螻川而遊也。蓋溫泉之西濱螻川東岸，夾廬成衢，隨之而北，百里而達富民。川東岸山，最高者爲筆架峯，卽在溫泉東北，志所謂岱晨山也；川西岸山，最高者爲隴山，曹溪在其東麓之半，志

所謂葱山也。二山夾螳川而北流，而葱山則老脊之東盤者矣。余時抵川上，欲先覓曹溪聖水，而渡舟在川西岸，候之不至。遂南半里，過虛明諸洞下，南抵崖處，坡曲爲塢，宜仍循川岸而南，以無路，遂上昔來大路隅，由小岐盤西崖而南，亦再下再上，一里半，有一邨在坡南，是爲沈家莊。老婦指雲濤洞尙在南坡外。又南涉塢，半里登坡，路絕而不知洞所在。西望隔川，有居甚稠，其上有寺，常卽曹溪。有邨童拾薪川邊，遙呼而問所謂雲濤洞者，其童口傳手指，以川隔皆不能辨。望見南坡之下，有石崖一叢，漫趨之，至其下，仰視石隙，叢竹娟娟，上有朱扉不掩。登之，則磴道逶迤，軒亭幽寂，餘花殘墨，狼藉蹊間，雲牖石牀，離披洞口。軒後有洞門下嵌，上有層樓橫跨。皆西向。先登其樓，樓中供大士諸仙像；香几燈案，皆以樹根爲之，多有奇石者。其南有臥室一椽，米盎書簾，猶宛然在內，而苔衣羅網，封埋已久，寂無徑行，不辨其何人所構，何因而廢也。下樓入洞，初入若室一椽，側有一竇，下陷窈黑，其北又裂一門。透裂入，有小窻斜通於外，見竹影竄入，卽墮黑而下，南下杳不知其所底。北睇亦有一牖上透，第透處甚微，光不能深濁。以手捫隘，以足投空，時時兩無所名，又時時兩有所礙。既至其底，忽望西南有光燁然，轉一隘。始見其光自西北頂隙

透入，其底處亦平，而上復穹焉高盤。忽然有影掠隙光而過，心異之，呼顧僕，問應聲正在透光之際，其所過影卽其影也。復轉入暗底，隙隘崖懸，無由著足，然而機關漸熟，升躋似易，覺明處之魂悸，不若暗中之膽壯也。再上一層，則上牖微光，亦漸定中生朗，其旁原有細級，宛轉崖間，或頽或整，但初不能見耳。出洞，仍由前軒出扉外，見右洞有石刻一方，外爲棘刺結成窠網，遙不能見。余計不能去，竟踐而入之，巾履俱爲鉤卸，又以布縛頭護網，始得讀之，乃知是菴爲天啓丙寅州人朱化学所構。（朱，壬辰進士。）其樓閣軒亭，俱有名額，住山僧亦有名，有詩，未久而成空谷，遺構徒存，祇增慨耳。旣下，至川岸，若一航渡之，卽西上曹溪。時不得舟，仍北三里，至溫泉，就舟而渡，登西岸，溯川南行，望川東虛明崖洞，若卽若離，杳然在落花流水之外。南一里，又見川東一崖，排突亦如虛明，其下亦有多洞迸裂，門俱西向，有大書其下爲「青龍洞」，爲「九曲龍宮」者。隔川望之，不覺神往。土人言此二洞甚深，篝火以入，可四五里，但中黑無透明處。此洞卽在沈家莊北，余前從虛明沿川岸來，卽可得之，誤從其上，行崖端而不知，深爲悵悵；然南之雲濤，北之虛明，旣已兩窮，此洞已去而復得之對涯，亦未爲無緣也。又南一里，抵川西邨聚。從其後西

上山，轉而南，又西上，共一里，遂入曹溪寺。寺門東向，古刹也。余初欲入寺覓聖泉。見殿東西各有巨碑爲楊太史升菴所著，乃拂碑讀之，知寺中有「優曇花樹」諸勝，因覓紙錄碑，遂不及問水。是晚，炊於僧寮，宿於殿右。

二十七日——晨起，寒甚。余先晚止錄一碑，乃殿左事，錄未竟，僧爲具餐，乃飯而竟之，有寺中讀書二生，以此碑不能句，來相問，余爲解示。（二生一姓孫，安甯州人；一姓黨，三泊縣人。）黨生因引余觀優曇樹。其樹在殿前東北隅二門外，坡間，今已築之牆版中，其高三丈餘，大一人抱，而葉甚大，下有嫩枝旁叢。聞開花當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黃，大如蓮而瓣長，其香甚烈，而無實。余摘數葉置囊中。遂同黨生由香積北下坡，循坳而北，一里半，觀聖泉。泉從山坡大樹根下，南向而出，前以石環爲月池，大丈餘，瀦水深五六寸餘，波淙淙由東南坡間瀉去，余至當上午，早潮已過，午潮未至，此正當縮時，而其流亦不絕，第潮時更湧而大耳。黨生言穴中時有二蟾蜍出入，茲未潮，故不之見；卽碑云「金龜」，號曰「泉神」者矣。月池南有亭新構，扁曰「問潮亭」。前巡方使關中張鳳翽爲之記，黨生又引余由泉西上坡，西北緣嶺上，半里，登水月菴。菴東北向，乃葱山之東坳中矣。菴潔

而幽，爲鄉紳王姓者所建。庭中水一方，大僅逾尺，乃建菴後，刷地而出者。菴前有深池，泉不能畜也。既復下至聖泉，還至曹溪北坡坳，黨生別余上寺。余乃從岐下山，一里，抵昨邨後上山處。由邨後南行半里，復東望川東迴曲中，石崖半懸，飛樓臨丹，卽雲濤洞也。川水已從東盤曲，路獨循西山南向下，因其山塢自南而轉也。一里餘，始循南山而東。二里，則其川自塢北曲而南，與路遇，既過，路又循東山湖谿轉而北，一里，乃東向陟南山之北，一里，乃轉東南行。一里，南陟一西來之峽，又南上坡。一里，與前來溫泉渡西大道合，始純南行。六里，入北城門，見有二女郎，辮髮雙垂肩後，（此間幼童女，辮髮一條垂腦後；女郎及男之長者，辮髮兩條垂左右耳旁，女仍用包髻，男仍用巾帽冠其上。若櫛櫛，卽辮髮一條，週環於腦額，若籠其首者。又有男子未冠者，從後腦下另挽一小髻若螺，綴於後焉。）手執執扇，嫣然在前，後有一老婦隨之，攜牲盒紙錠，將拜墓郊外。（此間重十月初祭掃，家貧不及者，至月終亦不免也。）南中所見婦女，織起姣好，無逾此者。入城一里半，飯於東關。乃出，逾巨石梁，遵大道東北行，半里，有小溪自東塢來，溯之行。從橋南東去，三里半。上坡。又一里，逾東安峭嶺；嶺不甚峻，東北從橫亘大山分隴西南下，爲安甯東第一

護城之砂者也。過嶺東下，始見沙河之水，自東北來。隨其塢東入，過站摩村，共十五里，爲始甸鋪。又四里，過龍馬山，帆帆北透，橫亘大山之半。路遶其前而東，又四里，始與沙流上流之溪遇。有三鞏石梁東跨其上，是曰大橋。其水自東北進耳二尖峯西。棋盤山南峽來，西南至安甯城東，南入於螳川者也。又半里，東上坡，宿於高槐橋村。二十八日——平明，東行一里半，上坡，爲安甯東界，由此卽爲昆明地。陂陀高下，以漸升陟而上，八里，其塢自雙尖後進耳山來，路遂由南隴道。又二里，山坳間有聚廬當尖，是爲碧雞關。蓋耳之山峙於北，羅漢之頂峙於南，此中間度脊之處；南北又各起一峯夾峙，以在碧雞山之北，故名碧雞關，東西與金馬遙對者也。關之東，向東南下，爲高嶠，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處，渡海者從之；向西北下爲赤家鼻，官道之由海堤者從之。余時欲游進耳，遂西北下坡，半里，循西山北行。二里，有邨在西山之麓，是爲赤家鼻，大道由其前北去，乃西折而入邨。邨倚山而廬，有池瀦坡側，大不逾五尺，邨人皆仰汲焉。中復有魚，有垂釣其上者，亦龍澤之淺者也。由池南上坡，嶺道甚峻，半里，登岡上，稍北而曲，有坊當道，則進耳山門外坊也，其寺尙隔一坑，由坊西望見寺後，大山環於上，此岡遶於前，內夾深坑

，旋轉而入，若耳內之孔，寺臨孔上盤架邊，以進取名之義，非身履此岡，不見其親切也。進坊，西向沿坑入，半里，有岐西逾大山之坳，而入寺之路，則沿坑南轉。盤崖半里，西上，入寺中。寺門東向，登其殿，頗軒爽，似額端，不似耳中也，方丈在殿北，有樑三楹在殿南，其樓下臨環坑，遙覽滇海，頗如太華之一碧萬頃，而此深遠矣。人方丈，有辛貢士伯敏者，迎款慇懃。僧寶印，欲具餐，辛揮去，令其徒陳履惇，陳履溫（二陳乃甲戌進士履忠弟）及其弟出見，且爲供葷食。復引余登殿南眺海樓，坐談久之。余欲擣棋盤山，問道於寶印，寶印曰：『由坊東下山，自赤鼻山寶珠寺上爲正道，路且三十里。由此寺北，西逾大山之坳，其路半之，但空山多岐，路無從覓耳。』乃同辛君導余從殿後出，遂北至坳下東來岐路，始別去。余乃西上，半里，逾坳，半里，西北稍下。一里，涉中窪。窪西復有大山，南北橫峙，與東界進耳後雙尖，并坳北之巔，東西夾成中窪。由窪西，復循西山之東北行，一里，循嶺北轉而西，稍下，一里，度峽西上。其西復有大山，南北橫峙。遂西向橫躡之，一里半，登其岡，見西南隨塢，有路上逾其脊，將趨之，有負芻者來曰：『棋盤路在北，不在西也。』乃循西山之東，又北行，其路甚微，若斷若續。二里半，從西山北坳透脊西出，始望見

三家村在西塢中。村西盤峙一峯，自北而南，如屏高擁，卽棋盤山也，其脈北自妙高寺三華山西南來，復聳此峯，分支西度，爲溫泉之筆架山；分支南下，爲始甸後之龍馬山；南環東亘，卽爲所逾之脊；而南度爲進耳碧雞者也。脊北山復橫列東北，至寶珠赤鼻而止，爲三家邨東界護山。余昔來，自金馬以東，卽遙望西界山橫如屏，其頂復有中懸如覆釜高出其上者，卽此棋盤峯也，而不知尙在重壑之內，外更有斯峯護之，洵西峯之領袖矣。從嶺西轉，循東山北崖，半里，乃西向下。一里，行壑中，有水北流，西涉之。又半里，抵三家邨，其邨倚棋盤東麓，路當從邨北西上，乃誤由邨南度脊處循峽西南上，竟不得路。攀躡峽中三里，登一岡，有菴三楹踞坪間，後倚絕頂，其前東瞰滇中；乃髮僧元禪，與僧裕菴新建者，元禪有內功，夜坐峯頭，曉露溼衣，無所退怖；菴中四壁未就，不以爲意也。日已西昃，迎余淪茗煑粥，抵暮乃別，西上躋峯，一里，陟其巔。又西向平行頂上，一里，有寺東北向，卽棋盤池也。時已昏黑。遂啜茗而就榻。

二十九日——凌晨起，僧爲余炊，余乃獨躡寺後絕頂，時曉露甚重，衣履沾透。頂間無高松巨木，卽叢草亦不甚深茂，蓋高寒之故也。頂頗平迥。其西南皆石崖矗突，其性平直而中實

，可劈爲板，省中取石，皆於此盜負之，然其上反不能見，以坳於內也。西北塢中，有大壑迴環，下有水二方，邨廬踞其上，卽志所載勒甸村龍泉也。其水分青白色。西南峽中水，則循龍馬山東而去，常卽沙河之源矣，東南卽三家之流。是頂亦三面分水之處，第一入滇池，兩入螳川，皆一派耳。由頂遠眺，則東北見堯林山尖聳，與邵甸梁王山並列；東南見羅藏山，環峙海外；直南見觀音山峒峽，爲碧雞絕頂掩映，半浮半隱；直西則溫泉筆架山連翩而去；惟西北崇山稍豁，則螳川之所向也，下飯於寺。乃同寺僧出寺門東行三十步，觀棋盤石，石一方橫臥嶺頭，中界棋盤紋，縱橫合十九道，其北臥石上，楷書「玉案晴嵐」四大字，乃碧潭陳賢所題，南有二石平度，中夾爲穴，下墜甚深，僧指爲仙洞，昔有牧子墜羊其中，遂以石填塞之。僧言此山之腹，皆崆峒，但不得其門而入耳。穴側亦有陳賢詩碑，已剝不可讀，乃還寺，錄昆明令汪從龍詩碑，乃令幼僧導往峯西南，觀鑿石之崖。其崖上下兩層，鑿成大窟如廈屋。其石色青綠者，則膩而實；黃白者，則粗而剛；其崖間中嵌青綠色者兩層，如帶圍，各高丈餘，故鑿者依而穴之；其板有方有長，方者大徑五六尺，長者長徑二三丈，皆薄一二寸，其平如踞，無纖毫凹凸，眞良材也！還從寺前東向下，一里，過新菴之左，直下者

一里半，過三家邨左，渡澗。又一里半，東逾石山之岬；其山乃東界北走之脈，至此復突一峯，遂北盡焉。從坳東墜崖而下，復漸成一坑。隨之行，三里，爲寶珠寺。未至寺，其西墜峽處，坑水潰而爲瀑，懸崖三級下，深可十五六丈，但水細如絡絲，不如疋練也。寶珠寺東向倚山之半，亦幽亦敞。由其前墜坡直下，五里，抵山麓，爲石鼻山，聚落甚盛，蓋當草海之西，碧雞關大道，卽出其下也。由村轉北，一里半，東北與大道合，於是東向湖堤。二里半，有邨當堤之衝，曰夏家窰。過此，遂遵堤行湖中。堤南北皆水窪，堤界其間，與西子蘇堤無異。蓋其窪卽草海之餘，南連於濱池，北抵於黃土坡，西瀕赤鼻山之麓，東抵曾城，其中支條錯遶，或斷或續，或出或沒，其瀕北者，志又謂之西湖，其實卽草海也。昔大道迂迴北坡，從黃土坡入會城，傅元獻爲侍御時，填窪支條，連爲大堤，東自沐府魚塘，西接夏家窰，橫貫湖中，較北坡之迂，省其半焉。東行堤上一里半，復有岡有橋，有棲舍介水中央。半里，復遵堤上東行湖中，遙顧四圍山色，掩映重波間，青蒲偃水，高柳潏堤，天然絕勝；但堤有柳而無花，橋有一二而無二六，不免令人轉憶西陵耳！又東二里，湖堤旣盡，乃隨港堤東北。二里，爲沐府魚池。又一里半，抵小西門，飯於肆。東過閘橋，濱濠南而東，一里

，入城南舊寓，問吳方生，則已隔晚向晉甯矣。已而見唐大來寄來行李書畫，俱以隔晚先至，獨方生則我來彼去，爲之悵悵。乃計復爲作書，令顧僕往晉甯謝唐君，別方生，并向大來索陶不退書。(陶諱挺，有詩翰聲，向官於浙。前大來欲爲作書，聞其已故，乃止。適寓中有高士官從姚安來，知其猶在，皆虛傳如眉公也，故復索書往見之。)

十一月初一日——晨起，余先作書令顧僕往投阮玉灣，索其導游緬甸書，併謝向之酒盒，余在寓作晉甯諸柬，須其反命，即令往南壩候渡。下午，顧僕去，余欲入城拜阮仁吾，令其促所定負擔人，爲西行計。適阮穆聲來顧，已而玉灣以書來，期明日晤五齋中，遂不及入城。初二日——晨起，余欲自仁吾處，次第拜穆聲，後至玉灣所，忽玉灣來邀甚急，余遂從其使先過玉灣，則穆聲已先在座。延於內齋，款洽殊甚。既午，曰：「今日總府宴撫按，當入內一看即出，故特延穆聲奉陪，并令二幼子出侍客飲。」果去而即返，洗盞更酌。已而報撫按已至，玉灣復去，囑穆聲必款余多飲，須其出而別。余不能待，薄暮。託穆聲代別而返。

初三日——晨往阮仁吾處，令促負擔人。即從其北宅拜穆聲，留晨餐。引入內亭觀所得奇石。其亭名竹在，余詢其故，曰：「父沒時，宅爲他人所有，後復業，惟竹在耳。」亭前紅梅

盛開。此中梅俱葉而花，全非吾鄉本色，惟一株傍亭簷，摘去其葉，始露面目，猶故人之免胄相見也。石在亭前池中，高八尺，闊半之，玲瓏透漏，不瘦不肥，前後俱無斧鑿痕，太湖之絕品也。云三年前從螺山絕頂覓得，以八十餘人舁至，其石浮臥頂上，不經摧鑿而下，真神物之有待者。余昔以避雨山頂，徧臥石隙，鳥覩有此類哉！下午，過周恭先，遇於南門內，正挽一友來顧。知金公趾爲余作送靜聞骨詩。相與同往叩之，則金在其莊，不相值，（金公趾名初麟，字頗肖董宗伯，風流公子也。善歌，知音律，家有歌童聲伎。其祖乃甲科。父偉，鄉薦，任江西萬安令。公趾昔好客，某奏勅錢十晉軍門，名在疏中，黜其青衿焉。）其友遂留至其家，割雞爲餉，饋多烹牛，雜脯而出，甚精潔。其家乃教門，舉家用牛，不用豕也。其友性馬，字雲客，（名上捷，號閩仙）尋甸府人。父以鄉科任沅州守，當安曾困黔省時，以轉餉功擢常德太守，軍興旁午，獨運援黔之餉，久而無匱，以勞卒於任，雲客其長子也，文雅蘊藉，有幽人墨士之風。是晚，篝燈論文，雲客出所著拾芥軒集相訂，遂把燾深夜。恭先別去，余遂留宿其齋中。窗外有紅梅一株盛放，（此間皆紅梅，白者不植。）中夜獨起相對，恍似羅浮魂夢間，然葉滿枝頭，轉覺翠羽太多耳。

初四日——馬君留晨餐，恭先復至，對弈兩局，又留飯，過午乃出城，以爲顧僕將返也。及抵寓，顧僕不見，而方生已儼然在樓。問何以來？曰：『昨從晉甯得君書，卽騎而來。送君騎尚在。當遲一日復往晉甯。』問：『昔何以往？』曰：『往新興，便道晉甯看君耳。』問顧行何在？曰：『尙留晉甯候渡。』知始方生往新興，以許郡尊考滿，求雷太史左右之於巡方使君之側也。（雷名躍龍，以禮侍丁憂於家。巡方使爲倪于義，係四川人。）

初五日——方生爲余作永昌潘氏父子書，（父名嗣魁，號蓮峯，丙子科第十名。子名世澄，號未波，丙子科解元。）騰越潘秀才書，（名一桂）又爲余求許郡尊轉作書通李永昌；（永昌太守李還素，昔自雲南別駕陞，與許同僚。）又爲余求范復蘇（醫士，江西人）轉作書通楊賓川。（賓川守楊大賓，黔人，號君山。原籍宜興人，以建平教中於南場，與又生鄉同年也。前又生有書來，然但知其家於黔，而不知其宦於賓。書爲盜失，并不知其家之所在，但憶昔年與其弟宜興總練同會於又生坐。今不知其弟尙在宜興否？）憐余無貲，其展轉爲余謀，勝余自爲謀也。下午，顧行自晉甯返，并得唐大來與陶不退書。阮仁吾所促負擔人亦至。初六日——余晨造別阮玉灣穆聲，索其所作送靜開骨詩。阮欲再留款，余以行李已出辭，乃

出叩任君，任君，大來妹婿。大來母夫人在其家，并往起居之。任固留飯，余乃趨別馬雲客，不值，留詩而還，過土王廟，入其中，觀菩提樹，樹在正殿陸庭間甬道之西，其大四五抱，幹上聳而枝盤覆，葉長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其花亦白而帶淡黃色，瓣如蓮長，亦二三寸，每朵十二瓣，遇閏歲則添一瓣。以一花之微，而按天行之數，不但泉之能應刻，（州勾瀾泉刻百沸）而物之能測象如此。亦奇矣！土人每以社日，羣至樹下，灼艾代灸。言灸樹卽同灸身，病應灸而解；此固誕妄，而樹膚爲之癢醫無餘焉。出廟，飯於任。返寓，周恭先以金公趾所書詩并贖至，又以馬雲客詩扇至。阮玉灣以詩冊并贖至。其弟鎰，亦使人餽贖焉。迨暮，金公趾自莊還，來晤，知余欲從筇竹往，曰：「余輩明晨當以筇竹爲柳亭。」余謝之曰：「君萬萬毋作是念，明晨君在溫柔夢寐中，余已飛屐峯頭矣，不能待也。」是晚，許郡尊亦以李永昌書至，惟范復蘇書未至也。

初七日——余晨起索飯欲行，范君至，卽爲作楊賓川書。余遂與吳方生別，循城南濠西行。二里，過小西門，又西北沿城行一里，轉而北，半里，是爲大西門，外有文昌宮柱香閣峙其右，頗壯。又西半里，出外溢門，有岐向西北者，富民主道；向正西者，爲筇竹寺道。余

乃從正西傍山坡南行，卽前所行湖堤之北峯也。五里，其坡西盡，村聚駢集，是爲黃士坡，坡西則大塢自北而南，以達滇海者也。西行塢塍中，二里，有溪自西北注而南，石梁橫其上，是卽海源寺側穴湧而出之水，遂爲省西之第一流云。又西一里半，有小山自西山極突出，反自南環北。路從其北嘴上，一里半，西達山下，有峽東向，循之西上，是爲筇竹；由峽內越澗，西南上，是爲圓照；由峽外循山嘴北行，是爲海源。先有一婦騎而前。一男子隨而行者，云亦欲往筇竹，隨之，誤越澗南上圓照，至而後知其非筇竹也。圓照寺門東向，層臺高敞，殿宇亦宏，而闌寂無人。還下峽，仍逾澗北，令行李往候於海源。余從峽內入，一里半，澗分兩道來：一自南峽，一自北峽。二流交會處，有坡中懸其西。於是渡峽南之澗，卽躡坡西北上，漸轉而西，一里半，入筇竹寺。其寺高懸於玉案山之北陲，寺門東向，斜倚所踞之坪，不甚端稱，而羣峯環拱，林壑瀟沓，布幽邃之境也。入寺，見殿左無膾噴雜，腥羶交陳，前騎來歸亦在其間。余卽入其後，登藏經閣。望閣後有靜室三楹，頗幽潔，四面皆環牆廻隔，不見所入門，因徘徊閣下。忽一人迎面問曰：「先生豈霞客耶？」問何以知之？曰：「前從吳方生案，徵其所作詩，詩題中見之，知與丰標不異也。」問其爲誰，則嚴姓，名似

祖，號築居，嚴冢宰清之孫也。爲人沉毅有骨，澹泊明志，與其姪讀書於此；所望牆園中靜室，卽其棲托之所。因留余入其中，懇停一宿。余感其意，命願僕往海源安置行李，余乃同嚴君入殿左方丈。問所謂木木亭者，主僧不在，鎖鑰甚固。復遇一段君，亦識余，言在晉甯相會，亦忘其誰何矣。段言爲金公趾期會於此，金當卽至。三人因同止殿右，循塔坡而西北，則寺後上崖，復有坪一方，其北崖環抱，與南環相稱，此舊筇竹開山之址也，不知何時徙而下。其處後爲僧塋，有三塔，皆元時者；三塔各有碑，猶可讀。讀罷，還寺，公趾又與友兩三輩至，相見甚歡。窺其意，卽前騎來婦備酒邀衆客，以筇竹爲金氏護施之所，公趾又以夙與余約，故期備於此，而實非公趾作主人也。時嚴君謂余，其姪作飯於內已熟，拉往餐之。頃之，住持僧體空至；其僧敦厚篤摯，有道行者；爲余言，『當事者委往東寺監工修造，久駐於彼，今適到山，聞有遠客，亦一緣也。必多留寺中，毋卽去。』余辭以『雞山願切。此一宵爲嚴君強留者，必不能再也。』體空謂『今日諸酒肉漢混聒寺中，明晨當齋潔以請。』遂出。余欲往方丈答體空，嚴君以諸飲者在，退而不出。余見公趾輩同前騎婦坐正殿東廂，始知其婦爲妓而稱觴者。余乃迂從殿南二門側，曲向方丈，體空方出迎，而公趾輩自上望見

，趨而子曰：『薄醴已備，可不必參禪。』遂拉之去。抵殿東廂，則築居亦爲拉出矣。遂就燕飲。其婦所備肴饌甚腆，公趾與諸坐客，各歌而稱觴，然後此婦歌，歌不及公趾也。旣而段君去，余與築居亦別而入息陰軒。迨暮，公趾與客復攜酒盒就飲軒中，此婦亦至，復飛聲徵歌，二鼓乃別去。余就寢，寢以紙爲帳。卽嚴君之榻也。另一榻，亦紙帳，是其姪著，嚴君攜被襪就焉。旣寢，嚴君猶秉燭獨坐，觀余石齋詩帖，并誥公手書；余魂夢間，聞其哦三詩贈余，余寢熟不能辨也。

初八日——與嚴君同至方丈叩體空。由方丈南側門，入幽徑，游禾木亭。亭當坡間，林巒環映，東對峽隙，滇池一盃，浮白於前，境甚竦窅，有雲林筆意。亭以茅覆，窗櫺潔淨，中有蘭二本，各大叢合抱，一爲春蘭，步透二挺，一爲冬蘭，花發十穗，穗長二尺，一穗二十餘花；花大如萱，乃赭姪之色，而形則與蘭無異。葉比建蘭闊而柔，磅礴四垂，穗長出葉上，而花大枝重，亦交垂於旁，其香盈滿亭中，開亭而入，如到衆香國中也。三人者，各當窗一隙，踞窗檻坐。侍者進茶，乃太華之精者。茶冽而蘭幽，一時清供，得未曾有。禾木者，山中特產之木，形不甚大，而獨此山有之，故取以爲名，相傳已久，而體空新整之，然目前亦

未睹其木也。體空懇留曰：「此亭幽曠，可供披覽；側有小軒，可以下榻；閣有藏經，可以簡閱。君留此過歲，亦空山勝事，雖澹泊，知君未必却情。三人卒歲之供，貧僧猶不乏也。」余謝「師意甚善，但淹留一日，余心增歎一日，此清淨界，反成罪戾場矣。」坐久之，嚴君曰：「所炊當熟，乞還餐之。」出方丈，別體空，公趾輩復來，拉就殿東廂，共餐鼎肉湯麵，復入息陰軒飯。嚴君書所哦三詩贈余，余亦作一詩爲別。出正殿，別公趾，則行李前去，爲體空邀轉，不容行，余往懇之，執袖不捨。公趾築居前爲致辭曰：「唐晉甯日演劇集賓，欲留名賢，君不爲止。若可止，余輩亦先之矣。」師曰：「君甯澹不羶，不爲晉甯留，此老僧所以敢留也。」余曰：「師意既如此，余當從雞山回，爲師停數日。」蓋余初意，欲從金沙江往雅州，參峨嵋，漢中人皆謂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歸省，假道於黔，而出遵義，余不信。及瀕行，與吳方生別，方生執裾黯然曰：「君去矣！余歸何日？後會何日！何不由黔入蜀，再圖一良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己。至是見體空誠切，遂翻然不由金沙之意，築居公趾輩交口曰：「善。」師乃聽別。出山門，師遠送下坡，指對山小路曰：「逾此可入海源上洞，較山下行近。」既別，一里半，下至峽中，令肩行李者逾南澗，仍來路出峽往海

源寺，余同顧僕逾北澗，循澗北入，卽由峽東向躡嶺，一里，逾嶺東。稍東下，半里，折而北。又半里，已遙見上洞在北嶺，與妙高相並，而路則踐危石，歷巉磴而下，下險。卽由山半轉而北行，半里，有大道東南自海源上坡，從之，西北上半里，嶺上亂石森立，如雲湧出。再北，遂得上洞。洞門東向，高穹軒迥，其內深六七丈，闊與高亦如之，頂穹成蓋，底平如砥，四壁圍轉，無嵌空透漏之狀，惟洞後有石中突，高丈餘，有隙宛轉。逾之而入，洞壁亦嵌而下墜，深入各二丈餘，底遂窅黑，墜隙而下，見有小水自後壁滴瀝而下，至底而水不見，黑處亦漸明。有樵者見余入，駐外洞待之，候出乃去。洞中野鴿甚多，俱巢於洞頂，見人飛擾不定，而土人設機關以取之。又稍北，共半里而得中洞。洞門亦東向，深闊高俱不及上洞三之一，四壁亦圍轉無他岐，惟門左旁列一柱，又有二孔外透爲異耳。余從洞前望往妙高，大路，自海源由山下邨落，盤西山北嘴而西上，洞前有如綫之路，從嶺北逾岫而西，卽從嶺頭行，可省陟降之煩。乃令顧僕下山，招海源行李，余卽從洞嶺北行，期會於妙高。洞北路若斷若續，緣西山之半，其下皆邨聚，倚山之麓，大路隨之。余行嶺半一里，有路自下邨直上，西北逾嶺，從之。一里，逾嶺西，峯頭有水一塘在窪中。由塘北西下，一里，山復環

成高塢，自南向北，塢口石峯東峙，嶙峋飛舞，踞衆壑之交。石峯北，又有塢自西而東，西塢重壑層疊，有火山臨之，其下路交而成蹊焉。余望之行，半里，北下至石山之西。又半里，西抵西塢之底，路當從西塢北崖緣峽而上，余誤從西塢南崖躡坡而登，一里，逾嶺脊而西，即見西北層岡之上，有佛宇重峙，余知即爲妙高，而下有深峽間隔，路反折而西南，已覺其誤。循之行一里，以爲當截峽北渡，便可折而入寺。乃墜峽西北下，半里，涉底，復扳峽西北上，以爲寺在岡脊矣，而何以無路？又半里，及登脊，則猶然寺前環峽之岡，與寺尙隔一坑也。岡上有一塔，正與寺門對。復從其東北下坑。半里，由坑底再上北崖，則猶然前塢底緣峽處也。北上半里，岡頭有茶菴當道，是爲富民大路，菴側有坊。沿峽端西循坡半入，半里，是爲妙高寺。寺門東向，前臨重峽，後倚三峯，所謂三華峯也。三尖高擁，攢而成塢，寺當其中，高而不覺其亢，幽而不覺其闕，亦勝地也。正殿左右，俱有官舍，以當富民武定之孔道，故寺中亦幽寂。土人言妙高正殿，有辟塵木，故境不生塵；無從辨也。瞻眺久之，念行李當至；因出待於茶菴側。久之，乃從坡下上。余因執途人詢沙朗道，或云仍下坡，自普擊大道而去，省中通行之路也，其路迂而易行；或云更上坡，自牛圈哨分岐而入，此間

達之小路也，其路近而難知。余曰：『既上，豈可復下？』遂更上坡，三里，逶迤逾嶺頭，即循嶺北西向盤崖行。又二里，有小石峯自嶺北來，與南峯屬，有數家當其間，是曰牛圈哨，東西之水，從此分矣。從哨西直下，則大道之出永定橋者。余乃飯而從嶺脊北向行，一里，稍下涉壑，即從壑北上坡，緣坡東北上，回望壑底，西墜成峽，北走甚深。路東北逾坡，其東猶下滇池之峽也。又一里半，從嶺頭逾坳而北。北行一里，再逾一西突之坳，其北遂仍出西峽上。於是東沿山脊行，又北一里半，西瞰有邨當峽底，是爲陡坡。其峽逼仄而深陡，此邨居之最險者。從嶺上隨嶺東轉，半里，有路自東坳間，透而直西，遂墜西峽下，此陡坡通省之道，乃遵之。東上半里，逾坳東，於是北沿山脊行。又東半里，稍東北下峽中，半里，有水一池潞路南，是爲清水塘，在度脊之北，塘北遂下墜成坑。隨之北下，一里，過峽底；有東來大道，度峽西北去，此即自省會走富民間道也。隨之，復從峽西傍西山北行，二里，又轉而西。遇一負薪者，指北向從岐下峽中行，將半里，至其底，即清水塘之下流也。又從峽西緣坡麓行，細徑斷續，亂崖崩墮，二里半，逾澗，緣東麓，又北一里，乃出峽口。於是北塢大關，南北遙望，而東界老脊，與西界巨峯，夾而成塢。始從畦陞北行，一里，有溪

頗巨，自塢北來，轉而西去，余所從南來之水，亦入之，同入西南峽中。路北渡之，一里。有邨聚倚西山之麓，高下層疊，是爲沙朗。入叩居停，皆辭不納，以非大路故，亦昆明之習俗也。最後入一老人家，強主之，竟不爲覓米而炊。

初九日——令願僕覓米具炊。余散步邨北，遙晰此塢，東北自牧養北梁，山西支分界；東界雖大脊，而山不甚高；西界雖環支，而西北有石崖山，最雄峻；又南爲沙朗西山，又南爲天生橋，而南屬於陡坡東峽之山。其山東西兩界，既夾成大塢，而南北亦環轉連屬。其中水亦發源於龍潭，合南北峽而成溪，西注於富民螳螂，然不能竟達也。從塢西南入峽，搗入山洞，——其洞深黑莫測——穿山西出，與陟坡之洞合。洞上之山，間道從之。所謂天生橋也。然人從其上行，不知下有洞，亦不知洞之西透，山之中空而爲橋，惟沙朗人耕牧於此，故有斯名；然亦皆謂洞不可入，有虎狼，有妖祟，勸余由邨後逾山西上，不必向水洞迂折，余不從。既飯，乃南循坡麓行，一里半，與溪遇，遂同入西峽，其峽南北山壁夾而成路。由溪北沿北山之麓入，一里，仰見北崖之上，石壁盤突，其間駢列多門，而東一門高懸危瞰，勢獨雄豁，而磴跡甚微，棘翳崖崩，莫可著足。乃令願僕并行李俟於下，余獨攀躍而上。久之，

躋洞東，見又一門側迸，余以爲必中通大洞，遂從其側倒懸入大洞門。其門南向，甚穹，洞內層累北上，深十餘丈，而闊半之，然內無旁竇，卽前外見側迸之門，亦不中達也。出洞，欲東上側門，念西洞尙多；旣下，欲再探西洞，望水洞更異，遂直從洞下，西趨水洞。又半里，西峽旣盡，山環於上，洞闢於下，水從東來逼南崖，搗西洞入，路從其北墜岡下，余令肩夫守行李於岡上，與頰僕入洞。洞門東向，高十餘丈，而闊半之。始涉水，從其南崖入，水漱北崖而環之。入五六丈，水環北崖，路環南崖，俱西轉。仰見南崖之上，層覆疊出，突爲危臺，結爲虛樓，皆在數丈之上，氤氳闐闐，與雲氣同爲吞吐。從其下，循之西入，北崖尙明。水漱之；南崖漸暗，路隨之。西五六丈，南崖西盡，水從北崖直搗西崖下，西崖遂下嵌成潭，水鳴鳴其中，作衝激聲。遂循西崖北折去，路乃涉水循東崖，北向隨之，洞轉而北，高穹愈甚，延納餘朗，若昧若明。又五六丈，水從北崖，復西轉，余亦復涉西涯。於是水再環北崖，路再環南崖，竟昏黑不可辨，但聞水聲潺潺。又五六丈，復西遇水，其水漸深，旣上不可見，而下又不可測，乃出。出復四渡水而上岡。聞岡上有人聲，則沙朗人之耕隴者，見余入洞，輿負行李人耦語待之。爲余言水之西出，卽陡坡北峽；山之上度，卽天生橋間。

道所從，如前之所標記者。始恨不攜炬，竟西從洞中出也。其人又爲余言，富民有老虎洞，在大溪之上，不可失。余謝之。乃西上躡嶺，一里半，登其脊，是爲天生橋。脊南石峯嶙峋，高聳而出，其脈自陡坡東，度脊而北，問道循其東陲，陡坡之澗，界其西麓，至此，又跨澗而北，屬於沙朗後西山，水從其下穿腹西出，路從其上度脊西行。脊西瞰，卽陡坡澗水，直走而北，至此西折。脊上之路，亦盤壑西墜。益信出水之洞，卽在其下，心懸懸欲一探之。西行山半者一里，見有歧直下峽底，遂令顧奴同負囊者由大道直前，余乃獨下趨峽中。半里，抵峽底，遂溯水東行。一里，折而南，則後洞龐然西向，其高闊亦如前洞，水從其中躡躍而出，西與南來之澗，合而北去。余溯流入洞，二丈後，仰睇洞頂上層復裂通於門外，門之上，若橋之橫於前，其上復流光內映，第高穹之極，下層石影氤氳，若浮雲之上承明旭也。洞中流，初平散而不深，隨之深入數丈，忽有脊石中踞，浮於水面，其內則淵然深匯，磅礴崖根，不能溯入矣。洞頂亦有石倒簷，以高甚，反不覺其天矯。其門直而迴，故深入而猶朗朗，且以上層倒射之光，直徹於內也。出洞，還顧洞門上，其左懸崖甚峭，上復闢成一門，當卽內透之隙。乃涉澗之西，遙審崖間層疊之痕，孰可著足，孰可倒攀，孰可以宛轉達。

孰可以騰躍上。乃復涉澗抵崖，一依所審法試之，半晌，遂及上層外，門更廓然高穹也。入其內，爲龕爲窩，爲臺爲榭，得浮空內向；內俯洞底，波濤破峽，如玉龍負舟，與洞頂之垂帷懸帔，昔仰望之而隱隱者，茲如纓絡隨身，幢幡覆影矣。與躡雲駕鶴，又何畏乎？坐久之，聽洞底波聲，忽如宏鐘，忽如細響，令我神移志易。及下，層崖懸級，一時不得騰理，攀挂甚久。倏有男婦十餘人，自陡坡來，隔澗停睇；迨余下，問何所事，余告以游山，兩男子亦儒者，問其上何有？余告以景不可言盡。恐前行者漸遠，不復與言。遂隨水少北轉而西行峽中，一里，漸上北坡。緣坡西行，三里，峽塢漸開。又四里，塢愈開。其北崖逾山南下者，卽沙朗後山所來道；其南坡有聚落倚南山者，是爲頭邨。路至此，始由塢渡溪。溪上橫木爲橋，其水卽陡坡并天生橋洞中所出；西流而注於螳螂川者也。從溪南隨流行約一里，過頭邨之西。沿流一里半，復上坡西行。二里，再下塢中。半里，路旁有賣漿草舍倚南坡，則顧僕與行李俱在焉。遂入飯。又西盤南山之嘴，一里餘，爲二邨。邨之西，有塢北出，橫涉而過之。半里，復上坡，隨南山而西，上倚危崖，下逼奔湍。五里，有邨在溪北，是爲三邨。至是南界山橋突而北，北界山環三邨之西，又突而南，塢口始西窺焉。路由溪南躋北突之坡

而上，一里半，抵峯頭。其峯北瞰三邨溪而下，溪由三邨西橫嚙北峯之麓，破峽西出，峽深嵌逼束，山容水，不容人，故路逾其巔而過；是爲羅鬼嶺，東西分富民昆明之界焉。過嶺西下，四里，連過上下羅鬼兩邨，則三邨之流，已破峽西出，界兩邨之中而西，又有一溪自北鳩來。與三邨溪合併西去。路隨之行。溪南二里，抵西崖下，其水稍曲而南，橫木梁渡之；有邨倚北山而聚，是爲阿夷沖。又從其西一里半，逾一坡。又一里半，昏黑中得一邨，亦倚北山，是爲大哨。覓宿肆不得，心甚急。又半里，乃從西村得之，遂宿其家。

初十日——雞鳴起飯。出門，猶不辨色。西南行陸中，一里半，南過一石橋，即阿夷沖溪所出也。溪向西北流，路度樓南去。半里，又一水自東南峽中來，較小於阿夷沖溪，即志所云洞溪之流也。二流各西入螳螂川。度木橋，一里餘，得大溪湯湯，即螳螂川也；自南峽中出，東北直抵大哨，西南轉北去，而入金沙江。有巨石梁跨川上，其下分五鞏，上有亭，其東南兩崖，各有聚落成衢，是爲橋頭。過橋，西北一里，即富民縣治；由橋西溯川南行七里，爲河上洞。先是，有老僧居此洞中，人以老和尚洞呼之，故沙朗邨人誤呼爲老虎洞。余至此，土人猶以爲老和尚也。及抵洞，見有刻爲河上洞者，蓋前任縣君以洞臨溪流，取河上公之

義而易之。甫過橋，余問得其道，而顧僕與負囊者已先向縣治，余聽其前，獨沿川岸溯流去。一里，西南入峽。又三里，隨峽轉而南，皆瀕川岸行。又二里，見路直躡山西上，余疑之，而路甚大，姑從之。一里，遇樵者，始知上山爲胡家山道，乃上寨也，乃復下，瀕川而南，一里，其路又南上山。余覘其旁路皆翳，復隨之，躡山南上，愈上愈峻，一里。直登嶺脊，而不見洞。其脊自西峯最高處樞突而東，與東峯壁夾川流，祇通一綫者也。蓋西岸之山，南自安甯聖泉西龍山分支傳送而來，至此聳爲危嶂，屏壓川流，又東北墜爲此脊，以橫扼之；東岸之山，東自牛圈峭嶺分支傳送而來，至此亦聳爲危嶂，屏壓川流，又西與此脊對而挾持之；登此脊而見脊南山勢崩墜，夾川如綫，川自南來，下嵌其底，不得自由，惟有衝躍。脊南之路，復墜淵而下，以爲此下必無通衢，而墜路若此，必因洞而闢，復經折隨之下，則樹影偃密，石崖虧蔽，悄非人境。下墜一里，路直逼西南高峯下，其峯崩削如壓，危影兀兀欲墜。路轉其夾坳間，石削不容趾，鑿孔懸之，影倒奔湍間，猶窅然九淵也。至是余知去路甚遠，已非洞之所麗，而受其險峭，徘徊不忍去。忽聞上有咳聲，如落自九天，已而一人下，見余愕然，問何以獨踞此？余告以尋洞，曰：『洞在隔嶺之北，何以逾此？』余問此路何往

？曰：『沿溪蹠峭，四十里而抵維墓。』則此路之幽闕。更非他徑所擬矣。雖不得洞，而覘此奇峭，亦一快也。返躋一里，復北上脊，見脊之東有洞南向，然去川甚遠。余知非河上洞。而高攬南止，凭臨絕壑，亦超然有雲外想，遂披棘攀崖入之。其洞雖不甚深，而上覆下平。倒插青冥，呼吸日月，此爲最矣。凭憩久之，仍逾脊北下，一里，抵麓，得前所見驛路，瞰川崖而南，半里，卽橫脊之東垂也。前誤入南洞，在脊南絕頂，此洞在脊北窮峽，洞門東向，與東峯夾東螳川，深嵌峽底，洞前惟當午一露日光，洞內之幽阻可知也。洞內南半穹然內空，北半偃石外突，偃石之上，與洞頂或綴或離；其前又豎石一枝，從地內湧起，踞洞之前，若湧塔然；此洞左之概也。穹入之內，崆峒窈窕，頂高五六丈，多翱翔卷舒之勢；五丈之內，右轉南入，又五丈而窅然兩穹，閭黑莫辨矣。此洞右之概也。余雖未窮其奧，已覺幽奇莫過。次第滇中諸洞，當與清華清溪二川，相爲伯仲。而惜乎遠旣莫聞，近復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間，雲影苔痕，自成歲月而已！出洞，遂隨川西岸遵故道，七里，至橋頭。又北一里餘，入富民縣南門，出北門；無城堞，惟土壤環堵而已。蓋川流北向，闢爲大塢，縣治當西坡之下，其北有餘支掉臂而東，以障下流；武定之路，則從此臂逾嶠北去，川流則灣

此臂而東北下焉。時顧僕及行李不知待何所，余踉蹌而前，又二里，及之岫臂之下。遂同上峽中，平逾其岫，三里，有溪自西南山峽出，其勢甚遙，乃河上洞西高峯之後，夾持而至，東注螳川者。其流頗大，有梁南北跨之。北上坡，又五里，飯於石關峭。逾岫北下，日色甚麗，照耀林壑。西有大山曰白泥塘，其山南北橫聳，如屏插天。土人言東下極削，而西頗夷，其上水池一泓，可耕可廬也。山東之水，卽由石關峭北麓而東去。共二里，涉之，卽綠東支迤邐北上。其支從白泥東北，環而南下者，其腋內水亦隨之南下，合於石關北麓。路溯之北；八里，又逾其岫。岫不甚峻，田塍疊疊環其上，邨居亦夾峙，是爲二十里鋪。又四里，爲沒官莊。又三里，爲者坊關。其處塢徑旁達，聚三流焉；一出自西南峽中者，最大，卽白泥塘山後之流也，有石梁跨其上，梁南居廬，卽者坊關也。越梁西北上一里，復過一邨廬，又一小水自西峽來，又一水自西北峽來，二水合於邨廬東北，稍東，復與石梁下西南峻水，合而東北去，當亦入富民東北，螳川下流者。過邨廬之西北，有平橋跨西峽所出西溪上，度其北，遂西北上嶺。其嶺蓋中懸於西北西澗之中，乃富民武定之界也。盤曲而上者三里，有佛寺三楹，木坊跨道。曰「滇西鎖鑰」，乃武定所建，以爲八境之防者。又西上一里餘，當

山之頂·有堡焉，其居廡亦盛，是爲小甸堡·有歌肆，在西隘門外，遂投之而宿·

十一日——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

季會明曰：此後共缺十九日·詢其從遊之僕，云武定府有獅子山，叢林甚盛，僧亦敬客，留憩數日，遍閱無定諸名勝·後至元謀縣，登雷應山，見活佛，爲作碑記，窮金沙江，由是出官莊，經三姚，（三姚：大姚縣，姚安府，姚州·）而達鷄足：此其大略也·余由十二月記憶之，其在武定元謀間無疑矣·夫霞客雖往·而其僕猶在；文之所缺者，從而考之·是僕足當霞客之遺獻云·

戊寅十二月初一日——在官莊茶房·時願行病雖少瘥，而孱弱殊甚，尙不能行·欲候活佛寺僧心法來，同向黑鹽井，迂路兩日，往姚安府；以此路差可行，不必待衙子也·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在茶房·悟空日日化米以供食；而願行孱弱如故；心法亦不至初五日——前上雷應諸蜀僧返·諸僧約明日馬街·隨街往爐頭出大姚；余仍欲隨之，而病者不能同行，爲之怏怏·

馬街在西谿東坡上，南去元謀縣二十五里，北去黃瓜園三十五里，東至雷應山箐口十里，

西至溪西坡五里，當大塢適中處；東西抵山，共徑十五里；南抵山，北逾江，共徑一百三十里；平塢之最遙者也。其東南有聚廬曰官莊，爲黔府莊田。茶房卽在馬街坡北。

元謀縣在馬頭山西七里，馬街南二十五里。其直南三十五里爲臘坪，與廣通接界；直北九十五里爲金沙江，渡江北十五里爲江驛，與黎溪接界；（江驛在金沙江北，大山之南。由其後北逾坡五里，有古石碑，大書「蜀滇交會」四大字。然此驛在江北，其前後二十里之地，所謂江外者，又屬和曲州。元謀縣北界，實九十五里而已。江驛向有驛丞，二十年來，道路不通，久無行人。今止金沙江巡檢司帶管。）直東六十里爲墟靈驛，東嶺頭與和曲州接界；直西四十里爲西嶺，與大姚縣接界。其地北遙與會川衛直對，南遙與新化州直對，東遙與嵩明州直對，西遙與大姚縣直對，東界大山，卽墟靈驛與雷應山也，南自大麥地直北抵金沙江南岸，橫互二百里，平障天半焉。西界山層疊錯出，亦皆自南而北。縣治之支，南自楚雄府定遠縣東來，分支結爲縣治。其餘支西遶者，由縣西直北十五里西溪之口而止，是爲第一層；又一支南自定遠縣分支來，與縣西之支同夾而北至西溪口，東支已盡。此支更夾之而北，至扁擔浪而止，是爲第二層；又一支西自定遠西與姚安府東界分支東

來，與扁擔浪之支同夾而北，中界苴林後水，即所謂西尖界嶺也；又一支西自姚安府東北分支東來，與西尖界嶺同夾而北，中界爐頭溪水，即所謂爐頭西亂石岡也；又一支定遠縣西北妙峯山分支東來，與亂石岡同夾而北，中界河底之水，即所謂舌甸獨木橋西山也。諸山皆夾川流北出，或合西溪，或出苴樅而下金沙，故自縣以北，其西界諸山，一支既盡，一支重出，若鱗次而北抵金沙焉。其東界水皆小。惟墟靈驛一支較大，南出馬頭山之南，經縣治東而北與北溪合。自是以東，溪東之邨，倚東界山之麓甚多。官莊之北，十里爲環州驛，又十里爲海關邨（濱溪東岸，即活佛所生處，離寺二十五里。其村有木棉樹，大合五六抱，縣境木棉樹最多，此更爲大。）又十五里爲黃瓜園。溪西之邨，倚西界山之麓亦甚多。西坡下邨，與官莊對峙。北十五里爲五富邨，又十里爲苴甯邨，又北逾嶺二十里爲扁擔浪，於是北夾西溪，盡於金沙焉。

西界諸山，俱自定遠夾流分支，東北而盡於金沙江。其西北又有大山方頂，矗峙於北，與金沙北岸，蜀滇交會之嶺，駢擁天北。從塢中北向遙望，若二眉高列於塢口焉。余初以爲俱江北之山，及抵金沙江上，而後知江從二山之中，自北而南，環東山於其北，界西山於

其西，始知此方頂之山，猶在金沙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其地猶大姚縣屬，在縣東北百四十里苴權之境，東臨金沙江。是此山又從西北勝州界，環突東南，界金沙於外抱，三姚於中，與此西界迴合，而對峙爲門戶者也。

金沙巡司，乃金沙江南曲之極處。自此再東，過白馬口普渡河北口，卽從烏蒙山之西轉而北下烏蒙馬湖。巡司之西，其江自北來，故雲南之西北界，亦隨之而西北出，以抵北勝麗江焉。

初六日——是早，雲氣少翳，諸蜀僧始欲游街子，俟下午渡溪而宿，明晨隨街子歸人同逾嶺，旣晨殮，或有言宜卽日行者。悟空以余行有侔，辭不去；而顧僕又以慳慳不能速隨諸僧後，雖行，心爲忡忡。出茶房西一里半，渡西溪，溪從此西曲。從其南岸隨之，又一里餘，抵西山下，溪折而北。又從其西崖傍山麓隨之，又北一里餘，有邨當路北，遂由其南西向入峽。半里，涉枯澗，乃躡坡上。其坡突石，皆金沙燁燁，如雲母堆疊，而黃映有光。時日色漸開，躡其上，如身在祥雲金粟中也。一上二里，逾其頂，望其西，又闢一界，有尖山獨聳，

路出其間，乃望之而趨。西向漸下，三里，抵塢中，有水自南峽中來，至此遶塢東北去；其水不深而闊。路北數十家，倚河東岸。由其南渡河而西，（其處木棉其有高一丈餘者，云兩三年不凋。）有枯澗自西來，其中皆流沙沒足，兩傍俱迴崖巨壁，夾持而來，底無滴水，而沙間白質皚皚，如嚴霜結沫，非鹽而從地出，疑雪而非天降，則硝之類也。路當從澗底直入，諸僧之前驅者，誤從南坡躡嶺上。上一里，見其路愈南，而西尖在西，知其誤，乃與僧西北望澗底攀崖下墜，一里，復循底西行。見壁崖上，懸金丸累累，如彈貫叢枝，一墜數百。攀視之，即廣右所見「頗茄」也。（志云枝上有白漿，毒甚。土人鍊爲膏藥，著物立斃。）行澗底二里，其底轉自西北略來，乃從西南躡嶺。一里半，盤嶺西出。又一里半。西南下坡。其處開整灣環而北，涉整底而西，不見有水，半里，猶西坑入，見石峽中有水潺潺，其峽甚逼，水亦甚微。一里，其峽有自南流而出者，下就涉之。其流之側，有窞如半匏，仰東崖下，涵水一盂，不流不竭，亦瀟水之靜而有常，不與流俱汨者也。涉細流西上逾坡，半里，有植木爲坊者，上書「黔府官莊」。西下半里，有數家在坡北，其整亦灣環而北。中有田塍數十畦。想卽石峽之上流。得水如線，遂闢此畦，所謂「黔府莊田」是也。時諸僧未及攜漁

，令其徒北向彝豕覓火，余輩隨大道遶其南而西，一里，又有木坊在西坡，書亦如前，則其西界也。從此西下，又涉一枯澗，遂西上嶺。其上甚峻。前乞火僧攜火至，而不得泉，莫能爲炊。上嶺二里，盤峽而西，又半里，轉而南。半里，一坪北向，環窪中亦無水。余乃出所攜飯分啖之。隨坪稍南，半里，復西上，其上愈峻。二里，登岡頭，以爲逾嶺矣，而不知其上乃東垂之脊也。望西尖尙在其北，隔一深坑，甚遙。西尖又有南北二橫山，亘其兩頭，又自成一界焉。從脊向西行，二里半，又南轉峽上，循而環之，又西北上，再陟峻嶺，二里，登岡頭，又以爲逾嶺矣，而其上猶東垂之脊也。又從脊西向行。於是脊兩旁，皆深墜成南北壑，壑蟠空於下，脊端突起於外，西接橫亘之界，樹叢石錯，風影颯颯動人，疑是畏途。時肩負者以陟峻難前，願僕以體弱不進，余隨諸僧後，屢求其待之與俱，每至一嶺，輒坐待久之；比至，諸僧復前，彼二人復後；余心惴惴，既恐三人之久遲於後，又恐諸僧之速去於前，屢前留之，又後促之，不勝惶迫，愈覺其上不已也。從脊行三里，復從嶺西上，一里，遂陟橫亘南山之北巔；其巔與中突之尖，南北相對，上有石疊垣橫界，是爲元謀東界，大姚西界，卽武定姚安二府所分壤處也。路由其間，登巔之絕處，卽有盤石當頂，於是從南橫之巔

，南向陟其脊，東瞰元謀，西瞰爐頭，兩界俱從屐底分塢焉。南行脊上二里，西向下二里，路側漸墜成峽，石坎累累，尙無滴水。歷石坡直下，一里，抵峽中。峽又有廻岡兩重，自東北而蟠向西南。於是涉峽盤岡。再逾坡兩里，共七里，乃西南下嶺。一里，始及其麓。其塢乃南北大開，中有溪界之。望見溪西有大聚落，是爲爐頭。時諸僧已飢，且日暮，急於問邸，遂投東麓下草廬家宿。

初七日——土人言自爐頭往獨木橋，路止四十里，不及官莊來三之一；余信之。時願僕奄奄，諸僧先飯而去，余候願僕同行。是早陰翳如昨。西望爐頭大郵行，半里，渡一北流溪。又西一里餘，直抵西界山麓，又有一溪頗大，自南峽中來，渡之，北上崖，卽爐頭大邨也。其洞環邨之前，轉而北去。爐頭邨聚頗盛，皆瓦屋樓居，與元謀來諸邨迥別。其西復有山斜倚，循其東麓西南湖流行，三里，逾一東突之坡，乃南下，半里，涉塢。一里，又南涉坡而上。其坡自西而東突，與北坡東向，環成中塢，溪流北注於前，田塍環錯於內，陟南坡一里，見溪東又盤曲成田，倚東山爲塢。由坡西南行一里，下坡，溪自北而南，乃橫涉之，登其西崖，則見所涉之北，其溪復自北來，有支流自北峽來者，小水也。從崖西行，已復逾溪之南

岸溯溪上，溪在北峽，有數家倚其南岡。從其中西行二里，北峽兩岸對竦，石突如門，其北崖石半，有流環其腰，土人架木度流，引之南崖，沸流懸度於上，亦奇境也。路循南崖之腰，盤崖西下，又半里，則其溪又自南而北。南北俱削崖峙門，東西又危坡夾塹，境奇道險。渡溪，又西上坡，半里。躡其南，則復逾溪之北崖，溯溪上。西二里，一峯危突溪西，溪身自其南環峽而出，支溪自其北塹墜而下。有岐西渡支溪，直躡西峯者，小路也。自古溪之東崖，陟坡循峽而北入者，大道也。余乃從大道北上坡，半里，由坡峽平行，一里，集峽折而北，路緣塹，木叢路旁，幽篁深崖，令人有鳥道羊腸之想。一里餘，峽漸從上而高，路稍由高而下。兩遇之。遂西涉峽中細流，復從峽西躡峻西上，即盤而北；乃知是爲中懸之岡，其西復有峽流自北來，與所涉之峽流，即會於岡前。緣岡北上一里，左右顧瞰，其下皆峽，而流貫其中，斯岡又貫二流之中。始覺西尖之嶺，峯降泉縮，不若此之隨地逢源也。從岡脊北向，以漸上躋，亦以漸轉西，二里，登岡之首，望其岡猶自西峯東突而下者。蓋山脊自西南來，至此既穹南山一重，即從其北峽中度而北，再起中峯，又亘爲此山一重，即從其北嶺環支而東，又亘爲北山一重，恰如「川」字；條支東南走而所上者，是其中支也。從岡首又西向

平行，二里，直抵其西中峯最高之下，乃循其峯之東崖西南上，一里半，是爲亂石岡。遂凌其峯之崖，下瞰南峽之底，卽其中度處也。峽中之水，遂東西分焉。由嶺崖最高處，西轉而下，透迤曲折，下四里，復從岡上西北行，忽見岡左右復成溪而兩夾之，其溪流分大小。平行岡上，二里，卽從其端下，西渡大溪，由溪西上坡，稍轉其北，半里，從北峽轉西，遂向西塢入，於是溯西來大溪之北，循北山西行矣。二里半，有邨在溪南，倚南山之坡，北山亦至是南突，路途從所突峽中上，乃踞峽石而飯，又一里，盤其南崖，從崖轉西，又一里，逾其西坳，乃西下坡。半里，抵坡之西麓，其西稍開成塢，半里，路循谿北之山，又有邨倚溪南之麓，與前倚溪南之坡者，皆所謂夷邨也。西行三里，一溪自南峽來，路亦隨之南轉。稍下，渡西來小水，從南坡西上，二里，逾其坳西北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壑南向，而大山環其北；又有小水東南流——當亦下大溪者——而大溪盤其東南峽中。不見也。渡小水，又西上一里，透西坳出，始見西塢大開，大溪貫其中，自西而東，抵所透岫南，破其峽壁東去；其峽逼束甚隘，迴顧不能見，西下坡，半里，抵塢中，遵溪北塢西行，半里，過一小邨。又西一里，忽塢墜而瓮甃爲衢；半里，過大邨之前；又西半里，抵邨側新橋而止；是爲大舌

甸邨。其塢夾溪爲田，塢環而田甚闢；其邨倚山爲衢，邨巨而家甚古：蓋李氏之世居也。邨後一山橫擁於北，又一山三峯遞下，斜突於西南，有小流自其峽中出，由邨西而南入大溪，架橋其上。西逾之，遂循斜突南峯下西南行，二里，抵其西垂，則大溪自南直搗其麓。乃逾堰東向。其麓爲水所嚙，石崖逼削，幾無置足處。歷堰之西，上流渟洄，自南而北，路從其西轉而南入峽，又行南峽一里餘，則有石梁一叢，東西跨溪上，是爲獨木橋。路從橋西直南上坡；其逾橋而東者，乃往省大道。是橋昔以獨木爲之，今易以石，有碑，名之曰躡雲，而人呼猶仍其舊焉，橋側有梅一株，枝叢而榦甚古，瓣細而花甚密，綠蒂蕾朱，冰魂粉膩，恍見吾鄉故人，不若滇省所見皆帶葉紅花，盡失其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之意也。乃折梅一枝，少憩橋端。仍由其西上南坡，隨坡西轉；蓋是溪又從西塢來，至是北轉而逾石堰，是坡當其轉處。其南又開東西大塢，溪流貫之。路溯溪北崖循北山四行，一里，有聚落倚北山下，是爲獨木橋邨；有寺當邨之中，其門南向，其處邨無旅店，有北京僧接衆於中，余乃入宿。

初八日——晨起寒甚。顧僕復病，余亦苦於行，止行一里，遂憩水井屯寺中。

初九日——出寺一里半，過口家莊，半里，轉南。半里，倉屯橋。二里半，泗岐口。轉西，

五里，王家橋——有小水自北來，五里，孚衆橋——有西北西南二小水，西上山，十里，至脊。轉南，半里，廟山營。西下，半里，廟前打哨。西下，二里，有岐轉北嶺。一里，復西隨平峽北。二里，又西下。二里，至峽底。西平行一里半，復於峽北上。一里，轉北嶺而西。又北半里，過一峽脊。又北下，半里，又北度一峽底。又西上坡，一里。轉而北。又一里，轉而西下。一里，至脊間。又西二里餘，乃下脊。一里餘，抵其北。曰小玃老邨——始有田，有池。又西四里，抵西山下，有邨。轉南一里，西過一小嶺。又半里，西南過新壩屯。又西半里。過新壩橋。又西一里，轉而南。二里，盤西山嘴，轉而西北。一里餘，入大姚東門。半里。過縣前。又西南至旅肆歇。

初十日——早寒甚。出北門，半里，經南門，而西南上坡。轉一里，有橋跨溪上，曰南門橋——志曰承恩。過橋，南上坡，一里，登坡，倚西山南行。三里，其塢自南來，有塔在塢東北山上。乃沿西山南下，半里，抵塢底。又半里，見有水貫塢中，石梁跨其上，是名土橋。卽姚安水從西南峽中來，向東北峽去，橋北爲大姚，橋南爲定遠，蓋以是水爲界也。從橋南上坡，有邨，爲定遠屯。入峽，漸上，一里。東轉。半里，上坡。半里，由坡南轉。一里，

鼻爲賴山哨。於是南下，一里，抵東南坡頭，有岐，南行者爲姚安府路，有海子在其東；東行者爲赤草峯路。逾坡東下，一里，爲赤草峯北邨。由邨轉南，溯溪行，一里，度橋而南。半里，隨赤草峯街子南行。一里，乃東上山，一里半，逾嶺東南下。其東又有塢自西而北，甚遙。下坡，半里，由西山東麓南行，二里，邨落溪左右，皆爲犵老邨——此定遠所屬。又東一里半，始傍西水岸南行，半里，東度小橋，遂由東麓南行。二里，至鹿家邨後，遂東上山。山半有岐，路從岐入峽，半里，渡溪，東北上。一里，至妙峯山德雲寺。寺門西向，南望煙蘿後有夢庵亭。後五里，碧峯庵。

十一日——待師未歸，看藏——宗景慧大師西方合論。

十二日——飯，仍西下山，二里，南行。二里，隨塢西轉。二里，有橋跨溪上，曰梁樹；度其北，卽犵老邨盡處也；其水自南來入。路從邨西上嶺，一里半，逾嶺西，行嶺上。半里，有岐從西南下，誤從坡上直西，半里，乃改從岐西南行。半里，漸下，轉南。又一里，乃南下，半里，抵峽中。隨峽南去，半里，有大路隨東峽來，小水隨之。西半里，入南峽，一里，有池在峽中。又一里半，峽分兩岐，從西南者，倚東嶺平上，一里，南逾嶺，由嶺轉而西。

始見西塢大開，西南有海子頗大；其南有塔倚西山下，是即所謂白塔也。乃西南下坡，二里，有邨在坡下。曰破寺屯。於是從岐直西小路，一里，渡溪。稍西南，半里，有一屯當溪中，山繞其北，其前有止水。由其西上坡而行，一里，是爲海子北堤。由堤西小路行，半里，抵西坡下，是爲海口邨。轉南，隨西山東麓行，名息夷邨海子。三里，海子西南盡，有路直抵大山下。半里，爲高土官家。由其西南入峽中，上坡，一里半，有神廟當坡峽間。又上半里，活佛寺臨其後。其西大山名龍鳳山，又名廣木山。寺號龍華；僧號寂空。是日下午，寂空留止後軒東廂。其後有深峽下懸，峽外卽危峯高峙；庭中藥欄花砌甚幽，牆外古梅一株，花甚盛；下臨深箐，外映重巒。是夜，先訂寂空明晨欲早行，求爲早膳。

白塔尙在寺東南後支岡上。岡東有白塔海子，其南西山下，又有陽片海子，其東又有子鳩海子，府城南又有大壩雙海子，與息夷邨。共五「海子」。

十三日——昧爽起，飯而下山，二里，仍出土官家後，遂轉南行。一里，過格香橋，有小水自活佛寺後峽中來者，此峽正與白塔之岡，中格而對峙。又南二里，有岡自西界東突而出，路盤其東垂，則又一海子匯其東南。從海子北堤東向行，半里，隨堤南轉。一里半，抵海子

東南盡處，遂東南行。四里，有岡自西而東突，是爲龍岡衝，盤岡東皆大聚。半里，過聚，東行。一里，復南。二里，曲度乾底。復南，二里，則西山一峯，復突其南，遂漸抵東山，則南北成兩界焉。又南五里，而入姚安府北門，歇青蓮菴。

青蓮碑記曰，東烟蘿，西金秀，南青蛤，北曲折。

姚安府，南隨峽上一百四十里，鎮南州；東逾大山一百四十里，定遠縣；西逾小坡一百二十里，北隨大塢下一百二十里，白鹽井。

姚安東西兩界，皆大山夾抱，郡城當其南，西界最闊，直北二十五里，兩界以漸而東，各有支中錯如門戶焉。中有小水西自鎮南州界北來，至郡北屢堰爲湖，下流遶北峽之門而出，所謂青蛤川也。

十四日——飯於青蓮。循城南一里半，爲觀音寺。轉北，過西門，共一里，抵舊西門。二里半，低西麓，是爲古寺山，以有古寺在山之東半也——卽志所稱祥龜寺也。二里，逾頂下。其西環塢北口，則羊片湖在焉。西下一里半，行塢中。一里半，有坊當塢中，曰羊片屯。西過半里，轉南半里，又西南半里，抵小山之麓。從其南塢，西入一里半，又西上一里半，有

岐焉，西北者，入山樵牧者所經；西南盤嶺者，大道也。盤嶺上，一里半，逾其頂，是爲當波坑，而實無寺宇，乃南來之脊，北度而東，爲古佛寺大山，及大姚西界諸山也。於是西南下，二里，有小水南流，隨之南入箐。又東一里半，轉而西，一里半，峽始開。稍北盤嶺，一里，復西南下坡。三里，峽中溪自南而北注，有橋跨之。度橋，遂循西山南向溯水行，二里，飯於邨家。又南向行，二里餘，其峽自西來轉，水亦從之，於是折而入，是名觀音箐，箐中止容一水。西湖之入，二里，有觀音堂，其前堰水甚泓澈，其側石亦嵒岬。又西三里，乃南上山，甚峻。二里，陟其脊，乃東南下。一里，抵峽中，遂循坡西南下。二里，抵聚景橋。橋上有亭；橋下水，乃西來小流也。過橋，三里，是爲彌興，居集甚盛。西南半里，轉西。一里餘，有公館神廟在岡上。由其前西南半里，轉而西，於是連逾三坡，下陟三峽，共九里，有邨懸西坡上，是爲孫家灣；宿。

十五日——味爽，飯而行，霜寒殊甚。南上坡，溯小流入，五里，盤一坡。坡下有洞甚東。其東北人家，曰尾直邨。稍西轉南，是爲龍馬箐。三里，有哨當澗東坡上，是爲龍馬哨。有哨無人。山壑幽阻，溪環石隘，樹木深密，一路梅花，幽香時度。又南一里，隨峽轉西，

一里，有一峽自南來，甚深隘，一峽自西來。仍循北山行西來峽上，一里，出峽，乃成塢焉。·西向平下，一里，有邨當其西，是爲大大苴邨。·西行二里，抵西山下，遂西上坡。·半里，逾嶼，北下涉塢。·西北半里，是爲小大苴邨。·由其南半里，轉而北上坡，循西峽行，二里，下渡澗中小水，卽西上嶺，甚峻。·三里半，逾嶺頭，西行脊上。·或南峽上，又臨北峽，再平再上，三里餘，則盤西嶺之東，北轉二里，逾其脊；此最高處也。·東望烟羅東界尖山在錢章關者，隱隱連妙峯；而西界南突之山，亦見；惟北望活佛寺大山，反爲孫家灣後山所隔，不可見。·又西二里，當西突之處，有人守哨焉，是爲老虎關哨。·稍西下，半里，行坡間，一里半，是爲打金莊牌界。·又西一里半，逾坡。·又西上，一里半，是爲絕頂，有公館。·東南之峽，至是始窮。·其脈自南天申堂後，直北分支來，東度老虎關而北。·於是西向稍下，半里，度一坡。·半里，逾其巔，從巔西行。·一里，遂西望四十里外，層山一重西遶，又高峯一帶南環者，皆大脊也。·其東有小脊二重內隔，外有遠峯二抹西浮，不知爲點蒼，爲雞足也？於是西下，頗坦。·五里，下至峽中，是爲五里坡。·有水自南而北，小石梁跨之。·度而西，盤西山南峽入，一里，又躡坡而上。·一里，凌其巔。·一里半，稍下，平行嶺上。·二里餘，西向下。

有溪自西南來，北向去，亦石梁跨之，是爲普昌河。西上坡，半里，爲巡司。半里，復上一山脊，由脊西行四里，乃下。一里，而抵普棚。

十六日——由普棚西北行，二里，渡一水。一里，又渡一水，乃西上坡。二里，逾坡上。一里，脊平行。三里，爲金雞廟。又西二里，爲界坊，乃姚州小雲南界。又西行嶺上，五里，至永盆哨，乃西北稍下。卽見南水亦西流，出鼻窗廠而下元江矣。乃隨北山，臨南峽西行，二里，山坑南墜峽，路隨西脊過，有郵當脊間，是爲水盆鋪。蓋老龍自西南來，從此脊北度，峙爲一峯，其東南又折而南爲水盆鋪，惟中央一線南流下元江云。鋪西北上有關帝廟，就而作託，聽顧僕同行李先去。久之，乃隨大道西，二里，則嶺北山下，亦下墜成西向之峽。□□□□□□□□。峽北所起尖山，是爲青山，至是其西橫拖而去。於是循南峽之頂西行，二里，忽見路北墜峽西去，路由其峽南嶺脊行，於是與峽北之尖山，又對峽分流，西注雲南，而北下金沙矣。始知大脊自九鼎南下，至洱海衛城南青華洞度東，又聳而南爲水目山，其南又東爲天華山，卽雲南川南兜之山也，從天華東北轉，數起而爲沫滂東嶺，又東過公館而度水盆鋪，北聳爲青山。其形東突而西垂川中，故自打金莊嶺望之，僅爲北尖峯，

而至此又橫夾而西。然是山西北二支，皆非大脊也，大脊卽從東南水盆哨過脈，遂東南迤邐於天申宮南，又東至沙橋站分脊焉。所過水盆哨鋪之南間，相去不過二里。忽度其脊南，又度其脊北，至由峽南嶺，稍上稍下，西南二里，公館當其頂。又西下西上，再從嶺脊西行，八里，脊自西南來，至此稍突而北，乃轉而北緣之。二里，又西南下，始追及前行行李。於是遂出山之西崖，見其西塢大開。於是直下五里，及麓，爲沫滂鋪。西截塢八里，有二石梁東西跨，其下皆涸，而川水實由之北注。又西二里，過大水堰塘。堰稍北，復西十里，抵西山下，爲小雲南驛；宿

十七日——味爽，飯。詢水目寺在其南。遂由岐隨山之東麓南行，盤入其西南塢中，共五里，有水自山後破峽南出，卽海洱衛青海子之流也，是爲練場邨。邨在水西。渡橋西，復沿山而南，一里半，爲溫泉，其穴西向，待浴婦，經兩時，乃浴。仍南沿西麓半里，又盤其山之塢入，有溪自塢東出，卽水目之流也，始見水目山高峙於西。湖水西入，見其西又大開南北之塢，橫截其間。五里，抵西山麓，有邨甚大，曰冉家屯。由其後西向上山，於是有溪流夾邨矣。西上逾一嶺，二里，稍下，涉一澗；其澗自南而北。湖之南上，山間茶花盛開，又二

里餘，爲水目寺。余誤從其南大路，幾逾嶺，遇樵者，轉而東北下，半里，入玉皇閣。又下觀「倒影」。又下，過普賢寺。又下遇行李於靈光寺，遂置於寺中樓上（慧然）。乃西至舊寺訪無住，方在上新建住靜處，不值。舊寺有井，有大香樟，有木犬，有風井，有塔。由其後上無影庵，飯於妙忍老僧靜室。暮過觀音閣，觀淵公碑，乃天開十六年楚州趙祐撰者。

十八日——往無住處。午過徽僧戒月靜室飯。下午，觀慧然新樓花卉。

十九日——早，雨雪。無住苦留，因就火僵臥。上午，雨雪條開。再飯，由山前東北下，五里，下山，過一邨。北向二里，逾一坡。又二里，過一小海子。其北岡上有數家，曰酒藥邨。一里，越之，乃陟塢循東山北向行。五里，卽青海子之西南涯也。遂與小雲南來之大道遇。於是由青海子西涯西北向行，八里，則南山再突而北，瀕於海，路或盤之，或逾之，又五里，爲狗邨鋪，坊名瑞禾，館名清華。其處北向洱海衛城八里，西向白崖城站四十里。余從西路四里，觀清華洞，洞北有路西過嶺，此白崖道；洞南有塢南過脊，此滅渡道。余出洞循西山仍北行，六里，入衛城南門；顧僕亦至。出西門宿。

二十日——飯而行，猶寒甚，而天復霽。由西門北向循西山行，五里，抵一邨。其北有水自

西峽出，遂隨之入。一里餘，稍陟坡。一里餘，有邨在澗西，曰四平坡。北轉五里，渡溪橋，又北上三里，爲九鼎山寺。又二里，陟其巔。飯。下午，從東北下，三里，過北溪橋，仍合大路，循梁王山西麓西北溯流入。五里，梁王邨。北八里，松子哨。行半里，溪西去，路北上。半里，逾嶺。又東北下者五里，則溪復自西來。又有一小溪自暮由北麓來，與之合。乃涉其交會處。是爲雲賓之界。又東二里，爲自北關，已暮。又東二里半，渡澗橋之北。又東半里，轉北一里半，爲山岡鋪；宿。

二十一日——平明，行大塢中，北向十里，其西爲賓居。又北五里，有小水出田間。又北三里，有澗自西峽出，隨之北。二里，爲火頭基。西北連渡二溪，又北五里，總府莊。又北三里，賓川州在東坡上，東倚大山，西臨溪流，然去溪尙里許。其濱溪東岸者，曰大羅城。令行李先去，余草記西崖上。望州北有岡，自東界突而西，其北又有岡自西界突而東，交錯於塢中，爲州下流之鑰，溪至是始曲折濛之，始得見其形焉。又北三里半，逾東突之岡，則見有邨當其北麓。是名紅帽邨，溪自東南濛東突之岡，西轉而濛於邨之前，其前又開大塢北去，仍循西山北行。五里，漸漸而西，於是岐分爲二：東北隨流遵大塢直去者，由牛井街連浪

滄衛道；西北從小塢嶺者，由江果往雞足道。余初由山岡北望，以爲東界大山之北嶺卽雞足，而川中之水常西轉出瀾滄江，至是始知賓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所云浪滄衛，而非瀾滄江也；其東界大山，乃自梁山北轉夾賓川之東，而北抵金沙，非大脊也。從小塢西二里，逾西界之脊，始見雞足在西，其高與東界並，然東界尤屏亘，與雷應同，橫穹半壁云。從脊上南望，其南五德山橫亘天南，卽前洱海衛所望九鼎西高擁之山，其上有雪處也。至是又東西橫峙，其東又聳幕山，所謂梁山也。二山中拗稍低，卽松子峭度脊而北也。從嶺西行，三里，稍北下，有溪自西而東，注於賓川大溪，架梁其上，覆以亭，是爲江果邨，在溪北岸，其流與火頭基等。時日甫下午，前向東洞尙三十五里，中無托宿，遂止。

二十二日——味爽，由江果邨飯，溯溪北岸西行。其溪從西峽中來，乃出於雞山南支之外，五福之北者，洱海東山之流也。四里，登嶺而北，寒風刺骨，幸旭日將升，惟恐其遲。盤嶺而北，一里半，見嶺北又開東西塢，有水從其中自西而東，注於賓川大溪，卽從牛井街出者；此塢名牛井，有上下諸邨；其水自雞足峽中來，所謂盒子孔之下流也。於是西向漸下，一里半，而抵塢中，又西一里過塢中。邨後有坊，曰「金牛溢井」，標勝也。（土人指溪北岡

頭，有井在石穴間，云是昔年牛從井出處也。又西二里，復逾岡陟峽。蓋其山皆自南突北，瀕溪而止，溪東流瀠之，一開而爲煉洞，再開而爲牛井，此其中突而界之者。盤峽而上，迤邐西北，再平再上，五里，越嶺而復得塢。稍下，一里半，有坊在坡，曰「廣甸流芳」。又一里半，復過一邨後——此亦煉洞最東南邨也。又北二里，有邨夾道，有公館在邨頭，東北俯溪，是爲煉洞之中邨。其北二里，復上嶺。二里，越之而北，有坊曰「煉法龍潭」，始知其地有蟄龍，有煉師，此煉洞所由名也。又北二里，邨聚高懸，中有水一池，池西有亭覆井，卽所謂龍潭也。深四五丈，大亦如之，不益不涸，前瀕於塘；土人浣於塘而汲於井。此雞山外壑也；登山者至是，以爲入山之始焉。其邨有親迎者，鼓吹填街，余不顧而過。遂西北登嶺，五里，有庵當嶺，是爲茶庵。又西北上，一里半，路分爲二：一由嶺直西，爲海東道；一循峽直北，爲雞山道。遂北循之。稍下，三里而問飯，發篋中無有，蓋爲居停所留也。又北下一里，有溪自西南峽中出，其峽廻合甚窄，蓋雞足南峽之山所洩餘波也。有橋亭跨兩崖間。越其西，又北上逾嶺，一里，有哨兵守嶺間。又北一里，中壑稍開，是爲拈花寺——寺東北向。余餒甚，入索飯於僧。隨寺北西轉，三里，逾岡之脊，是爲見佛臺。由此西北下，

一里，又涉一北下之峽，西逾一北下之脊，始見脊西有塢北墜，塢北始逼雞山之麓。蓋雞山自西北突而東南，塢界其中，至此塢轉東北峽，路盤其東南支。乃谷之逼會處也。西一里，見有坊當道。左跨南山側。知其內有奧異。訊之牧者。曰：『其上有白石崖。須東南逾坡一里，乃得。』余乃令行李從大道先向雞山，獨返步尋之。曲折東南上，果一里，得危崖於松箐之間。崖間有洞，洞前有佛宇，門北向，鑰不得入。乃從其西逾窳徑之棘以入，遍遊洞閣中。又攀其西崖，探閣外之洞。見其前可以透植木而出，乃從之下。一里，仍至大路。又西北二里，上塢中，渡溪，是爲洗心橋。雞山南峽之水，西自桃花箐，南自盒子孔出者，皆由此而東出峽，東南由煉洞，牛井，而合於賓川者也。溪北雞山之麓，有邨頗盛，北倚於山，是爲沙埡邨；此雞山之南麓也。於是始迫雞山，有上無下矣。從邨後西循山麓，轉而北入峽中，緣中條而上，一里，大坊跨路，爲「靈山一會」；坊乃按君宋所建者。於是岡兩旁皆澗水泠泠，喬松落落。北上盤岡二里，有岐，東北者，隨峽；西北者，逾嶺。逾嶺者，西峽上二里，有瀑布。隨峽者，東峽上二里，有龍潭。瀑之北，卽爲大覺；潭之北，卽爲悉檀。余先皆不知之。見東峽有龍潭坊，遂從之，盤磴數十折而上。覺深宵險峻，然不見所謂龍潭。

逾一板橋，見塢北有寺，詢之，知其內爲悉檀，前卽龍潭，今爲壑矣。時余悉行李往大覺，遂西二里，西竺龍華，而入宿於大覺。

二十三日——飯於大覺，卽東過悉檀。悉檀爲雞山最東叢林，後倚九重崖，前臨黑龍潭。而前則迴龍兩層環之。先是，省中諸君或稱息潭，或稱雪潭，至是而後知其皆非也。宏辨安仁二師迎飯於方丈，卽請移館，余以大覺遍周以足疾期晤，於是欲少須之。乃還過太覺，西上一里，入寂光寺，住持者留點。此上諸大刹，惟此七佛殿左右兩旁，俱關禪堂方丈，與大覺悉檀並麗。又稍西半里，爲水月積行二庵，皆其師用周所遺也。

二十四日——入辟遍周，方留歛而宏辨安仁來顧，卽懇移寓，遂同過其寺，以靜開骨懸之寺中古梅間而入。問仙陀純白何在？則方監建塔基在其上也。先是，余在唐大來處遇二僧，卽殷然以瘞骨事相訂。及入山，見兩山排闥，東爲水口，而獨無一塔，爲山中欠事，至是知仙陀督塔工，而未知建於何所，宏辨指其處，正在迴龍環顧間，與余意合。飯後，遂東南二里，登塔基，晤仙陀。

二十五日——自悉檀北上，經無息無我二庵。一里，過大乘庵。有小水二派。一自幻住東，

一自蘭陀東，俱南向而會於此，爲悉檀西派者也。從二水之中躡坡上，二里餘，東爲幻住，今爲福寧寺；西岡爲蘭陀。幻住東水，卽野愚師靜室東峽所下，與九重崖爲界者；幻住西水，卽與良一蘭陀寺夾塢之水，上自莘野靜室，發源於念佛堂，而爲獅子林中峽之水也。循東岡幻住旁北向，一里而得一靜室，卽天香者，時中無人。入訊莘野廬，小沙彌指在盤崖杏藹間，當危崖之西。乃從其後躡崖上，穿林轉磴，俱在深翠中。蓋其地無喬松，惟雜木繽紛，而繞路其間，又一景矣。數十曲，幾一里，東躡岡，卽野愚廬；西緣崖度峽，卽莘野廬道。於是西向傍崖橫陟，半里，有一靜室高懸峽中，戶扃莫入，是爲悉檀寺庫頭所結。由其前西下蘭陀寺，躡其後而上，又半里而得莘野靜室。時知莘野在牟尼山，而其父沈翁在室，及至而其門又扃，知翁別有所過，莫可問。遂從其左上，又得一靜室，主僧亦出，有徒在，詢之，則其師爲蘭宗也。又問沈翁何在？曰：『在伊室。』問：『室何扃？』曰：『偶出，當亦不遠。余欲還以省中所寄書畀之，其徒曰：『恐再下無覓處，不若留此代致也。』從之。又從左峽過珠簾翠壁，躡臺入一室，則影空所棲也。影空不在。乃從其左橫轉而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所謂大靜室也。有堂三楹，橫其前，下臨絕壁，其堂窗櫺疎朗，如浮坐雲端，可稱

幽爽，室中諸老宿具在。野愚出迎，余入詢，則蘭宗影空，及羅漢壁慧心諸靜侶也。是日，野愚設供招諸靜侶，遂留余飯，飯後見余攜書篋，因取篋中書各傳觀之，蘭宗獨津津不置，蓋曾雲遊過吾地，而潛心文教者。既乃取道由林中，西向羅漢壁，從念佛堂下過，林翳不知，竟平行而西。共一里半，有竈在磐石上，入問道。從其西南半里，逾一突嘴，即所謂望臺也。此支下墜，即結爲大覺寺者。望臺之西，山勢內遜，下圍成峽，而旃檀之靜室倚之。峽西又有脈一支，自山尖前拖而下，是爲旃檀嶺，即西與羅漢壁分界者。是脈下墜，即爲中支，而寂光首傳寺倚之，前度息陰軒，東轉而盡於大士閣者也。由望臺平行而西，又二里半，而過此嶺，嶺之西，石崖漸出，高擁於後。乃折而北上半里，得碧雲寺。寺乃北京師諸徒所建，香火雜沓，以慕師而來者衆也。師所棲真武閣，尙在後崖懸嵌處。乃從寺後取道宛轉上之，半里，入閣，參叩男女滿閣中，而不見師。余見閣東有臺頗幽，獨探之，一老僧方濯足其上，余心知爲師也，拱而待之。師即躍而起，把臂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且詮解之，手持二襪未穿，且指其胸曰：「余爲此中忙甚，襪垢二十年未滌。」方持襪示余，而男婦聞聲湧至，膜拜不休，臺小莫容，則分番迭換。師與語，言人殊，及念佛修果，娓娓不竭。

時以道遠，余先辭出。見崖後有路可躡，復攀援其上，轉而東，得一峽上緣，有龕可坐，梯險登之。復下碧雲庵，適慧心在，以返悉檀路遙，留余宿，主寺者以無被難之；蓋其地高寒也。余乃亟下，南向二里，過白雲寺，已暮色欲合。從其北傍中支腋行，路漸平而闊。二里，過首傳寺，暗中不能物色。又東南一里餘，過寂光。一里，過大覺。又東一里，過西竺，與大道別，行松林間，茫不可見。又二里，過悉檀前，幾龍潭外下，回見燈影，乃轉覓。抵其門，則前十方堂已早閉，不肯啓，叩左側門，乃得入宿焉。

二十六日——晨起飯。宏辨言：『今日豎塔心爲吉日，可同往一看。幸定地一處，即可爲靜聞師入塔。』余甚喜，宏辨引路前，由龍潭東二里，過龍沙內支，其腋闢一穴，在塔基北半里，其脈自塔基分派處中懸而下。先有三塔，皆本無高弟也。最南一塔，卽佛陀純白之師。師本嵩明籍，仙陀純白向亦中表，皆師之甥，後隨披薙，又爲師弟。師歸西方，在本無之前，本公爲擇地於此。而又自爲之記。余謂辨公：『乞其南爲靜聞穴。』辨公請廣擇之：『又有本公塔在嶺北，亦惟所命。』余以其穴近仙陀之師爲便。議定，靜聞是日入窆。

二十七日——……………(有缺文)余見前路漸翳，而支間有迹，可躡石而上，遂北上攀

陟之，屢懸峻梯空，從崖石間作猴升。一里半，則兩崖前突，皆純石撐霄，拔壑而起，自下望之，若建標空中，自上凌之，復有一線連脊，又如瓊臺中懸，雙闕並倚也。後卽爲橫巨大脊，披叢莽而上，有大道東西橫山脊，卽東自雞坪關山西上而達於絕頂者。因昔年運甌，造城絕頂，開此以通驢馬。余乃反從其東，半里，涉重崖而上。然其處上平下嵌，俯瞰莫可見，不若點頭峯之突聳而出，可以一覽全收也。其脊兩旁皆古木深翳，通道於中，有開處下瞰山後。其東北又峙山一圍，如箕南向。所謂摩尼山也——卽此山餘脈所結者。其西北橫拖之支，所謂後趾也——卽南聳而起爲絕頂者。故絕頂自南整望之，如展旂西立；羅漢九層之脊，則如展旂東立；自北脊望之，則如展旂南立；後趾之脊，則如展旂北立；此一山大勢也。若桃花箐過脊，又在絕頂西南峽中，南起爲香木坪之嶺，東亘爲禾字孔之脊，與羅漢壁，點頭峯南北峙爲兩界，此在三距西南支之外，乃對山而非雞足矣。若南條老脊自香木而南走烏龍壩，羅漢壁，點頭峯，又其東出之支，非老榦矣。山後卽爲羅川地，北至南衙，皆鄧川屬，與賓川以此山脊爲界。故絕頂卽屬鄧川，而曹銘華首，猶隸賓川焉。若東北之摩尼，則北勝滄浪之所轄。此又以山之東麓雞坪山爲界者也。從脊直北眺，雪山一指，豎立天外，若

隱若現，此在麗江境內，尙隔一鶴慶府於其中，而雪山之東，金沙江實透腋南注，但其處逼夾僅丈餘，不可得而望也。由脊道西行，再降再起，五里，有路自南而上者，此維漢壁東旃檀嶺道也；交脊而西北去者，此循後趾北下鶴慶道也；交脊而東北下者，此羅川道也；隨脊而西者，絕頂道也。於是再上再紆而北，又二里餘，而抵絕頂之下。其北崖雪痕皚皚，不知何日所稽也。又南上半里，入其南門，門外墜壑而下者，獼猴梯出銅佛殿道；由北門出，陟後脊轉而西南下者，束身峽出禮佛臺從華首門會銅佛殿道；而獼猴梯在東南，由脊上；束身峽在脊北，由靈中；此登頂二險，而從脊來者，獨無之。入門，卽迦葉殿，此舊土主廟基也。舊迦葉殿在山半。歲丁丑，張按君謂絕頂不可不奉迦葉，遂捐貲建此，而移土主於殿左。其前之天長閣，則天啓七年，海鹽朱按君所建。後有觀風臺，亦閣也，爲天啓初年，廣東潘按君所建，今易名多寶樓。後又有善雨亭，亦張按君所建，今貌其像於中；後西川倪按君易名西廡，語意大含譏諷。殿亭四圍，築城環之，復四面架樓爲門：南曰雲觀，指雲南縣昔有彩雲之異也；東曰日觀，則泰山日觀之義；北曰雪觀，指麗江府雪山也；西曰海觀，指蒼山洱海所在也。張君於禺山絕頂，興此巨役，而泅府亦伺其意，移中和山銅殿運致之；

蓋以和在省城東，而銅乃西方之屬，能尅木，故去彼移此。有造流言以阻之者，謂雞山爲麗府之脈，麗江公亦姓木，忌金尅，將移師雞山，今先殺其首事僧矣。余在黔聞之，謂其說甚謬。麗北雞南，開雞之脈自麗來，不開麗自雞來；姓與地各不相涉，何尅之有？及至此而見銅殿具堆積迦葉殿中，止無地以豎，尙候沐府相度，非有阻也。但一城之內，天長以後，爲河南僧所主；前新建之迦葉殿，又陝西僧所主——以張按君同鄉故——沐府亦以銅殿屬之；僧兩僧無道氣，不免事事參商，非山門之福也。余一入山，卽聞河南陝西二僧名，及抵絕頂，將暮，見陝西僧銅叔在迦葉殿，遂以行李置之。其姪明空，尙在羅漢壁西來寺，由殿側入天長閣，蓋陝僧以銅殿具，支絕迦葉殿後正門，毋令從中出入也。河南僧居多寶樓樓下，留余晚供。觀其意，殊憤憤，余於是皆腹誅之。還至土主廟中，寒甚。陝僧蒸火供果，爲余談其姪明空前募銅殿事，甚悉，「今現在西來，可一顧也。」余唯唯。

二十八日——晨起寒甚。亟披衣從南樓觀日出，已皎然上升矣。晨餐後，卽錄碑文於天長善雨之間，指僵，有張憲副二碑，最長，獨不及錄。還飯迦葉殿。乃從北門出，門外岡脊之上，多賣漿淪粉者。脊之西，皆削崖下覆，豈卽向所謂捨身崖者耶。北由脊上行者一里，乃折

而西下，過一敵閣，乃南下束身峽。內巨石變迸，中竅成坑，路由中下，兩崖逼束而下墜甚峻，宛轉峽中，旁無餘地，所謂「束身」也。下半里，得小坪，伏虎庵倚之。庵南向。從其前，多賣香草者，其草生於山脊。循捨身崖東南轉，爲曹溪華首之道；遶庵西轉盤絕頂之上，是爲禮佛臺。太子過元關。余乃先過禮佛臺。有亭在臺東，亦中圯，臺峙其前石叢起中，懸絕壑之上，北眺危崖，倒插於深壑中，乃絕頂北盡處也。其下卽爲桃花箐，但突不能俯窺耳。東南壑中，則放光寺在焉。其西隔塢相對者。香本坪也。是臺當絕頂西北隅懸絕處，凌虛倒影，若浮舟之駕壑，爲一山勝處，而亭旣傾敝，不容無慨。臺之北，崖壁倒懸，磴道斬絕，而西崖之隙壑中者，礫瓣上迸，若蒂斯啓，遙向無路。乃棧木橫崖端，飛虬接翼於層巒之上，遂分蒂而蹈，如入藥房，中空外透，欲合欲分。穿其奧窟，正當佛臺之下，乃外石之附內石而成者，上連下迸，裂透兩頭，側身而進，披隙而出，復登南臺之上。乃東過伏虎，循巖傍壁，盤其壑頂，仰視蠡崖，忽忽欲墮，而孰知卽向所振衣躡履於其上者耶？東南傍崖者一里餘，有室倚崖，曰曹溪寺。以其側有水一泓，在蠡崖之下，引流墜壑，爲衆派之源，有似宗門法脈也。稍下，路分爲二：正道東南循崖平去；小徑西下危坡。余睇放光在西南壑，

便疑從此小徑是。西循之，一里餘，轉而北，逾一嘴，已盤禮佛臺之下；其西北乃桃花箐路，而東南底終無下處。乃從舊路返，二里，出循崖正道，過八功德水，於是崖路逾遍仄，線底緣嵌絕壁上，仰眺祇覺崇崇隆隆，而不見其頂；下瞰祇覺窅窅冥冥，而莫晰其根，如懸一輻萬仞蒼崖圖，而綴身其間，不辨身在何際也。東一里，循崖勢上飛，高穹如簷覆其下，如戶闕形；其內壁立如掩扉，蓋其石齒齒皆墮而不盡墮之餘，所謂華首門也。其高二十丈；其上穹覆者，又不知凡幾：蓋即絕頂觀海門下危崖也。門之下，倚壁爲亭，兩旁建小甍塔囊之，即經所稱迦葉受衣入定處，待六十百十歲，以付彌勒者也。天台王十岳（士性）憲副詩傳鑄壁間，而倪按院大書「石狀奇絕」四字橫鐫而朱丹之，其效顰耶？隳而耶？在束身書「石狀大奇」，在袈裟書「石狀又奇」，在兜率峽口書「石狀始奇」；凡四處，各換一字，山靈何罪而受此耶？又半里，轟崖東盡，石脊下垂，有寺倚其東，是爲銅佛殿，今扁其門曰傳燈寺，蓋即絕頂東突，由猢猻梯下墜爲此；再下即迦葉寺，而爲西南支發脈者。寺東向，大路自下而來，抵寺前分兩岐：由其北峽登寺後猢猻梯，爲絕頂前門道，——余昨從上所瞰者；由寺前循崖西轉，過華首門，上束身峽，爲絕頂後門道——余茲下所後來者；蓋寺北爲峽，寺

西爲崖，寺後獼猴梯由絕頂垂脊而下，乃崖之所東盡，而峽之所南環者也。寺北有石峯突踞峽中，有庵倚其上，是爲袈裟石。余初不知其爲袈裟石也，望之有異，遂不入銅佛殿而登此石。至則庵僧迎余坐石上，石紋雖披作兩疊痕，而上有圓孔，僧指其紋爲迦葉袈裟，指其孔爲迦葉卓錫之跡，卽無遺跡，然其處洞崖外繞，墜壑中盤，此石綴崖瞰壑，固自奇也。僧淪米花爲獻，略潤枯腸。余時欲下放光聖峯諸寺，而不能忘情於獼猴梯。遂循石右上，半里，升梯，梯以自然石級，有疊磴痕，可以啣趾，而痕間石芒齒齒，著足甚難。脊左瞰卽華首羸崖之上，右瞰卽袈裟墜壑之端，其齒齒之石，華首門乃垂而下，此梯乃錯而上者，然質則同也。上半里，數折而梯盡，仍從峽上，問去頂迴絕，乃返步下梯。由銅佛殿北東下峽中，一里，橫盤峽底，有庵當其中，所謂兜率庵也，已半傾。其後卽經頂與羅漢壁分支前突處。庵前峽復深墜。循庵橫度，循左崖下，半里，崖根有窪內嵌，前有巨樹流蔭，并鶴岫居士詩碑；其前峽遂深蟠。路從其上，又分爲兩：循右峽中西南下者，爲迦葉寺聖峯寺西支大道；循左崖下東向行者，爲西來寺，碧雲寺，羅漢壁間道。余時身隨西峽下，而一步一回眺。未嘗不神飛羅漢壁間也。下半里，爲仰高亭，在懸峽中，因圯未入。既下，又半里，出峽，爲迦

葉寺，其門東向，中亦高敞。此古葉迦殿，近因頂有新構，遂稱此爲寺云。入謁尊者。從其前南向循岐而下，其路峻而大。兩丐者覆松爲棚。曲折夾道數十折，一里餘而至會燈寺。寺南向——入謁而出。東下半里，有岐西去者，放光寺道也。恐日昃，不及行。遂不西向，而東趨，其路坦而大。一里，爲聖峯寺。寺東向，踞分支之上，前有巨坊，後是傑閣，其勢甚雄拓。閣祀玉皇，今皆以玉皇閣稱之。後此北瞻西來寺高級層崖之上，屏霞亘壁，飄渺天半，其景甚異。出寺，東隨隴行，二里，過白雲寺。又從其右東行，一里半，過慧林庵，則左右兩溪合於前而隴盡。遂渡其左峽，東過大覺寺蔬園，一里，從息陰後逾中支之脊，從千佛閣前觀街子。街子者，惟臘底集山中，爲朝山之節，昔在石鐘寺前，今移此，以近大覺，爲諸寺之中也。由街子東半里，遇西竺寺，又二里餘，入悉檀。具殮后，知沈公（莘野乃翁）來叩，尙留待寺間。亟下樓，而沈公至，各道傾慕之意。時已暮，寺中具池湯候浴，遂與四長老及沈公就浴池中。池以甄甃，長丈五，闊八尺，湯深四尺，炊從隔壁釜中，竟日乃溫，浴者先從池外挽水滌體，然後入池，坐水中浸一時，復出池外擦而滌之，再浸再擦。浸時不一動。恐垢落池中，余自三里盤浴後。入滇祇渌於溫泉。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二十九日——飯於悉檀。同沈公及體極之姪。同遊街子。余市鞋，顧僕市帽。遇大覺遍周，亦出遊，欲拉與俱，余辭歲朝往祝，蓋以其屆七旬也，既午，沈公先別去。余食市麵一甌，一里餘，從大乘庵上幻住，一里，入幻住，見其額爲福甯寺。問道而出。猶不知爲幻住也。由其右過峽西北行，一里而入蘭陀寺，寺南向。由正殿入其東樓，良一師出迎。照殿前所臥石碑，曰：『此先師所撰迦葉事跡記也。』昔豎華首門亭中，潘按君建絕頂觀風臺，當厚者曳之頂，將摩鑄新記，良一師聞而往止之，得免。以華首路峻不得下，因紆道置此。余欲錄之。其碑兩面鐫字，而前半篇在下。良一指壁間挂軸云：「此卽其文，從碑謄寫而出者。」余因低懸其軸，以案就錄之。良一供齋，沈公亦至。齋後，余度文長不能竟，令顧僕下取臥具。沈公別去，余訂以明日當往叩也。迨暮，錄猶未竟，顧僕以臥具至，遂臥蘭陀禪榻。顧僕傳宏辨安仁語曰：『明日是餘夕，幸爾主早返寺，母令人懸望也。』余聞之，爲悽然者久之。三十日——早起盥櫛，而莘野至，相見甚慰，同飯於蘭陀。余仍錄碑完，而莘野已去。遂由寺循脊北上，其道較坦。一里，轉而東。一里，出莘野廬前小靜室。又半里，而入莘野樓，則沈公在，而莘野未還。沈公爲具食，莘野適至，遂燕其樓。父子躬執爨，煨芋煮蔬，甚樂

也。莘野懇令願僕取臥具於蘭陀曰：「同是天涯，何必以常住靜室爲分？」余從之，遂停寢其樓之北楹。其樓東南向，前瞰重壑，左右抱兩峯，甚舒而稱；樓前以撻松渾皮爲欄，製樸而雅；樓窗疎樞明淨。度除夕於萬峯深處，此一宵勝人間千百宵。薄暮，凭欄前瞰，星辰燁燁下垂，塢底火光，遠近紛拏，皆朝山者，徹夜熒然不絕，與瑤池月下，又一觀矣。

己卯正月初一日——在雞山獅子林莘野靜室。是蚤天氣澄澈，旭日當前。余平明起，禮佛而飯。乃上隱空蘭宗二靜室，又過野愚靜室，野愚已下蘭宗處。遂從上徑平行而西，入念佛堂，是爲白雲師禪棲之所，獅林開創首處也。先是，有大力師者，苦行清修，與蘭宗先結靜其下，後白雲結此廬，與之同棲；乃獅林最中，亦最高處。其地初無泉，以地高不能剝木以引，二師積行通神，忽一日，白雲從龕後龍脊中垂間，剝石得泉，其事甚異，而莫之傳。余入龕，見石脊中峙爲崖，崖左有穴一龕，高二尺，深廣亦如之，穴外石倒垂如簷，泉從簷內循簷下注，簷內穴頂中空，而水不從空處溢，簷外崖石峭削，而水不從削處墜，倒注於簷，如貫珠垂玉。穴底匯方池一函，旁皆菖蒲茸茸。白雲折梅花浸其間，清冷映人心目。余攀崖得之，以爲奇，因詢此龍脊中垂，非比兩腋，何以泉從其隆起處破石而出？白雲言昔年剝石得

之。至今不絕；余益奇之。後馮蘭宗，始徵其詳。乃知天神供養之事，佛無誑語，而昔之所稱卓錫虎跑，於此得其徵矣。龕前編柏爲欄，茸翠環遶，若短屏廻合；階前繡墩草，高員如疊，跣趺其上，蒲團錦茵，皆不如也。龕甚隘，前結松棚，方供佛禮懺。白雲迎余茶點，且指余曰：『此西尙有二靜室可娛，乞少延憩，當淪山蔬以待也。』余從之。西過竹間，見二僧坐木根曝背，一引余西入一室，其室三楹，乃新闢者，前甃石爲臺，勢甚開整，佛龕花供皆極精嚴，而不見靜主。詢之，曰：『白雲龕禮懺司鼓者是。』余謂此僧甚樸，何以有此？乃從其側又上一龕，額曰標月，而門亦扁。乃返過白雲而飯。始知其西之精廬，卽悉檀體極師所結，而司鼓僧乃其守者。飯後，又從念佛堂東上躡二龕，其一最高，幾及嶺脊，但其後純崖無路，其前則旋崖層疊，路宛轉循之，就崖成臺，倚樹爲磴，山光懸遠，眞如躡鷲嶺而上也。龕前一突石當中，亦環倚爲臺，其龕額曰雪屋，爲程還筆。（號二游，昆明人，有才藝。）而門亦扁。蓋皆白雲禮懺諸靜侶也。又東稍下。再入野愚室，猶未返。因循其東攀東峽，其峽自頂下墜，若與九重崖爲分暫者。頂上危巖疊疊。峽東亘巖一支，南向而下，卽悉檀寺所倚之支也。其東卽九重崖靜室，而隔此峽。障不可見。余昔自一柵軒登頂，從其東

攀巖隙直上，惟比未及經行，乃攀險陟之。路漸窮，抵峽中，則東峯石壁峻絕，峽下隕壑崩懸，計其路尙在其下，甚深。乃返從來徑，過簾泉翠壁下，再入蘭宗廬。知蘭宗與野愚俱在元明精舍，往從之。元明者，寂光之裔孫也。其廬新結，與蘭宗靜室東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莘野山樓之上。余先屢過其旁，翠條罨映，俱不能覺，今從蘭宗之徒，指點得之，則小閣櫺疎，雲明雪朗，致極清雅。（閣名雨花，爲野愚筆。）諸靜侶方坐嘯其中。余至，共爲清談淪茗。日就昃，野愚輩乃上探白雲，余乃下憩莘野樓。薄暮，蘭宗復來，與談山中諸蘭若緣起，并古德遺跡，日暮不能竟。

初二日——飯於莘野。卽再過蘭宗。欲竟所徵，而蘭宗不在。愛元明雨花閣精潔，再過之。仍淪茗劇談，遂扶筇西，一里，過望臺嶺，此嶺在獅林之西，蓋與旃檀嶺爲界者，亦自嶺脊南向而下，卽大覺寺所倚之岡也；自獅林西陟其嶺，卽可望見絕頂西懸，故以「望」名。與其西一嶺，又夾壑爲塢，諸靜室緣之，層累而下，是爲旃檀嶺。先是，雞山靜室，祇分三處：中爲獅子林，西爲羅漢壁，東爲九重崖；而是嶺在獅林維漢壁之間，下近於寂光，故寂光諸齋，又開建諸廬，遂繼三而爲四焉。蓋其諸廬在峽間，東爲望臺嶺，西爲旃檀嶺，此嶺又與

羅漢壁爲界者，又自嶺脊南向而下，卽寂光寺所倚之支也，是爲中支。蓋羅漢壁之東，迴崖自嶺脊分隕南下，旣結寂光，由其前又南度東轉，爲觀音閣息陰軒，峙爲瀑布東嶺，於是又度脊而南，爲牟尼菴，又前突爲中嶺，若建標於中，而大士閣倚其端，龍潭瀑布二水口交其下，一山之脈絡，皆以茲爲綰轂云。逾望臺嶺西三里，由諸廬上盤壑而西，三里，又盤嶺卍南，北轉一里，北崖皆插天盤雲，如列霞綃，而西皆所謂羅漢壁也。東自旃檀嶺，西至仰高亭峽，倒插於衆壑之上。當其東垂如褶者，幻空師結廬處也，眞武閣倚壁足。其下曲徑縱橫。石級層疊。師因分箒爲籬，點石爲臺，就閣而憩焉。其下諸徒闢爲叢林，今名碧雲者也。余前已訪幻空，返憶閣間有陳郡侯（天工）詩未錄，因再過錄之，師復款談甚久，出果餉之。榻間。閣兩旁俱有靜室旁通，皆其徒所栖，而無路達西來寺，必仍下碧雲。由山門西盤崖坡，又一里半，北上，半里，抵壁足，則峽西僧明空所結菴也，今名西來寺。北京陝西河南三僧，俱以地名，今京陝之名幾並重，以余品之，明空猶俗僧也，其名之重，以張代巡風翻同鄉，命其住持絕頂迦葉殿，而沐府又以中和山銅殿移而畀之，故聲譽赫然；然在頂而與河南僧不協，在西來而惟知款接朝山男婦，其識見猶是碧雲諸徒流等，不可望幻空後塵也。然其

寺後倚絕壁，雲幙霞標，屏擁天際，巍峭大觀，此爲第一。寺西有萬佛閣，石墻下有水一方，嵌崖倚壁，深四五尺，闊如之，瀦水中涵，不盈不涸，萬峯之上，純石之間，匯此一脈，固奇，但不能如白雲龕之有感而出，垂空而下爲神異耳。觀其水色，不甚澄澈，寺中所餐，俱遙引之西峽之上，匠知其益不如白雲也，寺東有三空靜室，亦倚絕壁。三空與明空俱陝人，爲師兄弟，然三空頗超脫有道氣。留余飯其廬，已下午矣。自西來寺東至此，石壁亦竦峭，寺旁崖迸成洞，其中崆峒，僧悉以遊騎填駐其中，不可攔入，深爲悵恨。又有峽自頂剖窪而下，若雲門劍壁，嵌隙於中，亦爲偉觀。僧取薪於頂，俱自此隙投崖下，留爲捷徑，不能藉爲勝概也。旣飯，復自寺前循崖而去，二里，崖盡而爲峽，卽仰高亭之上也。先是，余由絕頂經此下，遂從大道，入迦葉寺，不及從旁歧東趨羅漢壁，然自迦葉寺迴眺崖端，一徑如線痕，衆竇如雲蓋，心甚異之，故不憚其晚，以補所未竟。然其上崖石雖飛嵌空懸，皆如華首之類，無可深入者。乃返從西來碧雲二寺前，東過旃檀，仍入獅林，至白雲龕下，尋元明精舍；誤入其旁，又得一龕，則翠月師之廬也。（悉檀法眷）前環疎竹，右結松蓋爲亭，亦蕭雅有致，乃少憩之。遂還宿莘野樓，已暮矣。

初三日——晨起，飯·荷行李將下悉檀，蘭宗來邀，欲山中采竟之旨，余乃過其廬，爲具盒具餐，遍徵山中故迹·既午，有念誠師造其廬，亦欲邀過一飯，蘭宗乃輟所炊，同余過念誠·路經珠簾壁下，復徙倚久之·蓋蘭宗所結廬之東，有石崖傍峽而起，高數十丈，其下嵌壁而入，水自崖外飛懸·垂空灑壁，歷亂縱橫，皆如明珠貫索·余因排簾入嵌壁中，外望蘭宗諸人，如隔霧蒙綃，其前樹影花枝，俱飛魂濯魄，極翫映之妙·崖之西畔，有綠苔上翳，若綉綵鋪絨，翠色欲滴，此又化工之點染，非石非嵐，另成幻相者也·崖旁山木台杳，瓊枝瑤幹，連幄成陰，雜花成綵·蘭宗指一木曰：「此扁樹·曾他見乎？」蓋古木一株，自根橫臥丈餘，始直聳而起，橫臥處不圓而扁，若側石偃路旁，高三尺，而厚不及尺；余初疑以爲石也，至是循視其端，乃信以爲樹·蓋石借草爲色，木借石爲形，皆非故質矣·東半里，飯於念誠廬·別蘭宗，南向下之字曲，半里·又入義軒廬·義軒，大覺之派，新構靜室於此，乃獅林之東南極處也·其上爲念誠廬；最上爲大靜室——即野愚所栖；是爲東支·莘野樓爲西南極處·其上爲元明精舍，最上爲體極所構新廬；是爲西支·而珠簾之崖，當峽之中·傍峽者，爲蘭宗廬，其上爲隱空廬，最上爲念佛堂——即白雲師之廬也；是爲中支·其間徑轉

崖分，綴一室卽有一室之妙，其盤旋迴結，各各成境，正如巨蓮一朶，瓣分千片，而片片自成一界，各無欠缺也。從義軒廬而南向之字下，一里餘，過天香靜室。天香，幻住菴僧也。其年九十，余初上覓莘野廬，首過此間道者。又南一里，過幻住菴，其西卽蘭陀寺也，分隴對衡；獅林之水，界於左右，而合於其下焉。又南下一里餘，二水始合。渡之，卽爲大乘菴。由澗南東回循之，半里，水折而南。復逾澗東南下，一里，過無我無息二菴。其下卽爲小龍潭，五花菴，已在悉檀寺右廓之外，而岡隴間隔。復逾澗南過迎祥寺，乃東向隨澗行，一里，抵寺西虎砂，卽前暗中摸索處也。其支自蘭陀東來，至迎祥轉而東，橫亘於悉檀寺之前，東接內突龍砂兜黑龍潭於內，爲悉檀第一重案；其內則障獅林之水，東向龍潭；其外則界旂檀之水，合於龍潭下流，而脈遂止於此焉。於是又北逾澗，半里，入悉檀寺，與宏辨諸上人相見，若并州故鄉焉。前同莘野乃翁由寺入獅林時，寺前杏花初放，各折一枝攜之上；既下，則寺前桃亦繽紛；前之杏色愈淺而繁，後之桃靨更新而豔，五日之間，芳菲乃爾！略春色之來天地，益感浮雲之變古今也。

初四日——飯於悉檀，卽攜杖西過迎祥石鐘二寺。共二里，於石鐘西竺之前，逾澗而南，卽

前山所來大道也。余前自報恩寺後渡溪分道，誤循龍潭溪而上，不及過大士閣出此，而行李從此來。願僕言大士閣後有瀑甚奇，從此下不遠，從之，卽逾脊；脊甚狹而平。脊南卽瀑布所下之峽；脊北卽石橋所下之澗；脊西自息陰軒來，過此南突而爲牟尼菴，盡於大士閣者也；脊南大路，從東南循嶺，觀瀑亭倚之。瀑布從西南透峽，玉龍閣跨之。由觀瀑亭對崖瞰瀑布，從玉龍閣下墮，墜崖懸練，深百餘丈，直注峽底，峽逼箐深，俯視不能及其麓，然踞亭俯仰，絕頂浮嵐，中懸九天，絕崖隕雪，下嵌九地，兼之霽色澄映，花光浮動，覺此身非復人間，天台石梁，庶幾又向曇花亭上來也。時余神飛玉龍閣，遂不及南下問大士閣之勝，於是仍返脊，南循峽端，共一里，陟瀑布之上，登玉龍。其閣跨瀑布上流，當兩山峽口，乃西支與中支二大距湊拍處，水自羅漢華巖來，至此橫空下搗，此一閣正如石梁之橫翠，鵲橋之飛空，惜無居人，一覺杳然而花落水流之想。閣爲楊冷然帥孔所題，與觀瀑亭俱爲蔣賓川爾第所建；有一碑臥假樓板，踞而錄之。遂沿中支一里，西上息陰軒。從其左北逾澗，又北半里，入大覺寺，叩遍周老師。師爲無心法嗣，今年屆七十，齒德兩高，爲山中之耆宿。余前與之期以新旦往祝，而獅林遲下，又空手而前，殊覺快快。師留餐於東軒。軒中水由亭沿中

射空而上，沼不大，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錫管，水自管倒騰空其中，高將三丈，玉痕一縷，自下上噴，隨風飛洒，散作空花，前觀之既奇。卽疑雖管植沼中，必與沼水無涉，况既能倒射三丈，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別有一水，其高與此並，彼之下，從此墜，故此上，從此止，其伏機當在沼底，非沼之所能爲也。至此問之，果軒左有崖高三丈餘，水從崖墜，以錫管承之，承處高三丈，故倒射而出亦如之，管從地中伏行數十丈，始向沼心豎起，其管氣一絲不旁洩，故激發如此耳。（鴈宕小龍湫下，昔有雙劍泉，其高三尺，但彼則自然石竅；後爲人斫竅，而水不湧起，是氣洩之驗也。余昔候黃石齋于秣陵，見洪武門一肆，盆中亦有水上射，中有一圓物如丸，跳伏其上，其富止三尺；以物色黃君急，不及細勘，當亦此類也。）

既飯，錄碑於西軒。軒中山茶盛開，余前已見之，至是折一枝。別遍周，西半里，過一橋，又北上坡。一里，入寂光寺。寺住持先從遍周東軒同餐，至此未返。余錄碑未竟，瞑色將合，攜紙已罄，乃返悉檀。又從大覺東一探龍華西竺二寺，日暮不能詳也。

初五日——暫憩悉檀寺。幸野乃翁以君，具柬邀余，同悉檀諸禪侶，以初六日供齋獅林。是日，遂不及出。

初六日——悉檀四長老飯後約赴沈君齋，沈君亦以獻歲週花甲，余乃錄除夕下榻四詩爲祝。仍五里，至天香廬側。又踞峻二里，而登莘野樓，則白雲，翠月，元明諸靜侶，皆在。進餐後，遂同四長老徧探林中諸靜室，宛轉翠微間，天氣清媚，茶花鮮嬌，雲關翠隙，無所不到。先過隱空，爲留盒茗。過蘭宗野愚，俱下山。過元明，啜茗，傳松實。過白雲，啜茗，傳茶實。茶實大如芡實，中有肉，白如榛，分兩片而長，入口有一陣涼味，甚異；卽吾地之茗實，而此獨可食。聞感通寺者最佳，不易得也。間有油者，棘口。過體極靜廬，爲須備茶盒以待。下午，仍飯於莘野樓。四長老強余騎，從西垂下，二里，過蘭陀寺西；從其前東轉，乃由幻住前下坡，四里，歸悉檀。

初七日——晨起，大覺遍周令其徒折柬來招，余將赴之，適良一關宗至。又有本寺復吾師，由摩尼寺至，（復吾，鶴慶人，以庠士爲本無高徒，今主摩尼，間歸本刹，乃四長老之兄行也。有子，現在鶴岸。）野愚師又至，遂共齋本刹。下午，野愚關宗由塔盤往大士關，余赴大覺之招。小食後腹果甚，遂乘間往寂光，錄前所未覓碑。仍飯於大覺，而還悉檀，宿。初八日——飯後，四長老候往本無塔院，蓋先期以是日祭掃也，余從之。由寺左龍潭東下。

一里，又過一東腋水，南行半里，則飛砂內支，自東而西突，與中支大士閣之峯，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緊。悉檀左右前後諸水，俱由此出。路由嶺峽南度。余同宏辨莘野，特西探其嶺，隔岐西眺，中支南突，至此而盡，大士閣倚其下，乃天然鎖鑰，爲悉檀而設者也。既還由大路循東嶺而南，半里，爲靜開瘞骨處，乃登拜之。又南一里，則龍砂外支，又自東嶺分突而西，與西支傳衣之峯對，亦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雄。大士閣東龍潭諸水，閣西瀑布諸水，悉由此而出。此嶺爲一山之龍砂，而在悉檀爲尤近，卽雞足前三距中之東南支也。其脈自絕頂東互，屏立空中，爲絕漢壁，獅子林，點頭峯，九里崖後脊。中支由羅漢壁下墜，而止於大士閣；東支由九重崖東南，環爲此嶺；若臂之內抱，先分一層爲內砂，與中支大士閣對；又紆此層爲外砂，與西支傳衣後峯對；其砂自東而西突，其度脊少拗如馬鞍，故昔以馬鞍嶺名之。余初入雞山，抵大覺，四顧山勢重重廻合，叢林淨室，處處中懸，無不恰稱，獨此處欠一塔，爲山中缺陷；及至悉檀，遙顧此峯尤奇，以爲焉得阿育王大現神通於八萬四千中，分一靈光於此。既晤宏辨，問仙陀何在？曰：『在塔盤，』問塔盤何在？則正指此山也。時尙未豎塔心，不能遙矚，自後別瞻顧如對矣。人謂雞山前有三距，惟西支長而中東

二支俱短，非也。中支不短，不能獨懸於中，令外支環拱；西支固長，然其勢較低，蓋虎砂正欲其低也；若東支之所謂短者，自其環抱下墜處言之則短，自其橫脊後擁處言之則甚長而崇，非西支之可並也。蓋西支繚繞而卑，虎砂也，而即以爲前案；東支天矯而尊，龍砂也，而兼以爲後屏；皆天造地設，自然之奇，擬議所不及者也。塔盤當峯頭，在馬鞍中坳之西，有大路在馬鞍之間，則東南下雞坪關者；有岐路在馬鞍之東，則東北向本無塔院者。時塔盤工作百餘人，而峯頭無水，其東峯有水甚高，以中坳不能達西，乃豎木柱數排於坳中，架橋其上以接之。柱馬四丈餘，剝木爲溝，橫接松杪。昔聞霄漢鵲橋，以渡水也，今反爲水渡，抑更奇矣。（大覺則抑之地中以倒射，此則浮之空中使交通，皆所謂顛倒造化也。）由坳東向循峯，則雞山大脊之南盡處也。其前復開大洋，分支環抱，又成一向，可謂靈山面面奇矣。其二里，登謁本無塔。塔甚偉，三塔並峙，中奉本公舍利，左右則諸弟子普同二塔也。左爲塔院（有亭有廡，而無守者。）可憩可棲。諸靜侶及三番僧，皆助祭，余則享餽焉。時同祭者四長老外，則白雲，復吾，沈公，及莘野諸後裔，俱集；若蘭宗，良一，則本公鴈行，故不至云。祭後，仙陀純白，又攜祭品往祭馬鞍嶺北三塔，遂及靜聞。下午，還過塔盤，即

仙陀，謝其祭靜聞也。

初九日——晨滄後，余卽攜杖西行。三里，過息陰軒。軒在中支之脊，大覺寺之前案也，爲本無師靜攝處。額爲僉憲馮元成（時可）所書。（筇竹軒，亦以息陰，以本無從筇竹披剝也。）其前三岐！從左渡澗，趨大覺寂光；從右渡澗，趨傳衣，下接待；從徑直上，則分渡右澗，或由慧林而上聖峯，或西支支而抵華嚴焉。余乃先半里，從右渡轉而東上南嶺，半里，盤其東崖之上，則瀑布之西峯也。於是循之南行，東囑中支之大士閣在其下，東支之塔盤嶺對其上。平行三里，乃東轉隨坡下。一里，則傳衣寺東向倚山之半。其北先有止止菴，嘿菴，眞語所建，傳衣大機禪師之友也。又南爲淨雲，徹空眞炳所建。又南有彌陀，圓通，八角三菴，皆連附於傳衣寺者，而八角之名最著，以昔有八角亭，今改菴矣。八角開剝於嘉靖間，爲吉空上人所建，其南卽爲傳衣寺。寺基開爽，規模宏拓，前有大坊，題曰「竹林清隱」，乃直指毛堪（蘇州毛具茨也）所命，頗不稱。上又一直指大標所題古松詩，止署曰「白岳」。古松當坊前，本大三圍，乃龍鱗，非五鬣也。山間巨松皆五鬣，聳榦參天，而老龍鱗頗無十者，遂以糾聳見奇。榦丈五以上，輒四面橫枝而出，枝大侔於榦，其端又倒垂斜攪，

尾大不掉，榦幾分裂。今築臺擁榦，高六七尺，又植木枝其橫枝，僅免於裂，亦幸矣。由梯登臺，四面橫枝，倒懸於外，或自中躍起，或自巔垂颺，其紛糾翔舞之態，不一而足，與天台嘉鳳，其一類耶？坊聯曰「花爲傳心開錦繡，松知護法作虬龍」，爲王元翰聚洲筆；門聯曰「峯影遙看雲蓋結，松濤靜聽海潮生」，爲羅汝芳近溪筆；差可人意。然羅聯「濤」潮」二字連用，不免疊牀之病，何不以「聲」字易「濤」字乎？寺昔爲圓信菴，嘉靖間，李中谿元陽爲大機禪師宏創成寺；其徒印光，孫法界，戒律一如大機；萬曆辛丑元日，燬於火，法界復鼎建之，視昔有加，先是，余過止止菴，一病僧留飯，坐久之，見其方浙米，乃去飯於淨雲僧覺心處，遂入參寺中，入其西藏經閣。閣前山茶樹小而花甚盛，爲折兩枝而出。乃東北下峽中，一里，有垣圍一區，澗山爲池，畜金魚於中，結茅龕於上者，亦傳衣之僧也。雲影山光，以一泓印之，不覺潭影空心。又東北下半里，抵峽底，則瀑布之下流也，去瀑布已一曲。昔從瀑上瞰，不見其底，今從峽底涉，亦不見其瀑。峽西有草廬平畦，則猶傳衣之蔬圃也。峽中水至是如引絲，反不如懸瀑之勢巨矣。渡澗，乃東上坡，一里，而至大道，則大士閣之側也。閣倚中支南突之半，其前有坊有樓，歷級甚峻，後爲閣，飛甍疊棟，上供大

士。左右各有樓，其製亦儼；乃萬曆丙午，直指沈公所建，選老僧拙愚者居之，命曰三摩寺。余錄碑閣下，忽一僧慇懃款曲，問之，乃拙公之徒虛宇也。虛宇又爲蘭宗之派，今拙公沒，虛宇當事。昨野愚蘭宗宿此，想先道余。故虛宇一見惓惓，且留宿。余以日暮碑長，許之。令顧僕返悉檀，余下榻於西樓之奧室。

初十日——晨起盥櫛，而顧僕至，言宏辨師遣僧往麗江已行，蓋爲余前茅者。余乃後飯，卽後寺右大道北上，二里，陟中支之脊，有菴踞其上，曰牟尼菴；其前松影桃花，恍有異致。菴後卽觀瀑亭，廻瞰瀑布，真有觀不足之意。仍溯中支二里，過息陰軒，從其後直西一里，又南下渡澗西行，已在大覺寺蔬圃之南矣。蓋大覺蔬圃，當中支之後，中支至是，自北轉東，其西有二流交會，卽瀑布之上流也：一自羅漢壁東南下，一自華嚴東北流。二水之交，中夾一支，其上爲慧林菴，乃西南支東出之旁派，聖峯白雲寺所倚者也。華嚴之路，又從圃東渡其下流。乃從澗南湖之西上，一里半，漸逾支脊。其南復有一澗，與西支東走之脊隔。又從其澗北溯之西上，一里餘，見脊上有塚三四，後有軒樓遺構，與塚俱頽；此脊乃西支餘派，直送而出，無有環護，宜其然也。由塚西復下峽，其峽復有二；在南者，自西支法照寺南

發源東下，經華嚴寺北。至此而與北澗合，在北者，自西支法照寺北發源東下，經毗盧寺北，至此而與南澗合。二水之交，中夾一支，爲華嚴寺北向之案，亦西南之東出之旁派，毘盧祝國二寺所倚者也。涉北澗，有二岐：隨澗西行者，爲祝國毘盧道；由支端登脊而上，溯南澗之北西行者，爲華嚴道。余乃登脊，瞰南澗行，一里，有亭橋橫跨澗上，乃華嚴藉爲下流之鑰也。度橋，始爲西南本支。又西半里，而得華嚴寺。寺當西南支之脊，東北向九層崖而峙，地勢迥異，又山中一勝也。蓋雞山中東二支，及絕頂諸刹，皆東南二向，曾無北拱者，惟此寺迴首返照，北大山諸刹，歷歷倒湧，亦覺改觀。規模亦整，與傳衣伯仲。嘉靖間，南都古德日堂開建；其徒月輪，以講演名。萬歷初，聖母賜藏。後遭回祿。今雖重建，紺宇依然，而法範寂寥矣。寺東有路，東行山脊，乃支達傳衣者。由寺前峽上西行半里，復有亭橋橫跨澗上，卽東橋上流也。寺左右各有橋有亭，山中之所僅見。過橋，又涉其北向餘支，踰岡半里，旋岡脊，過毘盧寺，寺前爲祝國寺，俱東向踰岡。寺北有澗而下，卽前所涉之北澗也。又由其南崖，溯之西上，一里半，有寺踞岡脊，是爲法照寺。蓋西南支自銅佛殿下南墜，至此東轉，當轉摺處，又東抽一支，以爲毘盧祝國之脈，而橫互於華嚴之前者也。是

爲西南餘支之第一。法照北之，又分一岡相夾，無住菴倚之，卽下爲頽塚之支，是爲西南餘支之第二。屢有路，直北逾岡，度峽而橫去，皆向聖峯會燈之大道。余欲析其分支之原，遂從峽中溯之而上，於是南捨法照，北遶無住之後，峽路漸翳，叢箐橫柯，遂成幽闕，然已漸逼絕頂之下矣。時路無行人，隨一桃花箐卽行，一里，北循峽中。又一里，北躡陞脊。又一里，遂逾脊而西。乃西見香木坪之前山外擁，華首門之絕壁高懸，桃花箐之過腋西環，而此脊上自銅佛殿，下抵法照寺，轉而東去，界此脊西一壑，另成一境，則放光寺所倚也。逾脊更西北盤壑上行，又一里半，而得大路，已直逼華首門下崖矣。其路東自聖峯來，西由放光出桃花箐，抵鄧川州，爲大道。余西隨之，半里，而放光寺在焉。其寺南向，後倚絕壁，前臨盤壑，以桃花箐爲右關，以西南首支爲左護，其地雖在三距之外，而實當絕頂之下，發光鍾異，良有以也。余初自曹溪華首門下瞰之，見其寺沉沉直墜壑底，以爲光從窟中上騰，乃麗栖虺伏之窟，及至而猶然在萬壑盤拱之上，而上眺華首，則一削萬仞，橫拓甚闊，其間雖有翠紋烟縷若繡痕，然疑無可披陟，孰知其上，乃西自曹溪，東連銅佛殿，固自有凌雲之路，橫緣於華首之前也！然當身歷華首時，止仰上崖之穹崇，不覺下壁之峻拔，至是而上

下又合爲一幅，其巍廓又何如也？然則雞山雖不乏層崖，如華首羅漢九重諸處，其境界固高，而雄傑之氣，莫以逾此矣。寺前以大坊爲門，門下石金剛二座，鏤刻甚異，猗猗之狀，恍與烟雲同活。其內爲前樓，樓之前有巨石峙於左，高丈五，而大如之，上擊下削，構亭於上，蔣賓川題曰「四壁無然」。其北面正可仰瞻華首。而獨爲樓脊所障。四壁之中，獨翳此絕勝一面，不爲無憾。寺建於嘉靖間，陝西僧圓惺所構。萬歷初，燬而復興。李元陽有碑，範銅而鑄之，然鑄字不能無訛。其後嗣歸空更建毗盧閣，閣成，而神廟賜藏。余錄銅碑，殿中甚暗，而腹亦餒。時主僧俱出，止一小沙彌在，余畀之青蚨，乃爇竹爲炬，煮蔬爲供。既飯，東遵大道，一里，逾垂支之脊。又一里餘，盤壑峽之上。得分歧焉：一過峽直東者，爲聖峯路；一躡嶺北上者，爲會燈路。始爲登頂正道。余乃北躡上嶺，數曲而至會燈寺。寺南向，昔爲廓然師靜室，今其嗣胤爲寺。由寺西更轉而北上，復數曲，一里餘而過迦葉寺；寺東向。此古迦葉巖也。由其前北向入峽，其峽乃西自絕頂，東亘羅漢壁，兩岸相夾而成，中垂磴道。少上，有坊，爲維李二先生游處。（羅爲近溪先生汝芳，李爲見羅先生材，皆江西人，同爲同道游此。）又有亭，爲仰高亭，中有碑。爲萬歷間按君周懋相所立，紀登山及景仰

二先生意。周，亦江西人也。余前過此，見亭中頽，不及錄其文而去，故此來先錄之。風撼兩崖間，寒凜倍於他處，文長字冗，手屢爲風所僵。錄竟，日色西傾。望其上兜率庵，卽前所從下，而其東橫緣之路出羅漢巖者，前又曾抵此而返頂頭，未了之事，未可以餘晷盡也。乃返步下，仍過迦葉寺前，見有岐東下壑中，其壑底一庵在聖峯北者，必補處庵也，乃取道峽中，隨壑下；蓋緣脊下經會燈者，爲正道；隨壑東下趨補處者，爲間道。下二里，過補處庵，亦稍荒落，恐日暮不入。由其前渡峽澗南，遂上坡，過聖峯寺。寺東向，前有大坊。由坊外東行里餘，岡脊甚狹，南北俱深坑逼之。度脊，又東里餘，有寺新構，當坡之中垂，是爲白雲寺。余欲窮此支盡處，遂東下行南澗之上，二里，則慧林庵踞坡盡處。緣庵前轉下北澗，渡之，始陟中支行，北澗與南澗乃合於路南，其東卽大覺蔬圃矣。東半里，過蔬圃北。又東一里，過息陰軒南。又東一里，過瀑布北。遂去中支，北涉西竺寺澗，而行中東二支盤壑中矣。又二里，薄暮，入悉檀寺。

十一日——飯後，覺左足拇指不良，爲皮鞋所窘也。而復吾亦訂余莫出，姑停憩一日，全從之。宏辨安仁出其師所著書見示，——（禪宗讚頌，老子元覽，碧雲山房稿。）宏辨更以紙帖

墨刻（本公所勒）相昇，且言遍周師以青蚨相贖，余作柬謝之。甫令顧僕持去，而大覺僧復路遇持來，余姑納之筒。上午，赴復吾招，出茶果，皆異品，有本山參，以蜜炙爲脯；又有孩兒參，頗具人形；皆山中產；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見者。大抵迤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惟栗差小，而棗無肉；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惟龍眼荔枝，市中亦無；菌之類，雞蕩之外，有白生香蕈，白生生於木，如半蕈形，不圓而薄，脆而不堅。（黔中謂之八擔柴，味不及此。）此間石蜜最佳，白若凝脂，視之有肥膩之色，而一種香氣甚異。因過安仁齋中觀蘭。蘭品最多，有所謂雪蘭（花白），玉蘭（花綠），最上，虎頭蘭，最大；紅舌，白舌，（以心中一點如舌外吐也）最易開；其葉皆闊寸五分，長二尺，而柔花一穗，有二十餘朵，長二尺五者，花朵大二三寸，瓣闊共五六分；此家蘭也。其野生者，一種一花，與吾地無異，而葉更細，香亦清遠。其地亦重牡丹。悉檀無山茶而多牡丹，元宵前，蕊已大如雞卵矣。

十二日——四長老期上九重崖，赴一衲軒供，（一衲軒爲本公所建，守僧歲支寺中粟百石，故每歲首具供一次。）以雨不能行。飯後，坐齋頭，抵午而霽，乃相拉上崖。始由寺左半里

，上宏辨靜室基旁。又西半里，過天柱靜室旁。又北躋一里半，橫陟峽箐，始與一西來路合，遂東盤峽上。半里，其北又下墜一峽，大路陟峽而逾東北嶺，乃北下後川向羅川之道；小路攀脊西北上，乃九重巖之東道，其路甚峻，即余前所上者。第此時陰晴未定，西南望香木坪一帶，積雪崢嶸，照耀山谷，使人心目融徹，與前之麗日澄空，又轉一光明法界矣。一里餘，抵河南師靜室，路過其外，問而知之。雨色復來，余令衆靜侶先上一衲軒，而獨往探之。師爲河南人，至山即棲此廬，而曾未旁出。余前從九重崖登頂，不知而過其上，後從獅林欲橫過野愚東點頭峯下，又不得路，躊躇至今，恰得所懷。比入廬，見師，人言其獨棲，而見其一室三侶；人言其不語，而見其條笈有敍；人言其不出，而見其把臂入林；亦非塊然者。九重崖靜室得師，可與獅林羅漢鼎足矣。坐少定，一衲軒僧來邀，雨陣大至，旣而雪霽，師挽留，稍霽乃別。躡磴半里，有大道自西上，橫陟之，遂入一衲軒。崖中靜主大定拙明鑿，皆供登絡繹，迨暮不休，雨雪時作。四長老以騎送余自大道西下，其道從點頭峯下，橫盤脊峽，時嵐霧在下，深崖峭壑，茫不可辨。二里，與獅林道合，已在幻住庵之後，西與大覺塔院，隔峽相對矣。至此始勝騎。從幻住前下山，又四里，而入之檀。篝燈作楊趙州書。

十三日——晨起飯，即以楊州書界顧僕，令往致楊君。余追憶日記於東樓。下午，雲淨天皎。

十四日——早寒，以東樓背日，余硯於藏經閣前桃花下，就暄爲記。上午，妙宗師以雞菓茶果餉，師亦檢藏其處也。是日，晴霽如故。迨晚，余忽病嗽。

十五日——余以嗽故，臥遲遲，午方起。日中雲集，迨晚而翳。余欲索燈臥，宏辨諸長老邀過西樓觀燈。燈乃闔中紗圍者，佐以柑皮小燈，或掛樹間，或浮水面，皆有熒熒明星意。樓下探青松毛，鋪藉爲茵蓆，去桌趺坐，前各設盒果，注茶爲玩，初須茶，中鹽茶，次盞茶，本堂諸靜侶環坐滿室，而外客與十方諸僧不與焉。余因憶昔年三里龍燈，一靜一鬧；粵西滇南，方之異也；梵宇官衙，寓之異也；惟佳節與旋魂無異！爲黯然而起，則殿角明蟾，忽破雲露魄矣。

十六日——晨餐後，復移硯就暄於藏經閣前桃花下，日色時翳，下午，返東樓，嗽猶未已。抵暮，復雲開得月。

十七日——作記東樓。雨色時作。

十八日——濃雲密布。旣而開霽，薄暮，願僕返目趙州。

十九日——飯後，晴霽殊甚。遂移臥具，由悉檀而東，越大乘東澗，一里，上脊，卽迎祥寺。從其南上，寺後半里，爲石鐘寺，又後爲圓通極樂二庵。極樂之右，卽西竺；西竺之後，卽龍華。從龍華前，西過大路，已在西竺之上，去石鐘又一里矣。龍華之北坡上，卽入覺寺。龍華西，臨澗又有一寺，前與石鐘同，東南向。從其後渡澗，卽彼岸橋，下流卽息陰軒，已爲中支之脊矣。從軒左北向上，過觀音閣，爲千佛寺，其前卽昔之街子，正當中脊，今爲墟矣。復北渡澗，從大覺側西北上，寺僧留余入，謝之。仍過澗橋，上有屋，額曰「彼岸同登」，其水從望臺嶺東下，界於寂光大覺之間者。龍華至此，又一里矣。過橋，復躡中支上，半里，中脊爲水月庵。脊之東腋，爲寂光，脊之西腋，爲首傳，僧淨方，年九十矣，留余未入。由寺右盤一嘴，東颺一庵，桃花嫣然，松影歷亂，趨之，卽積行庵也。其庵在水月之西。首傳之北。僧覺融留飯。後乃從庵左東上，轉而西北登脊，遂中支脊上二里，有靜室當脊，是曰煙霞室，克心之徒本和所居。由其西，分岐上羅漢壁；由其東，盤峽上旃檀嶺。嶺從峽西下，路北向作「之」字上，一里，得克心靜室。克心者，用周之徒，昔住持寂光，今

新構此，退休。其地當垂脊之左，東向稍帶南，又以西支外禾字孔大山爲虎砂，以點頭峯爲龍砂；龍近而虎遠，又與獅林之砂異。其東有中和靜室，亦其徒也，爲鬱攸所焚，今中和往省矣。克心留余點茶，稠疊久之。別，已下午。遂從右上小徑，峻極，令其徒偕上，半里。得西來大道。隨之東上。又半里，陟旂檀嶺脊而西南行，經煙霞室，漸轉東南，爲水月寂光。由其前又西南一里，盤一嘴，有廬在嘴上。余三過皆鑰門不得入。其下卽白雲寺所托也。又西半里，再盤突嘴而上，卽慧心靜室，慧心爲幻空徒，始從野愚處會之，前曾過悉檀來叩，故入叩之，方禪誦會燈庵，其徒供茶而去。後卽碧雲寺。不入，從其側又盤嘴兩重，二里，北上西來寺，西經印雪樓前，又西循諸絕壁行，一里，爲一真蘭若，其上覆石平飛。又西半里，崖盡而成峽，其峽卽峯頂與羅漢壁夾峙而成者，上自兜率宮，下抵羅李二先生坊，兩壁夾成中溜，路當其中。溜之半，崖脚內嵌，前聳巨木，有舊碑刻「峴鶴」詩，乃題羅漢壁者。中橫一歧，由其上涉溜，半里，過元武朝。又半里，過兜率宮，已暮，而宮圮無居人。又上一里，叩銅佛殿。入而爲焉；卽所謂傳燈寺也。前過時朝山之履相錯，余不及入，茲寂然。久之，得一老僧啓戶，宿。

二十日——晨起，欲錄寺中古碑，寒甚，留俟下山錄，遂置行具寺中。（寺中地俱大理石所鋪）蓋以登絕頂二道，俱從寺而分，還必從之也。出寺，將北由袈裟石上，念獼猴梯前已躡之，登其崖端而下，束身峽向雖從之下，猶未及仰升，茲不若由南上北下，庶交覽無偏。乃從寺右循崖西行，遂過華首門而西，崖石上下俱峭甚，路緣其間，止通一綫，下瞰則放光寺正在其底，上眺則峯頂之捨身崖即其端，而莫能竟也。其西一里，有岐懸崖側，余以為下放光道，又念層崖間何能垂隙下？少下，有水出崖側樹根間，剝木盛之，是為八功德水，剝木之外無餘地，水即飛灑重崖，細不能見也。路盡仍上，即前西來入大道處，有草龕倚崖間，一河南僧習靜其中，就此水也。又西半里，稍上，又半里，為曹溪庵，庵止三楹，倚崖，門扁無人。其水較八功德稍大。其後危崖，稍前抱如玦。余攀石直躋崖下，東望左崖前抱處，忽離立成峯，圓若卓錫，而北並崖頂，若即若離，移步他轉，即為崖頂所掩不可辨，惟此處則可盡其離合之妙，而惜乎僞會累址，今已成棘，人莫能登；蓋雞山無拔地之峯，此一見真如閃影也。又西半里餘，過束身峽下，轉而南，過伏虎庵，又南過禮佛庵，共一里，再登禮佛臺。臺南懸桃花箐過脈之上，正與香木坪夾箐相對，西俯林花箐，東俯放光寺，如在重淵

之下。余從臺端墜石穴而入，西透窟而出，復有聳石，攢隙成臺，其下皆危崖萬仞，棧木以通，卽所謂太子過元關也。過棧，卽臺後禮佛龕。昔由棧以入穴，今由窟以出棧，其憑眺雖同，然前則香客駢趾，今則諸庵俱扃，寂無一人，覺身與灑靈，同其游衍而已。棧西沿崖端北轉，有路可循，因披之而西，遂過桃花箐之上。共一里，路窮，乃樵徑也。仍返過伏虎庵，由束身峽上，峽勢逼束；半里，透其上，是爲文殊堂，始聞有老僧持誦聲。路由其前躡脊，乃余前東自頂來者，見其後有小徑，亦躡脊西去，余從之；著文殊堂脊處乃脊之吻，從東復聳而起者，卽絕頂之造而爲城者也；從西復聳而起者，桃花箐之度而首峙者也。西一里，叢木蒙茸，雪痕連互，遂造其極。蓋其山自桃花箐北度，卽凌空高峙，此其首也。其脊北垂而下，二十里而盡於大石頭，所謂後距也。其橫互而東者，至文殊堂後，少遜而中伏，又東而復起爲絕頂。又東而稍下，路爲羅漢壁，旃檀嶺，獅子林以後之脊，又東而突爲點頭峯，環爲九重崖之脊，皆迤邐如屏；於是掉尾而南轉，墜爲塔基馬鞍嶺，則雞山之門戶矣；垂脊而東，直下爲雞坪關，則雞山之脛足矣。故山北之水，北向而出於大石東；山西之水，其南發於西洱海之北者，由和光橋；西發於河底橋者，由南北衙；皆會於大石之下，東環牟尼山

之北，與賓川之流共北下金沙大江焉。始知南龍大脈，自麗江之西界，東走爲文筆峯，是爲劍川麗江界；抵麗東南邱塘關，南轉爲朝霞洞，是爲劍川鶴慶界，又直南而抵腰龍洞山，是爲鶴慶鄧川州界。又南過西山灣，抵西洱海之北，轉而東，是爲鄧川太和界。抵海東隅，於是正支則遵海而南，爲青山太和賓川州界；又東南峙爲烏龍壩山，爲趙州小雲南界；遂東度爲九鼎，又南抵於清華洞，又東度而達於水目焉。分支由海下隅北特爲香木坪之山，從桃花塢北度，是爲賓川鄧川界。是雞足雖附於大支，而猶正脊也。登此直北望雪山，茫不可見，惟西北有山一帶，自北而南者，雲痕皚皚，卽腰龍洞南北衙西倚之山也。其下麥畦浮翠，直逼雞山之麓，是爲羅川，若一琵琶蟠地，雖在三十里下，而黛色欲襲人衣；四顧他麓，皆平楚蒼蒼也。西南洱海，是日獨瀟瀟如浮盃在掌；蓋前日見雪山而不見海，今見海而不見雪山，所謂陰晴衆壑殊，出沒之不可定如此！此峯之西盡處也。東還一里，過文殊堂後脊，於是脊南皆危崖凌空，所謂捨身崖也，愈東愈甚。余凌其端瞰之。其下卽束身峽，東抵曹溪後東峯，向躋其下，今臨其上，東峯一片，自崖底並立而上，相距丈餘，而中有一脈聯屬，若拇指然，可墜岫上其巔也。余攀躡從之，顧僕不能至。時罡風橫厲，欲捲人擲向空中，余手粘

足踞，幸不爲捨身者，幾希矣。又共一里，入頂城門，實西門也。入多寶樓，河南僧不在，其徒以菘豆粥芝麻鹽爲餉。余再錄善雨亭中未竟之碑。下午，其徒復引余觀其師退休靜室，其室在城北二里，卽前所登西峯之北岫也。路由文殊堂脊北向稍下，循西行，當北垂之腋，室三楹，北向環拱亦稱，蓋雞山迴合之妙，俱在其南，當山北者僅有此處，亦幽峻之奧區也。其稍下，有池二方，上下連匯，水不多，亦不竭，頂城所供，皆取給焉。還抵城北，竟從城外趨南門，不及入迦葉前殿。由門前東向懸石隙下，一里，有殿三楹，東向，額曰「萬山拱勝」，而戶亦扁。由其前下墜，級甚峻。將抵獅梯，遇一人，乃悉檀僧令來候余者，以麗江有使來邀也。遂同下，共一里，而至銅像殿。余初擬宿此，以候者至，乃取行李。五里，過碧雲寺前，直下五里，過白雲寺。由寺北渡一小澗，又東五里，過首傳寺後。時已昏黑。又三里，過寂光寺西，候者腰間出一石如栗，擊火附艾，拾枯枝燃之。遵中支三里，叩息陰軒門。出火炬爲導。又一里餘，遶瀑布東脊而北。又三里，而至悉檀，宏辨師引麗府通事見，以生白公招柬來致，相與期遲一日行。

二十一日——余約束行李爲行計。通事由九重崖爲山頂游。將午，復吾邀題七松冊子。宏辨

又磨石令其徒難仙書靜聞碑。

二十二日——晨餐後，宏辨具騎候行，余力辭之。遂同通事就道，以一人擔輕裝從，而重者姑寄寺中，擬復從此返也。十里，過聖峯寺，越西支之脊而西，共四里，過放光寺，入錄其歲經聖諭，僧留茶，不暇覈而出。問所謂盤陀石靜室者，僧指在西北危崖之半，仰視寺後層崖，并華_下上下，合而爲一，所謂九重崖者，必指此而名，開山後人但知爲華首，覓九重改迹而不得，始以點頭峯左者當之，誰謂陵谷無易位哉？由寺西一里餘，始臨岫而上。又一里餘，其上甚峻，乃逾脊。脊南北相屬，東西分坑下墜，所謂桃花箐也。脊有兩坊，俱標爲「賓鄧分界。」其處陟歷已高，向自禮佛臺眺之，直似重淵之底云。由箐西隨箐下，二里，有茅舍夾道，爲前歲底朝山賣漿者所托處，今則寂然爲畏途。其前分岐西南者，爲鄧川州道；直西者，爲羅川道，乃通麗江者，遵之。迤邐下，二里，有庵當路北山下，曰金花庵。又西下三里，連有二澗，俱自東而西注，卽桃花箐之下流也，各有板橋跨之。連越橋南，始循南山西向行，一里，有寺踞南山之脊，曰大聖寺，寺西向，乃從其前逾脊南下，又值一澗，亦西流，隨之。半里，澗與前度二橋之流，俱轉峽北去，路乃西。半里，逾南山北突之岫，

嶺西其坡始西懸而下，路遵之。四里，有邨在南山塢間，是爲白沙嘴。隨嘴又西下，二里，忽見深壑自南而北，溪流貫之，有梁東西跨其上，乃墜壑而下，二里，始及梁端，所謂和先橋也。雞山西麓，至是而止。其水南自洱海東，青山北谷來，至此頗巨；北向台桃花箐水，注於大石頭者也。麗府生白公建悉檀之餘，復建此梁，置屋數楹跨其上，遂就而飯焉，橋之西，有小徑自北而南，溯流循峽者，乃浪滄衛通大理道，與大道十字交之。大道隨流少北，卽西上嶺，盤旋而上，或峻或夷，五里，越其嶺西北下，四里，始夷。又一里，爲羅武城，其處塢始大開，自此山之西，開東西大塢，直至千戶營，塢分爲二，始轉爲南北塢，皆所謂羅川也。向自山頂西望翠色襲人者，卽此，皆麥與蠶豆也。羅武無城，一小邨耳，邨北有溪，西自千戶營來，卽南衙河底之水，至此而東北墜峽，合和光橋下流，而東北經大石頭者也。於是循南山行溪之南，二里，有邨在溪北山下，曰百戶營。又西五里，有邨在溪北灘岡上，曰千戶營。營之西，有山西自大山分支東南下，突於塢中，塢遂中分：當山之西南者，其塢迴盤，其水小，爲西山灣，新廠在其東南，而路出其西北；當山之東北者，其塢遙達，其水大，爲中所屯，南北二衙，又在其西北，而路則由山之西南逾嶺以入，於是從千戶營溪南

，轉入南塢，一里餘，至新廠（皆淘沙煎銀者）。乃北一里餘，抵分界山之陽，渡一小流，循山陽西北行，三里，北逾過嶺，於是稍下，循西大山之麓北向行，其東又成南北十塢，卽千戶營之上流也。北一里，有邨倚西山之坡，是爲中所屯，乃鄧川鶴慶分界處，悉檀寺莊房在焉，乃入宿。悉檀僧已先傳諭之，故守僧不拒云。

二十三日——晨，飯於悉檀莊。天色作陰。乃東下塢中，隨西山麓北行，二里，又有岡山。西又橫突而東；乃躡其上。有岐，西向登山者，爲南衙道。腰龍洞在焉；北向逾嶺者，爲北衙道，鶴慶之大道隨之。余先是，聞腰龍洞名，乃行李回通事從大道行，期會於松檜，（地名，大道托宿處。）余同顧僕策杖攜傘，遂分道征岐。由山脊西上，一里，稍轉而南，復有岐，緣南箐而去，余惑之，候驅驢者至，問之。曰：「余亦往南衙者，大路從此西逾嶺下，約十里。」余問南岐何路？曰：「此往雞鳴寺者。」問寺何在？其人指南箐夾崖間者是。然此岐隘不可行。」忽一人後至曰：「此亦奇勝。卽從此夾逾南嶺，亦達南衙，與此路由中嶺者同也。」余聞之，喜甚，曰：「此可兼收也。」謝其人。遂由岐南行，里許，轉入夾崖下，攀崖隙，透一石隙而入。其石自崖端垂下，外插崖底，若象鼻然，中透一穴如門，穿門，卽

由峽中上躋，亦猶雞山之束身焉。登峽上，則上崖呀然橫列，若洞，若竈，若門，若樓，若棧者，駢峙焉。洞皆不甚深，猶依之爲殿。左爲真武閣，又左爲觀音竈，皆東北向下危壁。殿閣之間，又垂崖兩重，俱若象鼻，下插崖底，而中通若門。有僧兩人，皆各踞一竈，見客至，胡麻方熟，輒以同飯，余爲再啜兩盂。見竈後有石脊，若垂梯而上，跣而躡之，復有洞懸其上層，中空而旁透小穴。崖之左右，由夾中升嶺，卽南嶺道，而崖懸不通。復下，由穴門出，卽轉崖左西南上，仰見上崖復懸互，而中呀然有岐，細若蟲跡。攀條從之，又得一大穴，其門亦東北向，前甃石爲臺，樹坊爲門，曰青蓮界。其左藥竈碑板俱存，而無字無人，棘蘿旁翳，無可問爲何人未竟之業。其右復有象鼻外垂之門。透而南，復有縣峭高捲之幃。幃之右，上崖有洞巍張，下崖卽二僧結庵之處，然磴絕俱莫可通。乃仍由青蓮界出東夾，再上半里，而崖窮夾盡，山半坪開，又有泉自南嶺東出，由坪而墜於崖之右，又分而交潑坪塍，墜於崖之左，崖當其中，濯盪滌竅，遂成異幻。由坪上溯流半里，北向入峽，峽中之流，俱湧南向。溯之一里，澗形不改，而有巨石當其中，石之下則湧水或流，而石之上惟礫石堆潤，絕無水痕。又溯枯澗北行半里，遂窮茅翳，蓋其澗自西峽來，路當北去也。乃東向臨嶺

，攀崖躋巖。又半里，得南來路，遂隨之北。半里，西涉一塢，復升隴而西，有歧，入西南峽中者頗小。其直北下隴者頗大。余心知直北者爲南衙道，疑腰龍洞在西南峽中，遂望峽行。半里，不得路，遙聽西北山嶺有人語聲，乃竭蹶攀嶺上，一里，得東來道。又一里，得驢轎者，問之，則此路乃西向逾脊抵焦石峒者。問腰龍洞何在？曰：『卽在此支嶺之北，然嶺北無路，須隨路仍東下山，折而北，至南衙，乃可往。蓋是山大脊，自北而南，脊之西，爲焦石峒；脊之東，一支東突，其北腋中則腰龍洞所在，南腋中卽此路也。』余乃悵然。遂隨路返，東下一里，乃轉而東北下。又一里，抵山麓，循之北行，又一里而至南衙。南衙之邨不甚大，倚西山而東臨大塢。其塢北自北衙，南抵中峒，其中甚寬。蓋此中大塢，凡三曲三闕，最北者爲北塢，塢南北互，以北峒東隘爲峒口，其南卽中所屯塢。——塢亦南北互，以江陰邨爲峒口；其南卽千戶營百戶營塢——塢東西互，以羅武邨爲峒口。總一溪所貫，皆謂之羅川云。由南衙之後，西南上山，磴道甚闕。一里半，有亭有室，當山之半，其旁桃李燁然。亭後躡級而上，有寺，門榜曰金龍寺。門內有樓當洞門，其樓前臨平川，後瞰洞底甚勝也。樓後卽爲洞門。洞與樓俱東向。其門懸嵌而下，極似江右之石城洞，西壁上穹覆而下穹。

峒，南與北漸環而轉，惟東面可累級下。下五丈，一石突起，當洞之中，西聳而東削，竝以爲臺，亭其上，供白衣大士。其亭東對層級，架木橋以登，西瞰洞底，瀦水環其下，沉紺映碧，光怪甚異。亟由橋返級，穿橋下，緣臺左西降，十餘丈而後及水，水嵌西崖足。西面闊約三丈，南北二面，漸抱而縮，然三面皆絕壁環之，無有旁竇，水潄涵其間，儼若月牙之抱魄也。水中深淺不一，而澄澈之極，煥然映彩，極似安甯溫泉，淺者浮綠，深者沉碧，掬而嘗之，甘冷異常，其洞以在山之半，名爲腰龍，而文之者額其寺爲金龍，洵神龍之宮也！洞口如仰盂，下圓如石城，水濺三面如玦，石脊中盤如垂舌，其異於石城者，石城旁通無極，而此則一水中涵；若其光瑩之異，又非他水可及也。久之，仍上洞口，始登前樓，則前檯後軒，位置俱備，而僧人他出，肩鑰不施。仍一里餘，下至南衙，問松檜道，俱云行不能及。乃竭蹶而趨，由南衙後傍西山而北，二里，是爲北衙。有神廟當北衙之南，門南向，其後大脊之上，駢崖矗夾，有小水出其中。廟之北，有公館，市舍夾道，甚盛。盤折而東，共半里，而市舍始盡。蓋與南衙迥隔矣。二衙俱銀礦之廠，獨以衙稱者，想其地爲盛也。東與南來大道合，復北行一里餘，市舍復夾道，蓋烹煉開爐之處也。過市舍，遂北下坡，又一里餘而及其

底。始知南北兩衝，猶山半之塢也。其峽既深，有巨澗流其間，自北而南，是爲河底，蓋卽羅川之上流。有支流自西峽來入，其脈頗小，置木橋於上。越之又北，見石梁跨巨澗，澗中有巨石梁東西兩跨之，就其中爲閣以供白衣大士。越橋之東，溯澗北向上，危崖倚道，盤級而登，右崖左澗，下嵌深澗，上削危壁。五里，登坪脊，有枯澗塹山頭，亦跨石梁。度梁，北有殿新構，有池溢水，有亭施茶。余入亭飯，一僧以新淪茶獻，曰：『適通事與擔者久待於此，前途路遙，託言速去。』蓋此殿亦麗江所構以施茶者，故其僧以通事命候余而致之耳。余飯行，竟忘其地爲熱水橋，而殿前所流卽熱水也。既從其側，又過一石梁，梁跨山頭，與前梁同，而下有小水，西墜巨澗。過梁，從中脊北向而行，東西俱有巨山夾之。蓋西界大山，自鶴慶南來，至七坪老脊，直南高互於河底之西者爲魯擺，由七坪東度，分支南下，卽此中脊與東界之山，故此中脊之北，又名西邑。蓋西邑與魯擺，皆地名，二山各近之界，坊遂以爲名焉。中脊與魯擺老脊，夾成西峽，此河底之流所自出者，蓋源於七坪之南云。行中脊一里，脊東亦盤爲中窪之岩，脊懸西峽東窪之間，狂風西來，欲捲人去。又三里，乃西北上嶺。一里，又躡嶺而西。半里，乃西北下。一里，抵塢中，是爲七坪，卽中界所度之脊。

，與西界大山夾成此坪爲河底之最高處也。由坪中北行二里，始爲度脊隘口。脊南有兩三家營路，脊西有郛洛倚山，桃李燦然。時日已下春，尙去松檜二十里，亟逾隘北行。五里，少出西界，巨山如故，而東界亦漸夾而成窪。窪中石穴下陷，每若坑若穿。路循東脊行，又數里有數家當北峽之口，曰金井郛，始悟前之下穿累累者，皆所稱金井者也。隘口桃花夾郛，嫣然若笑。由郛北東向卜塢，一里，漸夷，乃東行嶺脊，胥左右漸夾而成塢。由脊行三里，復由脊北墜坑東下，一里，抵其麓，於是塢乃大開。有三楹當麓之東，亦梵龕也。由其前東向徑平塢而馳，望東峯南北高聳者，日光倒映其尖，丹葩一點，若茵蔯之擊空也。蓋西山所互甚高，東峯雜沓而起，日啣西山，反射東山，其低者日已去而成碧，其高者日尙映而流丹，丹者得碧者環簇其下，愈覺鮮妍；世傳鶴慶有石寶之異，西映爲朝霞，東映爲晚照，卽此意也。東馳二里，過數家之舍。又東一里，漸墜壑成澗，向東南去。乃折而北度一隴，又一里，有公館在西山之麓，其左右始有郛落，知其爲松檜矣，而猶未知居停何處也。又北半里，擔者倚閭門而呼，乃入之，已就晦矣。是家何姓，江右人，其先爲監廠委官，遂留居此。

二十四日——味爽，飯於松檜，北向入山峽。松檜之南，山盤大壑而無水，溝澗之形，似亦

望東南去；松檜之北，山復漸夾爲塢，小水猶南行。五里，登坂，爲波羅莊，山從此自西大山度脊而東，脊不甚高，而水分南北。又北五里，望北塢邨落高下，多傍西大山，是爲山莊。於是北下隨小溪北行，五里間，聚廬錯出，桃杏繽紛。已而直抵北山下，有倚南山居者，是爲三莊河底邨。邨北溪自西而東，其水一自三莊西谷來，一自河底邨南谷來，皆細流；一自西北大山夾中來；俱合於河底邨北，東流而去，亭橋跨之。橋北卽龍珠山之南麓矣。龍珠山者，今名象眠山，自西大山之東，分支東厓，直接東大山之西麓。其北之西大山，卽老龍之脊，皆自北而南；其北之東大山，卽峯頂山，亦皆自北而南；中夾成南北大塢。漾共之江，亦自麗江南下，濛鶴城之東，而南至此，爲龍珠所截，水無縱出，於是自峯頂之麓，隨龍珠西轉，搜得龍珠骨節之穴，遂搗入其中，寸寸而入，凡百有八穴而止。（土人云：昔有神僧偈多尊者，修道東山峯頂，以鶴川一帶俱水匯成海，無所通洩，乃發願攜錫杖念珠下山，意欲通之。路遇一婦人，手持瓢，問：『師何往？』師對以故。婦人曰：『汝願雖宏，恐功力猶未。試以此瓢擲水中，瓢還，乃可得，不然，須更努力也。』師未信，攜瓢棄水中，瓢泛泛而去，已而果不獲通。復還峯，潛修二十年，以瓢擲水，隨擲隨回。乃以念珠撒水中，隨

珠所止，用杖戮之，無不應手通者，適得穴一百有八，隨珠數也。今土人感師神力，立寺衆穴之上，以報德焉。一統志作嘯哆，土人作摩伽陀。衆水於山腹合而爲一，同泄於龍珠之東南麓。大路過河底橋，卽逾龍珠而北，與出入諸水洞，皆不相值，以俱在其東也。余乃欲從橋北隨流東下，就小徑，窮所出洞，令通事及擔者從大路往。擔者曰：『小徑難覓，不若同行。』蓋其家在入水洞北，亦便於此也。余益喜。遂同東向隨溪行龍珠山之南，一里，反越溪南，半里，又渡溪北。其路隘甚，而夾溪皆有居者。又東半里，楓密河東南瀉峽去，路東北逾龍珠支嶺，兩下兩上，東北盤嶺，共四里，其路漸上。俯瞰東南深峽中，有水破峽奔決，卽合併出穴之水也。其水南奔峽底，與楓密之水合，而東南經峯頂山之南峽以出，下金沙大江。然行處甚高，水穴在重崖下出，俯視不見其穴。令通事及擔者坐待道旁，余與顧僕墜壑東南下。下半里，不得路，躑躅草石間，轉向東箐，半里，又南迂半里，始下至礮底。乃西向溯流披棘入，共半里，則巨石磊落，堆疊礮中，水從石隙，泛溢交湧。余坐大石上，止見水與石爭隙，不見有餘穴，雪躍雷轟，交於四旁，而不知其所從來也。久之，復迂從舊道，一里餘，迂上，旣近，復攀石亂躍，又半里，登大道，遂東北上。半里，轉一峽，見後

有呼者，乃通事與擔夫也。於是北半里，上攢石間，北過脊，始北望兩山排闥，一塢中盤，漾共江絡其東，又一小水緯其西北，皆抵脊下而不可見。其兩山之北夾而遙接於東北隅者，是爲麗府邱塘關所踞，漾共水所從出也。乃北下山，一里餘而及其麓。有寺懸麓間，寺門北向，其下卽入水之穴也。不及入寺，急問水，先見一穴，乃西來小流所入，其東又有平土丈餘隔之，東來之漾共江，屢經穴而屢分墜，至是，亦遂窮，然則所謂一百八穴者，俱在東也。余因越水北，東向溯流，見其從崖下遇一穴，輒旋穴下灌，如墜甕口，其聲嗚嗚，每穴遠者丈餘，近者咫尺而已。旣而復上寺前，乃北下渡西來小流，有小石梁跨之，北一里，有卮當平岡間，是曰甸尾卮，擔者之家在焉。入而飯於桃花下。旣乃西北行，三里餘而入南來大道，卽河底橋北上踰嶺者。於是循西山又北，五里，爲長康鋪坊，有河流自西南峽來，巨石橋跨之，有碑在橋南，稱爲鶴川橋。蓋鶴川者，一川之通名，而此橋獨擅之，亦以其冠川一也。橋北有岐，溯流西南，爲大理府大道，故於此設鋪焉。過橋，不半里，爲長康關，廬舍夾道。是日，街子，市者交集，自甸尾至此，卮落散布，廬舍甚整，桃花流水，環錯其間。其西卽爲朝霞寺峯，正東與石寶山對。於是路轉東北，又八里餘而入鶴慶南門。城不甚高，

門內文廟宏整。(土人言其廟甲于滇中，亦麗江木公以千金助成。)由其東北行半里，稍東，爲郡治。由其西又北行半里，出一鼓樓，卽新城之北門也。其北爲舊城，守禦所在焉，又北半里，而出舊城北門。稍西曲而北，一里，復東曲而北，四里，爲演武場，在路東。從其西又北五里，過一邨。又五里，爲大板橋，橋下水頗大而瀦，乃自西而東下漾共江者。時所行路常甸塢之中，東山下江流沿之，西山下邨廬倚之，自此橋之北，蹙路石皆齒齒如編，礫石嵌趾，舉步爲艱。又北六里，爲小板橋。橋小於前，而流亦次之，然其勢似急。又北七里，爲甸頭邨之新屯，居落頗盛。稍轉而東，有王貢士家，遂入而托宿。(王貢士今爲四川訓導。其孫爲余言：『其西北山半有青元洞，甚妙；下有出水龍潭。又北有黑龍潭。若沿西山行，卽可盡觀。』)是日欲抵馮密宿，以日暮，遂止此云。

二十五日——味爽，飯而行。北二里，爲馮密邨，邨廬亦盛；甸頭之邨止此矣。蓋西北有高岡一支，垂而東南下，直逼東山文筆峯下，江流亦曲而東。高岡分支處，其腋中有黑龍潭之水，亦自西大山出，南流而抵馮密，乃沿高岡之南，而東注漾共江；鶴慶，麗江，以此爲界云。馮密之西，有佛宇高擁崖畔，卽青元洞也，余望之欲入，而通事苦請俟回日，且云明日

逢六，主出視事，過此又靜攝不卽出。余乃隨之行，卽北上岡，四里，有路橫斜而成叉字交，是爲三岔黃泥岡。其西南腋中，松連箐墜，卽黑龍所托也。於是西北之山，皆荒石濯濯，而東北之山，漸有一二小邨倚其下，其岡脊則一望皆茅云。又北一里，爲哨房，四五家常岡而踞，已至麗江所轄矣。又北行岡上八里而下，其東北塢盤水曲，田疇環焉。下一里，有數家倚西山，路當其前，是爲七和南邨。又北二里，有房如官舍而整，是爲七和之查稅所。（商貨出入者，俱稅於此。七和者，麗江之地名。有九和，十和，諸稱。）其北又有大宅新構者，乃木公次子所居也。由其前北向行，又盤一支嶺而北，七里，乃漸轉西北，始望邱塘關在北山上，而漾共之水，已嵌深壑中，不得見矣。於是路北有石山橫起，其崖累累，雖不高，與大山夾而成峽。遂從峽間西北上，一里，逾其東度之脊，又西北二里餘，乃北下枯壑，橫陟之。半里，復北上岡，西北行岡上，半里。又北半里，度一小橋。半里，乃北上山。其山當西大支，自西東來，至此又橫壘一峯，其正支轉而南下，其餘支東下而橫互，直逼東山，扼麗江南北山之流，破東山之峽，而出爲漾共江。此山宜麗之鎖鑰也。麗江設關於嶺脊。以嚴出入；又置塔於東垂，以鎮水口。山下有大道，稍曲而東由塔側上，小道則躡崖直北。

登。余從其小者，皆峻石累垂，鋒稜峭削，空懸屈曲。一上者二里，始與東來大道合，則山之脊矣。有室三楹，東南向而踞之，中闢爲門，前列二獅，守者數家居其內。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遠方來者必止，闕者入白，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諸州守，從天朝選至，皆駐省中，無有入此門者；卽詔命至，亦俱出迎於此，無得音達。巡方使與查盤之委，俱不及焉。余以其使奉迎，故得直入。入關隨西山北行，二里。下一坑。度坑底，復登坡而北，一里，稍東北下山。又東北橫度坡間者二里，始轉而北。二里，過木家院東。又北二里，度一小橋，則土岡一支，西南自大山之脊，分岡環而東北，直抵東山之麓，以扼漾共江上流。由岡南陟者上，是爲東園里。北行嶺頭，西南瞻大脊，東南瞰溪流，皆在數里之外。六里，乃下。隴北平疇大開，夾塢縱橫，岡下卽有一水，西自文筆峯，環塢南而至，有石梁跨其上，曰三生橋。過橋，有坊二在其北。旁有守者一、二家。於是西北行平疇間矣。北瞻雪山，在重塢之外，雪幕其頂，雲飛鬱勃，未睹晶瑩；西瞻烏龍，在大壑之南，尖峭獨拔，爲大脊之宗，郡中取以爲文筆者也。路北一塢，窈窕東北入，是爲東塢。中有水南下，萬字橋水西北來會之，與三水橋下水同出邱塘東者也。共五里，有柳徑抱，聳立田間，爲土人折柳送行。

之所。路北卽萬字橋水，潑流而東；水北卽象眠山，至此南盡。又西二里，歷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廬駢集，潑坡帶谷，是爲麗江郡所托矣。於是半里，度石梁而北；又西半里，稅駕於通事者之家。（其家和姓，蓋麗江土著。——官姓爲木，民姓爲和，更無別姓者。其子卽迎余之人。其父乃曾奉差入都，今以居積番貨爲業。）坐余樓上，獻酪爲禮，余不能沾脣也。時纔過午，通事卽往復命；余處其家待之。東橋之西，共一里，爲西橋，卽歲字橋也。——俗又謂之玉河橋。象鼻水從橋南下，合中海之水而東泄於東橋。蓋象鼻之水，土人名爲玉河云。河之西，有小山兀立，與象眠南盡處夾溪中峙，其後卽關爲北塢，小山當塢，若中門之標，前臨橫壑，象鼻之水夾其東，中海之流經其西，後倚雪山，前拱文筆，而是山中處獨小，郡署踞其南，東向臨玉河，（麗江諸宅多東向；以受木氣也。）後幕山頂而上，所謂黃峯也。——俗又稱爲天生寨。木氏居此二千載，宮室之麗，凝於王者，蓋大兵臨則俯首受繼。師返卽夜即自雒，故世代無大兵燹，且產鑛程盛，宜其富冠諸郡云。

二十六日——晨，飯於小樓。通事父言，木公聞余至甚喜，卽命以明晨往解脫林候見，諭諸從者，備七日糧以從，蓋將爲七日款也。

二十七日——微雨。坐通事小樓，追錄前記。其地杏花始殘，桃始初放，蓋愈北而寒也。

二十八日——通事言木公命駕，下午向解脫林。（解脫林在北塢西山之半，蓋雪山南下之支，本郡諸刹之冠也。）

二十九日——晨起，具飯甚早。通事備馬，候往解脫林。始過西橋，由郡署前北上，挾黃峯東麓而北，中北塢而行，五里，東瞻象眠山，始與玉河上流別。又五里，近一枯澗石橋，西瞻中海，柳岸濛濛，有大聚落臨其上，是爲十和院。（其後卽十和山，自雪山南下之脈也。）又北十里，有大道北去者，爲白沙院路；西北度橋者，爲解脫林路。橋下澗頗深，而無滴瀝。旣度橋，循西山而行，五里，爲崖脚院。其處居廬交集，屋角俱插小雙旗，乃把事之家也。院北半里，有澗自西山峽中下，有木梁跨其上。度橋西北陟嶺，爲忠甸大道：由橋南溯溪西上嶺者，卽解脫林道。乃由橋南西向躡嶺，嶺甚峻，二里，稍夷。折入南峽，半里，則寺倚西山上，其門東向，前分一支爲案，卽解脫林也。寺南岡上，有別墅一區，近附寺後。木公憇止其間。通事引余至其門。有大把事二人來揖，（俱姓和，一主文，嘗入都上疏，曾見懷芝臺者，一主武，其體幹甚長，壯而面黑，氣猛士也。）介余入。木公出二門，迎入其

內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榻下，其中極重禮也。敍談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廳事門，令通事引入解脫林，寓藏經閣之右廂。寺僧之住持者爲滇人，頗能體主人意款客焉。

己卯二月初一日——木公命九把事以家集黑香白蠟十兩來餽。下午，設宴解脫林東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諸生許姓者陪宴，仍侑以盃緞，（銀盃二內，綠縐紗一疋）大餚八十品，羅列甚遙，不能辨其孰爲異味也。抵暮乃散。

初二日——入其所棲林南淨室，相迎設坐如前。旣別，仍還解脫林。昨陪宴許君來。以白蠟易所侑綠縐紗去。下午，又命大把事來，求作所輯雲箋談墨序。

初三日——余以敍稿送進，復令大把事來謝。所饋酒果，有白葡萄，龍眼，荔枝諸貴品；酥餅油線，（細若髮絲，中纏松子肉爲片，甚鬆脆。）髮糖，（白糖爲絲，細過於髮，千條萬縷，合揉爲一，以細麵拌之，合而不膩。）諸奇點。

初四日——有雞足僧以省中錄就雲箋淡墨繳納木公，木公卽令大把事傳示，求爲較政，其所書洪武體，雖甚整而訛字極多。旣舛落無序，而重疊顛倒者亦甚。余略爲標正，且言是書宜

分門編類，庶無錯出之病。晚，乃以其書繳入。

初五日——復令大把事來致謝。言明日有祭丁之舉，不得留此盤桓，特令大把事一人聽候，求再停數日，煩將淡墨分門標類，如余前所言。余從之，以書入謝，且求往忠甸觀所鑄三丈六銅像。既午，木公去，以書答余，言忠甸皆古宗路，多盜，不可行。蓋大把事從中沮之，恐覘其境也。是日，傳致油酥麵餅，甚巨而多，一日不能盡一枚也。

初六日——余留解脫林校書。木公雖去，猶時遣人饋酒果，有生雞大如鵝，通體皆油，色黃而體圓，蓋肥之極也，余愛之，命顧僕醃爲臘雞。

解脫林倚白沙塢西界之山。其山乃雪山之南，十和後山之北，連擁與東界翠屏象眠諸山夾白沙爲黃峯後塢者也。寺當山半東向，以翠屏爲案，乃麗江之首刹，卽玉龍寺之在雪山者，亦不及也。寺門廡階級皆極整，而中殿不宏，佛像亦不高巨，然崇飾莊嚴，壁宇清潔，皆他處所無。正殿之後，層臺高拱，上建法雲閣，八角層臺，極其宏麗。內置萬曆時所賜藏經焉。閣前有兩廡，余寓南中。兩廡之外，南有圓殿，以茅爲頂，而中實碑盤。佛像乃白石刻成者，甚古而精緻；中止一像，而無旁列，甚得清淨之意。其前，卽齋堂香積也。

北亦有圓閣一座，而上啓層窗。閣前有三楹，雕窗文榻，俱飾以金碧，乃木公燕憩之處，扇而不開；其前，卽設宴之所也。其淨室在寺右上坡，門亦東向，有堂三重，皆不甚宏敞，四面環垣僅及肩，然喬松連幄，頗饒烟霞之氣。閣由此而上，有拱壽台，獅子崖，以迫於校讎，俱不及登。

初六初七日——連校類分標，分其門爲八。以大把事候久，余心不安，乃連宵篝燈，丙夜始寢。是晚，旣畢，仍作書付大把事，言校覈已完，聞有古岡之勝，不識導使一遊否？古岡者，一名狼獾，在郡東北十餘日程，其山有數洞中透，內貯四池，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異常，自生光彩。池上有三峯中峙，獨凝雪瑩白，此間雪山所不及也。木公屢欲一至其地，諸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數年乃得至，圖其形以歸。今在解脫林後軒之壁，北與法雲閣相對。余按圖知之。且詢之主僧純一，言其處真修者甚多，各住一洞，能絕粒休糧，其爲首者有神異，手能握石成粉，足能頓坡成窪，年少而前知。木公未至時，皆先與諸土人言，有貴人至，土人愈信而敬之。故余神往而思一至也。

初八日——味爽，大把事齋冊書馳去，余遲遲起。飯而天雨霏霏。純一饋以古磁盃，薄銅鼎

併芽茶爲烹淪之具。備馬，別而下山。稍北，遂折而東下，甚峻。三里，至其麓。路北有澗，自雪山東南下，隨之。東半里，有木橋渡澗，西北逾山爲忠甸道。余從橋南東行，半里，轉而東，是爲崖脚院，倚山東向。其處居廬錯絡，中多板屋茅房，有瓦室者，皆頭目之居，屋角俱標小旗二面，風吹翩翩。搖漾於天桃素李之間。宿雨含紅，朝烟帶綠，獨騎穿林，風雨淅然，反成其勝。院東南有窪地在郵廬間，中涸無水，尙有亭臺堤柳之形，乃舊之海子，環爲園亭者，今成廢壑矣。又南二里，有枯澗嵌地甚深，乃雪山東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東行塢脊，無涓滴下澗中，僅石梁跨其上。度梁之東，卽南隨引水行，四里，望十和郵落在西，甚盛。其南爲中海。望之東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白沙道也。南四里，有枯澗東西橫塢中，小石梁南跨之。又東五里，東瞻象眠山已近。通事向許導觀象鼻水，至是乃東南行田間，二里，抵山下。水從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爲大溪，折而南去。·二里，析爲二道：一沿象眠而南，一由塢中倒峽，過小石橋，又析爲二，夾路東西行。五里，至黃峯山北，所引之水，一道分流山後而去，一道東隨黃峯而南。始知黃峯之脈，自象鼻水北坡垂塢中南下，至此結爲小峯，當塢之口，東界象眠山亦至此南盡；西界山自中海西

南，環遶而北，接十和後山，南復橫開東西大塢，南龍大脊，自西而東，列案於前；其上烏龍峯，獨聳文筆於西南，木家院南峯，迥峙雄關於巽位，衆大之中，以小者爲主，所以黃峯爲木氏開千代之緒也。從黃峯左脈，南上西轉，又一里，出其南，則府治東向臨溪而峙，象鼻之水環其前，黃峯擁其後。聞其內樓閣極盛，多僭制，故不於此見客云。先是，未及黃峯三里，有把事持書，挈一人荷酒獻胙，衝雨而至，以余尙未離解脫也。與之同過府治前，度玉河橋，又東半里，仍稅駕於通事小樓。讀木公書，乃求余乞黃石齋紋文，併索余書，將令人往省邀吳方生者。先是木公與余面論天下人物。余謂：『至人惟一石齋；其字畫爲節，陶淵明；文章爲國朝第一；人品爲海宇第一；其學問直接周孔，爲古今第一。然其人不見，亦不易求。』因問：『可以親炙者，如陳董之後，尙有人乎？』余謂：『人品甚難。陳董、芳躅，後來亦未見其繼；卽有之，豈維致所及？然遠則萬里莫儔，而近則三生自遇。有吳方生者，余同鄉人，今以成僑寓省中，其人天子不能殺，死生不能動，有文有武，學行俱備，此亦不可失者。』木公慮不能要致，余許以書爲介，故有是請。然尙未知余至府治也。使者以復東返。前繳冊大把事至，以木公命致謝，且言古岡亦艱於行，萬萬毋以不費蹈不測；蓋亦其

託辭也。然聞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利，傷頭目數人，至今未復。獺羅古宗，皆其北境相接，中途多恐，外鐵橋亦爲焚斷。是日雨陣時作，從樓北眺雪山，隱現不定；南窺川甸；桃柳繽紛，爲之引滿。

是方極畏山豆。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牽染，死者相繼；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窮谷，不令人知。都鄙間一有染豆者，即徙之九和，絕其往來，道路爲斷，其禁甚嚴。（九和者，乃其南鄙，在文筆峯南山大脊之外，與劍川接壤之地。）以避而免於出者居半。然五六十歲，猶惴惴奔避。木公長子襲聘職者，與第三子俱未出，以舊歲戊寅，尙各避山中，越歲未歸；惟第二第四（名宿，新入泮鶴慶。）者，俱出過。公令第四者啓來候，求肄文木家院焉。

初九日——大把事復捧禮儀來，致謝酬校書之役也。（鐵皮褲一，黃金四兩。）再以書求修雞山志。并懇明日爲其四子校文木家院，然後出關。院有山茶甚巨，以此當折柳也。余許之。是日，仍未霽，復憇通事樓。

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禮，自元旦至元宵後二十日，數舉方止。每一處祭後，大把事設燕燕木

公·每輪一番，其家時事者費十餘金，以有金壺八寶之獻也。

其地田畝，三年種禾一番：本年種禾，次年即種豆菜之類，第三年則停而不種；又次年，乃復種禾。

其地土人，「皆爲麼麼·國初，漢人之戍此者，今皆從其俗矣·蓋國初亦爲軍民府，而今則不復知有軍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麥，自漢至國初，太祖乃易爲木·）民姓和，無他姓者·其北即爲古宗·古宗之北·即爲吐蕃·其習俗各異云·

古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雪，絕無雷聲·其人南來者，至麗郡乃聞雷，以爲異·

麗郡北，忠甸之路，有北巖，高闊皆三丈，崖石白色而東向·當初日東升，人穿彩服，至其下，則滿崖浮彩騰躍，煥然奪目，而紅色尤爲鮮麗，若鏡之流光，霞之幻影；日高，則不復然矣·

初十日——晨餐後，大把事復來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騎，而大把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東向半里，街轉南北，北去乃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托；南去乃大道·半里，過東橋，於是循溪南岸東南行·三里，有柳兩三株在路右墜間，是爲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塢東北關，

甚遙。蓋雪山之支，東垂南下者兩重，初爲翠屏象眠，與解脫十和，一夾而成白沙塢；再爲吳烈東山，與翠屏象眠，再夾而成此塢。其北人與白沙等。其北度脊處，卽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東者。東山之外，則江流南轉矣。脊南卽此塢，中有溪曰東山出，灌溉田疇。廣。由此塢東北逾脊渡江，卽香羅之道也。塢中溪東南與玉河會於三生橋之東，又有水西南自文筆山，沿南山而東轉，隨東圓岡之下，經三生橋，而東與二水會。於是三水合而成漾，其江之源焉。東員岡者，爲麗郡東南第一重鎖鑰。蓋南大脊自西來，穹爲木家院後高峯大脊，從此南趨鶴慶。其東下者爲邱塘關；其東北下者，環轉而爲此岡，直逼東山之麓，束三水爲一，沿東山南下而出邱塘東峽，自七和溝密而達鶴慶；岡首迴環向郡，南山之溪經其下，鞏橋度之，曰三生橋。橋北有二坊，兩三家爲守者。自柳塘至此，又五里矣。其北皆良疇，而南則登坡焉。一里，升坡之巔，平行其上，右俯其坡內抱，下關平塢，直北接郡治，眺其坡，斜削東下，與東山夾溪南流；坡間每有卮廬，就窪傍坎，桃花柳色，罨映高下。三里，稍下就窪，有水成痕，自西而東下於溪。又南逾一坡，度板橋而南，則木家院在是矣。先是，途中屢有飛騎南行。蓋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屢令人來，示其款接之禮也。途中與通事者，輒

唧唧語，余不之省。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門。其門南向甚敞。前有大石獅，四面牆垣之外，俱巨木參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門兩重，廳事亦敞，從其右又入內廳，乃拜座進茶。卽揖入西側門，搭松棚於西廡之前，下藉以松毛，蓋行重禮也。大把事設二桌，坐定，卽獻紙筆，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進諸生，雖事筆硯，而此中無名師，未窺中原文脈，求爲賜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爲終身佩服。」余領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并爲其子斧正書。後寫一題曰：「雅頌各得其所。」余與四君卽就座拈毫，二把事退候塔下。下午，文各就。余閱其作，頗清亮。二把事復以主命求細爲批閱，余將爲舉筆，二把事曰：「餒久矣，請少遲之。後有茶花，爲南中之冠，請往一觀而就席。」蓋其主命也，乃從之。由其右轉過一廳。左有巨樓，樓前茶樹，盤蔭數畝，高與樓齊，其本徑尺者三四株叢起，四旁萎蕤下覆甚密，不能中窺，其花尙未全舒，止數十朵高綴叢葉中，雖大而不能近觀，且花少葉盛，未見燦爛之妙，若待月終，便成火樹霞林，惜此間地寒，花較遲也。把事言此樹植與老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餘。余初疑爲數百年物，而豈知氣機發旺，其妙如此。已還松棚，則設席已就。四君獻款，復有紅氍麗鎖之惠。二把事亦設席坐塔下，每獻酒，卽趨而

上焉。四君年二十餘，修皙清俊，不似邊陲之產，而語言清辨可聽，威儀動作，悉不失其節。爲余言北崖紅映之異。時余欲由九和趨劍川，四君言：『此道雖險而實近，但此時徒諸出豆者在此，死穢之氣相聞，而路亦絕行人，不若從鶴慶爲便。』諸味中有柔豬羴牛舌，俱爲余言之，縷縷可聽。（柔豬乃五六觔小豬，以米飯喂成者，其骨俱柔脆；全體炙之，乃切片以食。羴牛舌似豬舌而大。甘脆有異味。惜余時已醉飽，不能多嘗也。）因爲余言其地多羴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負重；北地山中人無田可耕，惟納羴牛銀爲稅。蓋鶴慶以北多羴牛，順甯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異獸，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騰越，其西漸狹，中皆人民，而異獸各不一產。騰越之西，則有紅毛野人，是亦人中之羴象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領余文去，以四君文畀余曰：『燈下乞細爲劄抹，明晨欲早呈王人也。』余領之。四君送余出大門；亦馳巡郡治，仍以騎令通事送余。東南二里，宿郵氓家。余挑燈評文，就臥其西廡。十一日——子昧爽，通事取所評文送木家院，就院中取飯至，已近午矣。覓負擔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二里，抵南山下。循山東南，一里，下越一坑底，仍東南上。二里，出邱塘關。關內數家居之。有把事迎余獻茶。其關橫屋三楹，南向踞嶺上，第南下頗削，而關門則

無甚險隘也。其嶺自西大脊分支東突，與東山對，夾漾共江於下，關門東脊臨江之嘴，豎塔於上，爲麗東南第二重鎖鑰；隔江之東山，至是亦雄奮而起，若與西大峯共爲犄角者。關人指其東麓卽金沙江南下，轉而東南趨浪滄順州之間者。此地有路，半日逾此嶺，又一日半而東南抵浪滄衛。出關，辭迪事以騎返，余遂同擔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其道皆純石嵯峨，踐隙攀峯而下，二里，乃抵其麓。遂西南陟橋，橋西有坡，南向隨之。半里，復下坡，西南塢南開，而中無水。又半里，橫陟之，由西坡上。半里，依西大山之麓，轉而東南行，一里餘，路右復起石山，與西山對夾，路行其中。二里，踰脊南下，脊右有右崖下嵌，而東半石峯。尤爲巖峩。南一里，東峯始降。復隨西坡盤而西南。一里，其支復東突，再南踰之，下。半里，還顧東突峯南，有崖嵌空成門，返步探之，雖有兩門，而洞俱不深。又循西山而南，一里餘，三四家倚西山下，於是復見漾共江出峽而下，盤其麓，峽中始環壘爲田。邨之前，已引水爲渠，循山而南抵七和矣。隨盤渠西山東突之背，又三里而抵七和。七和者，麗郡之外郛也，聚落倚西山，人民頗盛。其下塢中，水田夾江。木公之次子居此，其宅亦東向。由其前，又南半里。爲稅局，收稅者居之。又南漸下，一里，復過一邨，乃西南上坡。一里，

陟坡頂，其上甚平。由其上平行而南，二里，有數家居坡脊，是爲七和哨，則江兩盡之部也，故設哨焉。哨南又半里，有路自東南橫過西北者，爲三季黃泥岡。蓋是坡自西大山下垂，由此亘而東南，橫路隨其脊斜去，脊西遂下陷成峽，黑龍潭當其下焉。大道由峽東直南，鶴慶麗江之界，隨此坡脊而分，故脊西下陷處，自西盤而南至馮密，其下已屬鶴慶；脊東盤互處南下馮密東，其內猶屬麗江；此東西南界大山內之橫界也。於是西瞰峽內，松箐遙連，路依東脊南向漸下，六里而至馮密，日纔過午。覓宿店，漫投一樓上，乃陳生某家也。——向曾於悉檀相晤者。擔人卸擔去。余炊飯其家，欲往青元洞，陳生止余曰：『明日登程，可卽從此往，今日晚，可一探東山之麓乎？』遂同東陟塢塍；蓋此塢卽自黑龍潭南下，至此東向而出者，塢北則黃泥岡之坡，直垂而逼東山之麓，江亦東遜若逗，而出於門者，故塢東之界，直以此門而分。由塢東行一里，卽與漾共江遇。溯之東北，半里，有木橋橫江上。從橋東度，木凡四接。循東岸溯之而北，半里，登東隴，其上復盤隴成畦，闢田甚廣。又北一里，直對帶泥之嘴，東界尖峯最聳，是爲筆架峯，正西與馮密後堆穀峯相對焉。陳生父塚正在其隴之上，時將議遷，故來相度。余勸其勿遷，惟來脈處引水開渠，橫截其後。若引從墓右

，環流於前，是卽旋轉之法，陳生是之。仍從木橋渡江，共三里，漫寓。陳生取酒獻酌。余囑其覓遠行擔夫，陳言明日可得，不必囑也。

十二日——陳爲余覓夫，皆下種翻田，不便遠去，已領銀，復來辭。旣飯，展轉久之，得一人曰趙賁，遂行。余以純一所饋甌二鼎，一酬陳生之貰酒。從其居之西涉一澗，旣埽塢而西北，一里餘，登西坡，已逼堆穀峯下。坡上引水爲渠南注，架木而度，卽南循東下之脊而上，半里，得平岡。由岡上西行，半里，直逼西山下。有廟臨岡而峙。廟南東下腋底，有廟祀龍王，南臨一池，甚廣而澄澈，乃杏米龍潭也。廟南西上層崖，有洞東向闢門，其上迴崖突兀，卽青元洞也。二廟俱不入。西躡山直上半里，抵崖下，則洞門有垂石中懸。門闢爲二，左大而右小。有僧倚中垂之石結廬，其外又環石於左門之下，以爲外門。由環石竇入，登左門，其開大開，西向直入，置佛座當其中。佛座前稍左，其頂上透，引天光一縷下墜，高蓋數十丈也。其右則外懸之壁當其前，中旁達而南，卽豁爲右門，門稍東南向，下懸石壁，可眺而不可行也。蓋佛座之前，懸石外屏，旣覺迴環，而旁達兩門，上通一竅，更爲明徹，此其前勝也。佛座以後，有巨碑中立，刻詩於上；由此而內，便須秉炬。乃令擔人秉炬前，

見內洞亦分兩門，則右大而左小。先循左壁攀左隙上躋，既登一崖，其上夾而成隙。披隙入，轉而南向，有穴下墜甚深，先投炬燭其底，以爲穿也。乃撐隙支空而下。三丈，至其底。稍南，見有光遙透，以爲通別竇矣，再前諦視，光自東入，始悟卽右門所入之竇也。復轉而西入，內有小門漸下，乃伏而窮之，數丈，愈隘不能進，乃倒退而出。循右崖之壁，從其西南，復得一門，初亦小，其內稍開，數丈後亦愈隘而漸伏，亦不能進，復倒退而出，卽前之有光遙透處也。向明東蹈，左審右顧，石雖蜿蜒，而崖無別竅。遂至大碑後，錄其詩。并出前洞，以梯懸垂石內後崖，亦錄其詩。僧淪茶就，引滿而出下洞前，則有桃當門，猶未全放也。是洞前後分歧竄竊，前之罨映透漏，後之層疊蛤蚧，擅斯二美，而外有迴崖上擁，碧浸下涵，亦勝絕之地。既下至平岡，余欲北探黑龍潭，擔者言：『黑龍潭路當從黃泥岡西下，不然，亦須從馮密後溯流入。此山之麓，無通道可行。蓋此中有二龍潭，北峽爲黑龍潭，此下爲香米龍潭，皆有洞自西山出，前匯爲潭，其勝如一軌，不煩兩探。』余然之。遂南向繡香米。其潭大數十畝，淵然澄碧，蓋卽平岡之脊，東向南環，與西山挾潭於中，止西南通一峽容水去。路從潭西循西山而南，山崖忽迸，水從中溢於潭，乃橫石度崖口。崖前互石支

門，水分瀦巨石之隙，橫石亦分度之，其石高下不一。東瞰澄波，西懸倒壁，洞流漱其下，崖樹絡其上，幽趣縈入，不暇他顧。已乃披隙入洞，洞中巨石斜竊，分流衍派，曲折交旋，一洞而水石錯落，上如懸幕，下若分蓮，蹈其瓣中，方疑片隔，仰其頂上，又覺空洞。入數丈，後壁猶有餘光，而水自下穴出，無容捫入矣。出洞，依西山南行，二里，有數家倚山而居。由其前又南一里，轉而西行。一里，又逼西山之麓。復南行二里，則西山中斷，兩崖對夾如門，上下逼湊，其中亦有路緣之上。羅此崖乃麗江南盡之界，川內平疇，鶴慶獨下透而北，兩界高山，麗江俱前踞而南，以兩山之後，猶麼夢之俗耳。自此而南，東西界後亦俱標灑，屬鶴慶土官高千戶矣。又南二里，一溪自西山下出，余溯而窮之。稍轉北，半里，其水分兩穴東向出，皆溢自石下，無大竅也。乃逾出水石上，由水之西，循山南行，半里，有洞連裂三門，倚崖東向，洞深丈餘，高亦如之，三門峙，中不相通，而石色殷紅，前則桃花點綴，頗有霞痕錦幅之意；但其洞不中透，爲可惜耳。崖右其支峯自上東向，環臂而下，腋中衝杪墜礫，北轉而傾於崖前。腋底亦有一洞，南登環臂之脊，始迴眺見之，似亦不深。乃舍之。南逾臂脊東南下，半里，有邨廬數家，倚西山之嘴，是爲山莊。其南腋中，有龍潭。

一園，大百餘畝，直逼西山，西山石崖，插潭而下。路盤崖上，凌其南，又一里，循潭東岸南邊之，泄水之堰在其東南，懸坑下墜，卽東出而注於小板橋者也。其西北腋崖迴轉，石脚倒插，復東起一崖，突潭中如拇指，結檻其上，不知中祀何神，其下，卽潭水所自出也，亦不知水穴之大小。然其境水石潏廻，峯崖倒突，而水尤晶瑩晃漾，更勝香米之景，惜已從潭東一里，抵泄水之堰，不便從西崖逾險而上矣。由其南循西山，又二里，有石山一支，自西山東向突川中，其西南轉腋處，有古廟當其間，前多巨石嶙峋，如芙蓉簇萼，其色青殷而質鏗利，不似北來之石色赭而質厲也。入叩無人，就廡而飯。旣乃循東突之峯東行半里，轉而南盤其嘴，其嘴東臨平川。後聳石峯，嘴下石骨稜稜，如側刃列鏑，水流一線，穿於其間，汨汨南行，心異之。佇眺其後聳石峯，萬萼雲叢，千葩盤結，以爲必有靈境。擔者曰：「近構一寺，曰鶴鳴，不識有人棲否？」余乃令擔僕前行，獨返而躡其上，披綃蹈躡半里，陟峯頭，而庵在焉。其門東北向，中有堂三楹，供西方大士，左有樓祀文昌，俱不大，而飾呈未完，有一道者棲其間。蓋二年前居人見山頭有鳴鶴之異，而道者適至，募建此庵，故鄉人感而名之。道者留余遲一宿，余以擔僕已前，力辭之，不待其炊茶而別。其庵之南，卽廡倚西山

下者甚盛。三里餘，又有危峯自西山東突，與鶴鳴之峯，南北如雙臂前舒，但鶴鳴嶙峋而線繞，此峯聳拔而拱立爲異耳。是峯名石寨。前有邨，名石寨邨。有一龍泉，自峯下出，匯水爲潭，小於四莊，東乃環堤爲堰，水從堰東注壑去，卽東出於大板橋者也。半里，越堤之南，復循西山南行，其地漸莽無田廬，邨廬之北，想無水源故也。八里，始有溪東注，路東轉而南渡之，於是東望爲演武場北邨，西望爲西龍潭大邨，蓋此水卽西龍潭所分注者也。西龍潭亦當西山東突之腋，匯水頗大，東北流者爲此水，中爲城北大路口水，東南引者爲城中之水，其利爲一郡之冠云。又南二里，出大路，正當大路所向之處，其東有竹叢邨廬，卽來時所遵道也。從大路南，四里餘而抵鶴慶北關，托宿於關外。乃入北門，——是爲舊城。——南半里，轉而西，爲禦前，守禦所在焉。摩尼庵復吾師之子張生家，北向而居，入叩之，往摩尼未返也。又轉南，再入城門，是爲新城。始知鶴慶城二重，南新北舊，南拓而北束。入新城，卽從府治東南向行，半里，東轉郡學前，南向有大街，市舍頗盛。已乃仍出兩北門，入寓而餐始熟，遂噉而臥。

鶴慶西倚大山，爲南龍老脊；東向大山，爲石寶高峯；（石寶山高穹獨聳，頂爲偏多尊者

道揚。此山自麗江東山南向下，南盡於金沙江。中夾平川，自七和南下。但七和之南，又有三全黃泥岡，自西而橫逼東山，故其川以馮。南新屯爲甸頭。直下而南，共五十里，有象眠山，西。西大脊，東屬於石寶山，（石寶山西與劍川同名。一統志稱爲峯頂山，從志爲是。象眠山與麗江同名。一統志稱爲龍珠山，亦當從志爲是。）漾共江貫於中。川南抵象眠，分注衆竅，合於山腹，南泄爲一派。合楓木之水，東南入金沙江。兩旁東有五泉，出石寶之下；西有黑龍西龍諸潭，出西大山下。故川中田禾豐美，甲於諸郡。（馮密之麥，亦甲諸郡，稱爲瑞麥，其粒長倍於常麥。）

十三日——早飯，平明，抵北門。從戶外循舊城而西，一里，轉而南。半里，其南則新城復拓而西出。隨之又西，半里。又循城南轉，半里，過西門，乃折而西向行。度一橋，西三里，乃躡坡。二里，踰坡西稍下。其坡自西山東下，至此伏而再起，其南北俱有峯舒臂前抱，土人稱爲旗鼓山，而坡上塚纍纍，蓋卽郡城之來脈也。土人言昔土官高氏之塚當此岡，國初謂其有王氣，以大師挖斷其後脈，卽今之伏處也。不知起伏乃龍脈之妙，果挖之，適成其勝耳，宜郡城之日盛也。由伏處卽上躡坡行。一里，至坡脊，南北俱墜坑成峽。又一里，南度

西峽之上，從南坡躡峻西登，二里，稍平。再緣南坡折而上，一里，復隨峽西入。一里，抵西嶺下，轉而北向躡峽中。其峽乃鑿水枯澗，巨石磊磊，而疊磴因之，中無滴瀝，東西兩崖，壁夾駢湊，石骨稜稜，密翳蒙蔽，路緣其中，白日爲冷。二里餘，而巨石突澗道中，若鶴首之浮空，又若蹲獵之當戶。由其右崖橫陟其上，遂循左崖上，其峻束愈甚。二里，始平。西行峽中，一里，稍上，北崖峭壁聳起，復奮翅劈霄，而南崖亦巖削相逼，中澆如門，平行其中，仰天一綫，余以爲此南度之大脊也。透其西峯環壑轉，分爲二岐：一由脊門西下，循北山而西北；一由脊門直出，循南山而西南。莫定所適，得牧者，遙呼而問之，知西北乃樵道也，遂從其西南行。半里，有峯中懸壑中，兩三茅舍當其上，亦哨守者之居也。從其南平行峽中，西望尖峯聳立，高出衆頂，余疑路將出其西北，及西二里，稍下窪中，半里，抵尖峯東麓，其處窪而無水，西北西南之峽，似俱中墜，始悟脊門西來平壑，至此皆中窪，而非外泄之峽矣。從窪西南上，遂披尖峯東南峽而登，密樹蒙茸，高峯倒影。二里，循峯西轉，遂逾其東度之脊。西半里，盤尖峯之南；西北半里，又逾其南度之脊。此脊高於東度者，然大脊所經，又似從東度者南轉。而脊門猶非其度處也。逾脊，遂北向而下，一里，已出尖峯

之西。至此，蓋三面挾尖峯而行矣。乃西向隨峽下墜，一里，峽始開。一里，轉而西南，乃循南山之坡曲折西下。三里，抵盤壑中。其處東北西三面皆崇峯，西北東南二面皆墜峽，惟西南一脊如堵垣。平陟其上，共二里，逾前岡，有廢舍踞岡頭，是爲汝南哨。其東南塢中，有郵倚東山，乃土官所居，土人又名爲虞蠟播箕。由哨南下，行塢中一里餘，遂南入峽，東西皆土峯逼夾，其下頗峻。二里，出峽，乃飯。復見東南有墜壑。乃盤四峯之南，復西陟其塢，一里餘，復陟其西峯而南盤之，遂西向循坡下，北峯南墜，路從深樹疊石間下，甚峻。四里，轉峽度脊，其下稍平。西南半里，有茅棚賣漿岡頭，乃沾以潤枯腸。又西南半里，下至壑底，有水自南峽來，竟壑中，透北峽去，是爲清水江。始知壑西之山，反自大脊南度而北；其水猶濫觴細流，不足名溪，而乃以江名耶？其下流北出，當西轉南下，而合於劍川之上流，然則劍川之源，不第始於七和也。清水江東岸，有數家居壑中，上有公館，爲中道。涉水西，從西坡南向上，迤邐循西山而南，三里餘，乃折而西南上，甚峻。一里，又折而西，半里。西逾嶺脊，卽南從東大脊西度北轉者，當北盡於清水江西透之處者也。越脊西下峽中，二里，峽始豁而下愈峻。又一里餘，始就夷，行圍壑間。又一里餘，乃循南峯之西而南。

盤之。一里，出其口，始見其西羣峯下伏，有峽下嵌甚深，南去稍闊，而東南峽中，似有水光掩映者，則劍川湖也；西南層峯高峙，雲色晶瑩者，則老君山也。南盤二里，又見所盤之崖，其西石峯倒湧，突兀嵯峨，駢錯趾下，其下深壑中，始見居廬環倚，似有樓閣瞻依之狀，不辨其爲公館，爲廟宇也。從其上南向依東崖下，二里，西度峽脊，已出居廬之南，遂循西峯南下。一里，則東峽已南向直趨劍湖矣。於是南望湖光杳渺，當東山之麓，湖北帶壑，青，環畦甚富，意州治已在其間，而隨峽無路。路反從峯頭透岫西去，一里，稍下，又轉西峯而盤其南。又一里，於是南面豁然，其前無障，俯見南湖北塢，而州治倚西山，當其交接處，去此尚遙。路盤坡西行，一里餘，乃從坡西峽中南下。又一里，抵山麓，乃循崖西轉。半里，則郵居倚山臨塢，環堵甚盛，是爲山麓塘。問距州尚十里，而擔者倦於行，遂止。

十四日——味爽，飯於山麓塘，平明乃行。自是俱西南向平疇中行矣。二里餘，有一小山南突平川，路從其北西轉而挾之，復西南行平疇中，雨霏霏至。二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平流淺沙，湯湯南注湖中，然湖自下山麓，已不可見矣。隨溪南行，又半里，大石梁西跨之，其溪流蓋北自甸頭來。按志，州西北七十里，山頂有山頂泉，廣可半畝，爲劍川之源；此山不

知何名？今麗江南界七和後大脊，實此川發源之所；則此山即在大脊之南可知。更有東山清水江之流，亦合併之，其盤曲至此，亦不下七十里，則清水江亦其源可知。從橋北望，乃知水依西山南下；其東則山塍塘北之山盤夾之。山塍塘之東山南墜而爲川，又東，則東山乃南下而屏其東，與西界金華山爲對。是山塍塘者，實川之北盡處，其東南闢而爲川以瀦湖，其西北夾而爲峽以出水者也。過橋，風雨大至。隨溪南行，半里，避於坊下；久之，稍止，乃西南復行塍間。一里餘，有一小流西來，乃湖之西。一里，抵劍川州。州治無城。入其東街，抵州前，乃北行，稅行李於北街楊貢士家，乃買魚於市。見街北有祠，入謁之，乃祀死節段公者。段名高選，州人，萬歷末，以進士爲重慶巴縣令，閩家死奢酋之難。故奉詔立祠。今其長子蔭錦衣在郡。祠中有一生授蒙童。植盆中花頗盛。山茶小僅尺許，而花大如碗。出祠東還寓，以魚畀顧僕，令守行囊，而余同主人之子，令擔者挈飯一包，爲金華之游。出西郊，天色大霽。先眺川中形勢，蓋東界，即大脊南下，分爲湖東之山者，是爲東山；西界，則金華山最高，北與崖場諸山，南與羅尤後嶺，頡頏西峙，是爲西山；（其金華之脈，實西南從老君山來。老君山者，在州西南六十里楊邨之北，其山最高，爲麗江蘭州之界，出鎮極

盛，倍於他山者。土人言：昔亦劍川屬，二十年前，土千戶某姓者，受麗江賄，以其山獨界麗江，麗江以其爲衆山之脈，禁鑛不採。然余按一統志金華山脈，自西番羅均山來；蓋考君卽羅均之訛，然謂之西番者，則統志之訛也。其山猶在蘭州之東。西番在蘭州西瀾滄江外，其山卽非劍川屬，亦麗江蘭州界內，胡以有西番之稱？然卽此亦可知此山原不屬劍川；土人賄界之言，不足信也。其北則山陞後嶺，自東山北轉，西互而掉其尾；其南則印鶴山自東山南下，西顧而迥其嶺，中圍平川，東西闊十里，南北長三十里，而湖匯其半。湖源自西北來，向西南破峽去，而湖獨衍於東南；此川中之概也。其地在鶴慶之西，而稍偏於南；在麗江之南，而稍偏於東；在蘭州之東，而稍偏於北；在浪穹之北，而稍偏於西；此四境之準也。州脈自金華北嶺東環而下，由州治西行，一里餘，及其麗。有二寺並列而東向，俱不宏敞。寺後有亭有軒，在層崖盤磴之上，水泉飛洒，竹影桃花，罨映有致，爲鄉紳楊君之館。由其北躡崖西上，有關帝廟，亦東向，而其處漸高，東俯一川，甸色湖光，及東山最高處，雪痕層疊，甚爲明媚。由廟後循大路，又西上半里，北循坡而下，爲桃花塢；南分歧而上，爲萬松庵；而西大道，則西逾嶺而抵莽歇嶺者也。乃隨楊君導，遂從北坡下數百步，而桃花

千樹，深而淺暈，倏入錦繡叢中。穿其中，復西上大道，橫過其南，其上卽萬松庵，其下爲段氏墓，皆東向。段墓中懸塢中，萬松高踞嶺上，并桃花塢，其初皆爲土官家由，墓爲段氏所葬，而桃花萬松，猶其家者。萬松昔爲庵，聞今亦營爲馬鬣，門扁，莫由入。遂仍從關廟側，約一里，下山。山之北，有峽甚深，自後山環夾而出，澗流嵌其下，是爲崖場。兩崖駢立其口，甚逼，自外遙望，不知山之中斷也。余欲溯其流入，以急於金華。遂循山南行。一里餘，有岡如堵牆，自西山而東，及州南，乃引水之岡也。逾岡，又南一里餘，有道宮倚西山下，亦東向。其內左偏，有何氏書館，何鄉紳之子讀書其中。宮中焚修者，非黃冠，乃瞿曇也。引余游館中，觀茶花，呼何公子出晤，而何不在，留余少憩。余急於登山，乃出從宮右折而西上坡，一里，有神廟當石坡上，爲土主之宮。其廟東向，而前有閣。閣後兩古柏夾立，虬藤夭矯，連絡上下，流泉突石，錯落左右，亦幽闌名區也。與何公子遇，欲拉余返館，且曰：『家大人亦祈一見。』蓋其父好延異人，故其子欲邀余相晤。余約以下山來叩。（後詢何以進士起家，乃名可及者，憶其以魏黨削奪，後乃不往。）遂從廟右西上，於是崇攀仰陟，遵坡以登，三里，轉突崖之上，其崖突兀坡右，下臨深峽，峽自其上石門下墜，甚深。

從此上眺，雙崖駢門，高倚峯頭，其內環立罨翠，彷彿有雲旌羽裳出沒。益鼓勇直上，路曲折懸陡，又一里，而登門之左崖。其上有小石塔，循崖西入，兩崖中闢，上插雲霄，而下甚平。有佛宇三楹，當其中，左右恰支兩崖，而峽從其前下墜。路由左崖入，由右崖棧石壁而盤其前以登玉皇閣。佛宇之後，有池一方，引小水從後峽滴入。池上有飛巖嵌右崖間。一僧藉巖而棲，當兩崖夾立之底，停午不見日色，惟有空翠冷雲，綢繆牖戶而已。由崖度坡拗而登內塢，有三清閣；由崖右歷棧而躡前崖，有玉虛亭；咫尺有幽曠之異。余乃先其曠者，遂躡棧盤右崖之前，棧高懸數丈，上下皆絕壁，端聳雲外，脚插峽底，棧架空而橫倚之，東度前崖，乃盤南崖，西轉北上而凌其端，即峽門右崖之絕頂也。東向高懸，三面峭削，凌空無倚，前俯平川，烟波邨樹，歷歷如畫幅倒鋪；後眺內峽，環碧中迴，如蓉城蕊闕，互相掩映，窈窕莫測。峯頭止容一閣，奉玉宸於上。余憑攬久之，四顧無路。將由前道下棧，忽有一僧至曰：『此間有小徑，可入內峽，不必下行。』余隨之，從閣左危崖之端，挨空翻側，踐崖紋一綫，盤之西入，下瞰即棧之上也。半里而抵內峽之中，峽中危峯內簇，瓣分蒂縮，中空如蓮房，有圓峯獨穹於後。當峽中時，兩旁俱有峯攢合，界爲兩峽，合於中峯前，旁峯外

綴連岡，自後脊臂抱而前，合成崖門，對距止成線峽，外圍中簇：此亦洞天之絕勝矣。岡上小峯，共有五頂，土人謂上按五行，有金木水火土之辨；此亦過求之論；卽不藉行五，亦豈輸三島哉？中峯前結閣，奉三清。前有古柏一株，頗巨，當兩峽中合之上。余欲上躡山峯，見閣後路甚仄，陟左峽而上，有路前蹈峽門左崖之頂，乃陟峽而北躡之，東出西轉，有塔峙坡間，路至此絕。余猶攀巉踐削，久之不得路，而楊氏之子與擔夫俱在下遙呼，乃返。從內峽三清閣前下墜峽底，共一里，而至峽門內方池上，就巖穴僧棲，敲火沸泉，以所攜飯投而共啖之。乃與僧同出峽門，循右崖東行，僧指右峽壁間突崖之下，石裂而成峽，下臨絕壑，中嵌巉崖，其內直逼山後莽歇，峽中從來皆虎豹盤踞，無敢入者。余欲南向懸崖下，僧曰：『旣無路而有虎，君何苦必欲以身試也？且外阻危崖，內無火炬，卽不遇虎，亦不能入。』楊氏子謂：『急下山，猶可覓羅尤溫泉，此不測區，必不能從也。』乃隨之東北下山，一里，路分兩岐：一循山北下，爲入州便道；一直東墮坡下，卽來時道。僧乃別從北去。余仍東下，一里，路左有一巨石當坡，東向而峙，下瞰土主廟後，石高三丈，東面平削鑄三大天王像於上，中像更大，上齊石頂，下踏崖脚，手托一塔，左右二像少殺之：（土人言土司出兵

必宰羊夜祭之，祭後性俱驕，有戰必有功。我見是嶽天玉嶽三嶽下數里。至其廣，既而及

踰澗南上坡，循西山之東，踰坡度塢，南向而行，烟在嶽壑，臨川蓋三巖舍，廬面平，僧櫛在嶽

綴以天桃素李，光景甚異。三里餘而得一巨壑，則金華之峯，即至是南盡，新文下嶽，巖法。遂初

南去，蘭州之道，由是而西踰之，從楊邨而達焉。由邨東南，嶺東突之嘴，其堅饒非南轉而得

維尤邑，亦百家之聚也。北處有溫泉，在邨窪中出，每冬月則沸流如注，人爭浴之，亦不

涸成汗池焉，水止而不流，亦不熱矣，有二池，上在階旁，無草人在環堵之內，今觀魚子魚

無異。土人言其水與蘭州溫泉，彼此耳出，溢於此，則彼涸，溢於彼，則此涸，未高巖巖者

在秋季，西出者在春夏，其中間隔重嶺絕澗，相距八十里，而往來有時，車代不輟，此類之而

異矣。邨中有流泉自西峽出，人爭引以灌，與溫泉不相涉。其上有石龍寺，始如晚不及探，

由大道北返，四里，北越一橋，橋北有居廬，為承霖邨，從邨北折而西，望金華嶽石門峽

高懸雙闕，如天門負嶂，奉三帝，嶺北抵州治，入南徑，嶺餘而途塞，土人余於土

十五日，共育正，行，開揚，言嶺嶽嶽一州隱處，乃復為一巨嶽，命擗養囊飯從亦

先從購，入，嶺環者，在金華嶽嶽之下，在灑破巖壁而束出，灑巖巖為天其巖巖雲

極幽寂之致。莽然正逼，常... 余意據峽而西，由峽底窺蓮上，更可望蓮，蓋湖濱之

入。始以... 不待入，仍渡而南西入，南崖之上，金剛山桃心迷場處，而此而其下嵌，矯首

兩崖逼霞，但謂潭底流泉，別有天地，恐復知峯頭春色。余更其幽闕也。懸巖折三里，祇容十溪

宛轉，亂春互答。既而峯迴峽轉，龍窺西，於此中盤繞，闕入環巖，愈幽。四路亦轉，七

而眺西南嶺頭，當是莽然所在。遊者不願北入，適有橋者，引舟而回，若此而西，北從便

山來，莽然之逼，當從西之嶺，南向躡其脊，可得而道。開嶺氣德之，遊緣西而西嶺南隣之

，雖無路徑，方位已不出吾目中。一里餘，遂南嶺其北突之脊，而東來之嶽，亦隨此轉南，與

遂從之，此峯曰金華山，北向橫突，從此下墜，祇盡於崖場，曠而高，後盡於麻灘，登脊，其西

山一支，亦是南北向，橫突金華山之後，而為北下之峽。蓋此山俱從西南者，由來

馳，中夾成管，石崖盤踞，即所謂莽然嶺也。於是循金華山之西南向，共一里，又渡

，而抵管中。其管南來，東崖即金華北嶺之後，西崖是為莽然，皆神存危，危對峙，

路當其下。先有一崖，北向橫障管中，下嵌成屋，懸後一丈餘，而東北一石下垂，如象鼻

地，路南向無際。從象鼻卷中傍東崖上透，遂歷獨崖之上，望東西兩崖，俱有石戾壁，

金華山

遊記

而西崖尤爲突兀，上露兩亭，因西向躡危登之。其亭皆東向，倚崖縱壁，浮嵌欲仄，而南列者較大，立佛像於中。左壁有泉自石罅出，下涵小池，而不溢。北亭就嵌崖通路，撫廬而過，得片石，冒亭其上，三面懸削，其路遂絕。此反北凌箐口，已高出象鼻覆崖之上矣。憑眺久之，聞木魚聲甚亮，而崖迴石障，不知其處。復東下箐底，溯細流北入，則西崖轉嘴削骨，霞崩嶂壓，其勢彌異。半里，矯首上眺，或下嵌上突，或中列旁裂，或層堆，或直劈，各極驚騰。有書其上爲「天作高山」者，其字甚大，而懸穹亦甚高。或云以篾羅藤索，從峯頂倒挂而書者，西崖有白衣大士，東崖有胡僧達摩，皆摩空粘壁而成，似非人跡所到也。更南半里，有玉皇閣常箐中。由此攀西崖，捱石磴，有僧嵌一閣於崖隙，其閣亦東向，其崖上下陡絕，中嵌橫紋，而閣倚之。挨橫紋而北，又覆一亭，中供巨佛，倚壁而立，以崖逼不容青蓮座也。其北橫紋逆絕矣。前聞經聲遙遞，卽此閣僧。其師爲南都人，茹淡闢幽，棲此有年，昨以禪誦起厓場，而守廬者，乃其徒也，留余待之。余愛其幽險，憇閣中，○記者半日。僧爲具餐。下午而師不至。余問僧：「此處有路通金華山否？」僧言：「金華尚在東南，隔大脊一重，箐中無路上。東向直躡東崖，乃南趨隘頂而東下之，蓋東崖至是匪石而土，但峭削之

極，直列如屏，其上爲難。」余時已神往，卽仍下玉皇閣，遂東向攀嶺上。時有游人在玉皇閣者，交呼此處險極難階，余不顧，愈上愈峻。二里，有路緣峯腰自南而北，擔者欲從北去，余強之南。半里，此路乃東迤後嶺，非東南踰頂者，乃復東向躡峻，擔者屢後，呼之不至。余不復待，踴躍上躋，一里餘而東踰其脊。從脊上俯視，見州治在川東北矣。乃卽從脊南趨半里。又東西躡峻上一里，始凌金華山頂。於是北眺麗江，西眺蘭州，東眺鶴慶，南眺大理，雖嵌重峯之下，不能辨其城郭人民，而西之老君，北之大脊，東之大脊分支處，南之印鶴橫環處。雪痕雲派，無不歷歷獻形，正如天際真人，下辨九州，俱如一黍也。復從頂脊南行，脊上已有路，直前一里，漸西轉向老君，余知乃楊莊道，乃轉而北瞰東向之路，得一綫垂簷下，遂從之下。里餘，路窮簷密，傾崖倒坎，欹仄蒙翳，下嵌莫測，乃攀枝橫跌，跌一重復更一枝，幸枝稠簷密，不知倒空之險。如是一里。如踏碧海，茫無涯際。旣而審視，忽見一塔下湧，雖隔懸重簷，而方隅在目，知去石門，不在弱水外矣，益用攀墜之法，又一里，有淺徑伏簷間，隨之而行，半里，得中窪之峽，又半里，出三清閣之後。卽昨來審視而難從者。於是下峽門，過昨所飯處，皆闕無一人。乃前趨過昨所望虎穴之上，此直康衢，非險

道矣！乃從北道循西山北向下，五里，而返寓，則婦夫猶未歸也。

十六日——平明，炊飯而行，遵南街出，七里，至羅无邑。余以為將濱湖而行，而大道限西

南循坡，竟不見波光潋影。途中屢涉岡越澗，皆自西向東，而岡澗俱不巨，皆有卮廬。入里

，一聚落頗盛。從其南，又一里，大路將東轉而趨海門橋，有岐西南入，乃石寶山道也。從

此始與大道別。南瞻印鶴山，尖聳而當湖之南，爲三川之南屏。其派自湖東南下，而西度

復聳，故榆城大道，過海門橋，遠湖南而東，由其東伏處南踰而出觀音山，湖流所注，由海

門橋遶山北而西，由其西盡處南搗而下沙溪。石寶山又在印鶴西南，曠隔此溪南，則西偏

駝強江北流，故其路始從此溪北峽入，又從駝強江東峽渡，然後及石寶之麓。由岐路循西

坡南下，一里，度一峽，從峽南上，轉而西行。二里餘，巴孟壑石寶山尖聳西大峽之南，大

於是復西南下，一里，涉澗，乃南向升層岡，峽中曲折三里，始南踰其脊。南下二里，有水

自西南峽來。至此折而東去，是爲駝強江，有大石梁南跨之，橋南環陸連山。南涉之，伴理

，有卮廬倚南坡下，頗盛，是爲駝強卮。從卮南復循箐南上，一里餘，登嶺脊。從脊上西

老君山，雪色崢嶸，在重峯夾澗之西，始知石寶之脈，猶從金華南下，而盡於駝強北轉之處。

窮北巖二重，復下，從殿南盤右腋，窮北巖一重，再下，則老僧已炊黃梁相待。時已下午，復從右腋上玉皇閣，窮塔頂，既暮，始下。蓋後殿正嵌崖脚，其層互之崖，重重上盤，而路各從兩旁腋間，分道橫披而入，其前既懸削不能直上，而上亦中斷不能交通，故殿後第一層分嵌三竅，北竅二重，路從北腋轉，南竅一重，路從南腋轉，俱廻臨殿上，而中間不通；其上又環爲第二層，殿後仰瞻不見也。路又從玉皇閣南轉，即凭臨第一層之上，從突崖北陟，臨北支北上三里餘，凌後峯之頂。頂頗平。西半里，有白塔當坪間，又中窪爲土塘者二，而無水，窪之南，皆石坡外突，平度如塘堰，而石面有紋如龍鱗，有小窪嵌其上，皆淺而有水。其頂西並大峯。其峯橫列上聳，西擁如屏，欲躡其上，路絕日暮而止。僧言其上有天成石像，并不錫石池，余所觀頗不一，亦少就雕刻，不辨孰爲天成也。

十七日——由石寶飯而下山，二里，度橋東上，即轉東南。二里，東踰其脊，乃轉而南行。漸下，轉而西南，三里，又轉而東。一里，循山南轉。（其地馬纓盛開，十餘小朵，簇成一叢，殷紅奪目，與山茶同豔。）二里，過一南度之脊。里餘，越嶺而南，始望見沙溪之塢，關於東麓，所陟之峯，與東界大山相持而南，中夾大塢，而劍川湖之流，合駝強江出峽，貫

於川中，所謂沙溪也。其塢東西闊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所出米穀甚盛，劍川州皆來取足焉，從嶺南行，又二里。峯頭石忽湧起，如獅如象，高者成崖，卑者爲級，穿門蹈澗，覺其有異，而不知其卽鐘山也。去而後知之，欲再返觀，已無及矣。又一里，遂東南下。三里，及其麓，從田塍間東南行。二里，得一大邨，曰沙腿。遇一僧，卽石寶山之主僧也，欲留余還觀鐘山，且言：『從此西四十里，過廠食坪，卽通楊邨蘭州。由蘭州出五鹽井，徑從雲龍州抵永昌，甚便。』余將從之，以浪穹何巢阿未晤，且微一觀大理，更聞此地東去卽觀音山，爲鶴慶大理通道，若舍此而西，卽多未了之願，乃別僧，東南行塍間，三里，至四屯，邨廬甚盛，沙溪之水流其東，有木梁東西駕其上，甚長。度橋，又東南望峽坡而趨，二里，由峽躡坡東向上者五里，得一坡頂，踞而飯。又東一里餘，見路右有峽西墜如劃塹，其南有崖北向，一洞亦北向關門，艱於墜峽，惟隔崖眺望，不及攀也。又東里餘，抵東脊之下，有澗自北，小水流其中，南注西墜峽間，大路涉澗而東踰脊，已乃知其爲三營道，如欲趨觀香山，當溯澗而北入塢。余乃復返澗西北向湖之入，行夾中，徑甚微，兩旁石樹漸合。二里，出夾，乃東北躡坡而上。坡間萬松森列，馬糞花映日曉林，而不僞人聲。五里，轉而東。

又上五里，始躡其脊，脊南非僻峯，狀反蕪而成，矧曰鐘巖一里，始東北向而西，望東界遙

看山屏列，上于雲漢，而其下亦皆層巒。嶺隙見下關之塢也。登巖而下，二里，又見東麓，于

區丁圍，水光如黛，浮映山谷，故然其徑無寒。嶺隙之東，又二里，始有路，迤北頂而下，

嶺東北降，又五里餘，始及由麓，麓之東，皆擊因環，不小山外繞，又東，由山北麓，分支之，迤東

由地，又轉而西，夾於南麓，四週如城，其間如規，此寺行，為海子，海子之水

沖，反西南通大山之麓，破峽降去，其中，東為千天池，其常擊，中又東，諸嶺，集而為羅臥，

山其北，嶺巖，如屏，屋獨擁於後，而前有蓮，倚其巖，是為薛氏之南，李某某，以進吐，在吏部

請耶，泚地，靈人，殊，信有微哉，丁，速行，轉，轉，開，國，未，里，過，避，木，嶺，野，又，東，下，里，餘，東，有，道，道，西

余影，向，東，南，交，過，之，又，東，省，里，抵，東，國，道，道，種，之，而，北，縣，道，道，乃，東，向，嶺，而，上，又，半，里，乃

，又，及其東麓，數家，灑，灑，溪，而，屋，其，溪，且，暖，各，路，湖，嶽，發，源，一，經，觀，音，出，過，此，而，南，南，遠，出，洞，鼻

其，亦，合，浪，穹，海，子，及，鳳，羽，閣，江，而，同，又，善，院，崆，好，而，經，中，所，口，下，道，道，者，也，二，里，時，將，東，南，擔，者，欲，止，

早，聞，邨，人，不，得，乃，誤，從，邨，南，度，沙，橋，由，溪，東，木，道，北，行，二，里，得，觀，音，鋪，邨，地，日，暮，矣，遂，宿，

廿十八日，味爽，促飯，而擔夫，逃矣，久之，店人，厚，索，余，資，為，送，浪，穹，遂，南，行，二，里，過，石

橋，循東山之麓而南，七里，至牛街子，循山南去，爲三營大道，由鼓西兩水潭，水塘，行塢中，以爲浪穹間道。蓋此地已爲浪穹屬慶天牙錯壤矣。於是西南從支坡下，行十里，過水塘，有居廬遠之。余南行隙間，其塢擴然大開，西南八里，有小溪自東而西注，越溪及南，東眺三營，居廬甚盛，倚東山之麓，其峯更崇，西望溪流，以逼兩山之麓，其巒更沃，過此建橋入之溪，已全爲浪穹境矣。○三營亦浪穹境內，余始從錫山問其名，以爲山陰也，一而河以逼山之西南，至是而知沐西平與定佛光寨，以其地險要，特置三營以控扼之，亦法於昔爲險，以遂不免與會稽之鄉縣同一稱謂莫辨矣。○又南十里，則大溪自西而東，向曲，其西，又有水橋南北跨之，橋左右俱有郵廬，南度之，行溪之西，二里，溪復自東而西，向曲，其西，又有水橋南渡，三里，於是其溪西逼西山南突之嘴，路東南陟隴而南，迤邐，則大溪又自西而東，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圯，涉之頗危，梁之南，居廬亦盛，有獨帝廟，東南向，爲水屯。屯之西，一山北自西大山分支南突，其東南又有一山南，其東大山分支北突，若持衡之計，東南交對，而中不接。大溪之水，北搗出洞，爲之東垂，以曲而南，環東橫山之西麓，若樓之在其隙者。兩山既分懸塢中，塢亦若界而爲二，於是又西南行隙間，行十里，而西，三里，始

其西則平湖潏然，北接海子，南映山光，而西浮雉堞。有堤界其中，直西而達於城。乃遵堤西行，極似閩澤藻堤，雖無六橋花柳，而四山環翠，中阜弄珠，又西子之段不能及也。湖中魚舳泛泛，葦草蒹蒲，點瓊飛翠，有不盡蒼茫，無邊瀲灩之意；湖名莊碧，有以也。

·西二里，湖中有阜中懸，百家居其上，南有一突石，高六尺，大三丈，其形如龜；北有一迴岡，高四尺，長十餘丈，東突而昂其首，則蛇石也。龜與蛇交盤於一阜之間，四旁沸泉騰溢者九穴，而龜之口向東南，蛇之口向東北，皆張吻吐沸，交流環溢於重湖之內。龜之上爲元武閣，以九穴環其下，今名九蒸臺。余循龜之南，見其腭中沸水，其上層覆出，爲人擊缺，其水熱不可以濯。有僧見余遠至，遂留飯且及夫僕焉。其北蛇岡之下，亦新建一庵，余以入城急，不暇遍歷。由臺西復行堤間，一里，度一平橋。又二里，入浪穹東門。一里，抵西山之下，乃南轉入講明寺。置行李於方丈。寺東向，其殿已久敝，僧方修飾之。寺之南，爲文昌閣，又南爲文廟，皆東向，而溫泉即洋溢於其北。既憩行李，時甫過午，入叩何公巢阿，一見卽呼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仍命其長君送至寺宿焉。（何名鳴鳳，以經魁初授四川郫令，陞浙江鹽運判官。嘗與眉公道余素履，欲候見不得。其與陳木叔詩，有「

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之句，余心愧之，亦不能忘。後公轉六安州知州，余即西游出門，至滇省，得仕籍，而六安已易人而治；訊東來者，又知六安已爲流寇所破，心益忡忡。至晉甯，會教諭趙君，爲陸涼人，初自杭州轉任至晉甯，問之，知其爲杭州故交也。言：來時從隔江問訊，知公已丁艱先歸。後晤雞足大覺寺一僧，乃君之戚，始知果歸，以憂離任，卽城破，抵家亦未久也。）

十九日——何君復具餐於家，攜行李入文廟西廡，乃其姻劉君匏石讀書處也。上下，何君具舟東關外，拉余同諸郎四人登舟。舟小僅容四人，兩舟受八人，遂泛湖而北。舟不用楫，以竹篙刺水而已。渡湖東北三里，湖心見漁舍兩三家，有斷堦垂楊環之。何君將就其處結樓綴亭，館納湖山之勝，命余豫題聯額，余唯唯。眺覽久之，仍泛舟西北，二里，遂由湖而入海子。南湖北海，形如葫蘆，而中束如葫蘆之頸焉。湖大而淺，海小而深；湖名莊碧，海名洱源。東爲出洞鼻，西爲鬪頭，北爲龍王廟；三面山環成窩，而海子中溢，南出而爲湖。海子中央，底深數丈，水色澄瑩，有琉璃光，穴從水底噴起，如貫珠聯璧，結爲柱幃，上躍水面者尺許，從旁遙觀，水中之影，千花萬蕊，噴成珠樹，粒粒分明，絲絲不亂。所謂「靈海

兩春又指，公史遊，水中十瀑，于其間，即此。楊太史有沼湖窮源遺碑，沒山間，何君近購得
 耀珠也。山海經謂洱河出罷谷山，即此。楊太史有沼湖窮源遺碑，沒山間，何君近購得
 于中央，漁父雙女，水色蒼碧，有紫翠光，入一庵，即護明寺之小院也。何
 之，將為立亭以志其勝焉。從海子西南浩登陸，西行田間，入一庵，即護明寺之小院也。何
 歸，東出出師鼻，西出師鼻，非欲詣王廟，三面山巒如窟，西行田間，入一庵，即護明寺之小院也。何
 君之戚，已具餐庵中，為之醉飽。下午，仍下舟泛湖，西南二里，再入小港，何君為烟家拉
 去。兩幼郎留侍，令兩長君同余還晚餐，而宿文廟西廡。
 二十日，何君未歸。兩長君清晨候飯，乃攜盒抱琴，竟堤而東，再為九蒸。遂由臨而入
 池，而浴池為覆室。是日以街子，浴者難香，乃已。遂由新庵探蛇口溫泉，愈弄久之，仍
 九蒸臺，撫琴命酌。何長君不特文章擅藻，而絲竹俱精。就龜口泉淪雞卵為餐，味勝於湯菜
 者。已而寺僧更出盒佐饒。下午，乃返，西風甚急，何長君抱琴向風而行，以風韻絃，其
 冷，山水之調，更出自然也。
 二十一日，何君歸，飯余於前樓，以其集未余。中有為余詠者，余亦作二詩以酬之。
 晉甯，會燦船，何君特設宴，余以小疾，欲暫臥，懇辭不獲，強起赴酌。何君出所藏山
 至，何君特設宴，余以小疾，欲暫臥，懇辭不獲，強起赴酌。何君出所藏山
 蹟，揚升庵手卷，示余。
 二十三日，何長君聯騎同為佛光寨之遊。佛光寨者，浪穹東山之最高險處，東山北自幽
 天此

山南下，一穹而爲三營後山，再穹而爲佛光寨，三穹而爲靈應山；其勢皆崇雄如屏，連障天

半。遙雖支隴，其中實多崩崖疊壁，不易攀躋，故佛光寨夙稱天險。（名勝志，謂爲孟獲

首寨，較於鄧川而不載於浪穹，誤矣。）國初既平滇西，有普顏篤者，復據此以叛，久征

不下，數年而後克之。今以其地建靈光寺。從寺後而上，有一女關，最險，言一女當關，莫

之能越也。顏篤據寨，以諸女子分守峯頭，遙望山下，無所不見。從關而上，即通後山之道

，北出七坪，南下北牙者也。余聞其勝，故與長君光及之。乃從九蒸臺，共十里，過大屯石

梁，其梁已折而重建，橫木橋以度，遂從東北行五里，轉而東，從徑路。又三里，直抵西山

下。乃沿山東北上，又二里，而及靈光寺。寺門東向，下臨遙川，其前坡雖峻而石不多，惟

寺前一石，高突如屋。前樓後殿，兩廡爲炊臥之所，乃何君之伯某府別駕所建，今且就圯矣

。余至，先有三客在，皆呂姓，一少而麻衣者，爲呂揮使子；其二長者，即其叔也。具餐相

餉。爲余言一女關之勝，欲即登之，諸君謂日晚不及。迨下午，諸呂別去，何長君亦往三營

成家，余獨留寺中，爲明晨編歷之計。（諸呂留蔬果於僧，令供余，且導余遊。）

二十四日晨起索飯，即同寺僧從寺後躋危坡而上，二里餘，有岐北盤入峽者，向寨址道

餘慶客遊記 瀛遊日記 二六五 二六六

也：歷級直上而南越峯頭者，向一女關道也。余從其上者，一里餘，凌坡之脊，隨之南轉，俯瞰脊東盤夾中，有遺址圍牆，即普顏篤之舊寨也。反在其下矣。南一里，峯頭始有石纍纍，從其下東轉，南突危崖，北臨寨底，線徑橫腰……………(下缺)

(二十五日至月終俱缺)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13 2403B

B 0059